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理想国

Bronisław Malinowski

[英] 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著　卡思梅 何源远 余昕 译　余昕 校

imaginist

作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人类学家之一，马林诺夫斯基生前的日记在 1967 年出版后，引发了持续近二十年的争议：这位德高望重的开山祖师式人物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特罗布里恩德岛考察期间，所记日记与他在严肃著作中对当地人的态度相去甚远、充满矛盾。在日记中，随处可见他对当地人的鄙夷和痛恨（甚至有种族歧视的嫌疑），而且他还不断怀疑自己和工作的意义，并饱受情感、健康的困扰。现在，这本日记已经被广泛用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伴侣读物，因为它不仅让读者看到了一个人类学家在实际调查工作中的困惑与坚持，更将人类学家中的“人”回归到了其原原本本的含义，将人生的这种困惑与坚持扩大到了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心有戚戚焉的层面上。

任何想要对此日记中一些章节进行讽刺挖苦的人，首先应该以同样的坦白对待自己的思想和写作，之后再来做评判。马林诺夫斯基的性格是复杂的，在这本日记中，他的一些不甚令人倾佩的品性可能会比他的那些美德出现的次数多，但这也正是他的意图所在，因为他在日记中想要理解和警戒的正是自己的缺点，而非美德。

……………………雷蒙德 · 弗斯（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

我们翻译和出版一位大师的“日记”，绝非是为了炒作影响过我们的“学术祖先”的“阴暗面”……马林诺夫斯基在田野中面对着各种诱惑、软弱和绝望，其他的人类学研究者也必然一样——他们需要感到解脱，由此才可以放下道貌岸然的架子，以一种更为真实、谦和、朴实的心态面对被研究者和被教导者。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上架建议：人类学

理想国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

ISBN 978-7-5495-5372-3



定价：49.00 元

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

[英] 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 著
卞思梅 何源远 余昕 译 余昕 校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Bronisław Malinowski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 / (英) 马林诺夫斯基著；卞思梅，何源远，余昕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

ISBN 978-7-5495-5372-3

Ⅰ. ①一… Ⅱ. ①马… ②卞… ③何… ④余… Ⅲ. ①马林诺夫斯基，
B.K. (1884 ~ 1942) – 日记 Ⅳ. ① K835.61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3730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北京分厂

开本：880mm × 1230mm 1/32

印张：13.625 字数：298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9.00 元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

理
想
国

imaginist

中文版序

王铭铭

“如果说查尔斯·达尔文是生物学的原型人物，那么，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便是人类学的原型人物”。[1]《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正是这位“人类学的原型人物”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

* * *

1884 年 4 月，马林诺夫斯基出生于波兰克拉科夫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路吉安（Lucjan Malinowski）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任职于亚捷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母亲约瑟华（Józef Malinowski）来自地主家庭，受过良好教育。马林诺夫斯基 6 岁丧父，

1 Michael Young, *Malinowski: Odyssey of an Anthropologist, 1884-1920*, p.ixx,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由寡居家中的母亲教导长大。少年时代，由于身体虚弱和患上了严重的眼疾，马林诺夫斯基从学校休学。眼疾痊愈后，他同母亲开始到非洲、地中海沿岸、大西洋上的一些群岛旅行。这段经历给马林诺夫斯基的心灵留下了深刻印记。1902 年，马林诺夫斯基进入波兰亚捷隆大学哲学系学习。在哲学之外，他还修读了波兰文学、数学、物理学、植物学、微生物学、心理学、教育学的课程，并逐渐对家庭、社会和民族学产生兴趣。他的三位主要老师均深受马赫（Ernst Mach）的认识论的影响，后者的理论具有浓厚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这点对马林诺夫斯基深有影响。[1] 在完成学位论文过程中，马林诺夫斯基再度因病随母亲前往热带岛国旅行。1908 年，24 岁的马林诺夫斯基告别了故乡和寡居的母亲，先到德国莱比锡留学两年，主攻物理和数学，并在期间旁听了一年民俗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开设的课程。1910 年，马林诺夫斯基以硕士研究生的身份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就读一年，接受以研究婚姻史闻名的社会学家爱德华 · 魏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指导，并于来年回国后发表文章批评弗雷泽对婚姻的论述。1913 年，他以讲师的身份回到政治经济学院，同年发表第一本英文著作《澳大利亚土著家庭》（*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取得博士学位。

1914 年，“三十而立”的马林诺夫斯基取得讲师职位，在查尔

1 George Stocking Jr., *After Tylor: British Anthropology, 1888-1951*, pp. 245-246,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5.

斯 · 塞利格曼（C. G. Seligman）教授引荐下获得资助，准备赶赴澳洲研究图腾制度。然而在 7 月抵达澳洲，辗转于悉尼、墨尔本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于当时的澳洲仍属于英国，而身为波兰人的马林诺夫斯基属于奥匈帝国公民，为了避免遭遣返，他通过与澳洲政府斡旋，最终获得研究许可，独自进行田野调查（这在当时还算鲜见，当时的调查大多是团队合作），从 1917 年 9 月 1 日到 1915 年 5 月，在新几内亚（当时由澳洲政府管辖）南部的迈鲁（Mailu）岛上从事研究，此间学习了土著语言。1915 年 5 月，在偶然机缘下，他决定到东北方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Trobriand Islands）进行下一步研究。

1918 年，马林诺夫斯基完成田野调查，暂时回到墨尔本，随后与埃希 · 曼森（Elsie R. Masson）结婚，但不久却生了场大病，于是在回欧洲前又到加那利群岛（Islas Canarias）疗养一年，并着手撰写《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21 年，马氏携妻回到英国，随即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民族学暑期课程的兼任讲师。

如其中国学生费孝通先生记述的：

> 这样一个有家学渊源、天资卓绝、经过波、德、英三国高等学府名师培养，又得到了长期实地深入现场调查机会的学者，在 1921 年从澳大利亚回到伦敦，1922 年在母校就讲师职时，他发现踏进的是一个形势已大变了的世界。大英帝国在这场大战里名义上是属于战胜国，但所受的打

> 击是严重的，它的帝国基础殖民地已经动摇。19 世纪称霸时代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开始下降，历史进入了帝国瓦解的一代。始终离不开时势的学术已不能在老路上继续下去了，正在呼唤新的一代的诞生。[1]

马林诺夫斯基的主观条件正好适应了时势的需要，1922 年，他正式出版第一本实地调查报告《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举成名，成了社会人类学新兴一代的代表作，不久被任命为伦敦大学学院首位社会人类学课程教授，过了不惑之年的马林诺夫斯基 1927 年升任该系主任，直到 1938 年他离开英国为止。

20 世纪 20 年代至 30 年代，基于其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研究收获，马林诺夫斯基发表了一系列论著。除了享誉学界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2] 之外，还有《原始心理中的神话》[3]、《野性社会的犯罪与习俗》[4]、《野性社会的性与压抑》[5]、《野蛮人的性生活》[6]、《珊瑚花园与其巫术》[7]。

---

1 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引自其《师承·补课·治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129 页。

2 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梁永佳、李绍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3 Bronisław Malinowski, *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 London: Norton, 1926.

4 Bronisław Malinowski, *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26.

5 Bronisław Malinowski, *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1927.

6 Bronisław Malinowski,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and Sons, 1929.

7 Bronisław Malinowski,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London: Allen & Unwin, 1935.

在一部长达690页的关于马林诺夫斯基早期生涯（1884—1920年）的传记中，杨（Michael Young）以“奥德赛”来形容马氏的人类学经历，他在开篇评论道：“马氏生逢重大的转折时期，其间，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出现现代主义。”[1] 作为一位“原型性的人类学家”，他缔造了一个与时代相关联的学派。马林诺夫斯基偶然或必然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漂泊到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这个“荒服”从事实地研究，实现了一次漫长的地理与文明距离的跨越，又偶然或必然地在战后依据其所见所闻为西方世界绘制出了一幅人文世界的图像，将远在他方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岛民描绘成近代欧洲人的“同代人”，从而实现了文明的移情。他拒绝以欧洲文明为准则来划分进步的阶段性，主张赋予一切文化以同等价值。他致力于改变自信的近代西方学者依据文明高低来臆想历史先后的习惯，为此，他身体力行，“神入”于他者中，与土著人密切接触，谙习其“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2]，研究他们的制度、习俗和信条，分析他们的行为和心理，理解“他们赖以生存的情感和追求幸福的愿望”[3]，创建了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法。他通过贯通他我，从“野蛮人努力去满足某些渴望，去实现他心中的价值，去追随他的社会抱负”等事实中，“生出一种对这些土著人的努力和抱负的亲和之情”。马林诺夫斯基相信，“通过认识遥远而陌生的人性，我们会看清我们自己”[4]。

---

1 Michael Young, *Malinowski: Odyssey of an Anthropologist, 1884-1920*, p.ixx.

2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3页。

3 同上，18页。

4 同上，19页。

在评价马林诺夫斯基在人类学学术史上的地位时，费孝通先生曾作了以下发言：

> 如果说马老师是在20世纪初年手执功能学派的旗子，插上英国人类学的领域，成为这门学科老一代的接班人，传递这根接力棒的，我想说，正是当时高居在这角文坛上的大师詹姆斯·弗雷泽……
>
> 要理解英国人类学历史上这次交班的过程和内容，新旧两代究竟有什么区别和有什么联系，不妨并排着读一下弗雷泽的《金枝》和马老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也许可以得到一点启迪。
>
> [弗雷泽]的文笔不失古雅畅达，他的思路缜密汇通，令人折服。可是在我看来，他始终摆脱不了19世纪风行欧陆，特别是以英伦三岛为中心的那一股社会思潮。这个思潮的中心观念就是被当时学者们视作权威的社会进化论。
>
> ……“航海者”给读者勾划出和《金枝》完全不同的一幅画面。在他笔下，西太平洋小岛上的土人尽管肤色、面貌、语言、举动迥然不同于伦敦学府里的人士，但是他们在喜怒哀乐，爱恨信疑上却并无轻轩。如果你能像马老师那样进入当地土人社会的各种角色，你就会觉得这些“老黑”和我们当前的左邻右舍并无太大的区别。读了《金枝》我们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读了“航海者”就会由衷地觉

得四海之内，人同此心，都在过着人间相似的生活，甚至会感叹，人世何处是桃源？[1]

马林诺夫斯基声名鹊起，影响不局限于人类学界，他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漂洋过海，被法国社会学年鉴派莫斯（Marcel Mauss）长篇征引[2]，成为其“总体呈献”之说的主要民族志来源，当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思考社会与经济制度的关系时，又给予他关于“嵌入”之说方面以极深刻的启发[3]。作为一位导师，马氏更吸引了大批青年才俊——后来成为英国人类学界顶梁柱的弗斯（Raymond Firth）、埃文斯－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利奇（Edmund Leach），创建一个美国社会学学派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及对第三世界社会科学有最杰出贡献的费孝通先生，都曾师从于马氏，接受知识的洗礼。[4]

马氏于1938年离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到美国先是度假，接着，他接受了美国耶鲁大学聘任，担任该校教授。在耶鲁，马氏以

---

1 费孝通：《从马林诺斯基老师学习文化论的体会》，131—133页。

2 莫斯：《礼物》，汲喆译，44—136页；196—19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3 波兰尼：《大转型》，冯钢、刘阳译，37—48页，杭州：浙江人类出版社，2007。

4 马林诺夫斯基逝世10年后，他学习和工作过的学术机构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召集了一次重新评估他贡献的讨论会，参与者均为马氏过去的学生。1957年，弗斯主编了一部文集（Raymond Firth ed., *Man and Culture: An Evaluation of the Work of Bronisław Malinowski*,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7）。该书导论为弗斯所作，介绍了马氏为学为人的全貌，之后的12篇文章，分别从文化、需求、社会体系、田野工作与民族志写作、民族志描述与语言、经验主义认识论、法律、亲属制度、宗教、经济人类学、社会变迁、公共服务诸角度考察了马林诺夫斯基的贡献。

墨西哥中部的查波特克人（Zapotec）聚落为调查地点，于 1940 年与 1941 年的暑假期间展开短期的田野调查。[1]

马林诺夫斯基于 1942 年 5 月 1 日心脏病发去世，享年 58 岁，此刻他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但不幸未能进入“耳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

* * *

据其遗孀（第二任妻子）瓦莱塔（Valetta Malinowska）所述，1938 年，马林诺夫斯基出发去美国前，将一大部分手稿和田野资料留在了伦敦经济学院，接受了耶鲁大学的聘任后，他谨慎处理了这批材料，拣其要者，寄到纽黑文（New Haven），在整个战争期间，剩下的大部分书籍和论文都存放在伦敦经济学院。在纽黑文时，他的部分材料存放在家里，其他材料则存放其在耶鲁研究生院的办公室内。马林诺夫斯基心脏病突发去世后，他的学生和挚友菲利克斯·格罗斯（Feliks Gross）博士担任马氏文档的整理工作。在整理马氏生前文章与书籍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本厚厚的黑色小笔记本，几乎全部用波兰语写成，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的手稿。此后，瓦莱塔便小心翼翼地保管它，在 1946 年移居墨西哥时，都随身携带着这本日记。战后，原来存放马林诺夫斯基

1 此间，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更注重对当代文化变迁的研究及应用人类学，这从后人整理出版的《文化变迁的动力学》（*The Dynamics of Culture Change: An Inquiry Into Race Relations in Africa*，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46）一书可以看出。

文章和书籍的伦敦经济学院将他的手稿、笔记和书籍通通寄给了瓦莱塔。1949 年前后，数量庞大的文字资料到达墨西哥，其中有两个装着笔记本的信封：一个信封上写着“早期波兰语日记”，另一个写着“日记”。这些小本日记都用波兰语写成，她把它们和在耶鲁大学发现的那本笔记本放在一起，计划在未来某天将之翻译成英文，甚至对外出版。1960 年末，瓦莱塔在纽约跟马林诺夫斯基的出版商提起了这些日记，双方达成协议，最终决定将其出版。

《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题目是后取的，其第一部分涉及他在迈鲁的早期调查，第二部分则涉及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最后一年的情况，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马氏在对经验调查进行理论研究后开始在新几内亚展开田野工作的过程。

《日记》之所以被形容为“严格意义上的”，是因为它具有高度的“非正式性”，没有伪装地记录下马氏在岛国的经历。如弗斯指出的，《日记》是马氏职业生涯最重要时期的参照，既包含着马林诺夫斯基对新几内亚妖娆风景的优美描述，也包含对他自身性格一览无遗的展示。在不少地方，马林诺夫斯基记录了实地研究的情况，这些内容构成了其研究进展的良好说明。《日记》没有掩饰与“慎独”二字相悖的任何事项、任何意念，在不少记录马氏与土著人的交往之处，时常透露出一位高高在上的白种人“拥有”的岛民殖民心态，丝毫不隐瞒这位白种人在“岛国小黑人”面前自鸣得意的感觉。如斯特金（George Stocking）指出的，马氏有好色之嫌，《日记》的不少地方有时流露出他对白种妇女的念想，有时不礼貌地记述作者对

于土著女性的不雅评论。[1]于是，如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言，在不少地方，《日记》“既没有记录他的日常活动，也没有反映这些日常生活对他个人的影响，而更多是精神中的场景：他的母亲、一个分道扬镳的旧友、一个曾经热爱又抛弃的女人和另一个深爱并渴望迎娶的女人……成为了故事的主角，而这些人事都远隔千里，凝固在没有时间的思念中，在他心中一遍一遍地上演。在这本日记中，眼前的南海反而在舞台之下遥遥相望，不过成为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观察对象和不断激怒他的源泉”。[2]《日记》难懂和潦草之处也颇多。马氏用英语和科瑞维纳语记田野笔录，写日记时却主要用波兰文，运用大量自己才能懂的简写和省略（如将“殖民政府办公室”简称为 M. G.），记录事件时，时常草草记下一些关键词，记录对信息报道人的采访事件，只写下信息报道人的名字。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中随意在波兰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当地语言（莫图语、迈鲁语、科瑞维纳语）之间转换，在日记第二部分，当地语言出现的频率更是逐渐增高（英译本只将波兰语译为英语，其他语言都原样保留）。《日记》中涉及欧洲的人名和地名众多，一些是为人熟知的人类学者，一些则是马氏个人的故交，而地名则是马氏曾经生活或旅行过的地方。对待自己欲望和情感，日记中的马林诺夫斯基也非常随意、坦白。[3]

---

1 George Stocking Jr., *After Tylor*, pp.263-264.

2 Clifford Geertz. Under the Mosquito Net,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9, Number 4, September 14, 1967.

3 例如，在 1917 年 11 月 10 日的日记中，关于某女性，他直白地记下：“我在脑中抚弄她，脱去她的衣裳，计算着要花多长时间把她弄上床。在此之前我还有一些关于……的淫荡想法。”

一本诚实的日记，若是出自一位常人之手，兴许会被认为合情合理，但它却偏偏出自一位非凡人物，透露出了与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相悖的信息。

对于他要开创的现代人类学视野，在其《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最后一页，马林诺夫斯基说了这么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话：

> ……我们可以进入野蛮人的意识里，并通过他的眼睛观察外面的世界，感受一下他的感受——但我们最后的目的是丰富和深化我们的世界观，了解我们的本性，并使它在智慧上和艺术上更为细致。若我们怀着敬意去真正了解其他人（即使是野蛮人）的基本观点，我们无疑会拓展自己的眼光。如果我们不能摆脱我们生来便接受的风俗、信仰和偏见的束缚，我们便不可能最终达到苏格拉底那样认识自己的智慧。[1]

与作为伟大人类学家的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书所呈现的“文化移情”相悖，作为“常人”的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中所流露出的“无法移情”，令不少人对于马氏人文科学的方法与理论顿失信任。因此，美国人类学大师格尔兹戏说道，《日记》的出版，或可谓“曝光”，乃是人类学界的一大“丑闻”，而从人类学圈子内看，“曝光”前夫“丑闻”的马氏遗孀，是个“靠婚

1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447 页。

姻挤进我们圈子里的人"，"背叛了我们学术圈的秘律，亵渎了我们的神圣，使我们陷入了困局"。[1]《日记》出版之初，格尔兹在《纽约日报》书评版发表题为《躺在蚊帐下》的书评指出，日记的确实实在在地暴露出了马氏在田野中"身心分离"的心理状态。[2]《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表露了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马氏身在此处而心在远方家乡的"人格分裂症"，这种人类学者的形象"让人气恼"，"颠覆了人类学家自以为是的形象"。马林诺夫斯基自己确立的人类学方法准则，奠基于一种"天主教徒式的热忱和同情心"之上，富有"无限慷慨和无比慈悲"的特征。与此相反，《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所表露的，却是人类学家的"狭窄心胸"，他的"自以为是、目中无人"。

生怕这本诚实的日记招致非议，当马氏遗孀恳求弗斯为其作序时，他都再三犹豫，最后才勉强为之。在《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第一版，弗斯写了一篇"序"，意在避免《日记》之出版给马林诺夫斯基脸上抹黑。弗斯说，《日记》除了其史料价值之外，还按顺序记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和感觉，其中有些部分说明，马氏将日记作为了一个手段和参照，将它作为引导乃至完善自己人格的手段。日记也生动地说明马林诺夫斯基是个勤勉的研究者：到达新几内亚的第二天，马林诺夫斯基就找到了一个报道人，第三天就开始着手搜集关于社会结构的田野材料，短短两周后，他就注意到自己

---

1 吉尔兹[格尔兹]：《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71页。

2 Clifford Geertz. Under the Mosquito Net, in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Volume 9, Number 4, September 14, 1967.

调查方法上的致命缺陷（对于田野的投入程度和语言问题），并加以弥补。弗斯还说，《日记》是为作者一人而写，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作者的思考过程与方式，这对于我们理解大师如何在田野中提出理论问题，缘何选择了某个研究课题而非其他，都提供了实在的线索。同样重要的是，《日记》真切传达出人类学研究者身处异乡的感受。在异乡，人类学研究者同时是记录者和分析者，不能完全共享当地人的习俗和观念，也不能任意赞美或厌恶它们，因此时常感到懑闷，时不时生发"返乡"的冲动，或怀疑所做工作的正当性，时而企图逃进小说的虚幻世界或做白日梦，时而又将自己拽回到民族志研究承载的道德压力。马林诺夫斯基是一位易于情绪激动的人，也比其他学者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情绪，面对其所处的心理—道德困境，他以少见的勇气，表达了他对人类学家与他的"活人材料"之间关系的阳光与阴暗面，他不压抑自己的情感，不控制自己笔触，这一做法几乎是一种美德，源于马氏对待自我最真实的自省，展现出一位对社会科学之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十足又耐人寻味的魅力。

虽有弗斯"序"的说辞，《日记》出版后还是引起了各种反响，有人指责它充斥着沉闷的陈词滥调，有人说，这除了是一个丑闻之外再无其他意义，有人认为《日记》不应该仅仅被看作马氏人格中根本一面的体现，而应被看作田野工作的发泄方式。如弗斯期待的、从学理角度论述《日记》的人类学家极少。

幸而，从《日记》出版之初到 1980 年代，格尔兹"浓描"了实地研究中马林诺夫斯基的"耐人寻味"之处，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日记》所富有的文献价值之外的学理价值。

也就是在《躺在蚊帐下》一文中，格尔兹承认，《日记》中令人难以接受的马林诺夫斯基拷问了整个人类学这项事业。一般认为，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过程必定意味着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同时处于一个道德、情感和智识的共同体中。《日记》则以反讽的方式展示了，无论以何种方式获得了长达2500页的研究材料，他绝对不是通过"成为土著"完成的。格尔兹讽刺道，马氏在田野上的成功，与其说是源于博爱，毋宁说是源于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工作能力，一种"加尔文教徒式对于工作之净化能力的信仰"。《日记》中的马林诺夫斯基不停地提醒自己远离淫念、不要对女孩儿毛手毛脚、别碰垃圾小说以及立即动手工作等等，这一切与持续的自我谴责相结合，使《日记》充满了清教徒式的色彩。正是在"赎罪"驱使下，马氏的民族志调查细致、具体、少有偏见、全面甚至卷帙浩繁，他的民族志中资料之详尽即为明证。马林诺夫斯基相信，民族志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在于理解当地人的看法，理解这些看法与其生活之间存在的关系，理解他们对于世界的愿景。马林诺夫斯基确实完成了这一使命，但却并非是通过他宣扬"和当地人融为一体"完成的，而是通过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从远处观察及反思而完成的。倘若马林诺夫斯基仅写过《日记》，那么，他也就不可能以民族志为方式将其《日记》中那些鲜活的土著人转化成智慧、高贵和谨慎的化身了。

1974年，在另一篇文章中[1]，格尔兹再次将围绕着《日记》的发

1 格尔兹：《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论人类学理解的本质》，收录于其《地方性知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70—92页。

表所引起的争论，从对“无关宏旨之处和误失之处”、“马林诺夫斯基的道德性格和是否缺乏道德云云”的辩论，引向对马氏著作中所提出的精辟深刻的见解的分析。[1] 在他看来，《日记》所揭露的，与其说是关于道德的问题，不如说是认识论的课题。马氏通过用“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这个个案展示所提出的问题是，人类学家不必真正成为特定的“文化持有者本身”去理解他们。人类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应该怎样使用原材料来创设一种与其文化持有者文化状况相吻合的确切解释”。[2] 这种认识论要求人类学者一方面去理解一些“别人贴近感知经验的概念”，另一方面“将之有效地重铸进理论家们所谓已知的关于社会生活一般知解的遥距感知经验中去”，而不能“被向你提供信息的当地人把你导入其内在精神中”。[3]

之后，在《作品与生活》[4] 一书中的一个篇章，格尔兹接续了这一论述，进一步诠释了民族志“进去”和“出来”的关系。他说，《日记》带给人们的混乱，与其说是搅乱了对马氏的印象，不如说是搅乱了人们对人类学家“在那里”（being there）的想象。人类学者宣称自己对田野的理解源于“全身心”的投入，然而《日记》所展示的是这种“在那里”的多重面向，它不仅记述了人类学者在田野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当地生活，还包括当地的自然景观（《日记》中满

1 格尔兹：《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论人类学理解的本质》，71 页。

2 同上，73 页。

3 同上，74 页。

4 Clifford Geertz. *Works and Lives :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篇都是关于自然景观的描写)、人类学者的孤独、在当地生活的欧洲人、对家乡和故人的思念，这些叙述夹杂着马氏对于自己的强烈使命感或野心、自己事业的方向和计划的表白。最为重要的，还有马氏自身变化莫测的激情，自己孱弱的身体，自己思想的变动不居和游移不定——那“阴暗”的自我。此刻，“在那里”的问题已经不在于面对当地世界，而是如何在多重世界中生活。[1] 于是，田野研究不仅仅是“去那里”(out there)，还是“回这里”(back here)，而且还是人类学研究者在两种状态之间摆动的过程。在民族志作品中，马氏呈现出两种多多少少对立的角色，一边是“一个老练的民族志工作者”和“现代人类学先驱”及“田野专家”，另一边是“成千上万土著的代言者和记录者”。一方面，他是一个绝对的世界公民，能感同身受地见他人所见、感他人所感、信他人所信，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彻底的研究者，绝对客观、冷静、全面、有准备和自律，他不停摇摆在作为朝圣者（pilgrim）的人类学者和作为制图者（cartographer）的人类学者的双重身份之间。[2]

* * *

20 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科学界已十分熟悉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著述。1932 年，吴文藻先生著《文化人类学》一文，作为孙寒冰

---

1 格尔兹：《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论人类学理解的本质》，77 页。

2 同上，79 页。

主编的《社会科学大纲》第三章由黎明书局出版，该文梳理西方人类学诸学派，在“最近的趋势与分派”一段涉及“功用学派”时，提到这一学派“即马林诺斯基起而独树一帜”。早在1927年前后，李安宅先生即着手翻译马林诺夫斯基的著述，所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及《两性社会学》（即《野性社会的性与压抑》）先后于1936年及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马林诺夫斯基还亲自为汉译本《两性社会学》写序。1935年，吴文藻著《功能派社会学的由来与现状》，分段刊登于《北平晨报》的《社会学副刊》，全面概括了马林诺夫斯基与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的学术贡献。1936年，吴先生在英伦访学，离开前马林诺夫斯基将其未刊新著《文化论》稿件赠予他，回国后，吴先生嘱费孝通先生将之译出，该书中文版于1940年被列入《社会学丛刊》甲集之冠，并出版。1936年夏，费孝通赴伦敦经济学院留学，直接师从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在马氏的亲自支持下得以出版（原名《中国农民生活》，中文名《江村经济》），广为流传。1938年，吴先生又写出《论文化表格》一文，载于《社会学界》，详解马氏文化研究法的内容与意义。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1979年之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得以重建，吴、费两位前辈相继又于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重读马氏著作，将之与西学后来发生的变化及自己的想法联系到了一起。

我自己于2000年前后策划了“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将费先生旧译《文化论》及马氏民族志经典《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列入第

一批书目由华夏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之后不久，鉴于《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的参考价值，我提出了翻译出版该书的建议，得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人的积极回应，可惜译稿直到2013年初才提交。

两三年前，我的三位学生卞思梅、何源远、余昕（现分别就读于挪威奥斯陆大学人类学系、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班）接受了我的建议，带着令我羡慕的勇气开始合译这本兴许“令人郁闷”的《日记》。翻译时，卞思梅担任了第一部分的翻译，第二部分和“当地术语索引”则由余昕和何源远分工完成，最后，全稿由余昕统稿和校对。三位译者所做的工作，是艰难的。当译者面对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对太平洋中美丽岛屿的魔幻式描述时，一定是兴奋的。然而，这种时刻毕竟没有贯穿始终，译者面对的更多是民族志研究的“流水账”，及因宣泄原作者郁闷之心而令译者也随之郁闷的“心路历程”。此外，《日记》本是写给作者自己一人的，充斥着大量作者才可能识别的缩写和省略、作者思索时跳跃期间的不同语言（波兰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当地语言莫图语、迈鲁语、科瑞维纳语）及陌生的人名和地名。幸而，译者在游学期间结识了国外同学，其中，Edwin A. Schmitt、Philipp Demgenski 等帮助解决了其中的若干语言问题。

在一段写给我的文字中，余昕如此说：

> 虽然面对的困难众多，但翻译这本日记无疑带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收获，《日记》以一种立体的方式呈现了一位

人类学者在田野中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以及周遭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带给他的影响。跟随《日记》，读者能看马氏所看、感马氏所感。它展现了在田野中的人类学者不仅被自己的调查对象环绕，也被“天地”所围绕……比如，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中记述道：“……他们已经在几处地方点燃了火堆。真是一幅非凡的景象。时而通红、时而发紫的火苗如绸带一般，向山腰的方向蔓延；在或深或浅的宝蓝色烟雾中，山体的颜色如同一颗拭亮的黑色猫眼石那样变幻莫测。从我们眼前的山腰开始，火势一直向下延伸进入山谷，吞噬着那些高大挺拔的野草。大火咆哮着，像夹杂着闪电和热浪光的飓风一般向我们直冲过来，所到之处留下的灰烬被紧随其后的狂风卷裹着搅进空气中。小鸟和蟋蟀在烟雾中惊慌逃窜。我走进了火焰的强光里。不可思议的壮景——像是某种彻头彻尾疯狂的灾难，狂飙着向我冲来。”

若说马林诺夫斯基的岛国之行是人生的“奥德赛”，那么，翻译他对于这一“奥德赛”的现场笔录，也必然让译者随之经历一场“奥德赛式的苦闷”。而这一“苦闷”的经历不是没有意义的。弗斯因支持《日记》的出版，而被指责为背叛马林诺夫斯基与人类学，而他勇气与风采依旧，于1989年《日记》再版之时再次提笔，写出“第二版序”，回应万夫所指，平静地指出，待到尘埃落定时，下一代人类学者或许能对马氏的复杂性格有更清晰的了解，那时，《日

记》在将来的意义将远远超过今日。我们翻译和出版一位大师的“日记”，绝非是为了炒作影响过我们的“学术祖先”的“阴暗面”，也绝非是为了催发一种失望主义的知识论。如弗斯所言，对这一“阴暗面”的认识，是通向一个知识之道的途径。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在田野中面对着各种诱惑、软弱和绝望，其他的人类学研究者也必然一样——他们需要感到解脱，由此才可以放下道貌岸然的架子，以一种更为真实、谦和、朴实的心态面对被研究者和被教导者。

2013 年 9 月 6 日于家中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师范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

目 录

前　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已经身在美国，并接受了耶鲁大学提供给他的人类学教授一职。这个职位最初只是暂时的，后来转为终身教职。可以想见，当时马林诺夫斯基需要大量自己的手稿、笔记和书籍，但这些材料在 1938 年末他出发去美国休假时留在了伦敦经济学院。在接受了耶鲁大学的任职后，他谨慎地在这些材料中拣选出了一部分，将它们寄到纽黑文，在整个战争期间，其余大部分书籍和论文都存放在伦敦经济学院。在纽黑文时，他的部分材料存放在家里，其他的材料都存放在耶鲁研究生院他自己的办公室内。

1942 年 5 月，马林诺夫斯基由于心脏病突发溘然长逝。当时第一个听闻该噩耗后赶到纽黑文的是菲利克斯·格罗斯博士，他曾师从于马林诺夫斯基，后来二人成为挚友。在整理和分类马林诺夫斯基生前文章与书籍的过程中，格罗斯提供了很多帮助。整理工作从马林诺夫斯基的办公室材料开始。有一天格罗斯忽然从办公室打电

话给我，说他刚刚发现了一本厚厚的黑色小笔记本，问我是否知晓。这本笔记里是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手稿，几乎全部用波兰语写成。格罗斯博士立马将笔记本送了过来，并随便给我翻译了几条关于马林诺夫斯基在新几内亚南部做田野调查的词条。马林诺夫斯基从未对我提起过这本日记的存在。此后我便小心翼翼地保管它，在 1946 年移居墨西哥的时候也将它随身携带。

战后不久，原来存放马林诺夫斯基文章和书籍的伦敦经济学院将他的手稿、笔记和书籍通通寄给了我，在 1949 年前后，这些数量巨大的文字资料到达墨西哥。在这些材料中，我发现了两个装着笔记本的信封：一个信封上写着“早期波兰语日记”；另一个写着“日记”。这些小本日记都用波兰语写成，我把它们和在耶鲁大学发现的那本笔记本放在一起，盼望着未来某天将它们翻译成英文，甚至对外出版。

基于这种考虑，我将它们小心保存起来，锁在一边，直到 1960 年末我去纽约。在纽约，我跟马林诺夫斯基的出版商提起了这些日记，我们最终决定将其出版。诺伯特·加特曼（Norbert Guterman）先生欣然应允了将马林诺夫斯基日记从波兰语翻译成英语的工作。在校对过程中，我尽力遵循马林诺夫斯基个人应用英语词汇和短语的风格，毕竟这是一门他在晚年时期非常自如地运用来表达自己的语言。在出版的书中，我省略了一些过于私密的观察记录，并以省略号代替。最早期的波兰语日记也没有被包含在内，因为它写于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生涯之前。

我一直有一种愿望——甚至是一种需求——去了解那些令我感

兴趣或打动我的作品的创作者，无论是画家、作家、作曲家还是科学家——他们的性格和生活的点点滴滴。我觉得，日记、书信和自传折射出的心理和情感的光芒不仅能让我洞悉某位作者其人：他或是写了一本书、提出了一种理论，或是创作了某一交响曲；并且，通过了解这个人如何生活及如何感受，我们可以更加接近他的作品，对作品的理解也随之加深。因此，当一名不同凡响的人物留下自己的日记或者自传时，我认为这些涉及他日常生活、精神生活以及思想的日记或自传"资料"应该加以出版，目的在于揭开这位名人神秘的面纱，并将这些知识与他去世后的工作联系起来。

我知道，一些人会出于对日记隐私性的考虑而不赞成公开它，这些人也很可能会严厉地批评我公开我丈夫日记的决定。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认为应该让现在和将来的学生、他的人类学著作的读者，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内在性格以及在他人类学生涯中最为关键的时期中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拥有一种直接的洞见，这样做比将这些简短的日记束之高阁更具意义。也正因此，对于出版本书的决定，我会负全部责任。

瓦莱塔·马林诺夫斯卡

1966 年 5 月于墨西哥



序 言[1]

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这本日记只涵盖了他人生中一段极短的时间，分别从 1914 年 9 月初至 1915 年 8 月初，和 1917 年 10 月末至 1918 年 7 月中旬，合计约十九个月。这本日记由马林诺夫斯基用波兰语写就，本属私人文件，并从未计划过公开出版。那么它的重要性在于何处？马林诺夫斯基是一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是现代社会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一个试图将自己关于人性和人类社会的观点与身处其中的世界的诸多问题联系起来思考的思想家。这本日记正是他的职业生涯最重要时期的参照。这段时期，在对经验调查进行理论学习后，他开始在新几内亚展开田野调查。日记的第一部分包括他在迈鲁[2]的早期调查；第二部分则包括了他在特

1 非常感谢马林诺夫斯基的朋友奥黛丽·理查兹（Audrey Richards）和菲利斯·卡伯里（Phyllis Kaberry），同时感谢他的大女儿约瑟法·斯图尔特（Jòzefa Stuart）对这篇序言的意见。当然，他们对这篇序言中的观点不负任何责任。

2 位于巴布新几内亚的一座小岛，在莫尔斯比港东南方向 280 公里处。——中译者注

罗布里恩德群岛最后一年的情况。不幸的是，这两部分之间有两年的空缺。如今，我们意识到，纵使一个科学家的性格对他选择怎样的问题及怎样回答这个问题未必有直接的影响，也肯定在更多细微之处影响了他的工作。虽然日记的时间跨度非常短暂，也没有在专业层面上提供大量的细节，但这本日记确实生动地反映了马林诺夫斯基思考问题和人的方式——或者，它至少反映了当他只为自己一个人写作的时候表述自己的方式。

马林诺夫斯基去新几内亚是由于他同英国人类学的关系。而到底是什么让他远离了自己的祖国波兰而到英国，现在原因已不得而知。尽管他经常对英格兰和英国绅士有着不太善意的评论，但他似乎一直对英国的理性传统及英国的生活方式保有最基本的尊重，并且有可能早在职业生涯的初期阶段，他就已经被这两者所吸引。（我们注意到他在日记中对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有这样一段具有启示意义的描述“他在很多方面都与我很像：一个英国人，却有着完整的欧洲式心智以及欧洲式问题”。）他自己也曾经告诉我们，早在克拉考（Cracow）亚捷隆大学的时候，因为健康状况，他被要求暂时放弃物理和化学领域的研究，但被允许进行一项自己热爱的“副业研究”，也因此，他开始阅读弗雷泽[1]英文原版的《金枝》——当时仅有三卷[2]。马林诺夫斯基在1908年获得了物理学和数学博士学

---

1 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George Frazer, 1854—1941），《金枝》的作者，这是对巫术和宗教的一项经典研究。他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写了序言。——中译者注

2 与此相关的细节请参看B. 马林诺夫斯基：*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 London, 1926, PP. 5-6；亦见Raymond Firth in *Man and Culture*, London, 1957, PP.2-7; （转下页）

位，在莱比锡进修两年后，他来到伦敦，投在塞里格曼和爱德华·韦斯特马克门下，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开始系统地学习人类学。与此同时，他建立起与剑桥的哈顿（A. C. Haddon）和里弗斯（W. H. R. Rivers）之间的长期联系，这些人在他的日记里都有所提及。他的第一部重要出版物是一项文献研究：《澳大利亚土著家庭》，此书于1913年在伦敦出版。他的另一本波兰语著作《原始宗教与社会结构的形式》（*Primitive Religion and Forms of Social Structure*）在1914年早期完成，于1915年在波兰出版发行。马林诺夫斯基深受塞里格曼和哈顿的影响，塞里格曼曾试图帮他申请赴苏丹调研的资助，这次申请失败后，他就一直在为西太平洋的田野调查作准备。当时，申请一项人类学田野调查资助的难度远甚于今日。马林诺夫斯基是靠着自己的奖学金，还有一笔来自实业家罗伯特·蒙德（Robert Mond）的资助才完成调查的，而获得这项资助也主要靠塞里格曼的活动。1914年，马林诺夫斯基作为马瑞特（R. R. Marett）的助理参加了英国协会在墨尔本举办的会议，马瑞特当时是英国协会H部分即人类学部分的记录员，这让马林诺夫斯基毫无阻碍地到达了澳大利亚。马林诺夫斯基当时面临的情况是缺少田野材料，而二战的爆发使得这一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因为严格地说，他是奥地利公民。但是，通过朋友的帮助，他得以继续在新几内亚进行研究，在

（接上页）Konstantin Symmons-Symonolewicz, "Bronisław Malinowski: Formative Influences and Theoretical Evolution," The Polish Review, Vol. IV, 1959, PP. 1-28, New York. 伦敦经济学院人类学系"A Brief History (1913-1963)"里记录了一些后来与他相关的事情。这篇文章收录在人类学系部门课程规划，1963—1964及其后的学期部分里。

这个问题上澳大利亚当局表现得非常开明，澳大利亚国土管理部门(Home and Territories Department of the Commonwealth) 还慷慨出资增补他的调研经费。在莫尔斯比港(Port Moresby)[1]做短暂停留后，马林诺夫斯基在新几内亚南部的迈鲁待了将近六个月。其间，一次对东南沿海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短暂探访激起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极大兴趣，之后他又两次返回这里进行考察，时间分别是1915—1916年和1917—1918年。

马林诺夫斯基对社会人类学的突出贡献之一，是他发展出的——相较于这个领域中之前那种通用的方式而言——一套更为细致和成熟的田野调查方法。[2]日记中对自己民族志材料的大量引用亦显示出他的勤勉。到达新几内亚的第二天，他就找到了一个报道人，第三天就开始着手搜集关于社会结构的田野材料。短短两周后，他就注意到自己调查方法上的两个致命缺陷：他对当地人的观察还不够充分，以及不会当地语言。这两方面的缺憾他都尽力弥补，这种努力也贯穿在他日后的全部工作中。这本日记的民族志资料由他所访谈或观察主题的相关方面构成——禁忌、葬礼、石斧、巫术、舞蹈等，却不包括他对田野或理论问题的思考过程。但是，一条容易让人忽略的记录表明这不过是表面现象："我询问了土地划分的问题。如果能够找到旧的土地分配系统，并将今天的土地分配方式作为一种调适的结果来研究，肯定能得到有用的结果。" 这是他对社

1 莫尔斯比港，位于新几内亚岛东南巴布几内亚湾沿岸，是巴布几内亚的首都。——中译者注

2 参见 Phyllis Kaberry 的 *Man and Culture*, 1957, pp. 71-91。

会变迁问题感兴趣的较早表现，此后社会变迁成为了他著作中的一个主题。而真正在第一本日记中表露无遗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对尽早写出前期材料以便出版的急切愿望，事实上，他关于《迈鲁的土著》（*The Natives of Mailu*）的报告早在1915年中期之前就已经完成。[1]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在写作这些材料的过程中（“事实上，当我整理笔记时”），马林诺夫斯基逐渐体会到许多田野调查方法要点的意义，之后他将这些观点加以组合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论述。他对特罗布里恩德的描述更为鲜活：为搭建帐篷选址；和老熟人碰面，包括酋长To'uluwa、还有那个“经常给我送鸡蛋，穿着女士睡衣”的男人；制定对村落和人口普查的计划；收集关于baloma和milamila，以及gimwali和sagali的材料[2]。对于那些一直关注他研究的人而言，日记中与“库拉”——这样有着经济、政治和仪式意涵的以代表社会等级的贝壳为基础的复杂交换系统——相关的内容更是具有魅力。

专业的人类学者在阅读这本日记时尤其容易忽略一些细节，即马林诺夫斯基如何提出田野问题，为何在一些特定时期他选择了某个研究题目而非其他，或者全新的例证是否导致他重新构建理论假设。而日记里有一些蛛丝马迹：例如他提到读里弗斯的作品将他的注意力引向“里弗斯式的问题”上（这很可能是关于亲属关系的问

---

1 参见自传中关于Native Terms infra.索引的简介。马林诺夫斯基的前言写于1915年6月9日，萨马赖岛，而当时他已经开始了第二次在新几内亚的调研。（他于1916年获得伦敦大学的科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出版了*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

2 土著术语请参考附录《当地术语索引》。——中译者注

题）。但是总体而言，这种方法论问题也不是这本记录他每天思绪的日记想要处理的。更为有趣的是马林诺夫斯基不时的关于理论思考的灵光突闪，例如他关于语言的论述，认为语言无论在手段还是客观造物的意义上都是社会的思想系统，或者关于历史的论述，认为它是“遵循某一理论的对事实的观察记录”。这些想法体现出他对这些当时较新颖问题的关注，而这些问题后来都成为了学术界普遍话语的一部分。如果说这些日记并非关于田野调查方法或人类学理论的问题，那它至少真切地传达出一个人类学家身处异邦的感受。在那里，他必须同时是记录者和分析者，也正因如此，他不能完全认同当地人的习俗和观念，也不能任意崇拜或厌恶他们。那种憋闷的感觉，那种哪怕能回到自己的文化环境中稍息片刻的无法摆脱的强烈冲动，以及对自己所做工作之正当性的沮丧和怀疑，想逃进小说的虚幻世界或白日梦中的愿望，将自己拽回到田野观察这项任务的道德压力等等——许多敏锐的田野工作者都或多或少经历过这些感受，但他们从未将它们像这本日记这样表述出来。诚然，有一些情绪被马林诺夫斯基表达出来时，比其他人类学家感受到的——或至少陈述的——要更为激烈。大多数田野工作者在某些时刻都会对他们的调查感到厌烦，而且意识到自己即使对田野中最亲密的朋友都产生了沮丧和恼怒的情绪。不过，愿意公开承认这一点的人是极少数，即便对他们自己。而像马林诺夫斯基一样容易情绪激动地尽情诅咒自己的研究对象的人就更少了。需要注意的是，日记所揭示出的人类学家与其活人材料之间关系的阴暗面不应该误导我们。马林诺夫斯基也常常用同样猛烈的语言评论其他族群和人，包括欧洲

人和美国人。他必须以这种情感迸发的方式来释放他的愤怒，而不压抑自己的情感或不管住自己舌头的做法对他而言几乎是一种美德。同样的，这些揭示也不能掩盖马林诺夫斯基对与特罗布里恩德人之间友情的珍惜，这在日记中亦有所提及。还有，也几乎没有人类学家敢于像马林诺夫斯基这样自在地描述他们的情感欲望和感受，即便只是写给自己看；也不会放下姿态——更不用说忘情地做一些看似粗俗的事情，例如用瓦格纳（Wagner）交响乐的曲调和着“见鬼去吧”的歌词，以赶走会飞的女巫（flying witches）！

作为一个民族志学者，在一定程度上，马林诺夫斯基和当时新几内亚由政府官员、传教士和商人组成的白人社会较为疏离。结果反而——尽管只是一笔带过——是我们从他那里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有时甚至是出乎意料的某些人物的侧面，而这些人物通常只能从更为正式的文学作品中才能了解。他对如今几乎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的简略勾画让我觉得很恰当，比如对地方长官及政府官员金字塔最顶端的人物休伯特·默里爵士（Sir Hubert Murray）的描写，但是他对另一些点头之交，比如帮助他的传教士萨维尔（Saville）的描写则可能有失公允。马林诺夫斯基所拥有的获得有意义经历的本领非同一般，不但让他接触到了白人社会较官方的那一部分，还让他认识了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的珍珠收购商贩们，特别是后来与他一起在巴黎待过的拉斐尔·布鲁多（Raffael Brudo）。虽然他对半世纪前新几内亚的情况着墨不多，但这些评论却是非常有用的社会学佐证。不过，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更应该作为一种人类档案来评估，而非科学上的贡献。

普通意义上的日记可以是按时间顺序对每天发生的事情的记录。很多人也是这样写，或者尽量这样写，以此将日记作为一种他们对往事的回忆录，或者作为一种辩解的依据以证明他们并未虚度光阴。这种日记发展出的形式，比如一些将军、大使或其他公众人物的回忆录，或许能提供一些重大公共事件如何得以发生的或有趣或关键的证据。如果涉及有争议的问题，或者与丑闻相关，那这种揭露名人言行的记录对大众而言会更具吸引力。然而，要心怀诚意地书写另一种日记则比较困难，即通过评论每天的事件来展现自身性格，而且这些事件至少要同时关乎内心和外部世界。那种关于历史的伟大日记，它们要么对公共事件有所阐释，要么凸显了那些名人不为人知的侧面，后者对于研究人性的学生而言或许具有普遍意义。它们的意义在于性情和环境的互动，在于写作它们的男人或女人们怎样在智识上、情感上和道德上挣扎着表达自身、保持自我以及面对社会中的挑战、诱惑及种种阿谀逢迎，从而开辟出一条道路。这种日记若要具有意义和影响，文字技巧可能不如表达的力度来得重要，朴实恐怕亦没有浮华来得有效，懦弱和坚强也要同等地呈现，另外某种毫无掩饰的坦诚也非常重要。一旦它得以面向大众读者出版，作者必然会同时招致批评与赞赏；所以公正地来讲，他即使不被同情，至少也应该被理解。

在这些标准下，虽然单纯地从民族志的意义上来讲，马林诺夫斯基的这本日记只能被算作人类学史的一个注脚，但它无疑展现了这位对社会科学的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魅力十足又耐人寻味的复杂个性。因此在阅读本日记时，读者必须牢记它的初衷。我认为，

很明显，与其说这本日记是为了记录马林诺夫斯基的科学研究过程和意图，记下在田野研究中每日发生的事件，毋宁说是对他私人生活、情感世界和思想轨迹的详细描绘。在日记最开始的部分，马林诺夫斯基似乎将这种及时按顺序记录自己的思想和感觉的做法当作了一种管理人生和更深入地认识其意义的方式。而在后面的部分，他则将日记作为一个手段和参照；将它作为引导乃至完善自己人格的工具。另外一个需要将这本日记作为规诫加以强调的理由，显然是他在日记里写到的与一名女子——即他后来的妻子——之间的爱情。关于日记中描写的E. R. M.的人品，后来认识她的人都可以确证，而在字里行间折射出的，还有马林诺夫斯基对她诚挚而深刻的爱意，和为了避免让他所珍视的这种纯洁的情感纽带受到玷污所做的不懈努力。这份感情对于马林诺夫斯基的意义——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我们所知的二人的日后生活中——被优美地表达在了这样的语句中：对他而言，她拥有“无尽的宝藏来馈赠，还有着涤荡罪孽的神奇力量（treasures to give and the miraculous power to absolve sins）”。他似乎对她无话不讲；而日记在后面部分中的坦诚，也至少有一部分得归功于二人的关系。真诚地面对她和自己是马林诺夫斯基的首要目标。不过，他并未从始至终地履行这点，也正是那段与另一个女人间藕断丝连的情感纠葛，导致了他无尽的自省与自责。[1]

---

1 后来我从他那儿了解到，鲍德温·斯宾塞（Baldwin Spencer）对这段关系交叉的误解和无力干涉，导致了他和马林诺夫斯基关系的破裂。E. R. M.——马林诺夫斯基的妻子——是斯宾塞的老友，虽然在谈起斯宾塞的时候语气饱含宽容之情，但很明显她与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一致。

日记中对一些景致的描述，其鲜活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显示了马林诺夫斯基富有洞察力的眼中新几内亚景色的妖娆及他对海洋和航海的热爱。了解他性格的这些侧面非常有趣。但是，他内心最私密的感觉到底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该被暴露，必然一直都是个问题。无论答案如何，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这本日记是一个动人的、富含人性的文献，其作者一直期望完全地认识自己，摒弃对自身性格的错误幻想。日记中的一些章节展现了他的真实情感，在另一些章节中他又对这种情感进行嘲讽。有的章节则表现了他的疑病症，和不断通过运动和药物调节来寻求健康的过程。还有一些个别的章节，即使在今天读来，也可能会冒犯或震撼到很多读者，而且一些读者可能还会对文中偶尔出现的粗鲁甚至堕落的内容感到惊愕。我对此的建议是：任何想要对此日记中一些章节进行讽刺挖苦的人，首先应该以同样的坦白对待自己的思想和写作，之后再来做评判。马林诺夫斯基的性格是复杂的，在这本日记中，他的一些不甚令人钦佩的品性可能会比他的那些美德出现的次数多，但这也正是他的意图所在，因为他在日记中想要理解和警戒的正是自己的缺点，而非美德。无论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否愿意去效仿他的坦诚，我们至少应该承认他的勇气。

雷蒙德·弗斯

1966年3月，伦敦

补 注

由于面对的是手写稿，为了忠于原稿，在解读原版手稿的过程中，我们对一些地方进行了必要的编辑处理。在手迹难以辨认的情况下，我们用方括号加省略号替代［……］，这种情况通常只涉及个别的单词或短语；在单词或拼写无法完全确认的情况下，我们在推测的内容上加了方括号标明。有时候为了使信息更加完整清楚，我们也会在必要的补充内容上加方括号，比如第一页的：［弗里茨·］格雷布内尔［德国人类学家］（[Fritz] Gräbner [German anthropologist]——英译者）；或者某些可能难以理解的缩写，比如H [is] E [xcellency]（阁下）。文中的所有圆括号都是作者自己所加[1]。编辑过程中省略的内容都以省略号替代。

---

1 按惯例，中译本中首次出现的人名、地名或某些专业性术语时，会在词后加圆括号注明英文原文（请注意，如圆括号内仍需要有用括号注明的内容时，该内容则会采用方括号标注。请读者留心与英译本译者所加的方括号加以区别。一般来说，中译者的圆括号在外、方括号在内，英译者则正好相反；同时，为方便阅读，正文中出现 （转下页）

正如“当地术语索引（Index of Native Terms）”的简介所言，原稿中有许多词汇和短语来自多种马林诺夫斯基熟练使用的语言。为了更忠于原文，文中凡是他用非波兰语（包括英语）写作的内容都以斜体[1]标出，并在必要的时候附上带方括号的翻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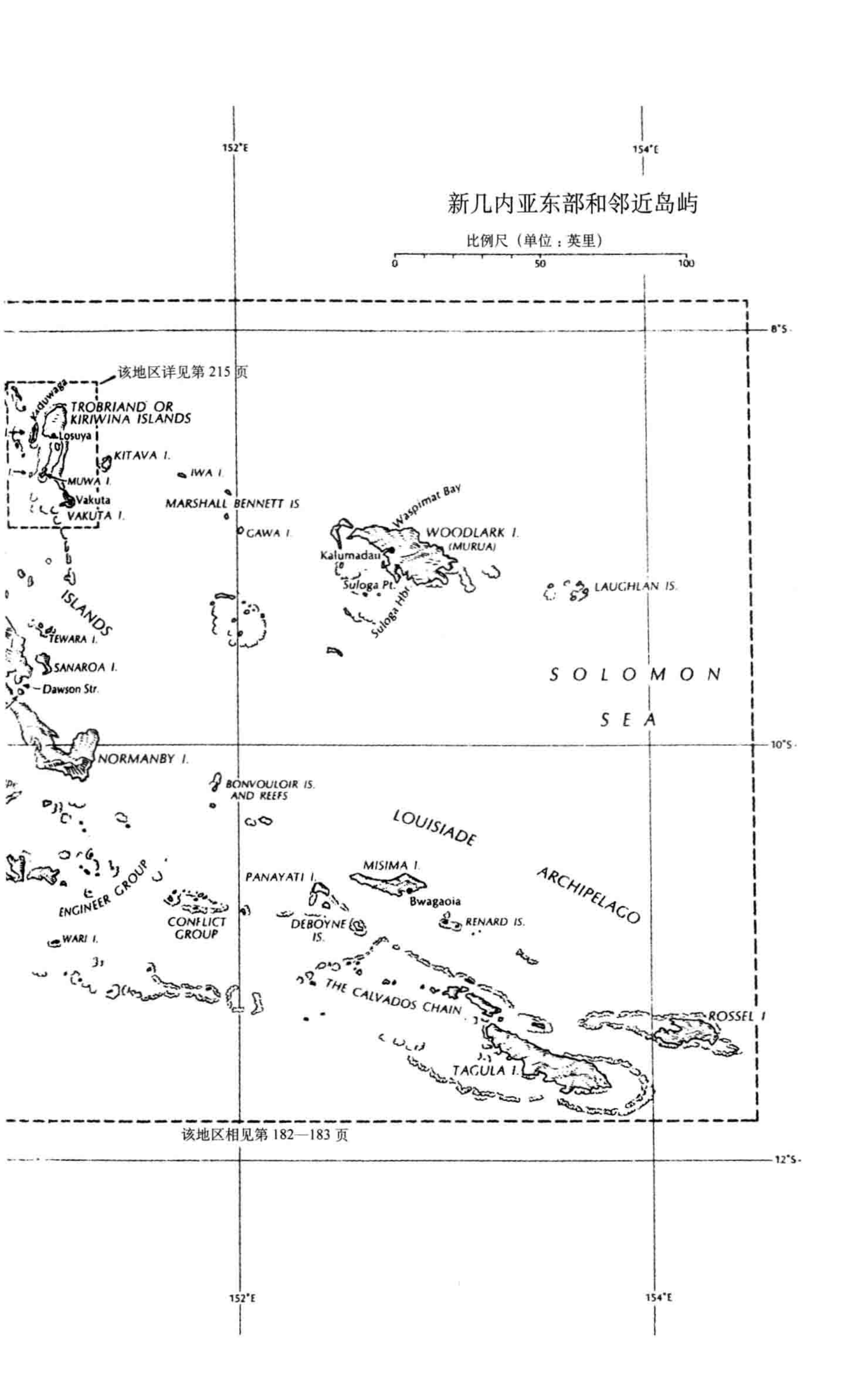
详尽的地图（包括迈鲁地区、库拉区域和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均在马林诺夫斯基早期著作里所含地图的基础上绘制而成，这些地图都是当时在他的监督下完成的。图中一些地名与当今地图不相符（特别是在拼写上），但我们认为，向读者原汁原味展现出这本日记写作时这些地区的情况似乎更合宜一些。

（接上页）的土著词汇大多也保留原词拼写，只在该词首次出现时在词后直接用圆括号标出释义（如果解释较长，则采用脚注形式给出该词含义）。在此译本中，除以上两种情况外，其他圆括号均为作者所加。下文不再一一说明。——中译者注

1 在中译本中，用非波兰语写的内容均用楷体标示。——中译者注

1918 年 4 月 22 日和 23 日的日记手稿（特罗布里恩德群岛）


148°E
150°E
LUSANCAY IS. AND REEFS
TUMA
KAYLEULA I.
YAGA I.
NEW
GUINEA
Buna
Dyke Ackland Bay
MT. VICTORIA
13,363 FT.
Cape Nelson
D'ENTRECASTEAUX
GOODENOUGH I.
WAWIMA I.
P A P U A
Collingwood Bay
Laloki
Port Moresby
Kila-Kila
Tupuseleia
FERGUSSON I.
Gaile
Kapakapa
Rigo
Cape
Dawson
DOBU I.
Banyara
Goodenough Bay
Babau
0°S
Hulaa
Hood Pt.
Hood Bay
Domara
Abau
East Cape
Gehua
Gadaisu
Milne Bay
McFarlane Hbr.
Barrier
Reef
Rodney Entrance
Cloudy Bay
Baxter Bay
Table Bay
Amazon Bay
MAILU I.
Millport Hbr.
Port Glasgow
Orangerie Bay
Mullins Hbr.
Dahuni
BONA BONA I.
Kau Kau Bay
Isuisu
Nauabu
Baxter Hbr.
SUAU I.
Modewa Bay
China St.
Samarai
SARIBA I.
该地区详见第 48 页
C O R A L
S E A
150°E
Pacific Ocean
EQUATOR
0°
AREA SHOWN
IN DETAIL
2°S
Indian
Ocean
150°E
148°E
150°E


152°E
154°E
新几内亚东部和邻近岛屿
比例尺（单位：英里）
0
50
100
8°S
该地区详见第 215 页
Kaduwaga
TROBRIAND OR
KIRIWINA ISLANDS
Losuya
KITAVA I.
MUWA I.
Vakuta
VAKUTA I.
IWA I.
MARSHALL BENNETT IS
GAWA I.
Waspimat Bay
WOODLARK I.
(MURUA)
Kalumadau
Suloga Pt.
Suloga Hbr.
LAUGHLAN IS.
ISLANDS
TEWARA I.
SANAROA I.
Dawson Str.
SOLOMON
SEA
10°S
NORMANBY I.
BONVOULOIR IS.
AND REEFS
LOUISIADE
ARCHIPELAGO
MISIMA I.
PANAYATI I.
Bwagaoia
ENGINEER GROUP
CONFLICT
GROUP
DEBOYNE
IS.
RENARD IS.
WARI I.
THE CALVADOS CHAIN
ROSSEL I
TAGULA I.
该地区相见第 182—183 页
12°S
152°E
154°E

第一部分　1914年—1915年

莫尔斯比港，1914 年 9 月 20 日

9 月 1 日是我人生新纪元的开端：我独自前往热带地区探险[1]。1914 年 9 月 1 日，星期二：我跟随英国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的人远行至图沃柏（Toowoomba）；遇见了奥利弗 · 罗吉爵士夫妇[2]。与他们聊天后，奥利弗先生向我提供了帮助。过去的那些事：我的错误立场，以及斯坦斯（Stas）[3] 试图对这种错误立场的“纠正”，辞别德西雷 · 迪金森（Désiré Dickinson），我对斯坦斯的怒气和由此延绵至今的愤恨——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前一阶段，属于随英国协会去澳大利亚的旅行。那时，我独自一人乘火车回到布里斯班（Brisbane），坐在特等车厢中读了澳大利亚的《手册》。在布里斯班，我感到特别凄凉，独自吃了晚饭。晚上和［弗里茨 · ］格雷布内尔［德国人类学家］（Fritz Gräbner）及普林斯海姆（Pringsheim）在一起，我们讨论了二战，普林斯海姆很想回到德国。达尼埃尔旅店的大厅，里面便宜的家具及楼梯间的样貌，都紧密地和我对那段时期

---

1 马林诺夫斯基关于这次探险的报告是：*The Native of Mailu：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Robert Mond Research Work in British New Guinea*，*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South Australia*，XXXIX，1915。

2 奥利弗 · 罗吉爵士（Sir Oliver Lodge），杰出物理学家，也对宗教和心理研究感兴趣。曾发表过试图将科学和宗教观点结合在一起的相关著作。自 1900 年起，任伯明翰大学校长一职。

3 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z, 1885—1939），波兰著名诗人和画家之子，他本人也是一名艺术家。从儿童时期开始，就是马林诺夫斯基的好朋友。

的回忆联系在一起。我记得早上和普林斯海姆去了博物馆。探访过伯恩斯·菲尔普（Burns Phelp）；到过金匠那儿一趟；还有一次与［A. R. 拉德克里夫 -］布朗的会面等等……周四晚上我去见了道格拉斯博士[1]，与戈尔丁（Golding）一家道别并托付戈尔丁夫人带给斯坦斯一封信。我还将书还给了她。

那是一个月色清冷的夜晚。当有轨电车攀爬上山时，我看到城郊低矮的房屋分布在山脚下。担心感冒。我和博士的妹妹出去散了步，她是个体态丰满、金发碧眼的美人。之后戈尔丁一家到了。出于对英国协会的思念，我对他们非常热情，可却没有得到回应……我在梅奥（Mayo）家则受到了更好的礼待。夜幕降临；落雨；晚餐后，我去了渡口。夜晚依旧安宁，月亮从云层里出来的时候，摆渡船突然变得鲜活起来。我步行到山脚下，迷了路。之后下起了雨，梅奥带着伞来接我，我们谈起西摩（Seymour）辞职的可能性，暑期的计划，我们一起度假的可能性，等等。他们都是非常可爱的人。我回到电车车站，售票员让我想起了利特维尼申（Litwiniszyn）。街上有许多醉汉。总而言之，我在布里斯班感觉不太好。对热带地区充满了恐惧；厌恶高温和闷热——想到遇见去年 6 月和 7 月那样的高温就一阵莫名的恐慌。我在厨房给注射器消了毒，然后给自己打了一针砷化物。

星期六（选举日）早上，我去博物馆给馆长送一本书。之后买了一些药（可卡因、吗啡和催吐药），并寄了一封挂号信给塞里格

---

1 很可能是约翰 · 道格拉斯阁下（Hon. John Douglas），1886—1888 年间，曾任英国摄政新几内亚政府特别官员。

曼[1]，还寄了几封信给母亲。付清昂贵的旅店费用后我上了船。有几个人来送我……梅奥一家站在海边，我用望远镜望了他们很久，一直挥动着我的手帕——感觉自己正在远离文明。非常沮丧，害怕自己不能完成前面的任务。午餐后，走上甲板，船顺流而下，让我想起了和迪金森先生及协会其他人的那次旅行。欧里庇得斯(Eurypides)[2]任人宰割。与同船的乘客聊天。平静的河面忽然变宽，四周山丘环绕，陆地向西面和南面延伸，东面是一些小岛。西北方向，奇异如画的玻璃坊群山（Glasshouse Mountains）从平原拔地而起。我用望远镜观望,它们使我想起了周六去布莱克尔山脉(Blackall Ranges）的旅行……早先,我见过船只驶过小岛,海浪变得越来越大,船也摇晃得越来越厉害……晚饭后，我回到自己的船舱，注射了一针二甲胂酸钠后倒头大睡。第二天一直待在自己的房间，因为头疼和周身麻木，一直昏昏沉沉。晚上，我和拉姆（Lamb)、船长还有麦格拉夫人（McGrath）一起玩扑克。第二天好多了，于是我读了里弗斯[3]的书及莫图语[4]语法。与塔普林（Taplin）熟络起来,还和麦

1　塞里格曼，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导师，*The Melanesians of British New Guinea* (1910) 一书的作者。

2　欧里庇得斯（现作 Euripides，公元前 485 或 480 年—公元前 406 年），希腊三大悲剧大师之一。——中译者注

3　里弗斯（W. H. Rivers)，英格兰人类学家、生理学家，剑桥大学实验心理学院创立者。他曾负责对美拉尼西亚人的心理测试，并且发展出了一种记录亲属数据的方法，这种方法后来成为田野调查中搜集数据最重要的方法。他的作品对所有田野调查都有影响，包括马林诺夫斯基。他的 *History of Melanesian Society* 一书于 1914 年出版。

4　莫图语（Motu)，莫图人（靠近莫尔斯比港）和马西姆（Massim）南部的通用语。马林诺夫斯基阅读的是 Rev. W. G. Lawes（1888）写的关于莫图语语法和词汇的书，这是当时唯一一本讲解莫图语的书。

格拉夫人跳了一支舞。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最后。海洋一片碧绿，但我看不到［大堡］礁的全景。沿途上有许多小岛。如果不是因为害怕船长的话，我可能会询问很多航海的技术。那些月光皎洁的美丽夜晚啊；我享受着大海的气息；航行成为一种莫大的享受。总之，当我们离开布里斯班以后，我就有一种意识，我是个人物，我是船上较为显要的旅客……

我们于 1914 年 9 月 5 日周六离开布里斯班，9 月 9 日到达凯恩斯[1]。在熹微的晨光中，海湾显得异常美丽——两侧高耸着群山，海湾夹在其中，像一把利剑一样深深插入宽阔的山谷。山脚下的土地平坦，一直延伸到海湾尽头一片浓密的油绿红树森林。山上云雾袅绕，雨水织成一幕水帘，顺着岩壁滑落进溪谷，然后汇入大海。岸上，潮湿难耐，混杂着热带地区特有的闷热。镇子小而乏味，这里的人都带着热带特有的自负……我走回海边，沿着一片面朝西方的海滩漫步。几栋颇为美观的小屋，带着热带园圃；铺天盖地的紫色木槿花丛中，九重葛的蔓藤像瀑布一样流淌而出；姹紫嫣红的光影绰绰，映衬着油光水滑的绿叶。拍了几张照片。步伐缓慢，无精打采。［看到］一个当地居民的露营地，搭在一片红树灌木丛中。我与一个中国人和澳大利亚人聊天，可什么也没打听出来……当天下午，我又读了会儿里弗斯的书。然后和一群醉汉打了一晚上交道。首先在一个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俄国人家里遇见一个同样酩酊大醉的波兰医

1 凯恩斯（Cairns），北昆士兰州中心重镇，是东进大堡礁、北上荒原广布的约克角半岛的重要门户。位于澳洲大陆东海岸最北端，要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必须经过凯恩斯。——中译者注

药顾问。这个俄国人还在当地偷贩天堂鸟。回去，等“蒙托罗”号（Montoro）。看到拉姆也喝醉了。然后我和弗格森（Ferguson）一起到了海滨，在那儿等。“蒙托罗”来得异常迟缓。见到哈登一家[1]、巴尔弗[2]、博兰格尔太太（Boulanger）、亚历山大（Alexander）、克罗斯菲尔德小姐（Crossfield）和约翰逊（Johnson）。我又感到十分苦恼，而且情绪上很失望。我们聊了一刻钟，他们告辞后就去睡了。我也一样。哦，对了，正是那次，我悔不该读莱德·哈格德[3]的小说。那晚睡得特别不好，周四觉得自己都快虚脱了。大海风大浪急——将早餐全吐了出来，上床后又吐了两次。晚上我们一行人在甲板上度过，大家一起在黑暗中唱英文歌。

9月11号，星期五，一样的状态——什么也做不了，连莫图语法都看不进去。当晚我只收拾了下行李。

星期六，9月12日

到达新几内亚。早晨，云雾笼罩的群山出现在远方，一峰峭壁高耸入云，其下环绕着几座矮山。岩石峭壁一直延伸至大海。海风刺骨。在我右手边的海岸线上分布着一片珊瑚礁，“欢乐英格兰”

---

1 艾尔弗雷德·科特·哈登（Alfred Cort Haddon），英格兰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当时人类学界的重要人物。

2 亨利·巴尔弗(Henry Balfour)，F. R. S.，英国人类学家，牛津皮特—里弗斯博物馆馆长。

3 莱德·哈格德（Rider Haggard, 1856—1925），英国小说家，以爱情探险小说著称，作品有《所罗门王的宝藏》、《死神的宫殿》、《托马斯复仇记》等。——中译者注

号[1]的残骸搁浅其间。那座大山后面就是莫尔斯比港。我觉得很疲乏并且内心空虚，以至我对此地的第一印象不甚清晰。我们驶入海港，然后等着医生，一个又胖又讨厌、长着深色头发的男人。我将行李留在船舱，和麦格拉夫人上了岸。打了几通电话：阿什顿（Ashton）夫人、[H. W.] 钱皮恩（Champion）先生［巴布亚政府秘书］；也打给了地方长官［默里法官（Judge J. H. P. Murray），英属新几内亚副州长］、朱厄尔（Jewell）、斯坦福·史密斯（Stamford Smith）[2]，和他从 12 点聊到 4 点。将我的部分行李搬下船，晚上很早就睡了，睡了挺久，但睡得不太好。

周日早上，去斯坦福 · 史密斯学会（Stamford Smith Institute），在那儿读了一些调查报告，精力充沛地投入工作。下午一点，我乘船去了政府大楼，那里身着制服、头脑不清的野蛮人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大人物”。我在头一个小时的总体感受：疲倦不堪，因为长时间的晕船及空气中轻微滚动的热浪。感觉很压抑，好不容易才磨蹭到阿什顿夫人山上的住处。莫尔斯比港让我想起了那一类人们耳熟能详且憧憬不已的地方，但真正看到时，景象却完全不同。在阿什顿夫人家的阳台上，能直接俯瞰脚下一直延伸到海滩的陡峭斜坡，斜坡上铺满了细碎的石子，枯草丛因为其中夹杂的垃圾而更显

---

1 “欢乐英格兰”号（Merry England），政府快艇，1904 年英国政府派此快艇去格里巴里岛（Goaribari）为 1901 年两个被杀的传教士和科瓦伊岛民（Kiwai）复仇。

2 很可能是 Miles Staniforth Cater Smith，1907 年担任莫尔斯比港农业与矿产主管，并且负责该港的土地及调查事项。1908 年担任巴布亚岛行政人员，之后又担任农业和矿产主管、土地及调查执行官、幕后行政人员。1910—1911 年，他率先进行了普拉里河、弗莱—斯特里克兰河系统之间的探险，并因此被授予皇家地理学会奖章。

凌乱。山脚下，海浪冲刷出一条入口狭窄几乎正圆的环形港湾。它平静地躺在那里，蔚蓝的水面映衬着终于放晴的天空。海湾的对面是连绵的丘陵，不算太高，山形各异，任凭烈日炙烤。近处的海滨上，一段狭长的内陆插入大海，将海面切割成一对环形海湾，交汇处耸立着一座锥形的小山。这座小山正好挡住了右边临近的土著村庄和政府大楼，但对我而言，它们才是地貌景物中最为有趣的，它们才是地貌的精髓。沿着海岸线，一条颇为宽广的大路向着土著村落延伸——绕过无线电站，穿过棕榈树林，越过一片零星点缀着几丛红树的狭长沙滩。到达的第一天，我并没有进入村落……

星期日，13 号

我去了（上述的）政府大楼；在半路上遇到了地方长官的侄子。那条大路穿过一片椰树林，途中经过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然后在老政府大楼处转弯，通向新楼。默里长官是一个高大但轻微驼背、肩膀宽厚的男人；样子很像斯坦谢夫斯基（Staszewski）叔叔。他很和蔼、冷静，但有点古板，还有些拘谨。两个裸露着上身的男仆服侍我们用餐。之后，我、长官及德里希（De Righi）夫人谈了会儿话。夫人是一个心地善良、长了一张马脸的澳大利亚女人，待我如同地位低下的人一般顺从。长［官］阁［下］给了我一封信，让我转给奥马利（O'Malley）。奥马利的房子就在政府大楼后面，四周环绕着棕榈树，我去拜访了他。他体态臃肿，但不高大，胡子刮得很干净，和勒布斯基（Lebowski）有点像，只是他比勒布斯基更

帅。他派人将阿休亚[1]叫了来。长官和德里希夫人也来了，我们三人动身前往村中。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村落。我们都钻进了阿休亚的小房子里。房间里的几个女人只穿着短草裙。阿休亚夫人和戈阿巴(Goaba)夫人则穿着马海毛制成的衣服。我、默里同阿休亚夫人交谈，德里希夫人则与戈阿巴夫人交谈。我们仔细研究了一下葫芦里存放的用以嚼槟榔的贝壳粉。戈阿巴夫人将一个葫芦作为礼物送给德里希夫人。我们四人横穿过整个村落，我瞥见了 1904 年建在霍德迪(Hododae) 的 Dubu[2] [……]，以及几座全新的锡皮房屋，挤塞在老旧的棚屋之间……告别了长官和夫人。船上的男孩们追上了我。我乘他们的船回去并付给他们 2/- 小费。当我到普拉特[3]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哦，对了，头一天在瑞恩[4]旅店里，我遇到了贝尔[5]，他邀请我周一去他家吃晚餐。晚上待在普拉特家；有贝尔、斯坦福·史密斯、普拉特夫人及她的两个女儿，我们谈论有关年轻女士们的短途旅行，关于男仆们的事情等等。

---

1 阿休亚·欧瓦（Ahuia Ova），塞里格曼培训的民族学报道人，当地土著，之后自己开展了自己的民族学研究。参见 F. E. Williams，"The Reminiscences of Ahuia Ova"，i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 迈鲁语，指氏族聚会的场所（clan clubhouse）；或泛指氏族或分支氏族本身。

3 普拉特（A. E. Pratt）夫妇，普拉特先生是当时史密斯探险队的一名成员。

4 亨利·瑞恩（Henry Ryan），居民裁判官助理，1913 年去了史密斯原本想去的地方探险。

5 莱斯利·贝尔（Leslie Bell），土著事务巡视员，史密斯探险队中四个欧洲成员之一。

星期一，14 日

我去见了赫伯特法官[1]并借用了阿休亚一整天。11 点左右和阿休亚及洛希亚（Lohia）一起出去搜集了一些信息。之后去了政府大厦，在那等了很长时间才吃到午餐。直到 3 点才回到村子。阿休亚家里已经聚集了一些老人，准备给我提供信息。他们靠着墙蹲成一排，黝黑的躯干上顶着毛茸茸的头，有的穿着破旧衬衣，有的穿着打满补丁的毛衣，有的则穿着卡其色制服，而在这些文明的衣着下面却可以隐约看见 sihi（围腰带）：一种遮盖大腿及周围部分的腰带。竹制烟斗在他们手中快速地传递着。对这个秘密会议，我有点发怵，赶紧坐在桌子前面把本子打开。搜集到了关于 iduhu（部落或家庭）的信息、宗谱，打听了一下村中的首领，等等。日落时分，老人们离去。洛希亚和阿休亚留了下来。我出门走了走，最远到了伊利瓦拉（Elevala）。当我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绝美的日落，气温下降了，但我觉得非常轻松。虽然这种感觉还不是非常清晰或强烈，但我相信在我和这片土地之间，有一条纽带正越缠越紧。红树弯曲的枝丫勾勒出这片安静海湾的轮廓，树影倒映在如镜水面上，树荫投射在湿润的沙滩上。紫色的余晖从西边穿过棕榈树林，滑过深沉如蓝宝石般的水面，在枯草上铺上了一层金光——一切都预示着这次工作将会有累累的硕果和意外的收获；与我之前预想的地狱一比，这里显然就是天堂。周一晚上，认识了奇内尔（Chignell），一名和善的传教士，虽然他对当地土著一无所知，但总体而言还算是个可

1　赫伯特法官（Judge C. E. Herbert），在史密斯探险时期担任巴布亚领土管理员。

爱、有教养的人。

星期二早晨，我和阿休亚在中央法院工作；下午去了村落。喝了生平第一杯椰子汁……

[星期三] 早上在 duana 周围闲逛。晚上在麦格拉家里跳舞。

星期四和阿休亚待在家里。星期五和阿休亚去了趟村子，并计划周六去岛内探访一次……那时我已经很累了。回到家，[洗漱，] 晚上在地方官那儿度过。无聊透顶。拉福德（Lafirynd）夫人和赫伯特小姐，一老一少，霸占了默里。

星期六早上，我相当疲倦。骑马去了村子。阿休亚允诺给我介绍一个向导，可他没出现，感到很失望。去见默里，他派人把那个失踪的向导杜纳（Douna）叫了过来。我们骑马路过位于卡纳多瓦（Kanadowa）的别墅群，然后穿过几块属于哈努阿巴达（Hanuabada）居民的园圃后进入了一个狭窄的溪谷。溪谷里布满了被烧焦的野草，寂寥地长着几棵露兜树和铁树。四处都是奇异的树木。身处在热带地区中如此有趣的地方，感到一阵纯粹的满足。上山的路颇为陡峭。有好几次母马停步不前；最后我只好自己爬到了山顶，在那儿，陆地上迷人的景致一览无余……我骑马沿着一条小溪谷向山下走，路过几块围着栅栏的土著园圃，接着又转进一个横向的山谷，即使骑在马背上，那里的草也高过了我的头顶。我们见到了阿休亚，看见几个提着渔网状袋子的妇女；还有几个手持长矛的裸体野蛮人。见

了拉奥拉（La Oala），瓦哈纳莫纳（Wahanamona）iduhu 的酋长。他们已经在几处地方点燃了火堆。真是一幅非凡的景象。时而通红、时而发紫的火苗如绸带一般，向山腰的方向蔓延；在或深或浅的宝蓝色烟雾中，山体的颜色如同一颗拭亮的黑色猫眼石那样变幻莫测。从我们眼前的山腰开始，火势一直向下延伸进入山谷，吞噬着那些高大挺拔的野草。大火咆哮着，像夹杂着闪电和热浪光的飓风一般向我们直冲过来，所到之处留下的灰烬被紧随其后的狂风卷裹着搅进空气中。小鸟和蟋蟀在烟雾中惊慌逃窜。我走进了火焰的强光里。不可思议的壮景——像是某种彻头彻尾疯狂的灾难，狂飙着向我冲来。

打猎一无所获。阿休亚的园圃在霍赫拉（Hohola），[在去那儿的路上，] 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观察了土著的园圃。它们被栅栏围住；香蕉、甘蔗、芋头叶子和 [……]。那有几个女人很美，特别是那个穿紫罗兰色长袍的女人。我和阿休亚一起逛了他的园圃并参观了房屋内部。遗憾的是，当时我没带上烟叶和糖果，和那儿的人套起近乎来相对困难。回去的路上，看见当地人在分割一头小袋鼠。骑马经过一片树林，让我想起澳大利亚的灌木丛。枯草从中偶尔夹杂几棵桉树和铁树。几英里之后，我已经疲惫不堪，左腿都麻木了。我坚持骑到了主路，得知距离城镇尚有很长一段距离之后，感到有些烦心。接下来的路程中，我根本无心眷恋美景，尽管我相信它们肯定很美。主路绕着山麓，在铁树丛和棕榈树之间蜿蜒曲折，沿途经过了一些土著房屋（马来人的，波利尼西亚人的？）。回城的路顺畅得多（沿着沙滩飞奔）。在政府大厦观看了网球，还喝了点啤酒。

步行回家，很疲惫。正是那晚，我待在家里，开始写这本日记。

9月19日，星期天［原文有误：星期天应该是20号］

晚起后写了几封信。晚饭后，疲惫，又睡了两小时。又写了几封信，之后沿着通往村里的小路散步。晚上，鬼使神差地，我居然去拜访了辛普森博士（Dr. Simpson）。我心情沮丧，行动迟缓，有气无力地慢慢爬上山坡。那里的音乐让我想起很多：玫瑰骑士[1]、探戈舞蹈，“蓝色多瑙河”。我和麦格拉夫人跳了探戈舞（跳得一般）和华尔兹。心中最阴暗的忧郁难以挥散。

1914年9月20日，今天，星期一

做了个怪梦；同性恋情，对象是我自己的分身。经常有这种奇怪的自慰般的性欲；有一种念头，想亲吻一张和我一样的嘴唇，和我的曲线相同的脖颈和额头（从侧面看）。起床后很累，慢慢地调整好状态。去见了贝尔，我们聊了聊土著劳作的事情。然后在中央法院见了阿休亚。午餐后又见到阿休亚。然后给奥马利作了报告，和他一起去见了麦克格兰（McCrann）。到家之后给母亲和哈林卡（Halinka）写信。上山……

---

1 《玫瑰骑士》是德国著名浪漫主义音乐家施特劳斯最富盛名的作品之 一，歌剧将当时的浪漫主义与激情的怀旧气氛结合。玫瑰骑士在旧时奥地利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红娘。当时，奥地利上流社会人士主要通过“玫瑰骑士”来传达爱情。——中译者注

9月27日，星期日

截止到昨天已经到此地两周了，但我不敢说生理上已经完全地适应了这里。上周六和阿休亚的远足让我过度劳累，到现在还没完全恢复。失眠（不是很严重）、心脏负荷过重、精神紧张（这点尤甚），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这些症状。我感觉这个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极易疲倦的心脏导致的缺乏锻炼，加之大量密集的脑力劳动。我必须多做运动，特别是在凉爽的早晨和傍晚。砷化物是不可缺少的，但我绝对不能加大奎宁的用量，每九天服用十五粒应该就足够了。至于我正在做的事情，我的民族学探索强烈地吸引着我。但是目前存在两大缺陷：(1) 我现在和当地的野蛮人接触太少，对他们的观察还不够充分；(2) 我不会他们的语言。关于第二条，虽然我现在正尽全力学习莫图语，但语言的困难将非常难以克服。这里极致的美景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事实上，我发现莫尔斯比港的周围地区甚至可谓荒凉。我的阳台被［藤条］缠绕，挡住了五分之四的［视线］，所以我只能从它的两端欣赏海景。地面布满石子，凹凸不平，各种垃圾散落四周，看上去就像一个一直堆到大海的垃圾场。这里房子的四周都被格子棚架的走廊环绕，走廊到处都是开口。尽管如此，周围的大海和丘陵都美丽非凡。这种景象独一无二，特别是从通往村子的那条路的方向看去，风景被几株棕榈树和红树框了起来。清晨，所有的一切都被一层薄雾包裹。大山在雾里时隐时现，淡粉色的影子映衬在蓝色的天幕上。海面微波荡漾，涟漪丝丝，斑斓的波光伴随着海面的不断移动更加熠熠生辉；海水稍浅处，在绿松石般的植物之间，你甚至能看到深紫色的礁石上长满了水草。当海浪平

静，微风抚平海面时，海水倒映着天空和陆地，它们的色彩可以从宝石的深蓝色变幻成烟雾弥漫的群山才有的柔和的粉色。而起风的时候，风将大海表面的平静打破，把海底的景致、群山和天空的倒影搅浑在一起，海面泛着独特的碧绿色，偶尔点缀着几点深蓝。过了一会儿，不知是太阳还是微风把迷雾驱散了，群山的轮廓便清晰可见起来；此时海湾深处的海水泛出深蓝色，浅滩处则是蓝绿色。天空向万物洒下一片蔚蓝。但群山的美妙剪影继续在这片纯净的蓝色中闪耀，如同在碧海晴天中沐浴一般。直到下午，迷雾才完全散去。山体上的影子变成更深的蓝色；群山呈现出一种奇怪的鬼魅感，仿佛某种黑暗的力量统治着它们，和永远沉静安然的大海与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傍晚，天空又被一片薄雾遮盖，夕阳紫色的光芒渲染着各种形状柔如羽毛的云朵，云层排列得异常美丽。某一天中午，一些远处火堆的浓烟飘入空中使得万物都蒙上了一层轻柔的阴影。我当时因为太累而不能尽情享受这视觉的盛宴，但这些景色绝对独一无二。总之，这里的风景比其他地方更像沙漠，容易让人想起苏伊士地峡（Isthmus of Suez）的景观。各种最热烈的颜色，带着一种我尚不能言明的某种节日的特质，一种过分精炼的纯粹和奇异的特质在这里肆意狂欢——那是一种类似于宝石在阳光下闪烁出的瑰丽色彩。

过去几天的日子异常单调乏味。21号，星期二［原文如此］

阿休亚在法院忙了一天。于是找来伊古阿（Igua）[1]帮我整理行李。周二晚上，感觉虚弱不堪，根本不想去找辛普森博士。周三早晨，阿休亚从11点就开始忙碌。下午去拜访了奥马利，他也没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对我讲。我见到了漂亮的科瑞（Kori），她皮肤光滑，文身精美；尽管藏在古铜色肌肤下，这种 des ewig Weiblichen［永恒的女人味］依然迷人。周四早晨和阿休亚待在一起；下午去了趟村子；很累。晚上贝尔来找我，我们讨论了当地的土著。周五早上遇见汉特先生[2]，和他共进午餐，下午我们闲聊了一阵；我累得吓人，什么也做不了。哦，对了，前几天晚上我还洗了一些照片；今天，即使是洗照片也让我疲惫。周六早晨，汉特来访；他这次又起了很大的作用；之后和阿休亚待了一小时；接着去见了贝尔，不请自来地到长官那里吃了午餐。午餐后，我读了点滕内尔（Tunnell）和莫图语语法。晚上在帕戈山（Pago Hill）散步——感觉恢复了点体力；和斯坦福·史密斯聊天。很早入睡……政治事件并没有影响到我；我尽力不去想它们。我有一个夙愿，希望波兰的命运能够有所改善。至于乡愁，我很少为之所困，在这点上我感到很骄傲。我仍然爱着［……］——但不太自觉，也不甚明确。我对她所知甚少。但在生理上——我的身体又很渴望她。我会想念母亲［……］有时［……］。

1　一个来自伊利瓦拉的莫图“厨子”，他以口译者的身份和马林诺夫斯基去了迈鲁。

2　很可能是罗伯特·汉特（Robert Hunter），1880年阿密特—丹顿（Armit-Denton）探险的随同。

迈鲁（Mailu），1914 年 10 月 21 日［原文如此］
种植园，河边。

星期六［10 月 24 日］

到昨天为止，我到迈鲁已经一周了。这一周内，我非常缺乏条理。我阅读完了《名利场》（*Vanity Fair*）及整本《罗曼史》（*Romance*）。我割舍不下这些书；它们就像毒品一样让我难以自拔。然而，考虑到恶劣的工作条件，而且对于短短一周的时间而言，我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成果也不算太差。我不喜欢和那个传教士住在一起，特别是因为我知道什么东西都得我来付钱。这个人的［白种人］“优越感”让我感到恶心。但我必须承认，英国人的传教工作有一些积极的方面。但如果这个人是德国人，毫无疑问，他会更彻底地令人生厌。这里的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礼遇和宽容。这个传教士和他们一起打板球，你也不会觉得他太过肆意地摆布他们——一个人想象中的生活总是和现实相差太远！这是一个四周围绕着珊瑚礁的火山岛，头顶着一方永远蔚蓝的天空，包裹着一片宝石般深蓝的大海。在海岸线一侧有一个巴布亚村庄，海面上零星地停泊着小船。我喜欢把在棕榈树林之间的生活想象成一个永无止境的假期。当我从船上望去时，就是这种感觉。我感到快乐、自由、幸福。但这种感觉只能维持几天，之后我便逃到了萨克雷（Thackeray）[1] 小说中描述的伦敦势利小人们身边，紧随其后在大城市的街巷中游走。我渴望待

1　前面提到的《名利场》的作者，英国著名小说家。——中译者注

在海德公园（Hyde Park）或布鲁姆伯利（Bloomsbury）[1]——我甚至开始欣赏伦敦报纸上的广告。我无法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工作，无法接受我的自我囚禁，更无法将之利用到极致。这就是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

莫尔斯比港。我最后一次去是 9 月 27 号，星期日。我中了滕内尔的魔咒，一天中有连续好几个小时都在读他的书。我暗暗发誓再也不读小说了，但这誓言只能保持几天，我便又开始堕落了。那周内最重要的事情是我去看了看拉洛基（Laloki）[莫尔斯比港旁边的一个小岛]。周二被长官邀请赴晚宴——格里姆肖（Grimshaw）小姐和德里希夫人也在那儿。我们计划在周四或周五离开。那段时间我一直没有机会和阿休亚一起工作，因为他在忙波尼斯科尼（Burnesconi）的案子，这个人把一个土著“绑起来在空中吊了五个小时”。我对这几天的记忆有些模糊；只知道自己精力不是很集中。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星期三，在钱皮恩家吃的晚餐；晚餐之前，见了那个传教士一面。前一周周日，我和长官一起吃过午餐，汉特上尉也在那儿，我读了点巴尔贝 · 多尔维利（Barbey d’Aurevilly）的小说。阿休亚也不在家。我去见了奥马利，然后去找传教士，他带我乘船去了趟镇子。我记得那天晚上，夜幕正在降临村庄，引擎在船身下旋转，发出时强时弱的闷响；气温很低，深海上浪花四溅。

---

1 英国伦敦中北部的居住区，因在20世纪初期与知识界的人物，包括弗吉尼亚·沃尔夫、E. M. 福斯特及约翰 · 梅纳德 · 凯恩斯的关系而闻名于世。——中译者注

周三，身体很不舒服，于是打了一针砷化物，准备修整一下。周四早上，默里派伊古阿和杜纳送给我一匹马，我们在村子里见了个面。我骑马从传教站（Mission Station）后面经过，穿过满是园圃的山谷，途中遇见成群结队的土著，他们有的在地里劳作，有的正往回村的方向走。溪水旁是一个分岔口，从那里望去，美妙的景致一直延伸至大海。我骑着马向山谷下走——山脚下有一小丛树林，非常棒的树荫；我感到一阵对热带草木的渴望。随后，我们冒着酷热进入山谷。同样枯萎的灌木；矮小的铁树和露兜树——前者跟木本蕨类很相似，后者长着奇怪的毛茸茸的叶球［……］——它们让干枯的桉树构成的远非异域风情的景致显得不再那么单调。草木枯萎，透出金属般的棕色。强光照射到四处，赋予这片地区一种奇特的冷酷和矜持，这种景致又最终使人疲惫。当接近湿地时——所谓湿地只是一条干涸的小溪——或到肥沃一点的土地时，你能看到稍胜一筹的零星绿意。瓦加纳（Vaigana）河像一条绿蛇蜿蜒地流过烤焦的平原，在郁郁葱葱的植物之间划出一条细长的割痕。午餐；阿休亚告诉了我一些关于各个领地边界的情况。(拍完两张照片后)我们骑马穿过平原。阿休亚指给我看两块土地之间的边界线；是一条直线，并没有依循自然地形。我们骑马爬上一座山。我和阿休亚爬到山顶上，画了一幅地图——他打的草稿。我面前的平原被瓦加纳河横穿而过，右侧是干涸的沼泽，沼泽后方是巴鲁尼丘（Baruni Hills)。远处，绵延的山脉一直延伸到莫尔斯比港海湾。好不容易才画好地图。我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山谷下山，左手边是一片高挑的棕草，在阳光下随风摆荡，不停地闪烁和变幻着颜色，时而血红，时而绛紫，就像一只

无形的手在抚摩天鹅绒一般。阿休亚组织了一次小型狩猎。我们进入了阿盖尔塔布（Agure Tabu）的灌木丛——一条浑浊的小河缓缓地流经树林，我在那第一次见到了西谷椰树。阿休亚跟我说，此情此景之下，应该进行一次祷告，不过饮用这里的水和食用这里生长的西谷椰子或其他植物是很危险的。我们进入了一片向拉洛基两边的狭长地带延伸的密林，那里有许多参天的八果木——在它们宽大的根基上生长出极高的树干——还有一些美轮美奂的藤蔓植物……我们涉过一条长满高大灯芯草的河流。在河的另一边，我们骑马沿着一条小道前行，两边长满大树、藤蔓植物和灌木丛。我的右侧是河流；左侧的园圃时隐时现。河岸上有个定居点，四间小屋坐落在一片平整干燥的土地上。中间有一株小树，上面长着紫色的树莓，正在变成娇艳的红色。几个土著；孩子们在广场上成群的猪之间穿梭嬉戏。我们穿过一个种着香蕉、西红柿和烟草的园圃，回到河边。在河边，阿休亚偷偷地跟踪了一条鳄鱼——未果。回去的路上，我沿着河岸走，甘蔗树的利刺划破了我的鞋子。在家里，我与戈阿巴和伊古阿坐着聊了会儿天。

第二天（星期五）

我很早便起了床，但仍没赶上标志着狩猎开始的演说与口号。和阿休亚去了河对岸，那里居住着从瓦布克瑞（Vabukori）来的土著。哦，对了，我头一晚上已经去过那里了。在一个平台上，人们正在火上熏烤小袋鼠。香蕉叶制成的床，树枝则用来靠头。妇女们在石油桶里烹煮食物。匆忙建造起来的小平台充当了临时的储藏室，

非常有趣。我给一些储藏小袋鼠的平台拍了几张照片。长官到了。给几个拿着网和弓箭的猎人拍了几张照片。我们边走边聊，经过一块园圃，穿过草地，绕过村庄，又从树林里过去，还途经了一个长着紫色莲花的池塘。我们在树林外停了下来；我径直走向捕网和两个土著坐在了一起。这里的火光不如之前看到的猎人们的火焰壮美，火苗基本上看不见，都是浓烟。风从火堆的正面吹来，柴火劈啪作响。一只小袋鼠跑进了网子，挣扎了一会儿才挣脱，然后逃回了树林里。可惜我没抓拍到这一幕。而在我们右手边，一只小袋鼠已被杀死。阿休亚杀死了一只 boroma（猪）。我们穿过这片荒漠往回走。可怕的烟雾和热浪扑面而来。与长官、德里希夫人共进午餐；聊了聊体育运动。他们告辞较早，大概 2 点。我留了下来，之后就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星期六）

我起床颇晚，跟着戈阿巴和杜纳去了园圃。我观察了怎样挖土和包裹香蕉树，还追赶了一头［鹿］。在芒果树下面午休；给一些妇女拍照。午餐（木瓜）；睡觉。醒来后去河里洗澡——非常舒服——之后钻进了树林里。天然的树荫之下别有洞天。一棵巨大的树干撑起了一块似乎悬空的树墩——一棵八果木。我们来到一块空地，那里土著们围坐成一圈，边切小袋鼠肉边烤。他们先切开袋鼠的肚子，然后扔掉［内脏］，再烘烤它的皮及其他部分。黄色的烟雾升起，飘入丛林。我们往回走的路上听到了小袋鼠们跑开的声音。阿休亚比我们早到。我们交谈了一会儿（前一天我们聊了儿童的游戏，但

不幸的是，我没做笔记）。

星期天我们很早就动身往回走，原路返回，一直走到浅滩，然后穿过阿盖尔塔布，继续步行穿越一片狭长的平原，然后到达一个尘土覆盖的高土堆，它的外观有点像一面［墙］。在土堆脚下，我们又转了个弯，看到了种着墨西哥大麻的（剑麻）种植园。我站在一座小山上，草绘了另一幅地图。山上的景色很美，霍布柔崖（Hornbrow Bluff）和劳斯山（Mt. Lawes）。突如其来一阵疲惫。我骑在马上，悄悄地打盹儿。阿休亚射中了一只小袋鼠。到达霍赫拉的时候，我已疲惫至极。得知新几内亚地区（N & G apparatus）已经混乱不堪，我更加心烦意乱。我们从霍赫拉的法官（由哈迪［Uhadi］iduhu 的酋长）那里得知了以前遍布于克塔普阿三（Koitapuasans）的景象。余下的路途无甚新意。在莫尔斯比港，我看到一张杜布瓦夫人（Dubois）约我喝茶的请帖。她的丈夫（一个法国人）给我的印象是：聪明、令人愉快。我们聊了聊莫图语。晚上在家里度过。

星期一，10月5日

与阿休亚一起工作，给默里打了电话。直到星期三（？）才去见他。道德底线不时崩溃。我又捡起了小说。阵阵的沮丧。比如，肯德勒（Candler）对印度及他回到伦敦的描写，会勾起我对伦敦和 *N.* 的无限思念，想起我在伦敦的第一年如何先住在萨维尔街（Saville St.），后来又搬到上马里博恩街（Upper Marylebone St.）的情形。

我发现自己老是想念 *T.*[1]，太过经常的想念。分手对于我来说仍然是一种痛苦，就仿佛从白昼瞬间坠落到暗无天日的黑夜。我脑海里一遍遍重放在温莎（Windsor）时和回去之后的那些点点滴滴，回味我那时候的确定无疑和安全感。还有那时我的郑重决定，屡次三番地下定决心，要和她永远在一起。正式分手——从 3 月 28 日星期六持续到 4 月 1 日星期三，以及那时我的犹豫不决——星期四晚上、星期五、星期六，不断轮回——所有的这一切，都痛苦地不断重现。我仍然爱着她。我依然记得我从克拉考回去之后的几次见面。

我很少想到战争，缺乏细节的报道让人们更容易将这整件事看得无关紧要。我不时地练习舞蹈，尝试潜移默化地将探戈注入阿什顿夫人心灵中。月光柔美，洒在麦格拉夫妇家的走廊上——和这些凡夫俗子在一起，让我厌烦透顶，他们对那些使我兴奋不已的事物居然无动于衷，而那些事物是如此地富有诗意。我对炎热的反应很不稳定：有时我感觉难以忍受——即便绝对赶不上我在“奥索瓦（Orsova）”[2]、科伦坡（Colombo）和康提（Kandy）时候遭的罪；有时候我又坚持下来。虽然我身体不是很强壮，但是头脑却一点都不迟钝。我睡眠规律，食欲旺盛。虽然有时也感到疲惫，可这在英格兰的时候也一样；我依然觉得我现在的状态比那年夏天好很多，即那个国王举行加冕礼的炎热夏天。

典型的一天：晚起，然后刮胡子，手里拿着一本书去吃早餐。

---

1 手稿里的这些大写字母实际上是一个带圈的 n、a 和 t。全文将以斜体的大写字母来代替这些符号。

2 可能是指他 1914 年夏天去澳大利亚的航行，穿过苏伊士河和红海。

我坐在弗若兰（Vroland）与杰克逊（Jackson）对面。收拾齐整，然后去中［央］法院，在那里我给了阿休亚很多香烟，好和他待在一起。然后午餐；午休；之后去村子。晚上待在家里。我从没晚上去过哈努阿巴达。山丘背后，棕榈树的缝隙之间，闪耀着海洋和天空的绛红反光，镶嵌在一片宝蓝的阴影之间——这是令人较为开心的时刻之一。梦想自己在南海永远定居，等我回到波兰的时候，这一切将在我脑中留下怎样的回忆？我在想那里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想到母亲，感到自责。偶尔，我也会愈发苦涩地想念斯坦斯，怀念有他在身边的日子。但我很庆幸他不在这里。

10月9日，星期五

傍晚的时候我出去散步——本想去拜访辛普森博士，但“韦克菲尔德”号（Wakefield）轮船驶入了港口。我不得不振作起来，准备启程。（哦，对了，我还没算那一大堆浪费在摄影上的时间。）

星期六我去政府大楼吃午餐，在那儿讨论了一下准备写给阿特利·汉特[1]的信。下午待在村子中。

11日，星期天

打包行李；很晚才见到阿休亚，然后和他一起去了传教士那里，步行回来。星期一，整天都在打包行李；将它们搬运到“韦克菲尔德”

1 阿特利·汉特（Atlee Hunt），C. M. G.，澳大利亚国土管理部门的秘书，他在马林诺夫斯基从这个部门获得田野工作的资金资助事情上起了重要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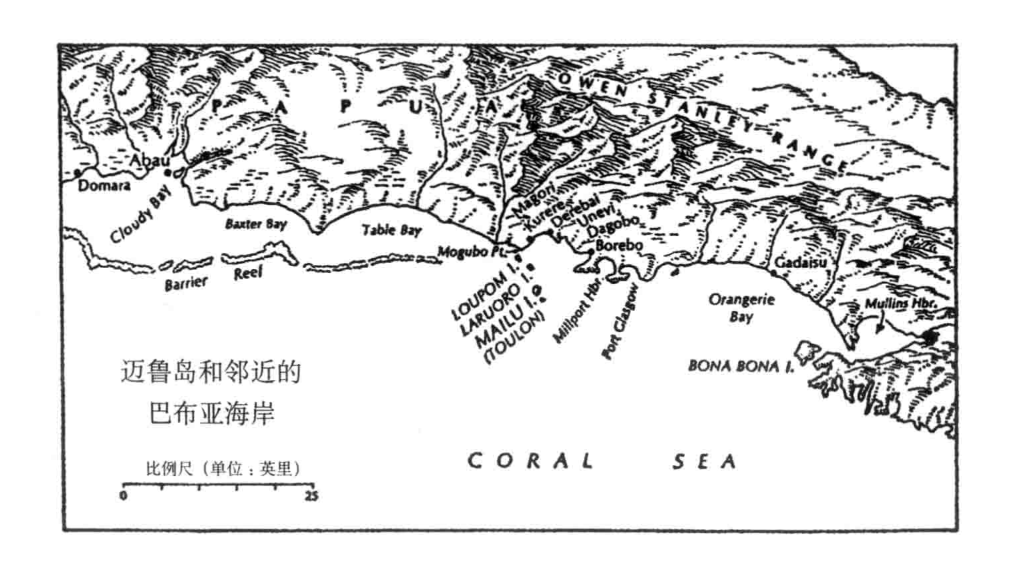
号上；见银行家；写信等等。下午去了政府大楼，在那儿又见到默里长官，拜访了传教士，接着与伊古阿一起回到家。行李收拾完毕。夜里睡在“韦克菲尔德”号上。

10 月 13 日，星期二

一大早启程。空气不是很清透，远处的群山只能隐约看到轮廓，近处的风景稍微清楚一些。村落：图普色类阿登（Tupuseleiadeng）等等。到达卡帕卡帕（Kapakapa）后，上岸转了一圈。整个旅途中，我都有一种不太真实的感觉，并沉浸在莫泊桑（Maupassant）的短篇小说里无法自拔。卡帕卡帕的小房子都建在结实的木桩上面，远远地立在海里。房顶和墙壁连成一体，所以这里房屋的形制与迈鲁村庄中的一样。每一个氏族占有几间房屋，不同氏族之间的房屋都彼此分开。站在海岸上，我朝暗礁的远端望去，辽阔的海面令人心旷神怡，这是我在莫尔斯比港无比想念的美景。我们继续航行——平地上立着露兜树和干枯的灌木——我望见远处一簇簇的椰子树——胡拉阿（Hulaa）到了。我们抛下锚；残阳如血，给人遗世独立之感。第二天早晨，到达卡瑞普鲁（Kerepunu）后我才起床。河口景致不错，延伸进内陆的群山连绵起伏。两岸的海滩上长着好看的棕榈树。一些乘客上了船；其中有一个半盲的老人，一个本地商人，力荐我找时间去探访卡瑞普鲁。船驶过珊瑚礁。波浪起伏的大海；我感到精疲力尽。直到船行驶到阿若玛（Aroma）才开始感觉好点。在那儿我下船上岸休息，巡视了一下那里的小村子。这里房子建造得很好，与哈努阿巴达的房子不可同日而语；房屋的露台是

用白色宽大厚实的木板做成的。人们通过地板上的一个小洞进入屋子内部。村子被一圈篱笆围起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圈木桩。——过了阿若玛，我们进入了降雨区。向维勒鲁普（Vilerupu，或许是贝勒鲁普［Belerupu］）前进——那是一个长满油亮浓密红树林的奇妙地区，深陷的海湾内侧是参差不齐的悬崖，这里的村子都恰当地建在山上，背后的远方是绵延的大山——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壮美的整体。我和那个商人一起下船,坐当地土著的小船到达对岸。在那儿,我和一个［患 sepuma 病的］警察聊天,但他对任何事情都一无所知。这是一个全新的村子；它从存在伊始就已被白人深深地影响了。孩子们看见我就跑开，保持着固定的距离。我喝了点椰子汁就回到了船上。夜晚很美。第二天，我们离开了这片峡湾。旅途颇为顺利；我读了哈里森小姐[1]关于宗教的论著。这部分行程让我立马想起在日内瓦湖（Lake of Geneva）上的乘船游览经历:两岸郁郁葱葱的植物,浸透了蓝色，倚靠着群山形成的屏障。身处于这些景色中，我无法心无旁骛。这种景色和我们奥克萨(Olcza)城的塔特拉斯山(Tatras)［属于喀尔巴阡山脉的山］的不完全一样，在那里，你只想躺下，用身体拥抱自然——那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低语，允诺给你某种神秘的幸福。但是，对人类而言，这里奇异的碧绿深渊是充满敌意、遥不可及和陌生的。美轮美奂的红树林在近处看，其实是一个阴暗的、恶臭的、黏滑的沼泽，在树根交错和泥泞的土地上，连三步都走不了；

1 简·爱伦·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英格兰考古学家和古典主义学者，*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 Ancient Art and Ritual* 一书的作者，她还有一些其他影响广泛的著作。



迈鲁岛和邻近的
巴布亚海岸

在这里，你不能碰任何东西。丛林几乎不能进入，里面满是各种污秽和爬行动物；闷热、潮湿、令人生厌——蚊子和其他讨厌的昆虫和蛤蟆到处都是。“美是幸福的承诺”（La beauté est la promesse de bonneheur）[原文拼写有错误]。

我已经记不清从贝勒鲁普到阿包（Abau）一路的景色了。阿包本身就很美——一个颇高的多石岛屿，从那能看到一个宽阔的海湾，一个环礁湖[1]，湖的四周都被红树包裹。远处，青峦叠嶂，群山耸立，却又一丝不乱地沿着主峰的脉络层层递进。阿密特（Armit）[阿包的地方法官] 很友好、随和，但不是特别优雅，甚至有点粗野。我和他先在他家聊了一会儿，然后上山和犯人们聊了一会儿……回来睡得很好。早晨，我上了船。轮机长建议我在迈鲁上岸的事上，要强硬些，我照做了；然后离开了驾驶舱——哎，真丢人！——船在驶入莫古柏 [岬]（Mogubo Point）的时候，我开始呕吐。德莫林斯阁下（Hon. De Moleyns）专门登船告知我那个传教士还没有到达迈鲁。在迈鲁和去莫古柏的旅途十分有趣。虽然上岸的时候心情有点烦躁，但却因来到此处而喜悦不已。我上岸后和警察打了招呼，将自己的行李搬上了岸，五分钟后，传教士的船出现在海平面上。于是我的眉头完全舒展了。迈鲁的环境：到处布满了状如云山、拖着长长枝条的柽柳，还有石松的松针和落叶松的剪影。

在巴克斯特海湾（Baxter Bay）的低地以上，靠近莫古柏的方向，我们的船经过一个地区，那里的山如尖塔一样高高耸立在海

---

1 由窄长的沙坝（岛）、沙嘴或岩礁等同海洋分隔开的海滨浅海湾。——中译者注

上——这让我想起了马德拉群岛(Madeira)。亚马孙[海湾](Amazon [Bay])和迈鲁之间有两座沙滩上长着棕榈树的珊瑚岛，它们凭空出现在海面上，就像沙漠里的海市蜃楼。迈鲁地势很高（乍一眼看去）；山上长满草，没有树，险峻，大概150米高［500英尺］。山脚下的平地长满了棕榈树和其他树木。其中有一种奇怪的树，宽叶，果实形状如同中国灯笼。我在“韦克菲尔德”号上的旅伴是船长，他是个矮胖的德国人，挺着大肚皮，野蛮，一路上三番五次地虐待和凌辱巴布亚人；轮机长是一个粗俗的苏格兰人，傲慢无礼；麦克迪恩（McDean)，一个眼睛有些斜视但高大英俊的英格兰人，爱咒骂澳大利亚人，却喜欢巴布亚人，不过总体上来说很讨人喜欢，并且多多少少比一般人有教养；艾尔弗［雷德］·格里纳韦（Alf [red] Greenaway)，一位年长和蔼的贵格会教徒——现在回想起来，我特别后悔当时没和他混熟，要不然肯定比现在这个愚蠢的萨维尔[1]对我更有帮助。在这些人中，斯莫尔船长（Small）和我最为意气相投，他艺术兴趣广泛，并且很有教养——可惜好像嗜酒如命。我对他们都厌烦透顶，特别是船长和轮机长。德莫林斯是贵族之子，虽是一个酒鬼和流氓，但挺友善，当然绝对受过良好的教育。

我在迈鲁经历的日记：10月16日，星期五

我见到了萨［维尔］夫人，她只是漫不经心地跟我打了个招呼。

---

1 萨维尔（W. J. V. Saville)，当时在迈鲁工作的伦敦会士，他的文章 A Grammar of the Mailu Language，Papua 1912 年发表在《皇家人类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上。

我又和萨［维尔］打了招呼，当时对他很有好感。他很慷慨地邀请我晚上去他家吃饭，更让我好感倍增。下午我和一个警察去了趟村子和园圃；我参加了晚礼拜，尽管用一种野蛮的语言嘶吼圣歌的情景非常滑稽，但我还是努力对这种荒诞的闹剧产生了点好感。晚上和他们一起过。

10月17日，星期六

上午萨维尔带我参观了岛屿——去了插旗杆的地方、村子、园圃，然后穿到丘陵的另一端，在那儿喝了点椰汁，我还观看了 toea（白色的臂环）的制作过程。我们转过海角，沿着传教区的海岸散步。晚餐后，我读了一会儿书——至此我还一无所获，一直在等萨维尔承诺给我的帮助。

17—18日

整个周末都浪费在等待萨维尔上，绝望地等待之余读了《名利场》——读完后彻底地困惑了，我简直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处。我在扎克帕内（Zakopane）[1]便开始读这本小说，那年春天，5月时我在迪茨维基（Dziewicki）那儿待了六天，书就是从他那里借的；斯坦斯那时在布列塔尼（Brittany）[2]，我住在塔克（Tak）家。但如今，蓓姬·夏普（Becky Sharp）和爱米莉亚（Amelia）[3]的际遇却并没有让

1 波兰城市。——中译者注

2 法国西北部地区。——中译者注

3 蓓姬·夏普与爱米莉亚是小说《名利场》里的角色。——中译者注

我感怀过去的时光。那段过往现在对我来说如同一片迷雾。星期一（19 日）早晨，我跟萨维尔明言我在那里的停留是有期限的，却被他对待此事的粗鲁态度惹得极端愤怒。我对他能够付出的友善和无私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从那时候开始，这种醒悟，加上他对我工作漫不经心的态度，已足以令我对他恨之透顶。——哦，对了，星期天晚上，我坐上一艘小船想到蒸汽船上去，途中由于对舷外托架操作错误，船翻了。虽然听来无甚紧要，但事实上我真是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爬上已经倾覆的船，后来终于被游艇捞了起来。回来后和萨维尔一家人依旧（发自内心地）和睦相处，我换了衣服，对整个事情一笑置之。我的手表和衣服兜里的一些皮制品都被水泡坏了。

星期一，我去了趟村子，试着作了些调查，但困难重重。升起一股对萨维尔的厌恶。星期一晚上，老人们在传教站进行了一次集会（conclave）。星期二晚上观看了舞蹈，极其震撼。在没有月光的漆黑夜色中，在篝火的映照下，一群野蛮人步调一致有节奏地舞动着，其中的几个人还戴着羽毛和白色的臂圈。

星期三早上，我搜集了一些关于舞蹈的材料。大概在那时候我读了《罗曼史》。康拉德（Conrad）细腻的情感从字里行间流露而出；总体上讲，这是一本与其说“有趣”不如说让人“揪心”的小说（广义的“揪心”）——我仍然想念着 *T.*，仍然爱着她；这与我对 *Z.* 的爱不同，这不是一种让人无法自拔的爱；那种爱情让人失去创造力这种基本的自我价值。这是一种对她的身体的着迷，是对她

如诗般气质的沉醉。福克斯通[1]的沙滩上，夜刺骨地冷。关于伦敦和温莎的回忆。那些被荒废的时光——我们去往帕丁顿（Paddington）[2]的路上，还有由于赴经济学院而失去的和她共度良宵的机会——都让我心如刀割。我所有的遐想都朝她飞去。除此之外，还有几刻我非常沮丧：由于与卡佳（Kazia）和万德佳（Wandzia）散步时讨论的问题；或由于巴黎的回忆，以及法国的点点滴滴，后者对我有莫名的魅力，因为它们和*T.*之间有某种神秘的联系；或许还有关于*Z.*的回忆，途经诺曼底的白日旅行，从巴黎到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的那一夜晚——和奥古斯特 · Z.（August Z.）在华沙的最后一晚，和诺斯包姆小姐（Nussbaum）的散步……最后，我开始感到从灵魂深处迸发出一种对［母亲］的强烈思念。

我决定开始坚持每天写日记。

10月29日

昨天早上很晚才起床；我雇了奥马加（Omaga）[一个迈鲁报道人，也是村子的治安官]，当时他在露台下面等我。早餐后，我去了村子里，在一群制作陶器的妇女旁见到了他。我和他之间的谈话让人颇不满意……在街道的正中央，一个女人正在画画。帕帕

1 福克斯通(Folkestone)，英格兰肯特郡的一个城市，距法国加来港仅有40公里的航程，几百年来一直是个商贸往来不断的繁荣海港都市。——中译者注

2 英国伦敦西敏市（City of Westminster）的一个地区。——中译者注

里（Papari）[1]加入了我们；我们再次谈起月份名称的问题，可帕帕里一无所知。我有些气馁。晚饭后，读了会儿《黄金传说》（*Golden Legend*），打了会儿瞌睡。4 点起床，去海里泡了会儿（我想游泳），下午茶。5 点左右到村子里。我和卡瓦卡（Kavaka）讨论了丧葬仪式；我们就坐在村尾的棕榈树下。夜里和萨维尔聊英格兰南海岸，从拉姆斯盖特（Ramsgate）聊到了布莱顿（Brighton）。这让我想到了康沃尔郡和德文郡[2]的民族和人口（康沃尔郡、德文郡的土著居民，苏格兰人）特性的分离。我有些郁闷。读了几页谢尔比列（Cherbuliez）的《佛兰多 · 波尔斯基》（*Vlad. Bolski*）[3]——书中勾勒的那个精神独特的女人让我想起了热尼亚（Zenia）。我哼着小曲，兴高采烈地朝村子走去。和卡瓦卡的谈话颇有收获。观看了富有诗意的美妙舞蹈，听了一段苏阿乌（Suau）[东边的一座岛] 的音乐。舞者们围成一个小圈；两两之间面向而立，手中高举一面鼓。歌曲的旋律让我想起库贝恩（Kubain）的挽歌。回到家后，浪费了大把时间翻阅《笨拙》（*Punch*）周刊[4]。*T.* 的影子挥之不去。间或想起和斯坦斯之间的真正友谊，特别想念他在去锡兰（Ceylon）[5]的路上创作的美妙乐曲。

---

1 帕帕里是 Banagadubu 分支民族的首领，他能预测天气。马林诺夫斯基将他看作朋友和绅士。

2 康沃尔郡（Cornwall）、德文郡（Devonshire），都在英国西南部。——中译者注

3 维克多 · 谢尔比列（Victor Cherbuliez，1829—1899），作品有《拉迪斯劳斯 · 波尔斯基的冒险》（*L'Aventure de Ladislaus Bolski*）。

4 英国幽默插画杂志。——中译者注

5 即现在的斯里兰卡（Sri Lanka），首都为科伦坡。——中译者注

10月29日（30日下午所写）

早上8点之前一起床就开始写日记。萨维尔把我的信件送来的时候，我正在奋笔疾书。*N.* 的来信（五封），还有几封来自澳大利亚的信。梅奥夫妇和［李宋夫妇（Le Sones）］的来信有趣而和气，给了我莫大享受。还有一封戈尔丁夫人极其友善的来信。斯坦斯的信则让我深为反感，但同时我也为自己的行为没有达到无可指摘的完美而自责，并且深为反感和痛恨他对待我的方式。我之前对他的好感几乎全被他的来信毁掉了，我甚至觉得我和他之间再也不可能和解。我还知道，无论我犯过多少错，他对我都太过冷酷。他无时无刻不显示出一副苦难深重的伟大姿态和神色，还爱以深刻、成熟、公正、睿智的口吻进行说教。他对待我的态度中没有一丝情谊——不，客观地说，在是非对错的天平上，砝码始终向他倾斜……我为自己最重要友谊的破裂而感到心灰意冷，这是我让自己承担主要责任后的第一反应。接着，我感到人格减等（capitis diminutio）[1]——一个被贬低了价值、没有用处的人。朋友不是加法——仅仅在数量上增长，朋友应该是乘法，能让别人的价值成倍增长。很遗憾——这段友谊的破裂，绝大部分原因在于他咄咄逼人的妄自尊大，和他缺乏对别人的体恤，完全无法谅解他人——尽管他对自己特别宽容。然后我读了 *N.* 的几封信，它们是我同过去连接的唯一线索。还有

1　在罗马法中，要能在政治经济和家庭等方面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成为一个享有完全人格的人，必须同时具备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三种身份权。如果三种身份权中有一种或两种丧失或发生变化，便成为人格不完全的人，在罗马法上称为“人格减等”。——中译者注

《泰晤士报》，是梅奥夫人寄给我的。我心情低落地去了趟村子。在卡瓦卡的屋里讨论了一下葬礼的问题；研究了一会儿椰子铲（sago spade）。下午开始读“波尔斯基”，一口气读到了 5 点。在村子里待了半小时，被小说和斯坦斯的信弄得心情压抑。晚上，我觉得心烦意乱；尽管如此，我还是和萨维尔制定了一个研究计划，然后我去村子里找卡瓦卡和帕帕里。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才把他们叫出来，之后我到家中。最终把月份的名称弄清楚了。晚上没有阅读就直接入睡了。

10 月 30 日

起床很晚，9 点，然后直接去吃早餐。早餐后，读了几期《笨拙》，然后去了村子。跟卡瓦卡一起工作真不顺利，他有点懒惰，做事不情不愿，我自己也不在状态。午餐的时候，我和萨维尔谈了一些民族学问题，之后浏览了报纸。散步。继续跟萨维尔聊民族学和政治问题。他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下我还觉得他比较称我心意。

德瑞拜（Derebai）[一个内陆村庄]，10 月 31 日

我先写了日记，然后试着综合整理我的调查成果，同时回顾了一下《笔记与问询》（*Notes and Queries*）[1]。远足的准备。晚餐时，我尽量把谈话引到民族学问题上。晚饭后，与维拉未（Velavi）闲聊了一会儿。又看了会儿《笔记与问询》，然后装好相机。接着我

---

1 《人类学笔记与问询》（*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第四版，伦敦，1912 年。

去了村子；月色明亮的夜晚。我非但没有感到筋疲力尽，反而很享受这段路程。在村子里，我给了卡瓦卡一些烟草。因为当时那里没有舞蹈或集会，我就沿着沙滩一路走到了奥罗柏（Oroobo）。非凡的旅途。这是我第一次在月光下欣赏这里的植被。非常奇妙和富有异国情调。这种异国情调轻轻地撕破了熟悉事物的面纱，将心情从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引开。它虽足以摧毁常态的知觉，却不足以创造一种全新的心境。走进了丛林。突然觉得很害怕，不得不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试着省视内心："什么是我的内在生活？"毫无理由自我满足。我现在做的工作与其说是创造力的表现，不如说是自我麻醉。我并未试着将之与更深层的缘由联系起来，或去梳理它。阅读小说简直就是灾难。上床睡觉，不纯洁地想了想别的事情。

10月31日

清晨，萨维尔叫醒了我。起床刚穿好衣服就开早饭了。然后吃早餐、打包行李、出发。海上晨雾弥漫，陆地若隐若现。气船晃得很厉害。我的头也晕晕乎乎。我们向覆盖着葱郁繁茂植被的雄伟群山靠近。峡湾、溪谷、如灯塔般浪漫耸出海面的峭壁。在一片小海湾的尽头有一个小村庄。村庄背后是覆盖着茫茫荒野的连绵丘陵——我坐在阳台上，九重葛在一片绿色植物组成的背景中闪耀，海面也是绿色的，镶嵌在椰树林之间熠熠生辉。

（11月2日，我在迈鲁写完这个记录）

我带着伊古阿和维拉未一起到村中去。进村之前我听到萨维尔正在和一名土著教员做秘密交易，并听到了他对警察的辱骂。我心中对传教士的厌恶又加深了。村子建造得很差。房屋排成了颇不齐整的两列，相比于迈鲁，这样形成的街道，既不美观也非笔直。在村中央竖立着一个禁忌标志，是一道用干树叶装饰的小门，顶着一堆白色的贝壳。我试着学了点东西，搜集了点材料——但一无所获。我第一次想发笑。我和一个叫波尼奥（Bonio）的愤世嫉俗的小伙子一起穿过村庄。碰到了萨维尔，他正在拍照片。村里唯一还算体面的房子属于那个警察，走廊的顶部雕饰着鳄鱼图案。我回去吃午餐。然后在教堂里打盹儿——算不上午睡。我和伊古阿、维拉未、波尼奥及那个得 sepuma 病的小伙子一起去参观了园圃。我们穿过丛林：巨大的有“支墩”（Buttresses）的树木，爬着藤蔓植物的灌木丛。这里的森林没有奥拉罗（Orauro，我和萨维尔去过的传教区种植园）的森林阴暗和潮湿。我询问了这些树的名称和用途。一片小的香蕉树园。身在其中，你可以看见周围山丘的绿色斜坡不时地从树叶间露出来，其余的地方则是密密麻麻的灌木丛。我们穿过一条泥泞的小河。河那一边的斜坡上有一个园圃。我们路过一块烧焦的空地时，我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空气湿热，但我感觉还好。我开始向上爬，穿过过度生长的园圃和那些几乎无法通行的小路。慢慢地，一幅壮景逐渐呈现：绿茫茫的一片；漫山遍野生长着密林的陡峭峡谷；远远望去海面变成狭长的一条。我询问了土地划分的问题。如果能够找到旧的土地

分配系统，并将今天的土地分配方式作为一种调适的结果来研究，肯定能得到有用的结果。我感到很累，但我的心脏没问题而且气也不紧……小峡谷顶着一座小山，从山上我曾看到过这座村子——它比看上去更为宽阔和了无生气。我一面往上攀登，一面享受着身旁两侧以及远方海上的美景。我们从另一面下了山；芬香弥漫；盆地峡谷的迷人景色——盆地上方是德瑞拜山（Derebaioro）[Derebai Hill]。我的脚都走麻了，几乎无法继续前进。我们一下山，就穿过了一个童话般的丛林。我被别人背着过了河。在村子里 [……]，我坐在海边。晚餐；非常疲倦；月光下孩子们玩火的图景很美。睡得很不好，有跳蚤。

11月1日

上午去了趟村子，在那里发现了猪。这让我开始思考禁止养猪的荒谬性以及不许在村中采矿的禁令；还有我想给长官的建议；以及我和阿休亚的远足等等。我有点疲惫，但尚能忍受。乘船去了柏瑞波（Borebo）[米尔波特海港（Millport Harbor）西部浅滩上的一个村子]。浓雾使人无法欣赏沿途风景。我去了村子，去了趟 dubu。我以最快的速度搜集了这里大量涌出的信息。回去吃晚餐。晚餐后没有睡觉。拍了四张照片。然后我又回到村里搜集材料。非常睿智的土著人。他们对我毫无隐藏，也不对我撒谎。心情舒畅地漫步到达勾柏（Dagobo）和尤内维（Unevi）[这是两个邻近的村子]。啊！——我太钟情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了：岩石那鲜明的色彩凸显在青翠的草木中，深邃的峡谷上方耸立着奇峰异石。通

往（达勾柏）尤内维村的小路，沿途风景令人叹为观止。海岸的一边是棕榈树、灌木丛，以及丛生的红树林；另一边则是碎石岩壁。村子非常小，也很糟糕；不是[1]建成两排。（哦，对了，柏瑞波虽贫瘠不堪，但有五个禁忌门（taboo gate），dubu 立在街道中间，每个 aura[2]都有自己的 dubu。）尤内维所在的环形地势非常奇特，土丘堆成尖塔，上面覆盖着植被；尖塔之间有一条狭长的溪谷，溪谷的尽头是一面陡峭的山墙，夏日雨量大时有瀑布倾泻而下。乘船回来的路上，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我默默祷告了上帝。晚上感到特别疲惫，丝毫没有再去村子的欲望。半梦半醒之间祷告完毕；睡觉。整天都脚踏实地地度过，和谐而积极，丝毫没有沮丧心情的困扰。海滨直立着高大的棕榈树，如长颈鹿般低垂着树枝——为这儿险峻的地貌镶上了可爱的边框。

11 月 2 日

在剧烈的头痛中醒来。在船上静躺着沉思。自我主体意识的丧失，意志的消泯（血液从大脑流走了？），仅仅靠五种感官活着，躯壳（通过印象）直接与周围环境交融。有种感觉，船上咔嗒作响的引擎就是我，船身的移动也是我在移动——是我[3]而不是船只在乘风破浪。并非晕船。上岸的时候感觉人都垮了，并没有立马上床休息，而是去吃了早餐，然后看了看配着战争图片的报纸。

---

1 原文有下划线。

2 迈鲁语，指父系氏族，和 dubu 的第二个意思一样。

3 原文有下划线。

寻找关于波兰的新闻——什么也没有。很疲乏。一吃完晚饭就直接上床睡觉了，从2点睡到5点。之后感觉不太舒服。我坐在海边——并未感到突如其来的沮丧。斯坦斯的问题折磨着我。实际上他对我的态度真的令人难以忍受。其实我当着罗吉的面说的话并没什么错，反而是他不应该纠正我。他的那些抱怨毫无道理。他表达自己的方式总是预先就已经排除了一切和解的可能。*友谊寿终正寝*。没有斯坦斯的扎克帕内！尼采和瓦格纳的破裂。我尊重他的艺术、倾慕他的才华、仰望他的个性，可我不能忍受他的性格。

——唉，好几天都没写日记了。从旅行回来以后——星期一——休息了一整天。3号，星期二，还是感觉不太舒服。早上去了趟村子，结果一个人也没遇到，满肚子气走了回来，本打算回顾一下自己的笔记，但实际仅仅看了会儿报纸。随后的一天（4日），我让伊古阿去村里看看有没有报道人，结果又是空无一人。待在家中。哦，*不*，[1] 那是星期四。我不记得星期二的事了。无论如何，星期四我得知格里纳韦已经到了。我去到村子，格里纳韦和一些土著随从正在一艘oro'u[2] 上，我们一起返回了传教所。下午我们一起去了村子，我向劳拉（Laura）[发了一通牢骚]，接着我们讨论了一下服饰及其他细节问题。第二天早晨（6日，星期五），我们去了格拉斯哥港（Port

1 原文有下划线。

2 大的双木舟，有螃蟹爪帆，是当地最好的航海船。

Glasgow)。那几天，我一直觉得身体不好。几天来我一直在读《基督山［伯爵］》([*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去格拉斯哥港的途中还是觉得不舒服——于是我就看这本小说。我们驶过一个有人居住的岛屿，它看起来很像迈鲁，然后沿着长满植被的海岸线行驶了一段。我感到筋疲力尽，甚至没有力气欣赏景色，只能陷在这本垃圾小说中。即使是在海水更加平静的峡湾地区，我也无法回归到现实里。我感觉脑袋昏昏沉沉——嗜睡——在等待上茶的同时，继续在船上阅读。然后我们靠岸，在种植园的库房旁登陆。村中的房子有的屋顶凹陷，有的屋檐下还有墙，不是[1]迈鲁房屋的造型。我试图用莫图语召集了几位老人过来。其中有一位老人面容和善，目光炯炯，双眼充满平和及智慧。上午，搜集信息的工作进展顺利。我回到船上，在那里吃完饭，然后读书。大约5点的时候，又上岸，坐在海边的阴凉处。搜集工作没有上午顺利。这个老人开始对有关葬礼的问题撒谎。我有些气愤，起身离开，到周围走了走。雾气缭绕，空气潮湿闷热；西谷椰树。到处都是园圃，树木的枝丫指向植被覆盖的斜坡及山顶。绿意如洪水般倾泻而出。本该悠闲的漫步，我却无法享受。开始往山上走——迷人极了。酷热。山坡上的美景。偶尔飘来的奇妙花香；花朵在树上绽放。一种深入智识的惰性；我总是陶醉于过去，比如那些印在回忆里的经历，而不是享受当前，我想这跟我目前所处的悲哀状态有关。回去的路上很疲惫。选了一条和来路稍有所不同的路——感到不安；担心自己迷路，又有点烦躁。

1　原文有下划线。

晚上，坐在棕榈树下。伊古阿、维拉未；讨论他们的古老习俗。维拉未让我大开眼界：关于 bobore[1]，关于战争等等。睡得很不好，一头猪搅得我无法入睡。昏昏沉沉地醒来。上船继续读“基督山”。萨维尔和汉特出现了。我接着读书。我们去了米尔波特海港。长满树木的海滨，让我想起了克洛韦利（Clovelly）——但这里的环境多么迥异啊！那里有一些你无法在此体验的东西。我们驶进米尔波特［海港］……然后绕了一圈去了另一个村子。回来后，我们爬上了萨维尔的老房子。我感觉糟糕透顶，一步也走不动了。无与伦比的景色。东边，密密麻麻紧凑着树木的海岸线包裹着多少有些弯曲的内湾；右边，高耸的群山，仿佛悬挂在海湾之上。清新强劲的海风。回去的路上，我开始呕吐。在汽艇上读了一会儿小说，到晚上就把《基督山伯爵》读完了，对天发誓，我再也不碰小说了。

8 日，星期天

早上和格里纳韦聊天，之后我们一起去了教堂，然后一起去村子里研究女孩们的文身。回来。和哈登等一帮人见面。晚餐后，我们一起去了村子，走之前我先给哈登看了我的笔记。在村子的时候，哈登和他女儿无所事事：他——［待在］船上；她——抱着猫闲逛。我们回到家中——在晚餐后拍照。晚上，在星空下拉手风琴。——9 日，星期一，哈登和他家人一起去了种植园。我和格里纳韦去了村子。下午在家中午睡——我和格里纳韦都起得很晚。晚上，我步行

1　迈鲁地区的有外延支撑物（outrigger）的独木舟，每艘都属于一个家族。

去了村子。我禁止他唱圣歌，因为哈登让我不胜其烦。村子里也没人跳舞。于是我们打道回府。他们在一旁打台球，我则仰望星空。——10 日，星期二，和哈登一起去村子。我同格里纳韦、普阿那（Puana）及其他人聊起了葬礼和驱魔术。我们乘船回家。下午我和格里纳韦又去了村子，在船上工作了一会儿。晚上，我和萨维尔聊起了巴布亚人的包办婚姻，其实这毫无必要。11 日，星期三，晚起。早晨觉得很难受，于是打了一针砷化物和铁。收拾行李。下午我们乘着小木筏去了村子。离别的情绪如童话般感伤，华丽的黄色船帆伴随着我们的旅程。拉若罗（Laruoro）[附近的一个小岛]，莫古柏的照片。德莫林斯这个混账东西——贵族之子——喝醉了。我万分疲惫，什么事也干不了。

12 日，星期四

上午，先是格里纳韦，然后和蒂姆蒂姆（Dimdim）聊了聊船的问题。下午又和蒂姆蒂姆聊，然后和格里纳韦聊；然后散步；晚餐；睡觉。——情绪和心境：对哈登的憎恶，因为他总是惹我心烦，还总和传教士们密谋着什么。嫉妒他，因为他搜集到了很多标本。总体的感觉，无法抑制的麻木感。但读完《基督山伯爵》之后的几天，工作状态不错——11 月 12 日那天，异常活跃。早上我泡了个澡，之后完成了不少任务，颇有成效地记录和整理了很多信息。

11 月 13 日

前一夜睡得很好，早上很早醒来，写日记，然后很早便去一个小村子（同查理［Charlie］和玛雅［Maya］一起）搜集信息。搜集信息颇为困难，即使并非一无所获。天气非常炎热。我开始感觉难受。回来的时候几乎昏厥。在几个棉花袋子上打了个盹儿。然后吃晚饭——吃太多。一直睡到 4 点半。之后我开始为去库瑞瑞(Kurere)［亚马孙湾上一个迈鲁小村落，靠近莫古柏岬，是迈鲁的一个殖民地村落］作准备。出发前，和蒂姆蒂姆进行了一次访谈，我越聊越没耐心——最后干脆合上了笔记本。德莫林斯阁下宿醉得厉害，因为前天他把威士忌喝了个底朝天。格里纳韦在早晨离开。——我晚上又去了库瑞瑞，还不是很累。走路过去很轻松。灯笼的光映照在棕榈树林上，使它们幻化成了某种奇特而美妙的穹顶。海滨上，一些红树被连根拔起，残桩横在海岸边。巨大漆黑的房屋排成一行。舞蹈。Tselo[1]——我在这听过的最美的音乐。我对艺术及科学的好奇心都得到了满足。尽管如此，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远古人创造的，其时间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这让我开始思考起习俗的极端僵化。这些人遵循着某种特定的舞蹈及音乐形式——一种滑稽和诗意的刻板结合。我感觉，变化只能是缓慢而渐进地产生。诚然，两种文化的接触肯定会对习俗的转变有很大的作用。

1　指的是 maduna 庆典上跳的小型舞蹈。另见 46 页注 1。

1914年11月14日

晚上。我和"混蛋"（Dirty Dick）坐在一起，我们刚谈过话。现在他正在读杂志上的散文或短篇故事；我则任自己陷入突如其来的沮丧。由之而来的困惑感就如山间缭绕的迷雾，被风撩拨着，东一块西一块时不时露出远方。在我的四周，穿过层层叠叠的黑暗，地平线仿佛遥不可及般在远方升起，还伴随着追忆；它们随风飘荡，如同另一个世界的影像，散落在山脚下的迷雾中。——今天，我感觉好多了。有几刻感到心情灰暗和困倦，就跟阅览室的感觉一样。但总而言之，没有昨天那种让人全身麻痹的绝望的疲倦。——今天，有好几刻，我能毫无杂念地饱览这里的美景。今天查理和蒂姆蒂姆都去了阿里若（Anioro）岛。我也决定去。在黄色的船帆下，小船伸展着双翼，无以言表的美妙旅程。我认为能够在这样的木筏上乘风破浪，跟大海如此近距离接触的人是很强大的。海面如同一块巨大的绿松石——只是更为通透——紫色的群山在远方若隐若现，就像将影子投射在浓雾上一般。在我身后，越过海岸上的大片丛林中，有一座覆盖着茂密森林的金字塔一样的山丘高耸着向天空倾斜。在我前方是一条闪闪发光的金黄沙滩，沙滩上悬浮着棕榈树的轮廓，就像直接从海里生出一般。一座珊瑚岛。海水在木筏条木之间的空隙之间轻轻拍打——大海透过这些狭缝窥视着船上的人，水沫在船舷飞溅。遇到一个沙丘，男仆们撑着船绕开了。海底清晰可见——紫色的水草在半透明的绿海中招摇。迈鲁就在远处——那是一座宏伟的火山，在烟雾缭绕中氤氲成一个模糊的轮廓。一座小村庄——几栋修建得很精致的迈鲁式房子，以及几间毫无特色又摇摇欲坠的

棚屋。裸露的沙滩上面长了几棵树——其余的部分就是一些灰色的小屋；深色的房柱支在连绵的黄色沙滩上。村子被围在一个大栅栏中——尽管如此，猪还是能在房屋之间自由地穿梭。查理和几个老年人磨制了几块石器。在我面前，他们使劲地敲打黑曜石——我也磨了一面。他们给一个男孩剃了头。我吃了一个椰子，然后睡觉去了……疲倦。之后我们随意聊了聊 maduna[1]，舞蹈以及房屋等。一阵骚动——两艘独木船出现在海面上。男仆们冲向小船，奋力向独木船划去。身边的喊叫此起彼伏——七嘴八舌的建议。独木舟装着伸出船舷的撑架——滑过海面时就像拖着一个奇怪的影子。远处，白色的浪花拍打着珊瑚礁。西边的天空，点点猩红从乌云中透射出来——一种怪异的阴暗——如同病人脸上突然出现的红晕，一种死亡的征兆（就像临终之人的回光返照，扭曲的面庞）。我一屁股跌坐到独木舟里——以一种很不平衡的姿势——然后朝 lugumi[2] 划去。船帆没有张开。我们随着波浪飘向岸边。头顶上是阴暗的雨云。我们只能朝西北方向去，因为伊古阿说这是要刮 laurabada（东南强风）的征兆。晚上和“混蛋”待在一起。——

描述：(a) 白人们。1. R. 德莫林斯阁下，绰号“混蛋”——一个爱尔兰新教徒贵族的儿子，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尊贵人物。只要手边有威士忌，便会醉得像海绵一样。酒醒后（我亲眼见他喝完最后一瓶威士忌的时候）颇为矜持，举止优雅令人侧目，还非常高贵。

---

1 迈鲁语，指年度庆祝宴会，当地社会生活的主要事件。

2 含义见书后“当地术语索引”中的 oro’u。

不过他读书不多，智力不高。——2. 艾尔弗［雷德］· 格里纳韦“阿拉普”（Arupe）——来自拉姆斯盖特或马尔盖特（Margate）——工人阶级出身——非常和气并富有同情心的一个粗人；随时把“该死的”挂在嘴边，说话时会省掉 h 音，和一个土著女人结了婚。在有身份的人，尤其是女性的陪衬下，他显得特别不自在；丝毫没有离开新几内亚的念头。(b) 有色人种。蒂姆蒂姆（欧万尼［Owani］），现代版的俄瑞斯忒斯（Orestes）——他精神发狂杀了自己的母亲。紧张兮兮、毫无耐心——不过很聪明。——和德莫林斯在一起的日子不修边幅——不刮胡子，总是穿着睡衣，生活乌七八糟——住的屋子连墙都没有——只是三个用隔板隔开的露台——对此他还兴味盎然。不过这比起在传教所的生活已经好很多了，更加滋润，有一群男仆们服侍，当然自得其所。

1914 年 11 月 29 日

科瓦头(Kwatou)。这段时间脑子一直不是很清醒。11 月 15 日，星期天，我很早就起来开始忙了。本想整理一下笔记，临动手时又发现毫无心情。大脑也不听使唤。11 点左右，萨维尔（拉长着脸）。感觉很糟糕，无心工作。和“混蛋”聊天。晚饭过后感觉更糟：上床睡觉。5 点，不想去萨维尔家：躺在木板上，旁边就是棉花袋子和一堆海参，我感到恶心、孤独和绝望。起身，披着一条毯子坐在海边的一节圆木上。天空如乳液般浑浊，像是混进了某种杂物的液体。——日落的余晖慢慢地扩散，逐渐给大海铺上一片变幻的金属光泽——瞬间施予这个世界某种梦幻般美丽的魔咒。

海浪拍打着我脚边的沙砾。孤寂的夜。面对丰盛的晚餐，我提不起一丁点胃口。

星期一早晨：大海颇为躁动。我躺了下来，没去欣赏莫古柏和迈鲁之间的迷人景色。我在家坐着读报；疲惫，沮丧，害怕就此沉沦：我的大脑已完全缺血。"混蛋"在午餐前就离开了——17日星期二早上，萨维尔也走了。我尝试着——虽然也不是特别勉强——浏览了一下笔记。读了吉普林（Kipling）的小说。心情低落的日子，毫无希望的工作，让我想起了在英格兰的那个夏天。当时我肯定糟糕透顶，几乎放弃了所有田野工作的念想。那时我还特别自满于去南边作调查的计划。我试图读点小说来排遣绝望。很可能是晕船，加上在莫古柏患受了点凉，让我的健康出了问题。——17日［18日］星期三，试着去村中做点事情，但我特别谨慎，对自己的体力还是没有信心。晚上接着读吉普林。细腻的作家（自然是不能跟康拉德比），一个令人钦佩的人。他的小说让我对印度渐渐产生了兴趣。——星期四感觉好些了，于是开始锻炼——那几天晚上我都失眠，并感觉整个身体都紧绷而无法松弛。这几天感觉前所未有的舒畅，特别是服用了奎宁后的那天（星期五？）。但之后的一天又旧病复发。生活的主要调剂：吉普林，偶尔对母亲的强烈想念——真的，如果能和母亲保持联系，我可以不顾一切，我低落的情绪也不会有太深的基础。——总之，我开始感到不那么绝望，尽管一切如常。我最后一次注射砷化物是在18号——大概是12天之前。间隔了这么长时间！那段时间，我沉陷在《吉姆》（*Kim*）的魔力之中——一本非常有趣的小说，其中有很多关于印度的信息。萨维尔不在的日

子，我和萨维尔夫人的相处倒是不错。她要活跃得多。有几次她还和我谈论民族学的问题，还有一次甚至为我翻译了［Yenama］。——萨维尔 23 号星期一（？）回到家。——是的。去萨玛赖（Samarai）[1] 的日程提前了。星期一早上我去了趟村子，和达格伊（Dagaea）［分支氏族首领］一起调查孩童游戏和孩童抚养问题。下午对村子做了一次人口和谱系统计。萨维尔与阿密特私下勾结的行为，还有他们针对那些不欢迎传教的人的迫害让我深为反感。我在脑中组织了一番反对传教的论辩，还仔细设想了一场真正有效的反传教活动。论辩是：这些人毁掉了土著人的生活乐趣；他们毁掉了土著人心理层面上的理智本身（raison detre）；并且他们所给予的，对于野蛮人而言是无法企及的。无论是在物质还是在道德上，他们都在不间断且无情地摧毁着任何陈旧的东西，制造着新的需求。无疑，他们带来的仅是荼毒。——我想同阿密特及默里讨论这个问题。如果可能的话还有皇家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阿密特答应带我“巡视”他的辖区。这让我特别地安心和高兴：他可能在里戈（Rigo）一带也会这样做。——25 日，星期三，收拾行装。头脑有些混乱，感伤，焦虑。对已逝时光的追悔，对前方路途的惴惴不安。我总是梦回故乡。冲洗和整理了一些照片。发现一张很早前在自动调色纸上冲洗的 *T.* 的照片。她看上去一脸忧伤——难道我还爱着她？——让我感到沮丧。我回味着和她一起在暗房中冲洗相片的心情，那个

---

1 巴布亚新几内亚最东南角米尔恩湾以南的小型港市，位于距巴布亚陆地海岸约五公里的萨玛赖岛上，是重要的种植园和矿业中心，出口椰干、咖啡、可可、珍珠贝等。——中译者注

昏暗的下午，她丈夫最终发现了我和她的事情，她再也不能和我在一起了。——那时爱得炽烈——我在她脸上看到理想女性的化身。再一次，她距离我如此之近，她又成为了我的[1]*T.*。——她如今在做什么？她究竟离我多远？我还在她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吗？——星期三我没有去村子，睡得很早，睡眠很差。

11 月 26 日，星期四

早晨 5 点起床——心情舒畅。我发誓以后都要早起。——我们启程了。回望迈鲁——山脉蜿蜒，分外妖娆。然后我躺了下来，一动不动有了四五个小时。还好没错过太多，因为船外雾气沉沉。我又晕船了，但没有呕吐；虽难以忍受但是还未达到绝望的地步。船行到波纳波纳（Bona Bona）[橘园湾（Orangerie Bay）东端的一个岛屿］附近时，我起身坐在甲板上，头痛得厉害。云雾缭绕的小山，干瘪，不是特别好看。我们航行到伊苏勒勒海湾（Isulele Bay），景致不错。让我想起拉戈迪加尔达（Lago di Garda）的山脉——覆盖着绿色植被的宽阔山梁。里奇（Rich）是一个友好、直爽、快乐的人——我觉得和他相处肯定会比和萨维尔更愉快。我起身去吃午餐。里奇殷勤地接待了我。总体而言，萨维尔令人非常不快。午餐后，谈了很久政治话题，等等。里奇带我下楼，在那里我翻了几期《泰晤士报》——没有任何东西能将我引向民族学研究。下午 5 点左右，我去了趟村子，艺术层面上，我不得不承认这个新文化圈

---

1 原文有下划线。

（Kulturkreis）带给我很大冲击。但总体而言，这个村子并不很让我喜欢。棚屋——老样式，曲形的屋顶——诚然比迈鲁的房屋要更加有趣和漂亮。但其中缺乏一定的规划，村子之间颇为分散。这里的居民粗暴又固执，他们的嘲笑、注视和谎言让我多少有些泄气。参观了三种样式的房屋——这些事情今后都要亲历其为。——晚上在里奇那儿吃了晚餐，之后我下楼去看书，很晚才睡。早上起床，很晚才去吃早餐，之后和一个萨摩亚人的儿子干了一点活儿。非常劳累，全身发麻。伊苏勒勒酷热难当。午餐后，上床一直睡到 4 点，然后又工作了一小会儿。晚上，斯莫尔船长，打台球，和萨维尔发生了口角。28 日，星期六，4 点，我们再度出发。我一直躺到 6 点才起床。迷人的风光。瓦尔德斯泰特环礁湖（Lake Waldstadt），U 型底部的沿岸长满枝叶繁复的棕榈树。我们穿过苏阿乌运河（Suau Canal）。我暗自忖度，如果能够永远住在这里将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鬼斧神工的火山岩，轮廓嶙峋，显然是最近才形成的——它们或隆成脊状，稳稳地刺入峡谷，或耸成高峰，坚挺地屹立在山顶——随后陡然朝海洋倾斜，深色岩石一直延伸进深海。我坐在那儿，哼着小曲欣赏。我的大脑已经被晕船弄愚钝了，虽没有享乐主义式的感受，但我的双眼却在这美景之中迷醉。过了苏阿乌，山脉变得越来越低，并向左靠。远处，米尔恩湾（Milne Bay）远端高耸的山脉依稀可见。珊瑚礁如从仙境中降临，在深处的海水中向上张望着。罗吉阿（*Roge'a*）的轮廓在远处慢慢显现出来——激动——我在太平洋上的新篇章。这段旅途，我一直都坐在甲板上。

到达科瓦头。阿贝尔[1]让我想起了东·佩佩·杜克（Don Pepe Duque）。可怕的困倦。坐在露台上，随手翻了翻查莫斯[2]的书。楼下在玩板球。可爱甜美的孩子们。顺便提一句，他们一家人其实很像里奇一家，给我的印象相当不错。——午餐，然后去了罗吉阿。和肖博士（Dr. Shaw）聊了一会儿，他是一个蟑螂收藏家。最终我决定待在科瓦头。和萨维尔重归于好，他提出帮我检查一下手稿。在阿贝尔家中晚餐。和阿贝尔聊了聊野蛮人和毛利人。晚上和早上都在船上度过。面前是蓝色的波涛——更确切地说，是平静的浅滩；身后是内陆中爬满植物的丘陵；左面是罗吉阿的顶峰，几座零星的小屋点缀在棕榈树之间。我的正前方是这座岛屿的绿色穹丘。一切如此美好，心情如此舒畅。——今天早上我弄丢了一枚发卡，是在桑盖特（Sandgate）时我让 *T.* 佩戴的那枚。忽然又感到沉重，一种我仍旧爱着她的感觉袭来。

29 日，星期天，我在家中写下上面的文字

疲乏再度袭来的感觉。大约 11 点左右，萨维尔和艾里斯（Ellis）来找我聊了一小会儿。然后大约 11 点半，我才缓缓起身，明显感觉身体虚弱。和阿贝尔一起去做礼拜。我们坐在一个矩形的小教堂

1　阿贝尔（Rev. C. W. Abel），伦敦教会的牧师，一本叫 *Savage Life in New Guinea*（无日期）的小册子的作者，马林诺夫斯基这样描述它：“虽然很肤浅并且通常不可信，但是写得很有趣。”

2　信息报道人查莫斯（Rev. J. Chalmers），巴布亚湾沿岸的一个传教士，*Pioneer of Life and Work in New Guinea*（1895）一书的作者。

里,或者不如说是一个貌似大厅的门房中。扑鼻的恶臭。漫长的礼拜,赞美诗唱了一遍又一遍。我觉得很累并且极度消沉。礼拜过后，阿贝尔将琼尼（Johnnie）介绍给我,他是阿贝尔最得力的报道人。——然后我去吃午餐。午饭过后，我和伊古阿、尤塔塔（Utata）及桑亚瓦纳（Sanyawana）一起划着木筏去萨玛赖。我们从离罗吉阿很近的区域经过。透过毫无杂质的清澈海水，我看到木槿和闪烁着绿光的［……］礁石。棕榈树弯腰越过灌木丛围成的藩篱，将枝丫伸向海面。它们上方的山势不算险峻，这些浅山的陡峭山麓被高大的树木和底下的低矮灌木严严实实地包裹着。丘陵和雄伟秀丽的密林一片深绿，清透的海水一片亮绿，天空定格成永恒的晴朗，大海则是一片深邃的蔚蓝。海平面上，远处是群岛的模糊轮廓，近处的海湾、溪谷和山峰则清晰可辨。陆地上的高山——每座都如此壮伟崎岖，却异常和谐优美。——在我面前，萨玛赖慵懒地享受着这个周日的午后时光。等待。我去见了［C. B. ］希金森（Higginson）［萨玛赖岛的地方法官］，他虽然礼貌地为我提供了帮助，但接待我时却颇为草率。然后我下去找肖博士，可他居然不在家。他之前总是谦恭地邀请我过来探望他。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所罗门（Solomon），并和他谈论了民族学的植物（ethnological plants）［原文如此］，我鼓励了他一番，还承诺与他合作。接着我们一起去拜访了拉姆塞（Ramsay），我对他印象颇佳，他的接待也颇为热情。——然后见到了肖博士，定要留我吃晚餐；席间我妙语连珠，自我感觉极好。很晚才回去,男仆们已经等得饥肠辘辘。之前就开始下起倾盆大雨（这是我为什么没有回来吃晚餐的原因）。当晚屋顶开始漏雨,惊醒了我。

我割伤了左脚大趾。上午和萨维尔一起工作，之后他陪我去了萨玛赖。他叫我等到12点，这让我很不快，因为肖博士邀请我去吃午餐。我12点多才赶到萨玛赖。希金森给我［介绍了］一下监狱。尼科尔（Nikoll），一个鼻梁淤紫的老人，陪我参观。去时犯人已经排成一列；我为下午的调查挑了几个人。中午在肖博士家的午餐真是无聊至极：巨大多汁的菠萝非常酸。我和肖一起去了医院，然后是监狱。刚开始我有些无精打采，后来逐渐恢复精神。查理是个很令人愉快的人，虽不如阿休亚聪明。大概6点左右回到家中。萨维尔7点来访。——

12月1日，星期二

早晨一如既往地和萨维尔一起工作，我试着对他以礼相待，并尽量避免摩擦，但这并非易事。比如有一天——就是那个星期二，我必须坐木筏去镇上。萨维尔说借我汽艇，但又不告诉我要等多久。我告诉他，那样的话我还是划木筏得了。他立即回答说他不能把木筏给我。在整个协商的过程中，我一直压着脾气。——星期二早上我在监狱里工作了大概一个小时。肖又邀我去吃午饭，我们商量在周四去埃布玛（Ebuma）逛逛。然后我回到监狱。两个来自罗塞尔岛（Rossel Island）的男仆——庸人。4点的时候我去找拉姆塞，一直到6点，我们都在研究石制工具。在此之后，有个伙计（海兰德［Hyland］）答应送给我一些古董，结果他失信了，我从他那儿什么也没得到。——星期二晚上，我记得萨维尔来了，要不就是我去了

他那儿，反正我们聊起了康拉德；我拣了本《青春》[1]。——星期三，一艘政府捕鲸船来接我。我第一次扬帆航行。深深折服于风力的无情、冷静和神秘。船员由十人组成——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大人物……接近晌午才到监狱——准备好工作时更晚。午餐是三个巧克力棒，我绕着小岛参观时解决掉了。从一条布局精巧的小路上看去，太平洋上东南方向的景色怡人。时不时有一种感觉，当我们身处在文明环境中观望大海时，景致会更美妙。——下午待在监狱中。有一阵骚动。两架驱逐舰风驰电掣般驶来。我能够看到上面的英国国旗。去了拉姆塞家——他不在。去了海边，和一个水手聊天。然后用晚餐，美味而愉快。我喝了啤酒，和传教士们争论。希金［森］赞同我的观点，而内勒（Naylor），一个獐头鼠目的可怜家伙却为他们辩护。——他把我带下捕鲸船。披着月光，我去了科瓦头。

1914 年 12 月 3 日，星期四

我和萨维尔正在工作，“莫伦德”号（Morinder）到了。我坐捕鲸船过去。问明了“莫伦德”号何时离开。在监狱里，我见到一个刚从德属新几内亚回来的警察和六个殴打传教士的犯人。造访了大船。德国人残酷的面容……我和萨维尔的告别还不错。（早上，因为汽艇的使用和费用，我和他又闹得很不愉快。）和那个警察聊天。来自德属新几内亚的土著们强壮又有活力。我很晚才去肖家里吃午饭。在那儿我遇到了斯坦利（Stanley），一个吃皇粮的地质学家。

---

1 《青春》（*Youth*）也是约瑟夫·康拉德的作品。——中译者注

他很友善、亲切，只是略显粗鲁。我们商量好第二天一起去考察岩石。之后我和“我啥也干不了”博士（一个高傲的女人，科瓦伊 [Kiwai] 的主要警卫员）去了埃布玛。我提议乘游艇兜风。我们先去了罗吉阿，又去了沙里巴（Sariba）[一个邻岛]。有几个时刻，汹涌的大海让我有点畏怯。我们回来了。美妙的夜。我回到了我的大捕鲸船上。之后我去找艾里斯聊天，一起埋怨了一通萨维尔。我真的后悔对萨维尔那么宽宏大量。随后艾里斯来到我这里，天南海北地跟我聊了一阵。

星期五早上，[因为以前] 和奥缪勒（Aumüller）有过交情，我坐着木筏去了萨玛赖，他请我吃了午餐。之后和斯坦利在拉姆塞家干活儿；查理没来。从斯坦利那里学到了很多，挺喜欢他。和奥缪勒吃午饭。露台的视线很好。聊到德国，战争——还有什么？又回到拉姆塞家。随后遇到海兰德，又被教导了一番。晚上和莱斯利（Leslie）[1] 聊到那个据称患了性病的捕鲸人。在萨玛赖让我感觉宾至如归。回到科瓦头——我感觉浑身无力，于是倒头就睡，没等艾里斯来。我不时发现自己还对萨维尔心怀愤懑，另外一件让我生气的事是居然没人告诉我露比（Ruby）会去迈鲁。

星期六，我乘木筏去了趟萨玛赖，那时天色还早。沿着一条在烈日下烘烤的小街，白色的沙砾四处都是，我躲在一棵硕大的无

1　萨摩亚岛上一个旅店的业主。

花果树的树荫里，从教堂和教区长管区一直走到斯坦利的房子，他远远看见我就跑出来迎接。我同时雇佣了查理和两个囚犯。我们在黑曜石斧头上有新的发现，还发现斧头有实用的和仪式的这两种分类。真正对自己目前所做的事情感起兴趣来。中午本想在莱斯利的旅店吃午餐，但在那里我碰到一个酒鬼想请我一起吃饭，所以我不得不找了个借口脱身。结果是我坐在海边的长凳上大嚼巧克力和饼干。下午回到斯坦利家，海兰德和我们一起工作——欧拉卡凡人（Orakaivans）来了，认出了黑曜石斧头。晚上，我顺道去了医生那里一下；然后和伊古阿划船去了科瓦头。

星期天。几乎没空收拾行李，我借了医生的船，并第一次掌舵。船行进得很慢，因为在风中我操作不熟。“我啥也干不了”博士在码头接我。我们先经罗吉阿，然后取道萨里巴，向右抢风行驶便进入了小海湾。这次大海让我有些丧气——有点犯恶心。多布[1]的小伙子们都非常帅气并讨人喜欢——他们唱着歌，让伊古阿心情大悦。我们观察了房屋，我溜进墓地，途中我的钢笔失而复得。回去的行程更为快捷。在博士家吃的晚饭。因为自己没有木筏而感到心烦意乱。我怀疑这些男仆被萨维尔教唆过，跟他有所密谋。斥责了看上去貌似谦恭顺从的阿瑞萨（Arysa）。这让我心情稍稍平复了些。伊古阿收拾行李，我看书。

1　多布土著，多布（Dobu）是当特尔卡斯托群岛（D'Entrecasteaux）中的一个岛屿。

12月7日，星期一

和艾里斯一家及那个叫黛比小姐（Darby）的老姑娘道别，我不太喜欢她，因为她总让我想起萨维尔。天气很好——大海浸润在阳光里。我们也向萨玛赖地区挥手道别了。回到了科瓦头（那个混蛋海兰德骗了我，他根本没有在伯恩斯·菲尔普那里给我留下任何包裹）。总体来说，我不太喜欢这次旅行，还有这些男仆。蒂阿布布（Tiabubu）拒绝和我讨论占星术，让我心情变得很糟。于是我跑到甲板上看风景——几乎都快忘了它们的模样。没去看那让我想起 Castel dell' Uovo［那不勒斯］的连绵群山。苏阿乌的美景［……］：右面，天边一片峻峭的群山；左面则是若干小岛。苏阿乌看上去风光秀丽。在岸上我遇到一群讲英语的人：比噶（Biga）和巴纳莱恩（Banarian）［以前是个警察］。然后去了环礁湖。湖面景致迷人，入口非常狭窄，几乎绕成一个环形。平坦的湖岸上长满高大树木，身后层峦叠嶂，轮廓绝美。海滨上，我坐在一个食人族的 gahanap 上，与因图阿嘎（Imtuaga）聊天，他是一个雕刻大师。精力很好。我们回程时，天空已经星辉闪耀；我和男仆们聊起星星，他们划桨。——过了一会儿，比噶和巴纳莱恩跑来跟我聊天，可我那会儿已经非常困了。

第二天去那乌阿布（Nauabu）。身后一马平川，从这个角度看去，苏阿乌海峡没什么趣味。某一刻，视线豁然开朗，能看到环礁湖；随后又是宽阔的浅湾，嶙峋的火山岩峰和尖利的山脊高耸其中。农场湾（Farm Bay）乍看之下平淡无趣。但随着我们驶入，景致越发动人。远处一座高山上奇峰高耸。近处海岸上一线棕榈树肃然而立。

1914年12月19日，迈鲁

今天我感觉好多了——为什么？可能是之前注射的砷化物与铁到现在才开始生效？终于到了迈鲁，但我真的不知道，或不如说不能预见我到底要做什么。一切都不确定。我来到一片荒凉之地，有一种不久之后就会离开的感觉，但同时，我又必须开始一种新的生活。

我将按照时间顺序，逐一地系统记录下所有发生的事情。到达那乌阿布时，因为海上的颠簸，我有些疲倦，但尚不至晕船。每次靠岸我都会感觉无精打采。在那乌阿布，我感觉自己被笼罩在亚赤道植物的光芒中，并深深为之折服。这里的景物以一种近乎几何线条般肃穆的简洁姿态铺展：半圆形的海湾，金字塔般的两座山峰，西边的海岸线笔直地伸向大海。棕榈树林之间四处都是小巧的房屋。快登岸时布（Boo）弄断了一只船桨。——在种得极为规整的低矮椰树林中，伫立着几座土著教员的房屋。一个骨瘦如柴的萨摩亚女人请我去吃椰子；桌上铺着桌布，摆着一些花，屋子里到处挂着花环。——我走出去，一群人，有几个说洋泾浜英语的小伙子。我去了［里阿鲁（Rialu）］，萨姆度（Samudu）出门迎接我。一个gahana都没有了（全被传教士们毁了！）；也没找到一座墓碑。［我发现］一座房子的形制是米西马（Misima）的“龟甲”样式。弯腰走进去。好像只是个储藏室——“芋头房”。我要到一个战船头部的雕刻——“船首”。萨姆度，高大、和善、殷勤，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莫图语。我们走到达古希亚（Dagoisia，查理）的船附近，他从娄蓬（Loupom）［靠近迈鲁的一个小岛］驶来。随后，房屋测绘，［土著们］正在那里准备盛宴。华丽的房屋，装饰精美，正面立着图腾

动物的雕像。——在一个棚屋的角落里，我看到了 bagi[1] 等物。——Sobo，一个禁物，最初我以为它和“让猪丰产”（pigs plentiful）这种丰产仪式（Intichiuma）[2] 的要求有关，但事实上它的目的仅仅是将猪群吸引到 so'i[3]。——但无论如何，这是一项重大的发现——这是这里唯一的宗教仪典形式。——我没带相机，只好再找机会拍照。午饭过后去睡觉，起床后全身乏力。萨姆度还没来，只得自己划船出去，泡了个澡。——晚上出去了一趟，但村里没人跳舞。只剩下疲惫。生平第一次，我听到吹海螺的刺耳长鸣——kibi——夹杂着猪的嘶声叫及人的咆哮声，在这寂静的夜晚，给人一种好像有什么残暴的罪孽正在施行的感觉，让人突然想起那些——阴暗而罪恶的——早已被遗忘的食人仪式。——我回来时已疲惫至极。

12月 9 日

早餐过后，给伊古阿买了一个垫子，付了点小费给那个萨摩亚妇女，然后我们像朋友一样道别。启程。——我不太记得沿途的风景了——农场湾上的高山不停向后移动，挡住了苏阿乌。伊苏道（Isudau）[伊苏伊苏（Isuisu）？] 看起来不怎么喜庆。一条狭窄的沙滩，沙滩两边是红树林，散发着腐烂水草的恶臭。村口是教员的房子，我和我所有的“装备”都“停”在了那里。进入村子。树下、船边、露台上坐着很多人。还有很多猪。人们都穿着盛装，有几个

---

1 贝壳底部磨片串起的项链，通常很沉重。

2 一种用以增加氏族图腾物种的澳大利亚巫术仪式。

3 Bona Bona 人举行的庆典宴会，基本上和 maduna 相似。

人鼻子上穿着骨质饰物——仅限于妇女。有几个人脖子上带着 bagi 和 samarupa[1]，手持乌木棍。那几个正在哀悼的人刚在身上涂抹了一层颜料——他们像烟囱里的烟灰一样黑得发亮。我跟"大佬"——Tanawagana（酋长）寒暄了一番。回来之后又几次出去看他们怎样搬运猪。下午又去了一趟，还和汤姆（Tom）及巴拉瑞（Banari）聊了会儿天，二人以前都是警察。我抓拍到一张猪正在被拉进来的照片。四处闲逛了一阵，买了几件稀奇的小东西。星期四早上，我穿着睡衣散了会儿步，将船里里外外观察了一遍。这是一艘来自阿莫那（Amona）的 amuiuwa[2]，雕刻得精美绝伦。我走在人群中时没引起一点注意力。——都忙着为猪的事情和军士吵架。——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邂逅西克斯彭斯（Sixpence）和杰纳斯（Janus）的下午或晚上，二人后来都成为我的挚友。星期四下午，我继续四处走动和观察。12 月 11 日，星期五。早晨我观察了一个有趣的用 Sinesaramonamona 进行的偿还仪式（ceremony of payment），之后我跑到 tanawagana 家里，坐在猪群旁边等了一阵，可什么也没发生，无聊透顶。下午又去了，盼望能看到仪式性的屠宰。可是好像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大概 4 点，我坐木筏去了趟伊苏勒勒海湾。如梦如幻的午后时光，光影变幻莫测。在我前方，一面巨大的绿色山墙浸泡在金色的阳光中，光芒拂过植被边缘，穿透树叶的缝隙，照在沙化的岩壁上非常刺眼。海面平静；海水的深蓝向四周蔓延。

---

1 女人使用的贝壳项链的设计。

2 伍德拉克岛（Woodlark Island）居民制造的一种独木舟，在整个米尔恩湾地区都有使用；也叫 vaga。

静谧的下午，愉悦的心情。我觉得自己如同在度假，如空气般自由。里奇友好而热情地接待了我——毫不拘束于礼节。我在山脚下散了步。山边的景致如童话般美好，玫瑰色的落日余晖充斥着山坳和海湾。伤感袭来，心中《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solde*)式的情绪喷涌而出："乡愁"。我在脑海中唤出了诸位故人的容貌：*T. S.*，吉尼亚。想到母亲——母亲是我唯一真正关心和担心的人。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人生和未来。——回到里奇家里。晚饭。返程。尤塔塔和维拉未抬着我穿过一片红树沼泽。

12月12日，星期六

早上拾掇一番后（醒得很晚）就去了趟村子。村里空空荡荡。里奇也来了。他送出些烟草，得了几头猪。我们俩将渔网研究了一番，里奇夫人拍了些照片。——然后我们三人一道乘木筏回去……下午，讨论 so'i，罗尔（Laure）担当翻译。我和维拉未一起绕岛航行了一圈。晚上，在繁茂的红树林中漫步时，我的情绪极佳。——树木攀爬匍匐在多石的小岛上，其间的林间空地滋润潮湿。晚饭时间，"杂种"（Bastard）迟到了。他们在一旁打台球。我则全神贯注地听一个质量很差的留声机传出的音乐《双鹰旗下进行曲》(Under the Double Eagle)及一些末流华尔兹。睡觉。第二天在里奇家吃早餐，他很热情地邀请我在那儿多留一阵子。和孩子们一一作别。花了 1/- 在一个萨摩亚人手里买了一把扇子。

比起周一和周三两天，法伊夫湾（Fife Bay，我看到一些有坟地的小岛）上的波涛更加汹涌。我们经过一个深水湾，男仆们不

知道该往哪里走。我们问了一个划着小船的人。右手边是斯洛斯洛(Silosilo)。一个弧面平整的环形海湾，入口狭窄。让我联想起山间的湖泊［……］。我们向左一转，才发现斯洛斯洛就处在这里唯一的一片山谷底部，山谷上方就是那座君临天下般统摄这里全部风光的巨大金字塔状高山。干枯的树叶从两棵高大的红树上飘落到海里，与那乌阿布的景观一样，好像树木展开双臂迎接着前来度假的游客一般。——一座新房子，或不如说是一座 dubu，里面瘦骨嶙峋的肮脏人形隐约可见。Tanawagana 的家，左边是另一座 dubu，里面端坐着一个真正的行尸走肉，Kanikania。我见到了西克斯彭斯，并说服他组织了一次 damorea[1]。一些女人头上插着羽毛。之后第一头猪被送来了，这些女人都出门迎接并开始跳舞。这场表演鼓声悦耳，装饰炫目，我看得津津有味。——午饭和午睡（在 dubu 中？）后，我去了岸边。Damorea。记下了旋律和主要特征。女孩子身上没有涂饰。西克斯彭斯也唱了几首歌，还有别的小伙子——唱得不是很标准。夜幕降临之前，我去了 dubu，决定在那过夜。一夜难眠。

12 月 13 日，星期日

醒来后全身僵硬，感觉像是在十字架上被钉了一夜。——完全无法动弹。雨水，乌云——一次纯正的罗马式淋浴。[我划船到内陆]；在西谷椰子树林中散了会儿步：洪荒时代的椰林：[就像] 埃及寺

1 南米尔恩湾地区最流行的一种女性舞蹈；在 maduna 庆典时会跳，也是一种频繁的娱乐活动。

庙的遗迹：庞大的，或者说巨型的树干被纹路分明的树皮和苔藓紧紧包裹，奇形怪状的旋花和藤蔓植物纠缠着将树干团团抱住，短而坚硬的枝丫愣愣地支起几片树叶——强劲、迟钝，几何图形一般怪诞。这片椰树沼泽带给我的震撼无法用任何言辞来比拟和形容。伴随它的还有一阵令人窒息的闷热。我参观了丛林中的几处棚屋，还钻进了一座废弃的房子。回来；开始读康拉德。同蒂阿布布和西克斯彭斯聊天——转瞬即逝的兴奋。之后再度被萎靡击败——几乎没有力气提起精神读完康拉德的小说。不用说，有一种可怕的怨念，阴暗如笼罩四周的天空，在我的内心翻腾搅动。我把视线从书本上移开，不敢相信自己正身处一群新石器时代的野蛮人之中。我在这里平静地坐着，而世界的另一端［欧洲］却战火纷飞。我不时会有一股为母亲祈祷的冲动。任人宰割的感觉，以及那种感到在某个鞭长莫及的地方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的痛楚，通通让人无法忍受。怪兽般可怕但又无法抗拒的必然性，以某种极为个人化的方式降临在我身上。无可救药的人类乐观主义则赋予了它善良温柔的一面。人类内心主观的情绪波动——伴随着对胜利的渴求这个永恒主题——被外化和客观化为一个善良、公正的神灵，对其信徒行为的道德面极为敏感。良心——它的最大作用在于将已经存在的罪恶通通归咎于自己——则幻化为上帝的劝诫。真的，我关于信仰的理论很值得重视。当护教论者将自己所有的精力花在和宗教最危险的敌人——纯粹的理性主义作斗争时，他们忽略的恰恰是这点。宗教的敌人诉诸纯智力的策略，试图证明信仰的荒谬，因为这是唯一能够削弱信仰的方法。然而，对信仰的情感基础进行考量，既不会摧毁宗教，

也不会巩固和增加其价值。信仰根基的撼动，只能来自对它的心理学本质的理解。

星期天下午，我什么也没做。和詹姆斯（James，土著名字“特提提”[Tetete]）很早就回来了——在卡罗卡罗（Kalokalo）时，他帮我找了一座大房子住。我很难说待在那座房子中的几天是让人舒服的。恶臭、烟雾，还有人、狗、猪的嘈杂声。再加上我确定自己是在那几天开始发烧的，所有的一切都让我躁怒不安。在那座大房子的三个晚上睡得很不好，一直都感到十分疲惫。星期一清晨，和维拉未上船前，我喝了点可可汁。当时做了些什么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总之，早上一般也没什么活动，下午才开始有了些乐子。这几天老有一些活动和猪有关。星期一下午——damorea？星期二——？星期三，那些猪终于被赶到了 tanawagana 那儿。外面有人在争吵——几乎快打起来了——是关于拉倒一棵椰子树的事。raua[1]舞。一帮看上去真正野蛮的人闯入人群，让人们惊恐和紧张得面容失色的情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这样的表演以前总会引起冲突，对这点我感到毫不意外。在此之前，我和村中木匠进行了一次很有用处的谈话，他给了我很多有价值的解释。——总体而言，那几天本可以卓有成效的——我本来可以获得大量的重要信息——却因我缺乏精力而全成为泡影。白天热浪袭人，我光是躺在平台上就已经中暑了。星期一的大半时间我都只能瘫坐在那个平台上，几乎什么都

1 一种模仿狗的舞蹈，在 maduna 庆典上表演；在这个庆典所表演的舞蹈中算次等重要的。

做不了。星期二下午，我和西克斯彭斯去了趟他的小村庄，在那里我拍完了当天的最后三张照片，在返回海滩的时候遇到了一队人马朝我直冲而来，领头的是 tanawagana；他们送给我一头猪。我试图把猪还给他们，可根本不可能。当天（星期二）他们开始跳 damorea，但我当时已经被那头猪烦得够呛，再加上疲惫难耐，所以就回 dubu 睡觉去了。接着听到了愤怒的吼叫。提阿布布告诉我很可能是林中野人（bushman）人来了，在拆毁棚屋和破坏棕榈树林。我听到几声像"Hurrah！"的喊叫，回应它的是"Wipp！"。第二天我发现了同样的事情，才知道原来是他们将猪拴在一根长木柱上，然后木柱从一块平台上伸出，用来扳倒浅滩上的红树。

星期二上午我绕到左面，小湾的后方，看见那里有人正在煮西米，并不停地用一根桨一样的棍子搅拌。星期三上午，我将 kuku（烟草）带到了 tanawagana 那里，然后首领又巧言劝诱，把我带去了卡尼卡尼（Kanikani）。星期三下午最为紧张忙碌：raua 舞要在那天达到高潮。可很不幸，那天整个下午我都感到无比痛苦。低烧以及可怕的闷热折磨着我。星期四早上我们去了达胡尼（Dahuni）。斯洛斯洛的远端，是一个宽阔的海湾；右边（西边）则是一面巨大的峭壁，垂直悬挂在一片狭窄的带状地带尾端，峭壁顶上是加多加多阿（Gadogadoa）岛。几艘船从迈鲁驶来——我们越往西走，就看到越多的蟹爪帆船。我们绕到了另一个浅湾中，和那面峭壁擦肩而过后，就进入了波纳波纳湾（Bona Bona Bay）。波纳波纳如阿岛（Bona Bona Rua）像手臂一样伸入海中的众多半岛令我想起了喀尔

巴阡山脉的山麓小丘——诺伊塔格（Nowy Targ）远端是奥比多瓦(Obidowa)。四处都是空地——灌溉不均匀裸露出来的贫瘠地块，上面杂草疯长——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科皮妮卡（Kopinica）的山坡之间的某条峡谷，就在去摩斯凯欧（Morskie Oko）的那条老路附近。——在我右手边是通往穆林斯港（Mullins）的必经之路，古巴诺噶(Gubanoga)。北方是平坦的海岸,上面一片带状的繁茂植被，浓厚得无法穿越，紧贴着凝乳般的蓝色海岸线一直延伸到天边；到处可见的棕榈树，就像是在绿带子上被某种利器镂空出来的色彩明快的几何平行线。右边是广阔的海湾和长满植被的群山。我们驶进了达胡尼湾。非常疲惫。随手翻起一本三年前的《图片》(*Graphic*)杂志，其中的美图让我心情舒畅。睡了会儿觉。下午，散步。第二所 dubu 中坐着几个访客:两个迈鲁人和两个波罗瓦伊人(Borowa' i)[穆里斯港地区的一个内陆部落]——正从大木盘里拿芋头吃。波罗瓦伊人长相独特：澳洲原住民的脸型，头发柔顺，鼻子跟猴子的一样，面部表情狰狞。——还是无法全身心地工作，我回家以后和伊古阿、布及尤塔塔乘船出去了。我们看到了迈鲁的 lugumi，我靠近观察了一会儿。在深蓝色天空的背景下，黄色的船帆显得尤其美丽，穆里斯港的浅滩在远处若隐若现。回来的路上，划桨很费力。晚上，我买了几样物品——筹建“新型博物馆”：一些家用物品。

第二天上午（12 月 18 日，星期五）天空明朗干净——但远处穆里斯港有些模糊，因为那边正刮着风暴。橘园湾在眼前则清晰可见。和男仆们产生了点小摩擦，他们简直要造反了。在烟雾之中，我们沿着平坦的绿色海岸前行——平地那边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噶

带休（Gadaisiu）；那边的种植园看上去阴郁而死气沉沉。和梅雷迪斯（Meredith）共进午餐。其间聊到格雷汉姆一家（Graham）及新几内亚地区一年四季的气候。——坐木筏去了趟村子；村子看上去很破败，几乎空无一人；高大的房屋按照苏阿乌岛的形式修建，其中有几间尤显残破不堪。我们继续前行，一团白雾从山后升起，毫不犹豫地直端端向我们逼近，就好像在背后有狂风鼓动一般。显而易见，海洋那端的季候风吹到这里遭遇南风，被拦腰截断了。白色的雾气悄悄从神秘幽深的峡谷中弥漫出来，缭绕在几座小山上：此景只应天上有。白巴拉（Baibara）岛。与阿瑞萨争吵；狂怒。我沿着一条曲折的小道前行，两边长满了缠绕着藤蔓植物的棕榈树；卡特夫人和卡特（Catt）；二人喋喋不休；我看了他的带插图文稿；认为我难以从他那里学到太多关于土著农业方面的知识。我们去沙滩上散步；他对种植园热情溢于言表，我十分钦佩。他带我参观了他的老房子并给我讲一个蛇的故事——他到底带多少人参观过这栋房子，到底讲了多少遍这个故事呢？走到沙滩上，我们谈到了传教士——有些摩擦；骤然对他兴趣全无。我们往回走；晚餐；和卡特夫人讨论，她倒是很招人喜欢。很晚才上床睡觉，睡得很不好。

早上感觉不太舒服……达巴（Daba）来了，然后我们坐船去了墓地。岩石的平台上有成捆的白骨，发白的骷髅散落四周。有一个骷髅上还连着一只鼻子——非常骇人。我询问了有关葬礼的习俗。当时男仆们却在一边大喊大叫，还吹着号角。我对他们忍无可忍。我们和卡特道别。——海岸崎岖，覆满低矮植物。环礁湖的入口处有两块岩石，墓地就在两块岩石之间……远山更显高大，绿意浓

郁。可惜那天雾重；看得不太远。我们到了格拉斯哥港，这里看起来就如仙境——一道逼仄的峡湾，两侧是斯芬克斯像般的高塔直入云霄，高大的山环绕四周，庞大的主山脉［欧文斯坦利山脉（Owen Stanley Range）］的阴影悬浮在远处的天空中。我一登上岸——突然觉得浑身乏力——就立即回到了船上。船在欧拉罗（Euraoro）附近停靠。这是个地表沙化多石的小岛，上面立着几栋残破的小屋。——我们到达迈鲁。我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空虚：未来还是一个问号。不久之前我还在计划自己在迈鲁的活动——对经济活动的描述和拍照，包括园圃和家里，试着搜集全部的技术物品制成标本，等等。——在迈鲁等待起航，浪费了很多时间。感觉还好；显然我已经习惯了船上的颠簸。写日记。6点左右去了趟村子，四处散香烟，还订购了一个oro'u模型。

哦，对了，为迎接我专门收拾出来的传教站小屋让我颇为愉快，也让我对萨维尔的怒气有所缓解。7点左右我回到家，得知"伊利瓦拉"号已经靠岸。我划木筏出去兜了一圈。和默里及格里姆肖聊了一会儿。和长官阁下共进晚餐，相谈甚欢。我们的立场和过去一样仍然相同；谈话随意友好，而且总是我给谈话添姿加色，而又不显唐突。——读了四封信——一封来自梅奥（亲切而友善）；一封来自A. G.［艾尔弗雷德·格里纳韦］，信中转弯抹角地提起200磅那笔钱，语言虽然简短，但显然经过了精心组织；另外两封信来自*N.*，第一封干瘪而简略，看来是被我的沉默激怒了。第二封是回信，热情诚恳地回应了我从凯恩斯和［莫尔斯比］港寄去的几封信和几张照片——这些就是我和善待我的那个世界之间的全部联系。然而

我必须承认，我在这里遇到的人总体而言都性情和善，并至少在表面上非常好客,让我觉得周围都是朋友。没有被排挤的感觉。即使“半途”遇到的人——里奇一家、卡特一家、梅雷迪斯——都很有人性(human)，都成为了我的“熟人”。在萨玛赖，肖一家，希金森一家、拉姆塞一家，还有斯坦利，大家都对我很好……伊古阿到那条船上[1]去了。今天早晨，他带着哭腔告诉我说，他的“叔叔”坦马库(Tanmaku）刚刚去世了——之后便放声大哭起来。

今天在家里坐了一整天，写日记，修剪指甲，为摄影作准备——今天是20日，星期天。下午在海里洗的凉水澡令人神清气爽，然后游了会儿泳，晒了会儿太阳。我感到强壮、健康，还很自在。好天气，加上迈鲁的相对凉爽，也让我精神振奋。大概5点左右，我徒步去村子的路上遇到了维拉未。用十支香烟，我预订了一个砸西米椰子的石头和一个船模。——回到家——手指痛得厉害。坐下来读戈蒂埃[2]。维拉未、布,和尤塔塔就像是我的“随从”。晚上睡得很糟；头疼得睡不着——手指也酸疼了一整夜，显然在洗澡时又被感染了。

昨天，21日，星期一,一整天都待在家。上午和下午，普阿那；我们聊了聊捕鱼。——下午有一段时间——一阵强烈的沮丧；孤独

1　指“伊利瓦拉”号。——中译者注

2　戈蒂埃（T. Gantier，1811—1872)，法国浪漫主义诗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主要作品有诗集《珐琅与玉雕》(1852)，小说《莫班小姐》(1835）等。——中译者注

感压迫着我。读了点戈蒂埃的短篇故事让自己轻松，虽然仍能觉察到它们的空洞。母亲、欧洲的战争，像一场看不见的梦魇，让我感到无比压抑。我想念母亲。也偶尔思念托斯卡（Toska），经常翻看她的照片。有时我甚至不敢相信竟有如此完美的女人——工作进行得一点都不顺利。

12 月 22 日，星期二

早上普阿那来了，主动提出带我去库瑞瑞[1]。再一次，我坐上那叶扁舟，在周围岛屿和山脉组成的美景中穿梭前行。我们在 4 点左右到达，并被安置在传教站里。我的脚很痛，鞋都穿不了。在村子里我不时会遇到熟人，然后大家会寒暄一番。我们走出村子——左手边远处，有一队人正沿着海岸线跳舞。只能听到阵阵节奏多变的鼓声和歌声。我凑近那队人又仔细观察了一遍：最前面的两个人扛着几棵小芒果树；树上挂着某种树叶编成的花环，树的末端被后面的两个人扛在肩上。在这四人身后跟着两个"首领"装扮的人，身上涂着烟灰，画着图案。然后是一群又唱又跳的人，有的背着鼓，有的没有。旋律颇为悦耳。舞蹈：高抬膝盖单脚跳起，然后换另一只脚。有几个舞姿是他们弯腰将背朝向芒果树，环绕在其周围就像在崇拜它一样。——走到村口附近，他们遇到一群穿戴各种饰品的女人，她们头上顶着白鹦鹉羽毛做成的王冠；跳着猪被拉来时所跳

---

1 一场 oilobo 的节日即将在那里举行。这次节日总是在年末举行，并且人们需要禁食以便为当地时间的节日作准备，大概是在两个月之后。

的舞：双脚轮换着跳跃，但好像膝盖没有男人跳舞时抬得高。每个人的表情都很严肃，很显然，这是一次庆典，但却没什么奥义不能外传。再说，“演出团”的大部分人都是演员。那群女人“入场”后，宽大的 eba[1] 被铺了开来；所有人席地而坐——主要演员坐在第一排——然后一边嚼槟榔一边继续唱歌。歌曲依然动听；我怀疑所有的施咒用的都是同一组旋律。嚼完槟榔之后，芒果树被砍成短节；稍后，他们用 eba 将这些短节包裹起来，用作施于猪的符咒。之后，我回到传教站和这群野蛮人讨论了一番。晚上——非常疲惫——没睡好——牙疼。村子中一直有人在跳舞……

星期四上午我们去了莫古柏岬。由于没有一丝风，我们决定在那儿过夜。坎贝尔 · 考利（Campbell Cowley）穿着得体，活力充沛，给了我极好的印象。午餐。而后和他闲聊。我读了会儿大仲马（Dumas）。[……] 我独自坐在沙滩上，想了想家乡、母亲、还有上一个平安夜。那晚我们聊了很多，C. C. 讲了很多关于非洲的故事；围猎大象。——他是艾尔弗雷德 · C. 先生的儿子，我在布里斯班时就已认识他了。我挺喜欢他，一个典型的澳大利亚人：开朗、坦诚、豪迈（他在我面前毫不隐晦自己结婚的动机）、粗鲁。我俩对萨维尔都毫无好感。星期五（圣诞节）和星期六，我一直心无旁骛地读大仲马。星期六下午普阿那来了，然后我见到了蒂姆蒂姆。乘着月光，我们返回了迈鲁。27 日星期天和 28 日星期一，我继续读大仲马。

1　露兜树制成的席子。

29日星期二、30日星期三、31日星期四，生病发烧，牙痛难忍。

1914年1月16日，星期五［原文如此——正确的时间应该是1915年1月15日］

1号（星期五）到7号（星期四）我的工作进行得还不错。皮卡那（Pikana）[1]、普阿那和达格伊跑来看望我，我和他们聊了一阵。普阿那其实很聪明，也比想象中开朗。他们和帕帕里给我提供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材料，我觉得自己对gora（即：禁忌）及亲属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了。有一天，我和普阿那、布还有其他几个人爬到山顶上去了——我几乎是被拖上去的。早上醒来（很晚，大概9点），我大声呼唤着要可可汁。照例来讲，普阿那一般会早早坐在房子附近，然后过来和我说话。皮卡那下午来了一两次。村子里满是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待在家里。他们每晚都要跳舞——现在更是盛装打扮，戴着羽毛，画好文身，等等。可怕的热浪——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很悲惨。大概在5号星期二，风向变为西北风——信风变化的节奏”——气温骤降，但天空明净，大海湛蓝，地平线上升起一层薄雾。你立刻就会感到更有活力……风向转为西北之后，我把床挪到窗口……以便呼吸新鲜空气。坐在窗边，看着外面的棕榈树和龙舌兰（有两株就在窗户正下边开花），木瓜树，还有一种开满紫花的奇怪小树，闻起来像精炼的安息香，紫色的花朵如同在蜡质中铸过

1 一个中年迈鲁报道人，和奥马加（Omaga）及他的家人共用一套房。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他很贪心与世故。

型。透过树木的缝隙能隐隐看到大海。——午饭后和晚餐时我读了库珀（Cooper）的《拓荒者》（*Pathfinder*），读得倒是很愉快，但总觉得它少了点诗意的狂热，那是我年轻时读波兰语版本时所深有体味的。不幸的是，刮起东风后，几乎所有人都离开了迈鲁。我本想和他们一起走，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他们不接受我提出的价钱，这让我愤怒至极——对那两个警察及这里大部分的居民——并且也让我彻底灰心。并且这里真的是一个鬼影也没有。星期四我开始读《布拉热洛纳》[《布拉热洛纳子爵》，大仲马著]，而且真的是一口气读到星期三还是星期四晚上。大仲马，随便你怎么说，还是有一定魅力的。他的东西最终能牢牢地把我抓住，虽然无疑还有很多缺点——例如他对过去时代的虚构就有些蹩脚。阿拉密斯（Aramis）[1]最后居然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根本就不符合逻辑。——那几天我一起床便捧起书，吃饭的时候都没放下，一直读到半夜。中途只有在日落的时候，我才把自己从沙发上拽起来，去海边走了一小会儿。当时我头中一直嗡嗡作响，眼睛和大脑也［……］——但我仍然继续看啊看，一刻不停地看，就好像想把自己读到死。我发誓，读完这本垃圾小说之后，我在新几内亚不会再碰任何闲书。

13日，星期二

我终于停止看闲书——或者不如说我把书读完了。星期三，晚起，上午去了趟村子，拍了几张照片。在村里调查找不到人帮忙，

1　大仲马作品《三个火枪手》中的人物。——中译者注

于是干脆回去读 M. 写来的信。早在沉迷于大仲马的那段时间之前，我就已经开始阅读和整理 *N.* 写给我的信了，到现在还在看。有时我很想将自己的人生经历写下来。过去的所有时光，都显得那么遥远和陌生。寄宿学校；斯勒博津斯基（Slebodzinski）——格洛钦斯基（Glowczynski）和哥尔斯基（Gorski），和瓦塞尔贝格（Wasserberg）待过的布科维纳（Bukovina）——什瓦斯特（Chwastek）和攻读博士学位前的准备等等——这些人和事仿佛已经与我毫不相干。星期三发烧，星期四也是——很虚弱，虽然只有 36.9［摄氏度］，但仍觉得筋疲力尽。星期二还是星期三晚上，我吃了奎宁，星期三早上又注射了砷化物。很不舒服的一夜——失眠，伴随着服完奎宁后那种典型的头疼。昨天（星期四）重新开始做笔记。目前我只和伊古阿一起工作。下午，翻了一下莎士比亚的书，头疼。上午读了一遍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和勒南（Renan）的东西；下午一觉睡到 5 点，起来后拖着疲惫的身体去了趟村子，感觉像要死了一般。村民们正在为 maduna 装饰一间房子，在屋子周围挂满了香蕉。我回去时天色已晚，又吓到一个被我叫作“猴子”的小男孩；他被惊吓时会发出奇怪的尖叫；我用烟草贿赂他，说服他陪我走一段路，然后我会突然消失在灌木丛中，他就开始惊声尖叫。晚上我又出了问题，什么也没读进去。我时不时会有一种想听音乐的强烈渴望，有时我甚至觉得自己确乎是听到了，比如昨天的《第九交响曲》。——我还爱着 *T.*，还思念着她。她的身体近乎完美，如此圣洁，但我也知道，我和她在精神上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这点不像和 *Z.* 之间的心灵相通。但我对 *Z.* 已经不抱有任何性爱的冲动了。如果现在我可

以在她们两人之间选择一个作为伴侣的话，在纯粹本能的驱使下，我肯定会毫不迟疑地选择 *T.*。这么选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随身携带的那些绝美照片。

1914 年 1 月 17 日，星期六 [原文如此]

又是一夜无眠，虽然服了溴化钾镇静剂，但在喝了几杯茶后，感觉还不赖；但是感觉心脏有些虚弱。让我们静观其变吧！昨天上午，我在伊古阿、维拉未协助下研究了当地食物。维拉未做事乱作一团。之后我和维拉未玩了会儿摔跤。午饭（木瓜）后，读了点里弗斯的东西，翻了翻希尔 · 韦切尔（Hill Vachell）。天空乌云密布；清晨时男仆们突然大叫“起航,噢！”,原来是“韦克菲尔德”号到了，还有一个舰队的 oro'u。下午，大概 3 点，我的体温升到了 36.9，差点 37 度。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好几天了，并且还伴随着头疼，脑子也昏沉沉的。阅读里弗斯和广义的民族学理论，非常有用处，因为它们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工作冲动，让我能够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从自己的观察结果中受益。——我至今仍对新几内亚政府中的某些民族学相关的官职念念不忘。我猜想哈登更想让莱亚德[1]干这份工作。——约下午 4 点，由于发烧、头疼和大雨，萎靡不振，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趟村子。四周的群山像深蓝色的宝石，青白色的云朵堆积在阴霾的天空，在这片暗淡的色调中，只有大海闪烁着祖母绿的光芒。空气潮湿闷热。上面满是矮小的棚屋［即住行两用

1 莱亚德（J. Layard），人类学家，*Stone Men of Malekula*（1942）一书的作者。

的房船] Lugumi，就停在 ogobada［ogobada'amua[1]？］旁边。罕见的低潮。一大群人在海边捡 frutti di mare［一种小贝类］。我坐下来观察妇女们做 rami[2] 和织毯子。雨水越发密集。我坐在露台上；先是在万维艾（Vavine）家里，后来跑到另一个坐满小女孩的露台上观察，“炉子里有火”，她们正在煮食物。我在街上走了走，回来继续在露台上坐着。疲惫。夜幕降临。房屋在落日隐去留下的微弱余光中依稀可见；雨水汇成小溪，沿着街道的中央悄悄流淌。对音乐的饥渴，例如“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回到家后，读弗里斯，然后是希尔。躺了很久也无法入睡。性幻想……但我相信自己正变得越发专一。我只想念一个女人，那就是 *T.*——除此之外别无他人。但我的理智又迫使我将 *T.* 排除在外——她只是“那个唯一”的临时替代者。情欲之事对我来说已经开始变得陌生。我只在想起9月10号在奥克萨的那晚时，才会禁不住一阵颤抖；温莎、维克伦堡街（Wecklenburgh St.）的回忆。——我想起了［齐特（Chilt）］农场上那间房门紧锁的小屋。我绝对还爱着她……

1914年1月18日，星期天

锻炼完毕，我（慢慢）调整好自己，满肚子气去了趟村里，因为他们居然开了一个天价租给我一艘 oro'u——20支香烟。潮水涨满了，水面很高——新月。去的时候打算拍一些不同类型的照片。

---

1 Gauma（大网）的名称，由迈鲁的氏族莫埃尔乌（Moar'u）拥有。

2 女人穿的草裙。

村中，节日前的活动：煮西米，剥椰子。我想拍照——几次都没控制好，气得直骂。之后用远焦拍摄。大概 12 点半时回到家。读了一会儿里弗斯，吃午餐，洗照片。大约 4 点，带着相机又去了村里。拍了两张全景照——两张 oro'u 船的照片及五张舞者的照片。之后我观看了巴拉舞(bara)[1]。我感觉自己又发烧了，头晕目眩，疲惫不堪。回到家后，天开始下雨。在家中读了一会儿希尔——害怕用眼过度，于是 9 点半便上床睡觉了。睡得很好——我没喝茶，这是件好事。——里弗斯式的问题开始困扰我。直到现在我才开始重视起它们来。昨日天气晴朗，视线远及波纳波纳岛和加多加多阿岛，主峰都笼罩在云雾中。大海泛着金属的绿光，平整得就像建筑上的饰板。现在迈鲁人都回来了，我对默里长官也没那么厌烦了。但是，这场雨让人无法自拔地压抑。今天早晨起床后，看到屋外的瓢泼大雨时，我甚至有一种疯狂的念头，想要不顾一切地立刻逃离这里！做了一些轻松的健身运动。再一次的，我开始满怀诗意，并想要动笔写下几首，但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

1915 年 1 月 19 日，星期一［原文如此］

昨天临近中午的时候，皮卡那来了。费了好大力气——因为他很困，哈欠连天，我自己也头疼得非常厉害，感觉很糟——挤牙膏似的从他嘴里得到一些关于亲属制度的材料。到 12 点半时，我已

---

1 迈鲁地区的一种舞蹈，起源于胡迪湾（Hood Bay）的卡瑞普鲁（Kerepunu），当时流行于巴布亚；也是从西边传入迈鲁的几种舞蹈的统称。

体力不支，于是去睡觉。午餐（没有胃口）后，头疼继续，我注射了砷化物和铁。拿起里弗斯来读，但看不进去只得放下，又拣起劳伦斯·霍普 [Laurence Hope，笔名 Adela F. C. Nicolson] 的诗集。4点左右挣扎着起身下床——头疼，行动无比迟缓——然后和伊古阿去了趟村子。叫上奥马加和库帕（Koupa），我们坐在 Urumodu 下，讨论了一番法律关系的问题。大约6点半时，再次筋疲力尽。回到家喝了点白兰地和苏打水；头疼、溴化钾镇静剂、按摩、上床。入睡 [……]。半夜，刮起一阵强风，我从梦中惊醒。黎明的时候我梦到了我的梦中情人们——吉尼亚、*T.* 和 *N.*，她们睡在一间房里，彼此之间隔着波浪状的铁隔板。梦境发生在扎克帕内[1]与新几内亚之间的某个地方，我怅然若失。我拿着一块纸板，想要将最后一扇窗户也盖上！——天气又变了。从清晨到现在天空都乌云密布，但是晚上没下雨。黎明时分才下起了瓢泼大雨。这些天我再没有被渴望所侵袭，但昨天的诗却让我落泪。它们是无疑上乘的作品。

1915年1月20日，星期二［原文如此］

昨晚睡得很晚，今早10点才醒。前天本来约好了奥马加、库帕和其他几个人，可他们都没来。让伊古阿去村子里看看怎么回事——无功而返。我再次感到很恼怒。翻了一下笔记；整理了一遍。发现我在山顶上绘制的一小幅地图不见了。我感觉明显好多了（星期天注射了一点砷化物），虽然还是亢奋和易怒。下午浏览了 C. G.

1 向南距克拉考约六十五英里，是位于喀尔巴阡山脉的一个休养型城市。

S.［塞里格曼］和里弗斯的书，并为去村子准备了一番；皮卡那到了。我本想和他一块儿研究 bara 舞，我用东西（模型）抵押以作交换，但他根本不理解，搞得一团糟；我发起怒来，朝他大吼——当时的气氛很紧张。我们大约 5 点的时候一起去了村子。村里的人表演了几段舞蹈。——开始下雨。我在奥马加的房檐下躲雨。无与伦比的日落。整个世界都浸润在砖红色中：你甚至可以从空气中听到和触到这种颜色。天空泛着诡异的蓝，在这片浓厚的砖红色的缝隙间隐约可见。远处的高山上悬着几朵白云——那种类似波兰暴风雨天气中的云团——树木在山坡上星星点点地闪烁。我独自站在停靠着 lugumi 的海边，茅屋旁的一个小女孩一直望着我。光线逐渐暗淡——我当时在想什么呢？思考这些白色小云团的形成原因；暗想这是一个斯坦斯绘画的机会；但我没想家，也不想念波兰。当我身体健康、有事可做、不萎靡不振的时候，便不会处于一种不停怀旧的状态。——晚餐后，我读了［普雷斯科特的］《征服墨西哥》（*Conquest of Mexico*）。约 11 点上床，但久久不能入睡。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都会想"女人"。关于 *T.*，我想起去年冬天的那几天。星期二，最后一次讲座的日子。3 月 17 日去了温莎，3 月 18 日——到达温莎并返回。晚上，"国会晚宴"；星期四是母亲的命名日[1]，K. 和卡西亚

1　对命名日的庆祝是基督教国家从中世纪就有的一项传统。在希腊、克里特、塞浦路斯，人们往往共同庆祝命名日，而不是每个人的生日。东正教会依据《圣经》，把一年中的每一天都联系着特定的某一位或几位圣徒。如果某人以某位圣徒命名，在他或她的命名日，所有有着相同名字的人将举行庆祝活动，他们会得到礼物，还有精美的食品和点心。——中译者注

（Kasia）来探望我们；星期六：在亚历山大宫（Alexandra Palace）听音乐会：巴赫（？）和 K. & K.——然后是 22 号星期日，仲裁法庭（？），德比（Debr.）和普鲁斯（Prusz.）的官司。我们先在樱草花山（Primrose Hill）见面；最后走到与阿德莱德路（Adelaide Rd.）平行的小路上。然后我们乘巴士回家（格雷旅店路 [*Gray's Inn Rd.*]）。我想起我们到达圣潘克勒斯（St. Pancras）的时候，我问她是否喜欢这个地方——“不——[……]那是去探望加德纳[1]一家(？)的时候，当时我正忙着赶火车！”那是最后一次见面。后来星期三我们本应见面——因外部阻碍没能得见！接着是星期五，去伯爵宫滑雪场（Earls Court Skating）游玩。3 月 28 日，星期六，《第九交响曲》——那天我们之间气氛紧张，我气得想咆哮，态度也十分傲慢。她努力克制着自己，我则被激怒了。然后是星期天；思念，悔恨和羞恼。星期一她来我家，穿着一袭紫罗兰色的大衣，裘皮领子，正面是黑白色的方格图案。我坐在钢琴边弹唱 Uber allen Gipfeln[2]。中途三次停下来和母亲说话；我愚蠢而不坏好意地向母亲提起她的工作、她对丈夫的协助。出来时我送她到门口——我们朝着对方怒吼；我则提醒她星期三的承诺。那个周三早上，我心潮澎湃满怀热情地给她打电话——她却满不在乎。我恳求她；后来在小园圃见面；气氛低沉；但没有相互指责。她的冷漠让我也心凉了。昨天晚上我

---

1 这很可能是指阿兰·亨德森·加德纳博士（Dr. Alan Henderson Gardiner），当时著名的考古学家和埃及古物学者，他曾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朋友。

2 《流浪者之夜歌》，歌德所写的一首著名诗歌，几个作曲家为之谱曲，最著名的是舒伯特。

在想，如果当时我把她硬拖进我的房间，诱惑她，劝服她，恳求她，甚至强暴她，那么一切都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我没这么做，所以4月1日又是非常苦涩失望的一天。昨晚，我一面忍受着一夫一妻念头的侵袭，一面为那些不纯洁的想法和欲望感到厌恶。这是出于孤独和灵魂净化的需要，还是仅仅源于热带的疯狂？

1915年1月21日，星期三［原文如此］

昨天早晨，我6点就起床了。（在整个身体虚弱以及随后的时期中，我都在9到10点之间起床！）洗了个澡，让自己清醒（我很少在早晨洗澡，总共不过两三次）。清晨新鲜清爽的空气让我精神倍增，像往常一样，后悔自己没坚持在破晓时起床。去了趟村子，希望拍几张bara舞不同阶段的照片。我给出了一些半截香烟，于是看了几段舞蹈；然后拍了几张照片——但效果很不好。拍照光线不足，因为他们不肯长时间摆造型，曝光时间也不足。——有几刻我对他们非常愤怒，特别是我给了他们说好的香烟后，他们居然四散离开了。总之，我对这些土著的态度无疑是倾向于“消灭这些畜生”。很多事情上，我都处理得不太准确，表现得也很愚蠢——比如去多马拉（Domara）时，如果我肯付两磅，他们肯定已经带我去了，结果我又痛失了一次良机。——拍完照片后［……］我吃了早餐，又回到村中。路上决定去趟莫古柏。到了村中，我待在库帕家，派伊古阿去打听这事，他回来告诉我皮卡那愿意同行。我回到家就和他们一起出发了。海面辽阔而清澈，徜徉其间我又一次感到自由和幸福。我和皮卡那谈起继承的问题——但进行得不太顺利……从拉若

罗到莫古柏的途中，我坐在船头——眼前是长满葱郁树木的峭壁，一直向内陆延伸，峭壁在左边开了一个口，马格里（Magori）遗世独立般屹立在白瑞波河边天鹅绒一样的平原上，四周环绕着一片丘陵。我能看到中央山脉高耸的山脊。——今天低沉的积云就像华盖一般笼罩着它们，大雨从中倾盆而出。右边是晴朗的天空晴朗和清透的大海——景色连成一片，一直延伸到波纳波纳岛。海风轻柔。我和伊古阿讨论了一下园圃的问题，非常有意思，应该深入研究下！还没到莫古柏，我就由于海浪颠簸而疲惫不堪。考利（Cowley）不在家。我随手翻了一下他买的杂志。[晚些时候]我跟他聊起了战争，还有莫尔斯比港的事件（弗里斯［Fries］用他的左轮手枪杀了一个人）；以及阿密特和他支持教会的政策。最后我让他帮我预留一个“韦克菲尔德”号的舱位。总体而言，我们之间的谈话给我的印象不是很愉快。——我们动身往回航行。劲风大浪。靠近拉若罗的时候，我们驶入了暗礁区。他们掉转船头，我非常害怕；颇为骇人的碎浪在暗礁四周重重拍打，船帆上都是洞，而我们还必须得穿过这些碎浪。好在天气很好，风不算大。伊古阿安慰着我；第一次我们操作失误，没有顺利地通过，只好退了回去，第二次每一个步骤都恰到好处，终于成功了。在回迈鲁的路上，浪花飞溅——我浑身都湿透了。回到迈鲁，我与皮卡那讨价还价，除了六支烟草外，我什么也没多给他。我再一次对这帮土著感到愤怒。晚上，读《征服墨西哥》。很快就入睡了。做了几个奇怪的梦。其中一个是我梦见自己正在重新验证［菲尔鲍姆博士（Dr. Felbaum）］和贡普洛维奇（Gumplowicz）的那些化学发现，当时我正在读他们的书，或者确切地说，是从书

本里研究他们。我在实验室的一个角落里，那有一张桌子，一些实验器材，[菲尔鲍姆博士]坐在那儿。他做出了六项发明；他研究化学：我看见自己面前有一本摊开的书，就读了他的研究。接着是贡普洛维奇；他有自己的问题。——在梦里，各种经历不可思议的飞速切换，来自我们各种心理情节结合而成的焦虑。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会有感官体验：我们能在梦中看到、听到（？）、触到（？）、闻到（？）。

1915年1月22日，星期四[原文如此]

昨天很晚才起床——9点。吃完早餐，写完日记后10点钟去了村子。我首先进入了一栋Urumodu房，观察他们吃东西，自己也吃了点。但我发觉当时的气氛不太适合讨论理论问题。派人去找维拉未和他的父亲——结果他们没来。然后又派人去找奥马加，他来了，我数落了他一顿，给了他半支香烟，然后我们一起去找“一位老人”。半途遇到肯尼尼(Keneni)。事情进行得很顺利。1点左右我回到家。午餐，轻微头疼，犯困。读《征服墨西哥》，躺下休息，哼着小曲。4点的时候奥马加和肯尼尼来了，我同他们坐在地板的一个垫子上商量事情；进展颇为顺利。之后和奥马加回到村子。陆地上的景色美得不可思议。我们所在的海岸深深地埋在阴影中，这里的空气也或多或少染上了阴影的气息。我极目远眺——柏瑞波附近的海岸一片翠绿，颜色如同绽放在春日阳光中的嫩芽。那片新绿的上方是一面白云砌成的壁垒，翻过壁垒，大海闪烁着刺眼、优雅、凝重的蓝（这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景象，好似从活人眼中闪现的光芒——这就是这里大海的色彩有时给人的感觉）——一种奇妙的景象。我不禁疑

惑，这些色彩从何而来？是源于光影的对比和黑暗的消退（由于热带地区日落时间太短）？抑或是因为黄道带光(zodiacal light)[1]太强，太阳照射出的强光将另一片海岸也染成金黄？……在家，头疼，我哼着吉尼亚的歌——吉普赛和乌克兰的调子。去了传教站，并送了一些礼物。那里的男孩和女孩们举止可笑，或许还怀着敌意。我回到家，仰望星空。换了［相机的］底片，沿着海岸散步，有几刻感到神经紧张。星光闪耀，这种景象没有让我感到宇宙的浩渺，倒是这种“热带夜晚的点缀”让我的灵魂欣喜起来。——很久不能入眠。我梦到了旅行——我娶了 *T.*——但不是一个情色之梦。我同样也想到了和 *E. E.* 一起生活，住在一个花园环绕的宫殿中。——晚上感觉很不舒服，但不虚弱。

1915 年 1 月 23 日，星期五［原文如此］

我在自己的领域越来越“轻车熟路”了。毫无疑问，如果能在这多待几个月——或几年——我将会对这里的人更加了解。但是作为短期的停留，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对于在如此糟糕的环境中自己完成的事情，我已经足够满意了。——砷化物的药效非常好。今晚我做了一个试验。我服了十粒奎宁，凌晨时感到十分难受。显然，奎宁的药效并不好，对我毫无帮助——那它对红细胞会有负面作用吗？我怀疑砷化物是否是对付疟疾的特效

---

1 因行星际尘埃对太阳光的散射而在黄道面上形成的银白色光锥，一般呈三角形，大致与黄道面对称并朝太阳方向增强。总的讲来黄道光很微弱，除在春季黄昏后或秋季黎明前在观测条件较理想情况下才勉强可见外，一般不易见到。——中译者注

药呢？如果是，对于阿尔卑斯山脉国家来讲，它的价值何在？

昨天早上 7 点我步行去村落。拍了几张 lugumi 的照片——从澡堂后面取景。我发现这是一个拍迈鲁（村庄）的绝佳地点。然后我回到住所，叫上奥马加一起去了肯尼尼家——还有皮卡那。我对皮卡那视而不见，不加理睬。结果他自己开始跟我搭话——他出人意料地好。我们谈到园圃，谈到“Bittarbeit”［园圃工作的自愿交换］等等……早餐后，我带着一卷烟草去了村子，给 lugumi 拍照，然后……买东西。我猜我通常付的钱会比物品的实际价格高很多，但我在买东西之前总是会先讨价还价一番。午餐后，躺下，读《征服墨西哥》。两个小伙子给我送来 oba'ua——用贝壳做成的小斧头。4 点左右我去到村里，买了两根带羽毛的竹棍；之后我在海边和肯尼尼及他的家人坐了一会儿。蒂尼（Dini），卡瓦基（Kavaki）的兄弟，也来了。肯尼尼［他们的叔叔］和蒂尼随我一起回家，给我描述了一下样品。晚餐后，异常口渴——喝了一些苏打水——接着疲惫袭来——换了相机底片；我走到海边，天空中星星闪耀，西边挂着一弯新月。我独坐在那里，也没想太多，倒是一点都不想家；心无杂念地任自融入这片景色之中，我感到一阵无名的快乐。艰难地入睡，梦到了在新几内亚作调查的可能性。

1915 年 1 月 24 日，星期六［原文如此］

昨天，星期五，感到虚弱不堪。从下午到晚上我都经受着那种典型的体力不支，连生活中的琐事——比如整理底片、将物品排放

整齐等等——都变成了髑髅地（Golgotha）[1]的庞大十字架。昨天中午注射了砷化物和铁，从今天中午开始感觉渐渐好转。昨天早上和平时一样起床。照片：造船过程；街道；四个妇女。绝大部分的照片效果都很差。奥马加［带来］考利的信。10点左右，奥马加和肯尼尼来了。我们聊了聊禁忌以及它同巫术仪式关系。午餐后，我等了会儿皮卡那，暗自庆幸他没来，于是看起“墨西哥”来。非常疲惫。费了好大力气（今天，此刻，下午，我一点都不觉得困，并且迫不及待地想穿衣出门等等——无论代价如何，这正是砷化物起的作用：值得感激和烧高香）。我拣选了一些给肯尼尼儿子的药（他腿上有一块脓肿）后就出门了，我准备用这药品换一些天堂鸟的羽毛。他没有从他的藏身之地出来。于是我去了蒂尼家，在那里我们聊了聊编织篮子的问题。很早便回来了，异样地疲惫；坐在铺着ogobada的一块小岩石后面看日落。很虚弱。晚餐时塞得太多。然后我忽然灵感迸发——写了一首诗［……］。伊古阿边给我做了做按摩，还用悦耳的莫图语给我讲故事，一个谋杀白人的故事。他还告诉我，如果我也像那个白人那样死掉的话，他还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呢！伴随着糟糕的感觉，我睡着了。心情不太平静。今早，感觉完全提不起劲。几乎是爬到村子中的——典型的麻木和困倦。我试图从阿巴乌（Aba’u）那儿要几块石头……快到中午时，奥马加来了，跟我讲了他的黑巫术的秘密。午餐后，读“墨西哥”——此时此刻（下午4点），我觉得还行，准备去趟村子。今天中午，我

1 耶稣被钉死之地。——中译者注

用香波洗了头，洗了澡，然后排空了肚子——所有这些都让我感觉不错。

2月3日，星期三

[登上]“普流利”号（Puliuli）——我准备去卡帕卡帕。继续写中断的日记。1月23日星期六快过完时（之前我的日记一直将日期提前了一天）：去了趟村子，遇到仪典性的舞蹈正在进行——抓拍了一些照片。然后走到海滨，看到一群妇女在对其中一个生病的女人举行某种奇怪的仪式。——我回去了——在晚上？——这几天中，我总爱长时间仰望星空。——24日星期天，我起得比较晚，去村子的时间也相应比较晚。7点左右，“起航，噢！”——长官喊道；我飞速收拾了一番，跳上一艘前往“伊利瓦拉”的独木舟（真怕我到达的时候会浑身湿透），在船上我遭到明显的冷遇，人们神情呆滞，态度冷漠拘谨。我靠自己一步一步登上船——装上行李，和所有野蛮人及传教站那些抽噎的人道别。刚开始我和长官坐在一起，后来跑去了船尾——逃离长官让我暗自高兴，一种自由的感觉——就像要去度假一样……午餐时又随便寒暄了几句。读了几篇雅各布（Jacob）的中篇小说。早上我爬到桅杆上去待了一小会儿，自由的欢乐感中夹杂着恐惧和压抑，因为我丧了“胆”。下午，我再次爬了上去。四五点左右，我又爬上去了，那会儿我们刚过多马拉，驶进了一片珊瑚礁，处在一个长满植物的冲积带附近。从桅杆上，我能看到水底，还感到船身在石头上剐蹭。于是，我赶紧下去帮忙。绝望：

想到可能丢失我的东西及我的材料。我挺同情长官和小默里[1]，对这艘船本身感到极度失望。我现在总算明白这对船长来说意味着什么了。船左躲右闪扭着卡到了湖底的一个位置上，就像一个［肚子疼的］人的姿势。后来——直到现在在“普流利”号上——我还对这次与湖底的可怕接触心有余悸。当时我连忙帮着拉缆绳——幸好我们最终逃脱了厄运。晚上其余的时间：晚餐，和长官阁下及默里聊天。格里姆肖当时在发烧。一个让人喜欢的家伙。——我还读了一本愚蠢的小说，其中的一两段文字还行。

25 日，星期一

睡眠很差。很早便起床。爬上桅杆。日出。观看云彩渐渐覆盖整个地平线。随着太阳升起，它们也消散了。这些云彩显然在阳光照射范围的边缘形成，是非常密集的低积云。最终，太阳穿破云层升起。早餐；长官阁下给人感觉他心情不佳。上午，看书，和伊古阿聊天，之后和默里闲聊了一阵，提出了一些他以前没思考或轻视的观点。在胡拉阿附近，我们碰到奥马利；格里姆肖给我上了一堂关于航海理论的课。——船过胡拉阿之后，天气开始变得闷热。海岸上空乌云密布，云层闪烁着铁一般的黑色或暗蓝色光芒。我又爬上了桅杆，远远地看到了一艘冒着浓烟的荷兰汽船；我们绕过了一片礁石。［莫尔斯比港］的入口附近躺着“欢乐英格兰”号轮船的残骸。一场倾盆大雨遮住了所有视线。不一会儿，我们到达了港口，

1　莱纳德·默里（Leonard Murray），默里法官的侄子和私人秘书。

阳光穿透雨帘，万物都闪耀着彩虹的斑斓。很快夜幕就降临了。我跑去探望阿什顿夫人，但那间房子已经没人了……喝了些啤酒去睡觉。半夜传来阵阵怪物般的咆哮声。第二天发现是一大群酒鬼，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家伙让我想起了罗斯教授（Los）和伯尼·齐布尔斯基（Bernie Cybulski）；还有一个身材高大且肤色浅黑的人，他正要去参加一场已经开庭的审判，等等。——我与一个让人舒服的芬兰人同住一屋，他是一个水手。那个胖船长不是个酒鬼，倒是和我意气相投；他还给我看新几内亚西部的地图。

26 日，星期二

早上起床后感到疲乏和不安。伊古阿迟到了，我自己费力重新打包了行李。我被波兰来的信深深打动了。哈林卡在信里提到母亲，斯坦斯提到［Strzelec］。中午我去了钱皮恩家，和贝尔聊了很久。给斯特朗博士[1]打了电话并约好晚上和他见面。(2 月 4 日，里戈。我坐在蚊帐中写下上面的这段记录，耳畔满是笑翠鸟［laughing jackasses］[2]和蟋蟀的鸣叫。）下午，我先在伯恩斯·菲尔普的店里搜寻了一番，然后和伊古阿去了村子。探望了阿休亚的妻子们。我（昏昏沉沉地）去了伊利瓦拉；坐在村里读哈林卡的来信——有好几次

1 斯特朗博士（Dr. W. Mersh Strong），塞里格曼经常提到他，主要研究新几内亚内陆说洛洛（Roro）语的部落民。

2 笑翠鸟，又名 Laughing Kookaburra，是澳大利亚东部的翠鸟科的一种食鱼鸟，身长有 42—46 厘米，嘴长 8—10 厘米，是翠鸟家族中体型最大的一种。以其鸣声似狂笑而得名。——中译者注

都感觉周围的世界都不存在了。我们坐上一艘小船，驶到了从胡拉阿来的 lakatoi[1]——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奇特的水上家庭生活景象；他们送给我了一条鱼。阿休亚还没回家，我徒步往回走，很晚才回到斯特朗家……天南海北的谈话；但斯特朗的学识并没让我敬佩。例如：他不知道 merchi 并不是莫图语“盘子”的意思；他关于真正的巴布亚精神的理论也没让我觉得多高明；他关于 vada（巫师）的看法不太充分；关于巫术性质的看法也是如此。我喝了点啤酒，在传教的话题上有些情绪激动。

27 日，星期三

上午，轻微头疼，源于两杯啤酒后的宿醉。收拾了一下行李。4 点时和伊古阿及官方捕鲸船上的朋友们一起去了趟村子……晚上去了辛普森博士家，他却不在。之后去了杜布瓦家。杜布瓦非常讨人喜欢，而且还很有智慧……

29 日，星期五

上午和阿休亚在一起。之后去了赫伯特家……见到了赫伯特小姐和那个护士，那个护士让我隐约想起了赫尔·乔什娃（Hel. Czerw）。我和她调了会儿情。聊到了战争；我试图用廉价的悲观主义来展示自己的优越感。晚上在辛普森博士家，喝雪利酒，谈论战争。晚餐时聊了会儿澳大利亚。听音乐。我不停说话，非常兴奋。《玫

---

1 莫图语，指船，把三艘以上的独木舟捆绑在一起而成的一种当地的船。

瑰骑士》、Preislied [《名歌手》]、《军队进行曲》都让我无比激动。喝了很多啤酒，离开他家往回走的时候已经醉了。

30日，星期六

上午，和阿休亚在一起。伊古阿不再来了。跟长官道别；感到有点失望，因为他没带我一起走……晚上我去见了“混蛋”，然后同一个人及他妻子去了趟医院，之后又去了布坎南（Buchanan）博士家 [一场桥牌游戏激战正酣]。两大杯冰啤——纯粹的享受！回家的时候又醉了。

31日，星期天

读了N. 马基雅维里的书，去了趟村子。古尔哈（Gurha）警官。为哈纳哈提（Hanahati）的狩猎作准备。下午，读马基雅维里，写信。在某种高尚的精神感染下，我出去散了会儿步；思考爱情，想念*T.*。我本想去杜布瓦家，再去阿什顿家，结果他们都外出了。回来，与麦克格兰和格里纳韦聊天。

2月1日，星期一

上午和阿休亚待在一起。十一二点左右，我去看望了斯坦福·史密斯——不过之前我先去了趟肯德里克（Kendrick）的家，然后才是S. S. 家，他许诺给我一艘船用。接着，下午我去见了钱恩皮，跟他讲了澳大利亚政府允许我留在新几内亚的承诺。——我很清楚，不管这项研究后来的结果是什么，政府都会支持我。对此我非常高

兴，也正因如此，整个下午我都一事无成。没去村子里；写了几封信，读马基雅维里。晚上我兴奋又紧张，在海边散了会儿步，然后拜访了阿什顿一家，我们摆弄了一阵留声机。然后我又沿着海边散步，去了“混蛋”家。——那几天我一直在读马基雅维里，他的很多观点都让我印象极为深刻；而且，他和我有很多共同点。他在很多方面都与我很像：一个英国人，却有着完整的欧洲式心智以及欧洲式问题。书中对伊莎贝尔（Isabel）的态度的描述是，爱与理智的默契渗透、交织在一起——这立即让我想起 Z. 马格瑞特（Z. Margaret），还有她永远的被动，所有的肯定、期待，以及“预见”，和她在拒绝或质疑任何事、任何人时的彻底无能……这其实是我自己的空虚所产生的一个具象，这种空虚只有在想到 *T.* 时才能排解。这本书将我从对 *T.* 的思念中逃脱，取而代之的是对 *Z.* 的回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用尽所有的力气，动员全身每一根汗毛，去感受 *T.*。今天（2 月 5 日），我又梦见了她。

2 月 2 日，星期二

一上午（还有前一天），我一直都没有“普流利”号的消息。10 点，阿休亚，孔阿瑞（Koiari）。阿休亚问我要许诺给他的 15/-。收到 S. S. 的信，我们正要去拜访他。打电话——在银行，打给政府代表团，报告他们我要迟到了；然后打给钱恩皮，他说如果需要可以给我派艘船。从 1 点（喝了两杯香蒂酒，头疼）到 3 点，我在麦克格兰的旅店，费了好大力气才作好准备。我把从伯恩斯 · 菲尔普那里和家里带来的东西归置到一起，上了船。他们升起一面蓝旗，我坐

在“自己的船”上——强烈感觉到这艘船是单独为我航行——看着他们操作。扬帆航行的狂喜。我们折回去取带给英格里希[1]的两个包裹。在折回(掉抢[2])前,我们先朝一个小岛的方向航行了一段。——坐在船上观望，心情愉快。在甲板上感觉没事，但一下到船舱，我就开始晕眩了。现在海岸线的绿色已经连成了一片，美妙无比。快到塔乌拉玛（Taurama）的时候，夜幕降临；我们乘着月光继续航行，舵手变得很紧张。我得承认，我有点害怕暗礁，再次刮坏船底的可能性让人不安。当晚睡得很轻。半夜被帆桁与桅杆的碰撞声吵醒。走上甲板。明月当空；舵手如雕塑般纹丝不动，脸庞如同兽化的佛像；直直地凝视着眼前的黑暗。我们慢慢靠近陆地，沿着它航行；风转为了西北方向，但是风力很轻。——早晨（2月3日，星期三)，我们沿着绿松石般的低矮海岸航行；海岸另一侧耸立着一片高地。风刮得强了点,我们轻舟快船,加速绕过了塔瓦艾（Tavai）。我写完日记，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一艘小船靠近我们，船上坐着一个警察和一个翻译。我们上了岸，观测了一番 dubu，一些地方有破损，但房屋的柱子却雕刻得异常美观。英格里希骑着自行车来了。我们的谈话令人不快——我建议他将自己的收藏品标准化、系统化，但他颇不以为然。当他在店里翻箱倒柜时我只能在一旁干等……烈日直接打在我们身上，酷热难耐。散散步令我心情好转了些，这是一项很好的锻炼。道路沿途都是椰子树、鸡蛋花、含羞草，朱砂般

1 英格里希（A. C. English），里戈的一个政府官员，他与迈鲁人联系紧密。马林诺夫斯基曾计划在阿休亚的帮助下在里戈的辛那乌霍洛（Sinaugholo）部落搜集材料。

2 掉抢（about ship），航海专用术语，意味改变航向。——中译者注

鲜艳的花朵中透着冰冷，怡人的花香混杂着阵阵恶臭。四处是篱笆和乔木，就像英国的公园；耕种。我们去看了传教站，又去了英格里希的房子，和政府所在地的小山。斯坦利是个和善的老头；午餐后，他带我爬上山去了趟政府代表团大楼。我非常疲惫，就去睡觉。关于英格里希：我们都不喜欢传教士；他提了几个颇为合理的观点。总体上来说，他和我意气相投。晚上和斯坦利吃饭，谈论战争。蚊子异常凶猛，我都快疯了；还有跳蚤，恶心得不得了。不过我睡得挺好。

4日，星期四

感觉糟透了。整个上午都昏昏欲睡，看了点晦涩的故事……

5日，星期五

上午感觉很糟糕：虚弱、懒散、嗜睡，鲍勃·汉特（Bob Hunter）的昏睡病。（凌晨天快亮时，我梦到了母亲。在马萨克维斯卡［Marszalkowska］街153号斯伯坦斯基［Szpotanskis］家的大房间里，里面摆放着宽大的床和衣柜等等。很奇怪，母亲有点依赖斯伯坦［Szpot.］和拉齐［Lach.］，她占了一些小便宜。我们聊了聊某次去北美的旅行。）起床后，磨磨蹭蹭地写完日记——站在阳台上，我可以望见青绿的草场和山坡——那种景色很像春天里欧洲中部的山谷。10点左右我下楼，洗澡，和斯坦利一起摘椰子，然后我们沿着一条漂亮的小路向郭莫尔（Gomore）村的dubu走，小路被大树的阴影罩着，两边长满灌木，灌木丛中还开着白色的小花，散发着

和 Z. 的香水一样的味道。村里的房子漂亮高大，带有两个露台，每栋大概都有两到三“层”高。我们坐在 dubu 附近的警察家中，邻村的人都跑来看我们。我们聊了禁忌宴（taboo feast）……我和狄克（Diko）把村子走了一遍，然后去了英格里希的家……汗如雨下，感觉心脏衰弱。但我在村里和英格里希家的工作进行得还不错。回来的时候头顶天空的色彩令人啧啧称奇。内心平静，我感觉相对好些了——比之前要好得多，而且我感到一种热带式的欢乐，就像喝多了烈酒一样，沉重和刺激同时存在——让你感觉眼前一亮的同时又使你周身瘫软。在传教站前的树丛中碰到阿休亚和伊纳拉(Inara)，他们正在采集椰子。我们聊了一阵，我跟伊纳拉说了几句，他满头金发，皮肤白皙，不过态度极其傲慢。他的下巴有点突出，让我想起了兹维日涅茨(Zwierzyniec)[克拉考的一个区]的 M. S. 和 M. O.。我对他也充满了同情……尽管椰子壳的可怕臭味不断袭来——我还是坐着跟阿休亚交谈了一会儿。大约 9 点上床睡觉。睡得不错。

6 日，星期六

我想，今天我感觉好点了。7 点半才起来，起得晚了。早餐后，与库阿瑞莫度布（Kuarimodubu）来的男人们讨论问题，他们是一个警察一起来的；一阵西北狂风刮来，把我们从平台前端赶到后面。我不时会感觉很疲惫，尤其在午饭后；这之后，我刚捧起一本关于爪哇（Java）的小册子，疲乏就紧跟着袭来。那一刻我立即变得烦躁不安。总体而言，这里的人［辛那乌霍洛人］非常招人喜欢，其程度与迈鲁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更好相处。他们可以毫不拘

谨地谈论所有事情，而且莫图语说得特别流利。毫无疑问——特别是有了阿休亚的协助——我在这里一个月搜集的材料肯定要比在迈鲁六个月搜集的还要多。——昨天，我奋力地工作了五小时，成果颇丰。4点半左右去找英格里希；到他那里时，他正要坐一辆四轮车准备离开。很显然，他认为我的迟到是对他的冒犯。我也感到很恼怒、气愤，也觉得自己被冒犯了，得给他点脸色瞧瞧。然而我想起斯特朗常说的："他只会让别人迁就。"于是内心一阵轻蔑，暗自认为不值得对他发火。尽管如此，在散步的时候，我还是假想了一番我们会对对方说些什么等等，结果好几次，我又动起气来。回到家，又出了门，去了趟库阿瑞莫度布，然后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坐了一会儿——这让我想起了在布里斯班见过的那种景色；周围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水流同时从千万个细口瓶中倾泻而出（笑翠鸟），但可恶的蚊子总是会来破坏这种安逸的［气氛］。晚上，我和阿休亚闲坐了一会儿，聊了聊白人，特别是白人官员，然后又讨论了土著人的性事问题。阿休亚告诉我，孔阿瑞有过乱伦行为。晚上，狂风大作——我不禁怀疑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回到港口？

7日，星期天

上午一如往常：早上7点起床；早餐；写日记；与阿休亚和其他人工作。得知"普流利"号已经到港。4点左右去见英格里希——派阿休亚去了嘎巴嘎巴（Gabagaba）。英格里希很冷淡地接待了我；他正在妻子的帮助下给球棒编号——我提议帮他做一个编目。后来他的态度有所缓和，开始帮助谋划未来的工作，帮我，等等。他这

种人很典型（跟我一样）——他不会做自己不感兴趣的事情，只会依据当时自己的需要来认同和欣赏他人。神奇美妙的紫色浮云悬在苍白的海蓝色天空；残阳如血，一条狭长的海湾在余晖下波光闪烁。一坳浅浅的山谷中，挤满了茂密的植物；我喜欢从他的露台望去的风景——一种典型的种植园氛围。往回走的时候，有几刻很怕 gaigai（蛇）。顺路去了斯坦利家，他在一旁高谈阔论，我则一边翻阅一篇战争史文章，一边连连点头表示肯定。开始下雨后，阿休亚回来了。我读了个愚蠢的出版物——《巴布亚时报》（*Papuan Times*）。晚上我梦到了一个皮肤雪白的情妇。总之，我在这感觉挺好：有政府的庇荫；有与我关系友善的里戈人；有优美的环境；还有良好的健康状况。

2月8日，星期一

7点左右起床。上午，成群结队的女人们；人们都外出采集椰子。我平时的报道人都来了。稍后，马嘎尼美若[1]也来了，这人有种传教士一样的漫不经心，我当时很不喜欢他。我们的讨论倒是非常活跃，马嘎尼美若很主动，特别在讲述古老传说的时候。午饭后，我们讨论了巫术。马嘎尼美若和其他几个男仆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显得有些害怕，或是窘迫。阿休亚是个非常得力的助手。大约4点，我冲到英格里希家，迅速高效地帮他将藏品分类整理完毕。在他家吃

1　马嘎尼美若（Maganimero），里戈地区的一个土著民，马林诺夫斯基称他为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了晚饭。晚餐前，我在阳台上走了一会儿，有几分钟精神十分集中和庄重，但却被我对土著姑娘们和英格里希家女仆的强烈性冲动搅坏了。我迷失在这片景色中。小山谷四周环绕着低矮的丘陵，其后的远山依稀可见，甚至能看到中央山脉。这座房子被环绕在一片树干发白、树叶闪亮的高大树木中，透过树林的缝隙，能看到种植园和长满林木的山坡。西面的视野更为宽阔。在一小块海面上，天空如同烈焰一般闪耀——映衬着低矮环山的黑色剪影。文学般的意象；在这番景致的美妙中，我再次发现了女人的动人，或说是我在追寻这种动人之处。一个绝色的美人正是自然之美的象征。情感上的微妙踌躇；对真理的探求。在感受美时，我要努力挣脱掉肉欲快感的枷锁。——在一片漆黑的夜色中，我和狄克回到家中。我非常喜欢他。我们谈到了情人（sihari[1]）："性非常美好，很多精液，很好。（Gagaia namo，usi ranu ia lao，namo herea.）"他给我演示了当他们想和一个姑娘性交（gagai）时的［姿势］：莫图和里戈地区情侣之间的坐姿[2]……我和他去了厨房。露台上躺着一条蛇。我们在厨房的台阶上坐了下来……我问他这里的人知不知道同性恋。他说不知道，这是"坏习惯"（Kara dika）。然后说，"不要跟我聊这个话题，睡觉去吧。"因此，lau hereva henia lasi. Dohore ita lao mahuta"［我便再也没多问什么。过了一会儿，我们就回房了］。

---

1 莫图语，指情妇。在 *The Natives of Mailu* 里面是如此解释；而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莫图语词汇表中，有他手写的旁注："sihari——坐在女孩膝上的习俗。"

2 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迈鲁研究中，他写到："莫图人的约定俗成的求偶方式是男孩子坐在他的情人的膝盖上。"

1915年2月9日，星期二

很晚才起床——阿休亚去了嘎巴嘎巴。马嘎尼美若和其他几个朋友来了。我感到[筋疲力尽]。(早餐后)和阿休亚一起[寻觅]烟草，然后观察了一阵伊克洛（Ikoro）（附近的一个村子）来的一帮人，那里的居民说一种与辛那乌霍洛语不同的方言。他们的鼻子与贝宁（Benin）［一种西非文化］青铜人像的鼻子很相似，头发卷曲但不毛糙。阿休亚说，这种直发能在这些区域找到：胡拉阿、巴包（Babau）、卡瑞普鲁和内陆，但不是内陆深处。他们还将白色［织物或贝壳］制成的珠链弯曲成环状挂在脑后，从左耳挂到右耳。和马嘎尼美若聊了聊——但因为身体疲乏且谈话不停被打断而进行得很慢。午餐在斯坦利家吃的。然后打包行李（阿休亚打的包，我在一旁打盹儿还是读书来着）。然后kekeni（女孩）来了，我们派她们去取篮子。但话不投机；中间好几次因为他们思想狭隘或无法理解我，让我非常恼怒。我(在心里)跟里戈那些舒适、极其漂亮的房子道了别。——地平线上盖着一层厚实的植被。这让我想起锡兰的某些景色——虽然那里其他的景色更美丽，也更具有雕塑感。但是，就植被的整体特征而言，这里的景色可能在别处也能看到（比如英格兰等地）：繁茂的森林之间，静躺着一片翡翠般的草地，四周被树木环绕……我觉得很兴奋，而且身强力壮，于是就徒步往村子走。不知道是因为砷化物的疗效，还是因为里戈宜人的气候，总之我异常神清气爽。（上一次注射砷化物是在1号或2号，我应该把日期都记下来，这样可以发现最佳规律。）我们摘柠檬的时候，我被蚂蚁咬了。（在里戈的时候，蚊子凶残无比，特别是傍晚时分，或者有几只钻进蚊帐

的时候。）我疾步走向村落时……听见远处传来了 bara 的旋律，更确切地说是 koalu 的旋律。他们的舞蹈很蹩脚；下过雨后，凹凸不平的地上满是泥浆，他们在上面既不能 Schwung [旋转]，也不能动作幅度太大。他们只是踏着泥浆扭动；loa 既没有迈鲁式舞蹈的野性，也缺乏那种轻快。只是三四个女孩在围着男孩们跳。白天时的艺术效果——丝毫没有；夜晚，在火炬跳跃的光影中舞蹈，其魅力都差不多；不过这里街道宽阔，到处都是树木和 eva 柱子上投射出神秘阴影，这种魅力倒是被放大不少。我坐在警察家高高的门廊上，听马嘎尼美若和英格里希分别解释歌曲和舞蹈的含义。每只舞似乎都有自己的 badina[1]，只不过迈鲁人不知道而已。koalu 舞最初源于卡瑞普鲁，现在流行于新几内亚的整个上流社会（beau monde）。一个来自内陆（gunika）（gunika haine）的妓女还是离异的女人吸引了我的注意——gagaia ura（想与她做爱）[2]！我和狄克从村子出发去了嘎巴嘎巴。我再次感到身强力壮；有点厌倦这帮野蛮人了，渴望投身于自然的怀抱。我已经开始集中精力并放松自己！未来的计划……走在路上，我高大的影子落在路边的棕榈树和含羞草上，丛林的各种气味混杂成了一种特殊的味道——绿色 keroro（一种树）花的微弱而细腻的香气，急剧生长的繁茂植物分泌的浓郁汁液；鸡蛋花——气味强烈如同熏香，轮廓雅致而清晰——一棵树姿态婀娜，绿色的树冠上镶嵌着白色大理石般的繁花，微笑着挥洒下金色的花

1 莫图语，指事物的根源或因由。

2 莫图语，ura 指希望，欲望；gagaia 指性交。

粉。腐烂的树木，散发出的气味时而如臭袜子或女人经血，时而又似正在“发酵”的佳酿一样令人迷醉。我试着勾勒出一幅全景：大海宽阔、明快而闪亮——礁石上方浸着一层翠绿的海水，青蓝的天空挂着几条细雪般的云丝。丛林中空气闷热，混杂着一种特殊的气味，像音乐一般渗入肌肤，浸润周身。远山的线条和群岛的轮廓看起来都姿色平平。快到嘎巴嘎巴之前，我们碰到了一群女孩，便与她们同行。我在漆黑的海边坐了会儿；在黑夜的侵蚀下，村子的轮廓很难分辨。我们的船穿梭在露出海面的一片桩子中，算是一种绕着房子的防护栅栏，我不禁为自己能如此近距离的接触“湖上住宅建筑文化（lakedwellings culture）”而欣喜若狂。真情实感——在这太平洋上的威尼斯——海水拍打着木桩的声音……我和警察谈论了卡帕卡帕的习俗。隆比（Lombi）人和辛那乌霍洛人很相似。他们对内陆的友好态度可能正是源于他们对该地区袭击的有效防御。

10日，星期三

睡得很好：月华如水的冷夜。5点起床，阿休亚开始收拾。我大步跨过几个平台，就上路了。“普流利”号扬帆起航。彼此道别。在风吹船帆的猎猎声中，Mirigini（北风）渐渐停了（这一部分是我星期四下午坐在汤姆·麦克格兰的露台上写的）。上午，我感觉很好。11点左右，刮起一阵guba（强风）——烈日炎炎，万里无云，狂风毫无阻碍地掠过海面，——不一会儿我就头晕目眩，几次想呕吐。然而，从登船到狂风刮起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是这段行程中我尤为享受的部分。我回到船舱，四仰八叉地栽在枕头上，船头每摔抢一次，

我就将枕头换到床的另一端。吃完早餐。风力很强，甲板都被海水浸透了，我的座位也被溅湿了。我挪到船尾，披着舵手的斗篷坐在马桶上。卡帕卡帕的远端铺展着一串树木葱郁的矮山，矮山上满满地覆盖着一层白色茅草（rei kurukuru）——这片地区和里戈周边区域很相似，只不过从远处看去轮廓不甚清晰，也就没有里戈迷人。过了嘎巴五英里，种植园［……］。然后是刚才看到的矮山，堆积成一座高峰，裹在野草中，静躺在盖里（Gaile）背后。船行在海上的任何时刻，我们都能远眺到内陆，远处一连串纷乱的山脉此起彼伏，穿插错落着向天边延展，最终融入和消失在中央山脉中。我们慢慢驶向了一处高地的斜坡，高地的形状我们从远处就已看清：一面高墙，大约有 1500 米高［5000 英尺］，上面盖满植物，沟壑纵横——很像卓哈瓦（Drohawa）溪谷中绿意盎然的山麓。这面高墙显然遮蔽了身后所有的景物，君王般地俯瞰着这片土地，脚下匍匐着一片低矮的丘陵。我们一直抢风行驶，甲板上的积水四处飞溅。又一次顶风转向后，我们便到了盖里，接着又转了一次向。那时我开始难受起来，太多细节都记不得了，只是贯穿始终的是，我间或有一种快乐主义式的情绪，仿佛正在“度过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到了图谱斯雷阿（Tupuseleia）——巴拉考（Barakau）就隐蔽在一座拱起的小山后；我们又顶风行驶了几英里；大约 3 点半时，我们抛下锚；我坐在甲板上，有些失落。图谱斯雷阿就像一座建在水上的嘎巴嘎巴；屋顶上覆盖着茅草，房子从屋顶到基底都浑然一体。看上去就像一堆堆干草立在蓝色的环礁湖上。新盖的房子上(kurukuru 草)如同一堆金色的（黑麦）稻草，被风吹雨淋的其他房子则呈现出旧

草垛的灰白。退潮的时候，房子高高地立在结实的木桩上。房子开间狭窄，屋顶的排水槽看上去就像一只奇怪的鼻子从卷裹的皮毛中伸出；这种“室内”空间的逼仄给人一种荒凉寂寥/毫无生气的奇怪（stimmung）[感觉]——类似于威尼斯环礁湖的忧郁感——这是一种背井离乡的他乡异客或失去自由的囚犯才能体会的心情。在昏暗的屋顶下，古铜色的人影恍惚，白色的双瞳在幽暗中忽闪忽烁，结实的胸膛不时穿过黑暗，刺人眼目——maire（一种新月形的珠贝）。在村子内，从街道——或确切地说从水渠——看去，这里倒是稍微有些生机。露台上挤满了人；很多凤尾船（gondola）[1]；哭叫的孩子和狂吠的狗……我决定在村子里过夜。在极度的疲倦中，我睡着了。然后……我、警察及另一个野蛮人在一艘大船（“双独木舟 [double canoe]”）上航行……我疲惫无比，涌起一阵“恐尖症”（pointophobia）（对尖利物体的紧张和厌恶之感——“stichophobia”？[2]）的感觉。很晚才吃晚饭，其间我和阿休亚讨论了 vada 和 belaga，事实上，在以前 vada 是一种公众人物，他的穿着总是与众不同，等等。我们谈到 vada 的入会仪式；还有 babalan[3]，治疗的方法等等，还有阿休亚何时去找 dogeta（医生）和 babalan。——晚上我睡得很香。过夜的地方在“湖上住宅”中：外面是尖叫的孩子、狂吠的狗、从 4 米 [13 英尺] 高的地方向下撒尿的声音。上午，潮涨得很高：“干草堆”

---

1 也就是贡多拉，威尼斯特有船型。——中译者注

2 尖利物恐惧症的正确英文是 Aichmophobia，文中的 pointophobia 和 stichophobia 应该是作者忘记了正确的拼法而自造的词。——中译者注

3 指当地一种治疗者，或药师，通常也是通灵者。

不再立在高高的桩子上，而是像直接漂在海面上了，将它们低垂的茅草胡子浸在了海水里。清晨的图谱斯雷阿很是怡人。村子后方是连绵起伏的丘陵，零零星星的树木枝丫向四方奇特地延展；这些独自生长的巨树看上去就像匍匐在土地上的硕大蜘蛛。西边——现在被太阳照着——一直延伸到塔乌拉玛的岛屿和海湾的山丘沐浴在夕阳中。村子后方就是略微倾斜的高地，上面的沟壑清晰可见。昨晚的光线变幻莫测：浸润着这个季节独有的深黄。

2月11日，星期四

在“普流利”号上，将枕头摆放在最舒服的位置。我头朝船尾躺着，每船每“掉抢”一次我就变换一次方向。和阿休亚讨论了巴布亚的“科学”:关于礁石、云、风的命名。我们谈到了太阳和月亮，万物的起因；还有 koiaras。我们经过了塔乌拉玛；我还在水面上的一个厕所中直接向海里方便。过了塔乌拉玛是普瑞（Puri），然后是瓦布克瑞和山上的基拉基拉（Kila-Kila）。今天感觉没那么糟糕。我们绕过马努巴达（Manubada），然后一路航行到伊利［瓦拉］。我走到船头——帆船真是一项非凡的运动！午餐只吃了一点;男仆们［在莫尔斯比港］将我送上岸。——住在麦克格兰的旅店;我穿戴齐整(有点累)，去见了钱恩皮——奥马利和钱皮恩——两人都很和善。回到旅店,写了点东西,吃了晚饭。外面开始下暴雨。去拜访……夫人:我们聊了聊［普瑞德兰（Priddlam）］；她这人特别粗俗，让人难以忍受。然后去了杜布瓦家，他家很多人，我和杜布瓦用法语交谈了一会儿。回到旅馆后，在和麦克格兰聊天时，得知了在奥尔克里斯

事件（Oelrichs affair）中“政府”所持的令人不快的态度，我对此感到非常烦恼。

1915年2月22日，星期一

在迪克亚斯（Dikoyas）[伍德拉克岛或姆如阿（Murua）岛北岸的一个村子]。我住在一个棕榈叶拼成的帐篷里，颤颤巍巍的地板则是由木棍绑在一起组成的。帐篷的开口正对着60米［大约200英尺］开外的村子，就在斜下方，看上去就像被我捧在手中。矮小的棚屋直接搭在地上——看着就像大地被一股莫名的潮水冲开后，又将裂口粗糙地缝合一样。进到村子后，我在高大［茂密的］丛林里神清气爽地走了走，就像在康提一样——我又开始感到健康，身体每一个部分都很舒服……过去几天，我的健康状况并不太好。疲惫、乏力、还有我特有的神经紧张：恐高、厌恶尖利的物体。——从星期四到星期二，我都待在海港。我和阿休亚基本上什么事情也没做。我本来计划星期六和他去孔阿瑞，但得知“莫鲁度”号（Monudu）（因为“马斯那”号［Marsina］船的遗骸问题而晚到了）可能在周一到达，所以就没去找阿休亚。星期六下午，和斯坦福·史密斯聊天，他没完没了的政治见解让我无法忍受，还老用（将来时）条件句，以第一人称开始，而且丝毫不谦逊。星期六晚上在辛普森博士家听留声机，但疲劳及［酒精的副作用］（星期五在杜布瓦家吃饭的时候，喝了雪利酒及三大杯冰啤）让我无法真正地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星期天一整天都感到很萎靡。看吉普林的小说，比我在迈鲁读的那些差多了。星期天晚上应斯特朗邀请去他家吃饭，花

了两小时。——接着去见了钱皮恩，我和他［相聊甚欢］。哦，对了，星期六(还是星期五？)早上，我和布拉梅尔[1]去了博物馆，我们“秘密”地说了一通当地殖民状态的“坏话”。——星期一上午在伯恩斯·菲尔普那儿将行李包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才辛辛苦苦地把它们弄回来。下午本来想写信，但是钱皮恩给了我几封吉拉尼提（Giulanetti）亲戚的信让我翻译。然后又跟着他去了趟他住的小山上。[H. A.］西蒙斯（Symons）［伍德拉克岛的常驻法官］来了——相互认识了下。晚上在斯特朗家，我们聊了各种各样的话题，就是没有聊民族学。星期二上午，匆忙收拾齐整，然后跑到阿什顿夫人家，然后去银行，去杜布瓦家；将东西搬到船上。

旅途中：第一天（星期二）工作。读了塞里格曼；列了一个文章提纲，论述的是莫图人和辛那乌霍洛人。午餐——对布拉梅尔很生气。与西蒙斯聊天。下午又工作了一小会儿，但没太多激情。新几内亚的海岸被浓雾和细雨包裹了起来。下午我们经过了胡拉阿，卡瑞普鲁。上午（下午和晚上我读了一本借来的吉普林的书）大约 7 点时，海湾的群山上都下起了雨。我推测那会儿我们是在米尔波特海港附近。埋头看小说——我的健康状况显然不是很好。早餐后（不，早餐前[2]）我们从船上可以看到苏阿乌。我看到了农场湾入口处的金字塔形高山。厚实的雨帘遮蔽了山的景色，又将它以另一种形式凸显出来。湿润的植物散发着天

1 布拉梅尔（B. W. Brammell），中心区常驻地方法官。

2 原文有下划线。

鹅绒般的光辉，深深的影子看起来美妙绝伦，而被雨水冲刷的岩石颜色则更显乌黑，透过雨帘看远山的轮廓，就像现实的影子投在了屏幕上一般迷人。——横穿苏阿乌的通道被雨水冲坏了；但即便如此，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美妙。我没看到环礁湖内部的景色。——雨势逐渐减弱，苏阿乌沐浴在雨后的阳光中。我捧着一本书（吉普林的）坐下，远眺莫底瓦湾（Modewa Bay）和美丽的巴克林（Bucklin）海角，我想我甚至看到有母牛在上面吃草！罗吉阿渐渐从地平线上出现了，远远看去就像一座金字塔。我们到达了萨玛赖。我被海王（Neptune）折腾得够呛：头疼加全身无力。风很大，博士的船并没有立即出来迎接我们。我向他问了好。然后和牛顿[1]聊了很久。上岸。和博士及他的妻子一起吃了午餐。这一次肖夫人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一位了不起的女人，一个颇具美学造诣的人才。下午，从邮局到希金森住处，再到教区长的住宅。泛泛地聊了一下。牛顿送给我一本书。在岛上四处看了看。去拜访了博士及他的妻子，和他们一起回到船上。晚餐——对肖夫人热情无比——几乎都要爱上她了。我们闲坐着，结果一个曾经骗了肖博士一些钱的讨厌伦敦佬插了进来。我提前上了岸。大概9点左右，去了教区长的住宅处，和牛顿聊了聊政治，在主教家的夜晚相当完美。清晨，看邮件，见希金森，读吉普林的书。与肖博士、牛顿等人告别。图思（Tooth）的漂亮女儿（哦，对了，

1 亨利·牛顿牧师（Rev. Henry Newton），新几内亚教会的助理，塞里格曼和马林诺夫斯基都提到了他。

上午去了医院）。

去姆如阿的行程［伍德拉克岛］：下午 1 点午餐。我们穿越中国海峡（China Straits）时，我从船舱到甲板上走了走。逃离现实的念头像一个毫无新意的魔鬼，再一次将我按到甲板上坐下来看书（吉普林：《山中故事》）。然而我周遭的一切太不可思议了！大海出奇地平静，船两侧是青蓝的深渊。右边是萨里巴岛的凹凸不平的海岸，大大小小的岛屿上长满了高大的树木；左边是远山的剪影——米尔恩湾的海滨。更远处，海岸线在两边渐渐消失；左边只剩下东峡（East Cape）云雾缭绕的峭壁，就像地平线刺向空中的利剑；右边，一些黯淡的形状若有若无地从那片永恒的青蓝海中浮现出来，逐渐幻化为火山岩，尖利，金字塔似的耸立着，另一些则化身为平坦的珊瑚岛：岛上魑魅的森林飘浮在一片正在融化的蓝色天空中。这些景致一个接一个地逐渐清晰，又默然消失。天色慢慢暗沉——只剩下云上砖红的斑点——东边是一片平坦的珊瑚礁岛屿，金黄的沙滩上傲立着一棵棵巨大的树木，映衬着冷青色的天空和大海——不禁让我想起了维斯瓦河（Vistula）的沙洲。晚餐。我读了一会儿书便早早上床了——美轮美奂的天空。很晚才睡着——已经能望到姆如阿了——只是景致并不特别。红树林环绕着环礁湖——南边是苏洛嘎（Suloga）的群山；我们面前立着一座小山：库鲁马道（Kulumadau）。花了很长时间才靠岸。坐汽艇游了一圈，内河边都是高大的树林；船库，里面有几个警察。回到船上；我和西蒙斯一起上了捕鲸船，没靠人拉，全凭自己爬上去的。累得厉害，令人窒息的闷热极难忍受。之前在新几内亚从没感到这么无力……我彻底丧了志气。去见了塔阿

非（Taaffe）“博士”。然后去了殖民政府（M. G.）办公室。西蒙斯不是很友善。夏庞蒂埃（Charpentier）以牧师的身份接待了我。我们聊了一些关于土著的话题，但主要还是关于政治的。大约6点去吃晚餐，见到了穆克里希（McCliesh）。之后又去了夏庞蒂埃家；碰到一个喝醉的英格兰人和两个矮小的犹太人；我喝了一些啤酒，也醉了。夏庞蒂埃跟我聊了很多土著的事情，但我忘得一干二净。然后睡觉，睡得很好，但是感觉糟糕透顶——汗流浃背，对自己的懒惰也厌恶头顶。去拜访了夏庞蒂埃，聊了关于技术的话题……回家；彻底筋疲力尽。读吉普林。忽然一个警察带着一群男仆出现在我面前。那会儿我累得一步都迈不动了。然而我还是收拾整齐准备工作；在夏庞蒂埃帮助下——他试图说服我，让我相信政府的协助有百害而无一利——我跟着男仆们出去了。实在太累，一有空就靠在［莫尔顿（Moreton）］和另一个男仆身上。我们在森林里停了下来，男仆们帮我扛着东西。不可思议的蛮荒之地……看上去就像康提版的《霍顿夫人的马车》（*Lady Horton's Drive*）。蕨类植物像长在树上的枝状大烛台；巨型树木的树干庞大无比；脚下的灌木毫无节制地疯长。黑暗、阴郁、奇特。我舒服地倚靠在两个男仆身上四处参观。过了一会儿，我们走到了一片干枯的丛林里。再次能和新几内亚的男仆们独处，尤其是独坐在棚屋内，穿过［棕榈树］的萎叶望见村子时，我感到欣喜若狂。又一次看着男仆们衣冠不整的样子，又一次坐在离他们几步之遥的地方。那晚，尽管我特别累，但我还是和奥斯（Aus）聊了聊［……］。然后去村子里拜访了一位老人。

星期日早上，科学会议。然后是宴会；之后我躺在床上读肖博士的文章，头疼……星期一（整晚倾盆大雨，从房顶漏下来滴到床上）暴雨，我又坐到 kaha 上同［莫尔顿］及那个老人商讨。午餐后，我又读了会儿书，头很疼。惬意地沿着海滨走到斯皮马特（Spimat）。砷化物和咖啡因［彻底让我清醒过来］。同阿么雷（Ameneu）一起从［……］走到 W……然后走到挺立在珊瑚礁边的宽阔丛林中。小路上满是盘绕缠结的树根，一直向前延伸——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美丽公园。我们跨过［盘根错节的］树根、潮湿的岩石，穿过半腐朽的树林——我们一直走，直到从树枝的缝隙里看见波光粼粼的大海，听到海浪千篇一律的澎湃——这些响声回荡在山间和林中，混合成一种模糊的呜咽。我想起了文特诺（Ventnor）。巨树上爬满旋花、常春藤、匍匐植物；我穿过一个环形的山谷，一直走到海边。海天昏暗成一个颜色，坚实的沙滩却洁白如旧。海湾小而浅，被陆地上的两座矮山抄手环绕——看去就像两堵密不透风的树墙。沙滩上长满各种树木和棕榈，沙滩上空的椰树和其他一些树的树冠从背景的一片油绿中跳离出来，就像离群索居的浪子。心情极佳。阿么雷高兴得声音都变了，我也是。我们观察了奥斯的 waga[1]。然后返回。不时感到疲惫，但程度不严重。晚餐吃的烤香肠和南瓜，与奥斯聊到鬼怪和 rabu。——今天（星期二，1915 年 2 月 23 日），梅瓦德（Mewad）很早就把我叫醒了。

---

1 泛指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一切能航行的船只，也指大型的组合独木舟。

3月1日

上了“马斯那”号,我们越来越靠近凯恩斯。今天我的头有点胀，但总体感觉身体还行，精力也不错。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澳大利亚期间不能浪费光阴，而是要最有成效地利用它们。我必须写一篇关于迈鲁的文章——或许还可以写一些别的地方，但迈鲁的文章是最紧要的。我应该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尽量参观博物馆。这样才不会虚度！我必须给阿特利 · 汉特一份详尽的报告，这样才好打动他。过去几天虽然感觉不太糟，但我还是没好到可以投入工作的地步。读了点牛顿的书——与莱昂斯（Lyons）聊天。事实上，我没有和克雷格小姐（Craig）和内维特夫人（Nevitt）调情，并非我有意而为。我本打算追求后者，却被两件事情搞得很懊恼：(1) 她在到达凯恩斯之前便要下船；(2) 她无比愚蠢，也不能真正吸引我。我必须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23日，星期二，上午在家工作，效率不高。沃斯（Waus）[显然这里是奥斯的另一种拼写] 有一个朋友，他给了这个朋友一件 bagi，又和他聊了一会儿。[1] 上午我和土著讨论了可怕的鬼怪和葬礼。心血来潮决定再多留一天。下午，我去了他们取水的小溪。走在蕨类植物之中——就像有蕾丝花边的洋伞。小

1　这显然是马林诺夫斯基第一次意识到“库拉（Kula）”制度存在的证据。“库拉”是这个地区一种复杂的交换制度，后来成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的主题。在此书中，他在 477 页中写道：“1915 年初，在迪克亚斯（Dikoyas）的村落里，我听到了海螺被吹响的声音，村落里一阵骚动，然后我看到一个大的 bagido’u 赠予仪式。当然，我问起了这个习俗的意义所在，他们告诉我说这是探望朋友时的一种交换。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见证了一次生动的展示，最终，我才发现这就是‘库拉’。”

河在密实的植物中蜿蜒。我沿着河岸在类似蕨类植物的树丛中穿梭。枯朽的树干架在小溪上方，暗绿的溪水在石间流过，缓缓［向下倾斜］的河堤上长满植物——从一面仅能窥见一角的陡峭崖壁上，溪流从中间艰难地流出来。我向上爬——某种混合着碘和硝酸盐臭味的松脂黏在了我的脖子上，灼到了我。我继续向前走，到了一个荒废的园圃——看到小溪的又一个分支——弯腰，两手摸索着，我钻进了黑暗的丛林。回来的时候有点累（我去探望了生病的阿么雷）。第二天（24日星期三），我起得很早，准备停当，就去了村子［……］去库鲁马道。纽瓦德（Newad）和另一个男仆搀扶着我，其他几个则帮我扛行李。好在及时赶到。下雨了。雨势见小之后，登上一艘船——因顺利上路而偷偷窃喜。航行——午餐——最后船起锚。我坐在船尾，望着苏洛嘎湾（Suloga Bay）——美景尽收眼底。连绵的群山上铺盖着厚实的植被，蔚蓝的海面上漂着一根根绿色的绸带，原来是较浅水面下的珊瑚的折射。我们先向西面航行。北边是低矮的红树林环礁湖，南边是苏洛噶上的群山——这里是以前唯一产石器的地方。——我们顺着平直的河道前行，两岸堆积的珊瑚尤为引人注目，到处都是被一串串白色浪花卷裹的绿意。我感到神清气爽。大海开始更加汹涌澎湃。我和布拉梅尔合作完了一个项目，为博物馆添了点藏品。我们聊了很多事情——颇有趣味；总体上讲，我跟他相处得很好。

晚上，对内维特夫人欲火中烧。于是我下去找她——发现她和鲍尔（Ball）一家正待在船舱里。第二天（25日星期四），早晨6点，在一夜煎熬之后醒来——发现我们正在穿越中国海峡——黎明的辉

光穿过热带丛林洒在大地粉红的胴体上；海面散发着釉瓷一般的蓝色光芒。萨玛赖［盆地］的景色十分美妙。罗吉阿，状如西藏的毡帽，内陆的丘陵则围成了毡帽上的一条美丽缎带。我和肖一起上了岸，吃早餐，取了一个寄给比迪（Biddy）的包裹和一封给安德森（Anderson）的信。和鲍尔绕着小岛散步。迷人的景色。大海穿着节日的盛装，海岸的曲线优美得无可挑剔，浪花轻轻拍打着，在微微倾斜的棕榈树下堆起一层银色的泡沫。我很想给 *N.* 写信，还在心中构思了一封（1915 年 3 月 3 日）——将我在这里经历的妙处告诉她。有几刻，我产生一种对她的强烈同情，并渴望同她建立友谊。但男女之情仍然只为 *T.* 留。——碰到牛顿，和他一起去了教区长管区——在那里，心情愉快地和他们夫妇闲聊了一会儿。去探望希金森，他得了疟疾。和他聊了一会儿我就回去了，走之前告诉了他警官的事以及我擅自索要椰子的事。我叫上肖博士吃午饭，又去邀请了牛顿一家，他们非常礼貌地接受了邀请。——午饭吃得索然无味；饭后我们坐下来聊了一会儿。和他们一起返回教区长管区，我收到一件礼物：一个独木舟船头雕刻。船启程了——女伴同行——克雷格小姐。我坐在船尾——浸润在阳光之中萨玛赖港湾从面前经过；看上去很美——泛着金光的青葱树林，宝石一般湛蓝的海面。罗吉阿背后，几面峭壁高悬在宽阔的海面之上。到达苏阿乌之前，天已经黑了。我们驶过朝海的一面。和布拉梅尔聊天，然后和博罗斯（Burrows）——一个从萨玛赖来的人——聊天，非常有趣和愉快。我和他讨论了一些可能的探险，以及最终的合作，搜集民族学数据的项目等等。

26日，星期五

沿着新几内亚的海岸行驶：清晨浓雾紧锁。桌子岬（Table Point）。完成了导论部分，交给了布拉梅尔和博罗斯。在胡拉阿时我四处张望，几次试着朝克雷格小姐的方向看去，均以失败告终。倒是成为了内维特夫人的好友。和博罗斯聊了很久。晚上，到达莫尔斯比港。我站在驾驶台上，看着我们的船驶过暗礁夹缝之间的航道。接着抛下锚。港湾的海面十分平静。杜布瓦夫妇。喝了点啤酒，很晚才睡觉。

27日，星期六

由于蚊子和蚊帐的困扰，睡得很差。通过港口时，文件遇到一些问题。我从货舱里将自己的东西搬上岸。麦克格兰、阿什顿夫人、钱皮恩、阿休亚、长官阁下［默里］——我又一次感到疲惫和状态不佳。起航。我坐在后面眺望海港，图谱斯雷阿背后起伏着连绵的群山——风景终归还是可人。有点轻微晕船。进舱。晚上——

28日，星期天。上午——？

读了点［牛顿］的东西。晚上想起斯坦斯，于是提笔给他写信。我不时会感到兴奋；我已经到过了新几内亚，并且做了很多事情。对于更好的工作成果，我也指日可待——有颇为明确的计划。因此[1]——情况并不像我刚到这里时预感的那样无药可救。并且和起

1 原文有下划线。

刚到相比，我的状态也没有变糟。现在我是一名更称职的水手，脚力也更为强健——距离不再让我恐惧。——望着大海，我感到心中充满了快乐。没错，这一切尚未结束；但相较于以往的恐惧与疑惑，我已经取得了胜利。

3月1日，星期一

通往凯恩斯的沿途风光美妙绝伦。从清晨开始，海岸上一直云雾弥漫。我们贴着峭壁驶过，海浪在岩壁上拍打出层层浪花。群山的轮廓越来越清晰——玫瑰色的身影映衬在绿色的海面上。有的山体还带着岩石掉落时砸出的痕迹。在左面，高耸的群山头顶着壮丽的山峰，看上去就像教堂的塔尖。右边则是连绵美丽的群山。小镇处在群山之间的空谷中，背靠一个小山岬还是舌状沙嘴。全然沉浸在这片美景之中。这种景色让我隐约想起巴勒莫（Palermo）。山上覆盖着繁茂的植被。这一次我对那些最初让我非常着迷的红树林视而不见。博士彬彬有礼。军事管制。沿着海岸漫步。去年9月我也曾漫步于此，但此时我感觉自己强壮了很多。回到船上——如果不是船延迟起航，我可能已经错过了。起航；这次我没有欣赏景色而是选择了同鲍尔夫妇喝酒。然后我读了牛顿的文章（我恪守自己关于小说的承诺）。接着，下午和莱昂斯一起工作，但实际上，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讲哈登和L. M. S.的坏话。晚上，喝了三杯啤酒。结果，周二（3月2日）我还在宿醉和发烧——懒怠、大脑贫血，乏力。上午，我开始整理手稿——但到最后感觉筋疲力尽。下午读了一本小说（雅

各布)，到甲板上欣赏奇妙的降灵航道（Whitsunday passage）[1]。晚上，一直读小说（插一句，这本书还不赖），[达到了犯困的预期效果后]，服了十粒奎宁，10 点左右就睡觉了。

3 月 3 日，星期三

并没有太大的好转。大脑仍旧贫血，可能与大脑与视神经之间的典型性血液阻塞有关。上午和莱昂斯一起工作。下午……我读了更多牛顿的东西，一有空就盘算在澳大利亚停留时要做的事情；别的时间则思考关于迈鲁的文章。晚上和大伙聊天，10 点前便上床睡觉了。糟糕的一夜，跳蚤肆虐；船一直颠簸。

3 月 4 日，星期四

今天感到情绪颇为低落。轻微晕船。想对这次航行作一个总结。其实这些美景让我心中充满了一种似曾相识的快乐。当我凝视它们时，所有的一切都在心中回荡，如同聆听一场交响乐。而且，对于未来，我满腹规划。——海纳百川，与天同色。间或地，粉红的山体轮廓从薄雾中闪现，在这铺天盖地的湛蓝中，它们就像真实世界的幽灵，又如那些充满活力的青春少年还未成型的思想。在这薄雾中，你仅能勉强辨认四周散布的小岛的模糊轮廓——它们仿佛朝着某个未知的终点前行，神秘而孤独，完美无瑕——自成一体。

---

1 由降灵群岛最北端的一片岛屿组成的航道，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由库克船长在 1770 年发现并命名。“降灵”是一个宗教节日，用于纪念发现的日子。——中译者注

四周的海面上漂浮着珊瑚岛，如同在平静的海面上滑行的巨大木筏。偶尔，这些景致也会呈现出生动的模样，融进［赤裸裸的］的现实世界。这时，一个苍白的剪影摇身一变成了一座布满岩石的岛屿。巨树立在冲击而成的海滩上，远远看去就像从海平面上拔地而起。山坡上丛林密布，偶尔几棵大树如高塔般从中耸立，其间还有或白或粉的岩石从植被中探出身影。

1915 年 8 月 1 日——在中断了五个月之后[1]

在欧马拉卡纳（Omarakana）[2]。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写日记真是太遗憾了——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昨天到今天，我终于理清了长久以来一个隐隐约约的想法，之前它一直徘徊在那些混乱的愿望、梦想和不安之间——现在终于现身了——我一直在认真思考同 *N.* 结婚的事。即便如此，我还是不太确定。但我想见到她，看看这是否可行。从明天开始——不，今天开始——我要开始写另外一本日记，还要把过去那五个月的空白补回来。如果最终我与 *N.* 结婚了，1915 年 3 月和 4 月将成为我情感生活中最重要的月份。《伊维琳 · 伊尼丝》（*Evelyn Innes*）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康拉德的一本巅峰之作。

---

1 这是马林诺夫斯基第二次田野调查的唯一的记录，这次调查自 1915 年 5 月到 1916 年 5 月，都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进行。

2 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中最高酋长（the Paramount Chief）所居住的村子。

第二部分　1917年—1918年

日复一日，无一例外，我要按时间顺序记录下我生活中的事件——每天都要有对前一天的记述：对事件的反思，对道德的评估，我生活主线的定位，以及之后一天的计划。

整体计划最终将取决于我的健康状况。目前，如果身体允许，我必须献身于工作，忠诚于我的未婚妻，努力达成给生活和工作增加深度的目标。

星期天，1917 年 10 月 28 日，在南回归线上

对之前几周的回顾[1]：

9 月我去了趟悉尼，为的是搭上“马斯那”号【去莫尔斯比港】。最后一个晚上和埃希[2]在我的房间度过。周三收拾了下行装；和保罗、赫蒂[3]、莉拉[4]共进午餐，埃希也在。回来的路上，莉拉回家了，我则和埃希同路。在车站喝了点茶，聊了聊特佩恩（Teppern）和安·德尔布拉德（Ann Delprat）分手的事情。米姆（Mim），道别。

[去悉尼的] 旅途。我告诉了大伙儿我要去的地方。感觉很好，一想到不久就可以重新在广阔的天地中生活就感到高兴……悉尼：得知船已满员，很懊恼。伯恩斯·菲尔普（B [urns] P [help]）[5]；

1 第二本日记的其中一个章节被放在本书最后，它被马林洛夫斯基称为“回忆日记”。这里是最开始的记录，写于他第三次远征到达新几内亚之后直到离开之间的这段时期，其实是唯一和过去的“回忆”有关的部分。我们考虑到它展现了马林诺夫斯基在墨尔本游历的情况，也包括一些人名和情景——这些内容在第二本日记中被反复提及，所以在日记本身开始之前插入这些记录。“回忆日记”的其余部分主要包括一些社会学理论和未成型文章的提纲。这些内容的绝大部分在本书中被略去了。

2 埃希·曼森，墨尔本大学的化学教授戴维德·奥姆·曼森（David Orme Masson）爵士的女儿。当时她是墨尔本医院的一名护士。1919 年和马林诺夫斯基成婚，1935 年去世。

3 保罗（Paul）和赫蒂（Hedy）是维也纳的保罗·库勒（Paul Khuner）夫妇，马林诺夫斯基一生的挚友，他们那段时期正在墨尔本。

4 莉拉（Lila）或雷拉·贝克（Leila Peck）（马林诺夫斯基两种拼写都用）。还会提及米弥·贝克（Mimi Peck），二人显然是姐妹。

5 下文简称 B. P.。——中译者注

查理 · 赫德利（Charlie Hedley）。军队。反感悉尼这座城市。

归来（碰到了一群土著和混血儿）。保罗在车站接我。在法兰西斯餐厅（Café Francais）吃午餐；埃希祝词："长命百岁"；音乐会，与两位贝克（Peck）小姐一起；听的是勃拉姆斯（Brahms）；晚上在贝克家度过。周日在库勒（Khnuer）家（希金斯［Higgins］法官）；晚上和米姆及埃希共度，然后和她们一起走回城。

我在墨尔本住下来，好像要在那儿住一辈子似的。我待在家里，第一个周四晚上 Zlotko［意思是"金子"，对埃希的爱称］来看我。我通常在晚上 4 点到 8 点和她待在一起。我对她十分依恋，非常喜欢有她陪伴。我也不能再怀有过去那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情绪——某种暗藏的反感或敌意，混杂着强烈的依恋和兴趣。那段时期（去阿德莱德之前）我心情不好，有时不得不"逃离自我"。我猜想，自己对她的感情源于她智识和人格的魅力，而不是强烈的性欲。

从悉尼回到墨尔本一直到再次出发的这段时间中，我的研究颇为顺利，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学。我读了《股份和股票》（*Shares & Stocks*）以及 Ely. 写的经济学的教程——期间我同斯宾塞[1]见了一面，又拜访了阿特利 · 汉特，被弄得方寸大乱：周三见了斯宾塞，周四再次专程拜访他，同时在当天给汉特写了一封信。埃希周日看了这封信（那天晚上我和库勒夫妇在一起）；第二周的周二，汉特又来了。

1　沃尔特 · 鲍德温 · 斯宾塞（Walter Baldwin Spencer）爵士，著名的英国民族学家，和吉伦（F. J . Gillen）共同发表了一些重要的关于澳洲土著的专著。他在马林诺夫斯基早期的工作中给予了鼓励。

接着的周四，同埃希和米姆在库勒家。第三个星期的周六早上，我得知 19 号就要出发。我感到筋疲力尽。同米姆和布朗（Bron.［布朗尼罗维斯基（Broniowski）］）散步。晚上住在库勒家。

周一，埃希来到库勒家；我感到有点虚弱；睡觉，然后她和保罗来看我；我们聊了会儿；我读欧·亨利，保罗朗读了沃尔特·帕特尔[1]的摘录。埃希醒了，起床。在草地上聊天。我送她到医院。第二天早上，Zlotko 来看我，主动来的。周三——？周四下午我们见了面，那天早上 Zlotko 来住处找我，中午我和米姆一起吃饭（路过医院，米姆说我们动作得轻点，免得惊动了埃希！）

下午，4 点左右，我们决定去墨尔本港。端坐在前车厢。新的环境给了我们新生活的感觉。［埃希］饿了；我们和几个年轻的水手喝了会儿茶。去了海边。美轮美奂的日落；我们计划一起乘帆船去南美旅游（假设我们已经定婚——这种情况不多）。海面上金黄的底色映衬着变幻莫测的云彩，远方船只的轮廓若隐若现。我们沿着海滩走到了圣基达（St. Kilda）。夜幕降临。搭火车回城。在巴黎餐厅（Café de Paris）吃最后一顿晚餐。又为了取一把凉伞返回墨尔本港。在 128 号只停留了一小会儿。——她去了夏罗妮，我去了库勒家。

第二天赫蒂和我去了 128 号，收拾了行李；保罗采购了各种物品。（为了早点见到埃希，我就匆忙收拾了一下行李）……下午……

---

1 沃尔特·帕特尔（Walter Horatio Pater，1839—1894），英国作家，艺术和文学批评家。——中译者注

和埃希一同去了军营，在那儿我等了很长时间，一个红头发女孩儿仔细核查了我的准行证。[1] 然后去看望阿特利 · 汉特，他显然心情不错（涨工资了？）。埃希在公园等我，见面后我们一起去了植物园（前天我给她买了一把凉伞）；那天我们在传教士站（Missionary House）里买了一些蕾丝。在公园中，喝茶，绕着池塘散步，岸边缀满紫藤花；我搭了晚上的火车，她给玛利安（Marian）买了套和服。在库勒夫妇家里我喝了点酒，冷嘲热讽，得罪了米姆。最后一刻见到布朗尼罗维斯基；回家，我们［将她］送到夏罗妮，一路闲聊。

周六，E. R. M.[2] 来了；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我们将行李装好（她穿着红色和服）。我去了趟药房，巴克哈斯特（Buckhurst），午餐（接了个电话，是坏消息）；我赶到 128 号，E. R. M. 还穿着睡衣，她飞快换好衣服；我打电话给莫利（Molly）；我们出门；镇定下来；回来；我的挚爱伤心无比，我也非常沮丧。见到保罗和赫蒂；与这家人道别；乘了辆马车去墨尔本医院。我很平静，弯下身来把所有东西捆好。困难的是邮递包裹……

悉尼荒凉而阴郁。维多利亚港，宫殿牌咖啡烫且涩口。我坐下来写作；却因沮丧无法专心。我去了港口，给埃希和库勒写了信。但我还是没有特别情绪化。晚上 10 点左右回去睡觉。周一：见 B. P.，银行；车站；军营；再次见 B. P.；和赫德利吃午餐……晚上我在米切尔（Mitchell）图书馆待了一会儿。第二次给 E. R. M. 写信。睡觉。

1　在一战中，作为奥地利国民，理论而言马林诺夫斯基在英国领土内是敌国公民。

2　埃希（Elsie）的简称，下文会反复出现。——中译者注

周二早上登船；采购；和布朗尼罗维斯基老兄吃午饭。

离开：商店的背面——文明世界的最后一瞥。桥上站着很多女人们。为眼下未知的航海旅行而忧心忡忡。航行在悉尼湾中，我突然感到无比孤独，想念 E. R. M.。到了晚上我已经和二副成为朋友，我们聊起了 N. G.[1]……还有上一次远航。我再度被 N. G. 吸引；驶向那里的念头让我欢心。

周三无甚可述——我和一位海军军官成为了朋友，阅读，写了一点东西。我有点轻微晕船。周四：下午 4 点左右，我们驶入莫尔顿湾（Moreton Bay）[2]。平静的旅途。我没顾上四处观察，光顾着说话了。我看着月光下的河流，想起了英国协会，斯坦斯，马克尔恩（Mackaren）和迪金森小姐（Dickinson）。被遗弃的阴暗码头；庞大的灰色运输船。收到梅奥夫妇的消息；开车过去；给 E. R. M. 电报。

在梅奥家里，豪迈地介入关于宗教的讨论。然后我们又聊起了政治以及梅奥在工人中的活动。我睡得不够，还容易醒。早上，简短的交谈；我给 E. R. M. 写信。我们出发，和他们在皇后大桥附近告别。我搭了辆电车，买了点覆盆子汁；到船上；大约下午 1 点再次出发；河里有很多墨鱼……

到凯恩斯的旅途（周五到周二）：给弗雷泽和加德纳写信；和大家玩了会儿桥牌；我感觉还好，但没有创作的冲动。凯恩斯：我向两个人作了汇报；呼吸到热带的第一口空气。周二到周四，去往

1　新几内亚。——中译者注

2　太平洋一小浅海湾，凹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南岸，为布里斯班港的门户。——中译者注

莫尔斯比港：晕船，什么都没吃，不停呕吐；头疼，但并未感到无比绝望；只是感觉虚弱，但“尚可忍受”。

在莫尔斯比港，去看望斯特朗；那头猪竟然没请我在他屋子里住下。于是我在他的走廊中自己搭了个“帐篷”。可怕的炎热；早晚都待在他的走廊和屋子里。写信；一到晚上就开始渴望喝一杯白兰地。对于我待在他这儿这件事，斯特朗毫不掩饰他的愤怒。总体而言，这样做让人不舒服，也是很不明智。[博阿格（Boag）] 和气多了，但也很不正常。关于这两个人的空洞无知，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对女人的态度，他们生活的目标，我有很多想法：他们拥有无数可用的资源，却无所作为；他们把正常的生活弄得乱七八糟，还没把绝佳的机遇利用起来。

萨玛赖。1917 年 11 月 10 日

昨天我 6 点半起床（之前一天睡得很早）。我读了一段自己的日记（以前写的一个片段），以及欧·亨利的一个短篇小说。有几阵无比热烈地思念 E. R. M.，我在脑中唤起她的样貌——一种直接的情感冲击：她在图书馆楼梯间碰见我的情景，她早上来看望我并叫我起床的样子，等等——大概 12 点左右我走出门，绕岛走了一圈。脚下满是泥泞——下雨天，冷飕飕的，风从山上吹下来（或许夹杂着雪？）。吃了午饭，和所罗门聊了会儿。午睡，被叫喊“卡友那”号（Kayona）[一只船的名字] 的声音吵醒——我将它错听成“伊塔卡（Itaka）”。我走到岸边，B. P.，以及 B. N. G.（威尔克斯 [Wilkes] 先生，他跟我提起托马斯 [Thomas]，并给了我几张照片，还让我

找一天晚上拜访他)。然后去医院,我在脑中想象着亲吻了“护士长”,她看起来很迷人。泰迪(Teddy)·[奥尔巴赫(Auerbach)] 用他搞笑的土语告诉我关于金矿、股份和所有权的事。我又绕岛走了一圈(碰到两个来自迈鲁的人);晚饭,与所罗门和侯普(Hope)船长聊天,后者提出一个悖论,即所有的生意都是一场赌博,而我则将社会主义定义为从生意中将赌博根除。这帮以其热带特有的懒惰[和无礼]令人反感的人!晚上我去了医院,泰迪·[奥尔巴赫]大讲特讲关于“受觐礼”的故事……整个过程中我却在下意识里期待着被介绍给护士认识。9点,他和几个人一起离开,我一直坐到10点半,同……夫人调情,她倒不蠢,虽然太没修养。我在脑中抚弄她,脱去她的衣裳,计算着要花多长时间把她弄上床。在此之前我还有一些关于……的淫荡想法。一句话,我在精神上背叛了[埃希]。道德层面上:好的一点是,我没去读小说,可以更有效地集中精神;坏的是,在脑中和护士做爱,又起了……的淫荡念头。另外,我还有一个可怕的癖好,即在脑中同那些纠缠我的流氓们争辩,“教训”他们,尤其是默里。(我想象着)这种教训以讽刺挖苦的语气出现在一部巨著的前言中,出现在皇家学会[1]紧接着默里的讲座之后我自己的演讲中,出现在针对他兄弟的评论中。我还同斯特朗、B. P.、坎贝尔(Campbell)等人争吵,激怒他们。——不过,我也知道这

1 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全称“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是英国资助科学发展的组织,成立于1660年,并于1662年、1663年、1669年领到皇家的各种特许证。学会宗旨是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它是世界上历史最长而又从未中断过的科学学会,在英国起着全国科学院的作用。——中译者注

有多荒谬，下定决心停止这种行为。

今天一早上都在徒劳地等待着“伊塔卡”号。我意识到如果我能控制自己不时的精神错乱，真正与世隔绝，真正决心开始坚持写日记，我待在这里的时间就不会被浪费——并且这样做也是为将来考虑：E. R. M. 是我的未婚妻，更重要的，只有她，再无他人，为我而存在；我不能再看小说了，除非是生病或处在深度抑郁的状态下；我必须预见并预防上述任何一种情况。我待在这儿的目的是为了民族学调查，我不能去想“报复”或“惩罚”，我不能把斯宾塞、默里或其他任何蠢货看得太重。

1917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天

昨天：早上我写了几句，“思考”了一会儿，时间就荒废了。大约 11 点左右我去找 B. P.——一个盒子不见了。然后去找 B. N. G.，买了鞋子、果汁。泰迪·A（Ted A.）[1] 对我“很无礼”，我有些生气，但忍住没发火；回到家，给布拉梅尔写信，吃午饭；给船长和泰迪看了我的手册；小睡了一会儿；给雷拉（Leila）和［税务局］写信；我去了斯皮勒（Spiller）家；船长在那儿，正对着萨玛赖的居民谩骂。然后我独自在岛上走了一圈，有点累，肝火旺。我不时跑跑步，晚上吃得很少，感觉不错。去看望亨顿（Hinton），一个年轻的伦敦佬，面容英俊而坦荡，下流笑话讲得巧妙诙谐，并且“热爱音乐”——

1 即泰迪·［奥尔巴赫］。——中译者注

他还会自编自唱多愁善感的情歌！

我第二次走遍全岛。金星悬在罗吉阿上空。我试着集中精神回忆并总结过去一年的事。对E. M. R.最基本的感觉，对她深刻的信任，以及坚信她会给我宝贵的意见并宽恕我一切罪恶的信念，我将这一切都想清楚了。所以我会向她坦白，告诉她那些“深埋”我心里的经历。我渴望拥有英雄般、戏剧般的经历，这样就可以把这一切都告诉她。接着我开始热烈地想念她，那种炽烈的激情几乎让我燃烧。Meeresleuchten［波光粼粼］：一道金绿的光芒在波浪中出现又紧接着消逝，神秘而慵懒。回到家，写信给埃希——道德层面上我无可厚非。我不断提醒自己对L.和E. R. M.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以此来压抑自己对于L.的下流想法———阵突如其来的对保罗和加地维加（Jadwiga）［赫蒂的波兰名］的思念——我几乎摆脱了关于“迫害”的念头：我足以应对每一件平缓而来的事情。下定决心：今天写完关于墨尔本的回忆，为了自己。

星期一，1911年11月12日

昨天，写完日记之后，我散了一小会儿步。空气很清新，略微有阵冷风，但是阳光很炽热。感觉不错，需要运动，跑了几步。早饭后我打算着手写回忆日记。我磨蹭了一会儿，翻了一会儿悉尼《信报》，看了看插图。我把我的文稿从“船长”那儿要回来，拿给了亨顿。船长说当地土著没什么意思，是一群没风度的下等人。——接着，我以提纲的形式开始写回忆录，期间几次被打断。还写偏了题。大约12点半，做体操，我觉得自己体力充沛。可怕的炎热。

午饭过后我读了斯文博瑞［波兰语斯温伯恩(Swinburne)[1]的双关语，意为“灰色的猪”］。我躺了一会儿，但没有睡着；我尝试赶走那些淫荡的念头。3 点起床，和泰迪一起等“伊塔卡”；天气即使对泰迪而言都酷热难耐。我精疲力尽，什么事都干不了。写信：给梅奥夫妇，给波尔（Bor ［……］），和埃希。我洗了个澡，去斯皮勒那里和他聊了沉船和斑疹伤寒症。然后在岛上走了一圈：很多人；男孩儿们在吃椰子，吹长笛。对我而言，萨玛赖这些半开化的土著天生令人反感和乏味；我没有一丁点儿研究他们的欲望。我想起了埃希，记起了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时谈论的那些关于社会主义者的话。晚饭，在走廊上和船长聊起了英国的政治。他情绪激动地谩骂阿斯奎斯[2],吹嘘他与斯马茨及博塔[3]的私交……等等等等。还有他为保守主义的辩护。我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发表了一段反德国的长篇大论（其实我这样做很蠢）。同旅馆老板的三个女儿闲聊。聊她们去大陆的短期旅行，她们的兰花，她们的看法：那个将所有花都画下的女人，等等。晚上我轻轻拍了下女侍者的肝脏［原文如此］……却没有给

---

1 斯温伯恩（Swinburne, 1837—1909），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后一位重要的诗人。——中译者注

2 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1852—1928），自由党领袖，1908 年任首相。1910 年，提出限制上院权力议案，1911 年 8 月为上下两院通过，结束几百年来贵族院的否决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直到德军入侵比利时，国内舆论哗然时，他才宣布参战。1915 年 5 月，阿斯奎斯容纳保守党人、工党人士组成联合内阁。由于战事失利，1916 年 12 月被迫辞职。1925 年被封为伯爵。——中译者注

3 斯马茨（Jan Christiaan Smuts，1870—1950），南非和英联邦政治家，军事领袖，除了内阁成员的身份，他还在 1919—1924 以及 1939—1948 年间担任南非共和国的首相。博塔（Louis Botha，1862—1919），南非共和国第一任首相。——中译者注

埃希写只言片语。我很快放松地睡着了。

精神：最重要的是当内心定力不够时，预防松懈的状态，排解内心的空虚。就像昨天下午无所事事时那样，或者昨晚毫不自觉地将时间浪费在无意识的淫念上（同女人交谈）。我应当清醒并明确地感受自我，远离现在的生活状态，它们对于我毫无意义。形而上而言，注意力的涣散，乐于闲聊，热衷征服，这些倾向标志着内省自身真实灵魂的力量之减弱。一个人不应该容忍这种退化。我该怎样为埃希和她的书描述萨玛赖？如画的风景，如诗般错落在海洋中的岛屿，和这里悲惨的生活如此矛盾。

星期二，11月13日

昨天：我在岛上逛了一圈，然后坐在一张长凳上写了日记。有一点疲倦；眼皮和脑袋感觉沉重（奎宁的作用？）。在家中，我写下了墨尔本的回忆。10点半去找B. P.，让波顿（Burton）找斯坦斯丢失的盒子。在亨德森（Henderson）那里喝茶（早茶），看兰花和蕨类植物。斯密斯（Smith）夫人——可怜的人——同我聊起达尔文港和埃希——我提过她的名字。然后回家，阅读塞里格曼的民间传说，午饭前打了会儿盹儿；午饭后睡了一觉；3点半洗了个澡，然后又看了会儿书。我没力气写完日记。在4点半或5点起身，在岛上逛了一圈。午饭后，热烈地思念E.。“如果我能起身走到她那儿，我就马上动身。”到了下午思念不减。4点半左右我读完了塞里格曼，虚无缥缈的憧憬，像这岛屿一般，禁锢了我的身心。起床，四处走动，寻找隐藏在角落中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逃避自己，从一个

牢笼逃到另一个牢笼。

晚上我和泰迪聊了会儿，决心等待“伊塔卡”号，这样可以在多布找到男仆。我和他去了趟医院。哈特利(Hartley)，一个和气的人，跟我们讲了尼尔森（Nelson）的事情，包括他怎样摆脱贫困，又怎样无望地等待自己的妻子，和每只到这儿的船打听她的消息。我到岛上散步；夜空星光闪耀，海面粼粼波光。回到住处——脑子里一直想着埃希；我写信给她。——满怀激情地写下我对她的爱——强烈，深沉，渗透到每一个毛孔——这就是我生命中最主要的元素。我将她当作我未来的妻子。我感到了一种深邃的热情——建立在精神的依恋之上。她的身体就像爱情的圣物。我想告诉她我们订婚了，我想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但是我和 N. S. 的过去——我也冲动而幼稚地向她求过婚——提醒我该放慢速度。——我依然冷静而镇定。酷热并没有使我精疲力尽。我将自己暂时困在萨玛赖的日子看作是不可避免且值得的，只要我能利用这段时间整理思绪，作好民族学调查的准备。我已经摆脱了那些让人分心的淫念和肤浅的调情冲动，比如想认识这里每一个迷人女人（尤其是护士长）的渴望；简言之，我正在试图克服那种“Vsiekh nye pereyebiosh！”式［俄语，字面意思是：你总不能睡她们所有人！］虚无缥缈的憾意。想法：写回忆日记意味着要大量地反思：日记是事件的“历史”，对于旁观者而言，这些事件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写日记要求作者广博的知识和彻头彻尾的练习；要从不同于理论视角的角度观察事实；即便是同一个观察者来写，不同的写作过程会导致完全不同的观察结果——更别说有多个不同观察者的情况了！这样来讲，我们

不能说存在客观的事实:是理论造就了事实。由此可以得出,“历史”是无法作为一门独立、不受干扰的科学而存在的。历史是从某种理论视角对事实的观察;事件依时间顺序出现,历史则是利用理论解释事实。——我身后的生活散发着乳白的光芒,一束混合着多种色彩的光芒。一些东西触动并吸引了我,另一些东西却逝去了。我对E.的爱情曾经是其中颇为黯淡的一束微光,现在则变得绚丽生动。我智识上的志趣(科学工作;社会学项目;同保罗探讨)反而显得没那么耀眼了。那些野心,那些积极行动以及精准表达自己思想的欲望,在回忆中甚至更为灰暗。

星期三,11月14日

昨天早上我的日记写得很顺利,我精力集中,情绪稳定。E. R. M. 依然与我同在。我没看小说,而是读斯温伯恩。我都快能背出她的来信和电报了,但还是一遍遍地看她的照片。下午睡了会儿觉,读塞里格曼;洗澡;散步。感觉精神很好,一口气爬上山,整个过程中时刻不停地想着埃希。晚饭过后,坐下来和忠诚的詹姆斯(Truthful James)以及杨(Young)夫人聊种植椰树和橡胶的事。然后去了莱斯利的旅馆,在那儿我碰到一个年轻人,和他在岛上逛了逛。我们喝了点姜汁汽水;接着我去了亨顿家,看了下他的龟甲。然后回家,给 E. R. M. 写信。

今天:我6点半起床,“开船了!”7点半时“马库姆博”号(Makumbo)靠岸了。我在岛的背阴面走了一会儿。给 N. S. 和 E. R. M. 写了封信,检查了一下其他信,添了几笔,封好。用挂号信给 E. R.

M. 寄出去。登船。希尔曼(Hillman)船长请我喝红葡萄酒和苏打水。同博罗斯将军讨论德国式“管理”。他称赞他们系统化且高效的医院和对当地土著福利的关心。我对此颇不以为然，转而赞扬了自由主义（laissez faire）。他进而提起德属新几内亚的圣心教堂[1],又表扬了天主教布道团。——然后回城；同泰迪和希尔曼船长喝了点姜汁汽水。然后回到船上，把包裹给麦克格兰，写信给库勒夫妇。和希金森及将军谈论自然现象等等。然后吃午饭；聊起民族志。我们看了一下德属新几内亚的地图。他跟我讲了自己的经历，和各种不同岛屿上土著的多样性以及德国殖民者的故事，尤其是多莉·帕金森(Dolly Parkinson)、她的母亲和姨妈的事情。3 点半回到家，和拉姆塞闲聊。然后又去船上；同哈斯（Harse）医生及将军谈论德国式管理，俄国，以及战争。

星期四，11 月 15 日

昨天：5 点我在岛上逛了一圈，感觉需要做一些运动；坐在长凳上写下日记。从船上下来后还有点兴奋，精神无法集中。走到海岬边眺望大海。E. R. M. 依然与我同在。(但是我已经完全忘记了散步时都想了些什么！）哦，对了——我还是非常钟爱大自然。前一个晚上：铜绿色的沙里巴像毒瘴般悬浮在海上，海面上粼粼的酒红色波光夹杂着零星的浅蓝，倒映着粉色的浮云和绿得让人惊叹的天

1 圣心教堂（Sacre Coeur）是一座拜占庭式的建筑，以圆形顶为主，最高的圆顶是巴黎第二高点，仅次于艾菲尔铁塔，建于 1875 年至 1914 年，1919 年举行献礼仪式。——中译者注

空。——昨晚：海天一色，蓝得深沉，群山闪烁着或深紫或铜矿石般深蓝的微光，山顶上空两三片浮云不断在金色、赭色和粉色之间变换着色彩。——我希望她在这里。回到家我用留声机听了“哦，我的男孩儿，进入我梦乡”，无可救药地渴望繁华的生活。可惜E. R. M.不能同我纵情起舞，这太糟了。谚语说：“跳舞步伐一致的人没法儿和平相处。”我碰到了亨德森夫人，博迪(Baldie)和安妮(Annie)。交谈——我试图表现得风趣点。又是女人！——晚饭过后，和侯普船长聊天，其间他费尽心力地向我表达他的好意。然后我画了梳子的草图。玳瑁狂。同一个和我一起来这里却住在B. P.那儿的年轻人在岛上走了会儿，相互抱怨了一通萨玛赖人的冷漠，然后他跟我讲了他自己的故事。——同女人们聊了聊天。我上床睡觉后，一直想着埃希。做梦：在M. H.的一角，我在等去布莱顿［墨尔本的一个郊区］的电车。我一直留意着——车来了吗？在角落里我上了车。遗憾的是只有我一个人，E. R. M.不在那里。我幻想着回到墨尔本的那天，她将在车站接我，然后我们又会在前排并肩而坐。

想法：今天早上：关于民族的（national）有意识行为之理论。一个国家自觉的集体性行为。这个理论是和埃希第一次谈话时我告诉她的：将“英格兰”、“德国”等看作有“欲望”和“误算”能力的国家是毫无意义的。[1] 我要为E. R. M.写下这个理论！

计划在皇家学会内组织严肃的科学讨论会。避免那些混杂、半通俗、没有任何研讨环节的会议，这些会议既没普及科学，也不会

1　原文有下划线。

给出任何明确的答案。我们需要：明确基本问题，共同努力；所有人——或者至少是代表们——都参与讨论。

星期五，11 月 16 日

昨天：早上写回忆日记。11 点和 H. U. 小姐喝茶；谈到在图莱（Tule）岛的一个教士，有了孩子后被逐出教会；后来他结了婚；当地人为他建了个种植园；结果他变得非常富有后，又被教会重新接纳。（神父［……］）高夫顿（Gofton）夫人给我讲了一个种植园主的故事：他醉酒后诱拐了一个 14 岁的当地女孩儿，并强迫她留在身边；两年内他给她买了很多东西：留声机，汽车等等。结果她迷恋上了这个男人之后，他却去了南方，娶了一个白种女人；这个黑人女孩儿对此很愤怒，冲到他家抢走了汽车……等等。那个白人太太知道了这一切后，离开那个男的，又回到了南方。——然后我去探望希金森，给他复述我的所闻，聊了会儿；他去海关［仓库］拿东西。和波顿聊了西澳大利亚可怕的热浪以及他在萨玛赖隐士般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面容奇特、肩膀宽阔、身材高大的人，有着良好的教养。午饭过后我翻了一下支票簿和埃希的来信，拟出了一张我们见面的时间表。——4 点左右装备好相机，准备给伊莱（Eli）和史密斯（Smith）夫妇拍照……晚上我去见亨顿；玳瑁；然后我拜访了威尔克斯，他给我看了无数的照片，却一口水都没给我喝！……那些我曾决心克服、粗糙而模糊的情欲一阵阵向我袭来。我想起了 E. R. M.，但刺骨铭心的思念却变得迟钝了。我几乎想放弃前进，放任自己留在萨玛赖，毕竟，我在这儿还不算浪费时间！

星期六，11 月 17 日

我从未思考过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之行，我一直假装没有这种可能性。昨天早上在回忆日记里写到 E. R. M.，集中精神重温了一遍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秋天。11 点的时候我去检查那些拿出来晒干的照片，接着和女人们喝了早茶。在此之前我逮住了埃弗里特（Everett），跟他约好下午出海。我同马奥尼（Mahoney）夫人和一个从罗赛尔岛来叫奥斯本（Osborne）的人聊了一会儿。他们不情愿透露给我任何信息的样子很滑稽。我暗自想，这应该是出于懒惰和某种空虚吧？——我和埃弗里特喝了一杯；他谈到了库拉[1]，并坚称米西

---

1 库拉，一个新几内亚东部和周边群岛众多部落中男人们之间的复杂交换系统，成为了马林诺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中的主题。库拉自身是一个复杂和严格规定的礼物交换形式，在不同村落的固定伙伴之间进行。基本的礼物有两种类型：臂镯（mwali），由圆锥形贝壳制成镯子戴在男人的上臂，以及项链（soulava），女人佩戴，这些物品在库拉交换系统之外通常不具备任何价值，然而，精美珍贵的臂镯或项链拥有自身的名字和历史及相关传说，对它们的占有可以提升所有者甚至他所在村落的威望。但这些饰物并非永久性的占有，它们总会在某个时刻被赠予他人，用于交换同等价值的别的饰物。
库拉交换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只限于某些特定社区之间（比如 Sinaketa 和 Dobu 之间），交换活动通过独木舟（waga）进行，可以覆盖很广的范围，也有内陆库拉交换。在库拉交换中有公认的“交换线路”，而拜访村落在接待村落中会按照前者允许的方式进行交换。例如，一个 Omarakana 的男人在拜访 Kitava 岛（Kiriwina 以东）时获得了一对臂镯，那么当一队来自内陆 Sinaketa 的库拉交换者拜访 Omarakana 时，这个男人会用臂镯交换 Sinaketa 伙伴的项链，Sinaketa 获得了臂镯，随后用臂镯和来自 Dobu 的库拉伙伴交换。然而在整个过程中，并没有发生 Omarakana 和 Dobuan 男人之间的直接交换。
交换圈中部落的生活和库拉紧密相关，在某种程度上，库拉交换影响了参与社区的几乎全部生活。马林诺夫斯基笔下的库拉和其相关活动已经成为民族志历史上的里程碑。（转下页）

马岛[1]不在库拉圈中，只有帕纳亚提（Panayati）和帕纳坡姆坡姆（Panapompom）；图比图比（Tubetube），瓦里（Wari）以及罗吉阿[……]，午饭过后我出发了；坐在机动船上，我感觉世界“为我所有”，而同时身心又“漂泊不定”。壮丽的景色，热带的灌木丛，浓密的树荫，木槿花绽放如火如荼。我坐在一间*土著房屋*前，那里正在准备 so'i。感觉有点恍惚，这是我身处新鲜而陌生的环境中且周围都是土著时总会有的感觉。外部的世界（花园，房屋的结构，so'i 的准备工作；过度扩张的村庄，村落的布局）——所有这些刺激着我，但我只感到无力——这样短暂的拜访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能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这里的地貌，我在这儿的生活状况——并不有助于研究。在萨玛赖我束手无策。我在这里调查究竟是为了什么？探索他的[土著居民的]生活中的主要激情在哪儿，他的行为动机、他的目标是什么。（为何一个男仆会“*被雇佣*”？是否每一个*男仆*，在一段时期过后，都要“*被解雇*”？）他最本质的、最深层的思维方式是怎样的。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自身的困境：我们自己的本质思维是怎样的？我们回到了阿道夫·巴斯蒂安[2]的困境：Universalgedanke，Volksgedanke［普世思维，民族思维］，等等……

晚上躺在床上，……我想到，在生理上，E. R. M. 是我的挚爱。

（接上页）但在这次田野调查之初，他并未意识到库拉的重要性，一直要到 1915—1916 年的在特罗布里恩德的那次调查中，他才对库拉交换产生兴趣。

1 巴布亚新几内亚路易西亚德群岛（Louisiade Archipelago）的火山岛。——中译者注

2 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1826—1905），德国民族学家，研究兴趣是土著心理学，提出了“民族思维（folk-ideas）”的概念，他认为他在广泛的调查中观察到的风俗相似性的原因就在于此。

精神上，我已经开始在萨玛赖“安定下来”：玳瑁；女人；散步；窗外的景致——所有这些都浸润在我对 E. R. M. 的思念中，对我而言已经足够。但是我偶尔会想念她，想见到她，告诉她我有多么爱她；我浪费了太多时间，和她在一起时却表现得不冷不热——几天前我突然想到自己或许再也见不到她了，这让我无比绝望。而就在昨天，我还在试图回想几周前自己赶赴阿德莱德时的冷漠甚至憎恶情绪。——我不能集中精神。日记我写得太少，闲聊的时间太多，我都不是我自己了。昨天从沙里巴回来之后我特别想看小说。每当这种时刻我都会感到一阵对 E. R. M. 急切但肤浅的思念。如果她在这里，我会开心吗？

我必须调整好状态，静下心来写日记，我必须让自己更为深刻。我的健康状况良好。是时候打起精神走自己的路了。要克服毫无意义的失误以及琐碎精力损耗，等等，走好[1]你自己的路！

星期天，11 月 18 日

昨天：早上金吉尔（Ginger）来了，我跟他聊了聊，讲好价钱；雇佣了他。我取了照相纸；回来，写日记；在 B. N. G. 买了香烟和果冻。然后写回忆日记。E. R. M.。午饭过后把头发剪了；看了本愚蠢的杂志（其间每翻一页我都想到 E. R. M.）。又回到写作；有“伊塔卡”要来的信号；和泰迪一起爬到山上；制作梳子；晚饭；和高夫顿夫人交谈；枯坐，开始想念 E. R. M.。在岛上散步；有时我感到平静

---

1 原文有下划线。

和愉快，但有时又在绝望地思念 E. R. M. 和向往“生活”。我掂量着自己的命运；如果我回不去，她肯定会嫁给别人；我想到了查尔斯 (Charles)，又想起自己对待他和她的过去的态度真是相当得体的。我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一会儿；星星；我思考着客观的真实世界：星星、海洋和让人类迷失其中的无限虚空的宇宙；当你融入客观真实世界的瞬间，当天地不再是一个舞台而成为一次表演的刹那——这些时刻才是真正的涅槃 (nirvana)。然后我又想到自己或许再也见不到她了，便又被绝望俘虏。我在黑夜里轻声呼唤她的名字；我希望能够亲口告诉她我想让她成为我的妻子；我设想着怎样向她父母宣布这个消息，如果他们愿意现在见我，我也在所不辞。我给她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

决心：冷静地，而不是咬牙切齿地，写回忆日记，把这作为首要的工作。日记的要旨在于回顾过去，形成对生活更为深刻的理解（我是在昨晚散步时想到这点的）。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必须坚持写日记，并且以一种有条理的方式对事件进行回忆。

你必须斩除肉欲，毫无保留；只留下对 E. R. M. 的爱。（昨晚我想到了 L. P. 等人，然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一面在热情洋溢地给罗丝 [Rose] 写信，一面又同时想着那些肮脏的事情。读着我写给 E. R. M. 的信，相信她永远不会怀疑我——当我意识到这点时，淫欲自动消失了。）

星期一，11 月 19 日

昨天：早上下了雨，其余时间天空则一直阴着；目前还未感到

酷热。有时几乎忘记自己身在热带，自我感觉很好。尽管如此，仍感觉精力大不如前。早饭过后（头隐隐作痛，脑子发胀），我躺了一会儿。然后写回忆日记。E. R. M.。10：20 头痛有片刻缓解，就随手捡起本杂志翻阅，尽管打心底感觉无趣，我还是一直看到 11：20。再也无法忍受后，决定去散步调整状态。我认为我应该给 E. R. M. 写些更为理智的信，告诉她我的疑虑（这些疑虑往往在这样的时刻出现：想起她的身体缺陷、想起并分析自己对她不时的反感）；我也应当描述下自己的冷淡带来的情绪低潮，以及跟其他女人调情或有淫念时的道德沦落感。——散步时我身体状况非常好；我需要多走动走动（早上我做了不少运动）。早上，我先徒步爬上山，又徒步走下来。坐在长凳上休息了会儿。奥斯本来了。我们聊起罗赛尔岛。这次他给我的印象比第一次见面好了点，我对他兴趣大增。他说了一些有意思的东西。我“自吹”了一下语言天赋，等等。我们在耶拉吉里（Yela Gili）走了一会儿。午饭过后我一直睡到 3 点。沐浴（全身疲软；头更疼了）。然后同男仆们及奥斯本聊起了耶拉吉里。我绕着岛慢慢走回家；日落；给 E. R. M. 写了几句话。晚上，打牌；谈论政治。我被这些人谈论布鲁斯[1] 和默里时的激烈情绪逗乐了；我还喜欢泰迪说话时用的那些*脏话*，那时安妮布鲁斯正躺在隔墙的另一端（我们聊到了*杆子*）。

精神：看杂志是对生命的可怕浪费。我生理上足够强壮，可以克服注意力涣散并遏制那些自己不能容忍的精神状态。同时，此刻

1 布鲁斯（W. C. Bruce）是当地居民武装警队的指挥官。

也是我摆脱惰性、摆脱软弱的最佳时间。昨天我做了三件相当无聊的事：我读了些愚蠢透顶的东西，连垃圾都不如；我跟大家一起的时候无精打采；还和他们喝了酒；另外，对高夫顿夫人和博迪的态度过于放纵。我对她们大献殷勤，所作所为赤裸裸地表现出我那些最原始的欲望。

决心：你不能让自己屈服或放弃反抗。你已经浪费了生命中太多美妙的爱情。如今你必须忠诚于它。避免任何和女人交往时可能产生的淫欲，不要再将她们看作特殊的朋友。这样做不会有任何结果——实际上如果发生什么了，对你而言反而是场灾难。不要再寻花问柳了。如果女人有这个意思，对我而言是场灾难。

附录：昨天午后散步时，我分析了一下自己陀思妥耶夫斯基式情结的原因。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选择服从于我，因为同我缔结了人身的关系，她失去了那种绝对的高贵所具有的魅力，以及那种因为遥不可及的客观魅力……我同时想到了 N. S.，并生出一丝同情。毕竟，对我而言，我和她的关系是不可能有结果的。我不会因为任何东西、任何人而放弃 E. R. M.。

星期二，1917 年 11 月 20 日

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今天，由于成功地做了几把梳子，我都一直处在一种兴奋的状态中。我有一种艺术家般的陶醉，这有点像写诗。——另外，我还竭力给史密斯和我在这儿碰到的每个人留下个好印象。而且，我和女人们很合得来，第二次和她们打扑克，并且毫无疑问，我被高夫顿夫人迷住了，她的风格无疑是马尔尼·曼

森（Marnie Masson）式的。我想到了她的“灵魂”。毫无疑问，和她在一起的这两小时中，她对我而言是一个“女人”。克服自己的这个弱点，显然将是一个漫长而费力的过程！

昨天：早晨清爽但是寒冷；锻炼；刮胡子。然后我看到了希金森[1]；他已经作好去［沙里巴］的航行准备，出发时间推迟到了周二。我回到家想写回忆日记，打算之后再做一会儿玳瑁。结果从9点开始直到1点我一直在干这事，期间我碰到史密斯，他给了我一些挺好的建议。下午我又开始做这事，然后金吉尔打扫的时候，下楼给E. R. M.写了封信。5点去找史密斯，我们打算创作一种新式巴布亚风格。——晚上我画出新的草图；然后去找史密斯；然后和女人们打扑克。我不停恭维高夫顿夫人，拜倒在她无可置疑的魅力下。然后我们聊了会儿天，吃了点螃蟹（泰迪暗示这是职业酒吧女招待的作风，她装作没听见）；和泰迪说了会儿话后我就睡觉去了。躺在蚊帐中考虑新的设计。

星期三，21日

总体而言，我在萨玛赖宾至如归。我一点也不想离开，不过要走时候我肯定也会很开心。一个月夜，当我走到码头时，感到自己很享受这一切：热带的气息，漂浮着船只的海面，制作玳瑁的计划，专心写日记的念头。——过去的几天中我几乎没有想念过E. R. M.。我感觉很好而且很强壮。泰迪、船长等人总惹我发笑，我挺喜欢他

---

1 萨玛赖的常驻治安法官。

们。我喜欢杨夫人的家人，这里的旅馆让我感觉像在家一样。他们为我准备早茶和下午茶。高夫顿夫人给我讲关于旅馆的故事，等等。我和他们又玩了玩扑克牌。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忘记，E. R. M. 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懂我并且毫无私心爱着我的人。每当我发现某个处境的可笑之处，或当我在日记中思考深刻的问题时，她实际上都在我的潜意识中陪伴着我。

昨天：起床颇晚；兴趣索然地写完日记。早饭过后，不想去沙里巴（惰性！）。我碰到哈里森[1]并定下了与他同去多布的计划。然后去找希金森，想尽办法得以脱身，将事情扔给泰迪。乔治·哈里森说他们可以带上我。我心里暗暗高兴。午饭过后我就躺了下来，花了几乎一下午的时间为埃希设计了一款新式梳子。和奥斯本先生喝下午茶。5点在岛上逛了一圈。我试着调整心情，摆脱艺术家式的自我陶醉。我思考了（？）。我意识到 E. R. M. 是我最好的朋友。晚饭我吃了木瓜和菠萝，泰迪谈到了库拉，说帕纳亚提和帕纳坡姆坡姆从来不在库拉圈内。晚饭过后我将草图画完并复制了一份。去找史密斯。奥斯本大声朗读了[布尔沃-]莱顿[2]的《扎诺尼》(*Zanoni*)中的一章。（奥斯本：第一印象，精瘦的小个子，用充血的双眼狐疑地看着你，你甚至可以确信他前一晚肯定喝了酒。事实上，他是一个通神论者；每天都会一动不动地盯着太阳升起；素食者；相信土著拥有神秘的知识。）然后史密斯给我削了一把梳子。我对自己

1 当地的一名商人。

2 布尔沃-莱顿（Edward Bulwer-Lytton，1803-1873），英国政治家、诗人、剧作家、小说家。——中译者注

的杰作感到很满意。10 点回来，和博迪夫人坐了一会儿，看人家打了一会儿台球。斯托奇（Storch）船长。我走到码头。泰迪和 H. 船长在我房间里讨论了一通当地人的薄情寡义。

精神：我正处在一个身体健康却无法集中精神的时期。酷热丝毫没有让我感到难受。

星期四，22 日

昨天：很晚才起床。早上在玳瑁上浪费了一点时间；漫不经心地写日记。10 点到处找玳瑁和工具。和女人们一起喝早茶；11 点从博厅（Bunting）那儿以低价买来了玳瑁。他跟我提到库拉。接着我写了一点回忆日记。下午我在酒吧中打了会儿瞌睡。天气很热，酒吧没人；藤条椅。混沌的生活乐趣（joie de vivre）：纯粹的真实，自由享受生活气息的可能性。一大清早就开始跟把玩玳瑁的诱惑作斗争。下午写回忆日记到 4 点时，因为被叫去［看］梳子而搁笔。写日记的时候很是思念 E. R. M.。地方官来了，和默里打了会儿网球。我刚开始有些生气，然后站起身来，散了一会儿步才让自己平静下来。第二次环岛走了一圈；壮丽多姿的日落。罗吉阿：嵌着金边的深邃蓝绿色。然后变成绚烂的粉紫。沙里巴则是一片闪耀的酒红；蓝色的海面上，伸出棕榈树粉红的主干。——散步时，我休息了一下脑子，像聆听音乐一般感受着周围色彩和形态，而没有去表达或描述它们。这一路上，E. R. M. 都在我的脑海里如影随形。为了舒展筋骨，我跑了跑步，感觉颇有活力。晚饭过后，我被乐曲吸引，和他们一起跳了跳舞。吃得太饱，有点累。

我又在岛上散了会儿步。思考生存技能的基本问题。月亮和金星同时出现在罗吉阿的上空。“一些人的存在能揭示宇宙的本质；而一些人的存在则将之遮蔽。”像埃希，她的存在赋予大地一片沉静的安宁，而另一些人则使其充斥着毫无意义的喧嚣，或者最多是一团黏稠的多愁善感［的傲慢］。（奥缪勒——我明白他为何会热爱萨玛赖了。）接着我尝试着融入大自然，排除那团糨糊般毫无意义的杂念……我坐在一张长凳上，旁边就是火药库，尝试达到“灵魂的安宁”。但我无法集中精神，因为在脑子里我正和希金森争执：如果他催我去马卡姆博（Makambo）我该说什么（威瑞贝利（Verrebely）［……］三个月）。与此相关的政治讨论。我绕着岛走了两圈。想念着 E. R. M.，同时为 N. S. 感到痛心疾首和懊恼。我意识到，现在，我也开始为一些小事而快乐，就像那个可怜的女孩曾经那样。失去了她我感到无比懊悔，但我知道这是唯一的结局。我为埃希写下这个等式：N. S.=C. E. M. 或欧内斯特（Ernest P. K.）。她会怎样想？她会希望和我，一个卑微的局外人，一起待在这里吗？之前我曾经想过写信告诉她我的过失，告诉她我还在继续写日记，告诉她我想她写信给我，同时让她认识到生活的重点和自我批评带来的问题。今天早上洗澡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在有意无意地思考（澳大利亚关于避孕套的新法规），然后我告诉自己英国人最主要的弱点就是他们的生活缺乏“层次”——他们的人生轨迹是一条单一的路线。一件事来了又去，被另一件事取代，这就是人生！他们缺乏内省，缺乏连续性的系统化。记得提醒 E. R. M. 这些问题。

星期五，23 日

一个月之前我在悉尼上船。从周一到周二，我的精力超级充沛，停服奎宁。昨晚感觉有点迟钝，嗜睡，今天也是；而且咽喉还有点痛。今天我感觉身体和脑袋都很沉重——特定的重力会在赤道上有所增加，这是我之前待在热带地区时就有的典型反应。话说回来，我今天早上又吃了点砷化物，晚上吃了点汞，给喉咙加了点吸入剂。感冒可能是昨晚患上的，因为即使在蚊帐中我都能感到冷风吹，而且我不应该光着身子睡觉。

昨天：6 点起床，伯尼（Bernier）先生来了；我搬到侯普船长隔壁的一间小屋住。高强度的锻炼。早餐，日记。8 点，见到博厅。开始向他解释我想要什么；感到一阵不快，因为感觉这是在贬低甚至亵渎自己的工作。然后我开始同他的男仆谈论多布、图比图比、帕纳特（Panaete）的库拉。他给我的信息充满矛盾，这很典型；但据以前的经验来看，这些东西还是很有用。11 点喝茶；我看了看梳子［的工作进度］。晚些时候我顶着可怕的热浪，自己动手做了会儿梳子。干到了 12：45，在吃午饭前休息了一会儿。饭后，从努阿阿特（Nua'ate）来了条独木舟；两个人把它拖到海滩上，和金吉尔一起量了下尺寸；我研究了一下它的内部；碰到一个患象皮病的胸部下垂的女人。工作到一半时，我突然兴趣全无，就草草地又干了会儿，也没什么激情。4 点我就回去了。（早上我收到来自莫尔斯比港的邮票，并弄好了泰迪的梳子。）我不时会想到写信给 E. R. M.。但是做梳子和闲聊占据了我的时间。散步。默里阁下对我很和蔼。我告诉他我得病的事。可是我说话有点快，略显傲慢。我都不像自

己了。没有自尊。太黏人了。除了我的健康，他根本没有提到我的工作或其他严肃一点的事。莱纳德（Leonard）读了我的作品，礼貌地称赞了一下。他的语气很恳切，几乎是在恭维我的作品。我跟他谈到我的健康，谈起我在墨尔本的朋友们，还恭维了一番澳大利亚人。然后我们一起回来，我跟他讲起库拉，他提起了 hiri[1] 的例子以及别的一些贸易形式。我说到了经济的重要功能。——在这之前他提到了巴顿船长[2] 的文章。他还说如果我去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他们能为我支付去那里的费用。面对这些进展，我显得礼貌而诚恳，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我有些得意；无论如何，这些提议缓解了那些让人不舒服的个人紧张情绪，并给了我一点信心——如果申请延长滞留日期，我有可能会得到批准。我［有点过度兴奋了］，甚至在脑子里同莱纳德·默里谈论起了我工作的重要性。但是我很快控制住了自己的这种妄想，提醒自己老默里对每个人都是微笑相待，甚至对那些他颇有微词的人也一样。莱纳德·默里或许正直一点，但也没必要将他培养成文明人。我试着控制自己，提醒自己，名垂青史就在眼前，在这群人身上花费精力只是对我工作的侮辱。晚上我同泰迪散步时聊了会儿天。睡眠不差，但可能又着凉了。——如上所述（Ut supra）。

---

1 Hiri 是莫尔斯比港附近的莫图人和巴布亚湾的部落之间进行的贸易航行。莫图人驾着船（lakatoi），带着陶器和贝壳饰品等船货，同巴布亚人交换椰子和用来制作划艇的重型独木舟。

2 巴顿（F. R. Barton，C. M. G.），塞里格曼的 *The Melanesians of British New Guinea* 一书的合作者；他关于 hiri 的描述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有引用。

今天：我6点半起床，感觉很糟。我没有做太激烈的运动，出于惰性。散了一小会儿步，在长凳上写了日记。早饭过后同伯尼先生聊天，他是法国人，我们聊了聊数学教育，还有他住在巴黎也叫马林诺夫斯基的朋友。他从新加勒多尼亚（New Caledonia）来，旅行到过很多地方，喜欢戏弄人，也富于同情心，很有教养。一袋槟榔果要了我15/-。9点我去见希金森；为旅途作准备。10点半我乘着一艘小船去波沃(Bow)。美轮美奂的海洋,浪花潺潺,拍打着小船，周围一圈是起伏的山丘。洋流和海风令人心旷神怡。我有一些惊慌，但克制住了。我在脑中暗暗盘算着在罗吉阿的工作。一群等待［托热哈（Toreha)］的土著。我们朝着科瓦头的方向航行。看到几艘船。我画下了船上的装饰。科学和艺术的兴趣的结合（例如对玳瑁的狂热）。大船的规模。下雨。我坐下聊天。有点疲倦，对自己的工作兴致冷淡。这种琐碎的工作真是出力不讨好。这些村子也毫无特点。我应该给这些村子拍些照片,为将来对新几内亚的描述作准备。——我坐在一间“传教化”（missionarized）的房子中，同一群人交谈。回来。感觉良好；有点冷，空气潮湿；天空和海面灰暗；山是蓝色的，笼罩着薄雾。厄里瓦拉（Elewara)从格里姆肖（？）小姐家回来。在监狱的院子里同赫顿（Headon）先生谈话。他允诺第二天给我一艘好船，并准许我同囚犯们交谈。我帮泰迪取回梳子（15/-！）并听取了关于我自己梳子的建议。晚饭过后我同奥姆勒聊了聊威瑞贝利。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为当局举措辩护了一番。然后和亨顿、戴维斯（Davis）和安妮聊了一会儿；和泰迪安排了槟榔的事情，然后坐下来给E. R. M. 写信，但是我太累了，所以我只写了日记。现在去睡觉。

星期天，25 日

昨天我没有做任何记录（*太遭了！*）。但因为我周五就记下了当天的事，这也情有可原。现在我必须交代一下昨天发生的事。

昨天：周六 24 号，我刚起床时感觉很好，但不一会儿就感到筋疲力尽。没有例行锻炼，而是去散了会儿步，给 E. R. M. 写了封信，坐在一根长凳上远眺罗吉阿。希金森路过。蚊子很烦人。我还没被感情冲昏头脑。我想了想当天的计划——完成罗吉阿的 waga；划艇的比较研究；但是我感觉自己的想法越发不清晰了。我还认为在写日记的时候，应该进一步挖掘事物的深刻含义。……原则是：在记述外部事物的同时，写下自己的感受和本能的反应；更主要的是，要对生存的形而上学性质形成清晰的观点。当然，培养自己写日记会对我的生活造成影响。——早饭过后我作好准备，和查理、他的小儿子、两个囚犯、[戴维斯]，还有金吉尔同行。有风，我们行驶速度很快；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查理聊天，同时享受着航海的乐趣。躁动的灰蓝色大海——*波浪起伏的海洋，在深沉的灰蓝之下有一种无尽的冷漠*。暗绿的矮山。罗吉阿被包裹在一张西米树、椰子树和槟榔树织成的深绿色柔软植被中，其间点缀着灰色的低矮房屋。我们从科瓦头的对面*逆流*而上；我拍下了一艘小船和 waga 的照片；然后我去了前一天去过的房子。和查理聊了聊*库拉*和岛屿之间的贸易。然后吃午饭，测量 waga，给它拍照；当时快下雨了，我心中暗暗咒骂金吉尔未得允许就擅自离队。我去了朝东的一面；查看了一下 waga。帕纳亚提和其艺术气息。回来的路上；男仆们划船；金吉尔表现出很同情的样子。——回来已经很累了；给 E. R. M. 写

信；晚饭，我感到无比烦躁。同高夫顿夫人闲聊，给她看梳子。卡特·萨维尔（Catt. Saville）夫妇。我去找史密斯，他教我如何使梳子变弯，然后我们讨论了设计的问题。接着我回到家，准备上床睡觉，麻木，疲倦，烦躁，几乎没有情感的起伏。（但是一想到有信要从南边寄过来，我还是兴奋了一阵。）——泰迪来了把我拉到楼下；我们一起喝了点姜汁汽水并在码头上散了会儿步。我们打算去斯姆斯姆（Simsim）看看，等等。还有伊瓦（Iwa），噶瓦（Gawa），等等。很晚才睡；淫念一阵阵地袭来，但是我强忍住了。我更多地是在思考我的设计，而不是 E. R. M.。

星期一，26 日

昨天我被一阵所谓狂躁的情绪袭击，有点发烧。生理和心理上都懒得动弹。比如昨天，我没丁点心情、也没半点力气去散步，连在岛上闲逛都不愿意。更别提工作，甚或给 E. R. M. 写信，或者翻阅我的民族学笔记。更甚的是，我极度易怒，男仆们的喊声和别的一些噪音在我听来尤其可怕。道德上的强直感也大幅降低。情感也很迟钝——我不像平时那么强烈地想念 E. R. M.。对淫欲的抵抗力降低。对世界形而上学的思辨完全变成一团糨糊：我不能容忍独自面对自己（being with myself），我的思想将我拉回世界的表面。面对世界，我控制不了什么，也创造不了什么。很想读些垃圾作品；漫不经心地翻了一本杂志。我渴望身处在不同的人群中。

昨天的事件：6 点半起床，显然没有睡饱。刮胡子，计划整理已有的资料，给 E. R. M. 写信，写日记。在早饭之前和之后，写日

记。不是特别专心。侯普船长打断了我。（同我谈论禁止从英国寄钱来的规定，以及他反英和反澳的长篇大论。）随后我决定到岛上散步并写信给 E. R. M.，但是又觉得一阵烦躁，索性去找史密斯。他告诉我他把我的设计寄给了他兄弟看看；我突然有些惊慌地想到，我自己的设计，我提供的想法，肯定会被他用来牟利。但我很快就不去想了。回到家；晚饭过后坐下来画了一些草图。船队竟然扔下我走了。我态度鲜明地表达了我的愤怒，即便我在心里宁愿待在这里，画几幅草图，写一点东西。西面的天空阳光满溢。深蓝的云层时卷时舒。安妮和 W. 夫人在家。前一分钟我还陷在对 E. R. M.“诚挚”而“深切”思念中，后一分钟就不由自主地对姑娘们毛手毛脚。然后，精神的宿醉。在这种状态下我没法儿给 E. R. M. 写信。读了本杂志。萨维尔和拉姆塞来了。晚饭过后（有些讽刺的是我们聊起了泰迪的远航）。我在门廊中坐了会儿，走到码头边，派金吉尔去沙里巴。凝视着壮美的墨蓝海面，海平线闪耀着青铜色火焰般的光辉。我跟男人们聊了一会儿；其中一个，麦克劳（McCrow），他的声音非常文雅，口气像极了牧师，可咒骂起来又跟一个大兵没有两样。他说起了“南部十字架”[1]中两个成员之间的一次激烈争斗；随后他谈到了维尔纳（Werner）以及他被杀害的过程；以及尼尔森船长和班亚拉（Banyara）之间在招兵买马问题上的过节。我们聊起了宗教；这些人全都是无神论者，不相信上帝，站在理性主义的角度审视圣经。总体而言，他们的观点很合理。前一天我还和泰迪·奥

1 有一支天主教布道团以此命名。

尔巴赫讨论到宗教的问题，他还提起了约瑟夫 · 麦克白（[Joseph] McCabe）[知名的英国理性主义者] 和罗伯特 · 英格索尔（[Robert G.] Ingersoll）[美国演说家和作家，不可知论者]。——为何一些传道者成功了，而另一些没有呢？——然后众人讨论……我走到楼上，坐在走廊上。淫念。我试着将它们赶走："将自己沉浸在有深度且形而上学的人生之流中，在那里你不会遭暗流冲击，也不会随波浪辗转。在那里没有任何东西存在。在那里我就是我自己，我拥有自己，我获得自由。"不幸的是，这条箴言——即便很有力量——却远远不够。淫欲……我琢磨着怎样温柔地夺取少女的贞操……不需要像莫泊桑所描述的那样野蛮。——当我陷在超出想象的淫念和对通奸的欲求中无法自拔时，我想起了 E. R. M.——如果她……我将有什么感受？……疲倦；烦躁，睡觉，睡得很不好。——多次醒来。今天早上我脑子一团迷糊的醒来——典型的奎宁副作用：抑郁、呆滞、灰暗的一天。大片的平整云朵横铺在大陆上方。——今天早上我决定用尽所有力气来控制这种狂躁的心情。不看小说，不让自己闲下来。去思考自己要做的事并着手进行；作好准备并完成它们；写必须要写的信，如果这些都做完了，做一两把梳子。

星期二，27 日

今天是被困在萨玛赖的最后一天。我必须打起精神，搬运我的东西，列一个行李清单，写几封信，等等。虽然不至于懒得动弹，但我也不介意趴下来看看小说。我常常想起 E. R. M.，但这种思念却并非绝对的忠贞。我仍然将她看作我未来的妻子，试着劝慰自己

她的确是最适合结婚的人。我想起了托斯卡，想起了从 Fitzaroy 大街 16 号到 Mecklenburgh 大街 6 号的情景，心中暗想她是一个多么出众的情妇……今天午休时我梦到了 T. R. Big 旅馆，汽车，我在不同的房间中寻找她；她穿着黑色的衬衫，绣花的长裤，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她不想要我，躲开了我求爱的攻势。我在梦中如此深爱她。这种感觉仍然存在。

昨天的事：早上写日记。早饭过后我试着整理自己的生活；我列了一张要做事情的清单；我决定回顾我散乱的民族学笔记，给 E. R. M. 写一封信。但身体感觉不太好；我画了几幅画；11 点半当我试着动笔的时候，被早茶［打断了］，然后我见到萨维尔。我还一直计划要写信给他，正想着这事时就看到了他的背影。我向他打招呼；显然我们双方都有点尴尬，客气得有点过头。我们去了他们的房子（[……] 马奥尼夫人）。在那儿我们聊到了我写的那本关于迈鲁的小册子；我自谦，他赞赏，不是特别真心。然后是一连串的解释：我说起自己的健康状况，我的受迫害妄想症（persecution mania），等等，还告诉他我的脾气可能没有预想中那样变好。他们显得有些敷衍，不过我想我们的道别还是比较和气。我许诺送他一本我的小册子。午饭过后，疲倦；我读了一会儿小说，打了会儿盹儿。3 点起床，去找希金森，史密斯；我包裹好为 E. R. M. 做的梳子。回来已经很累了。在岛上散步，想着——？喝过茶后，去找萨维尔、史密斯——他们出门了。我给 P. 和 H.［保罗和赫蒂］写了封信。非常疲倦，脑子都转不动了。——同萨维尔夫妇交往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在贬低自己的工作和批评自己的行为时表现出的毫不

手软。他则没这么心胸开阔，但是他让我确信他已经尽最大努力帮助我了。——总而言之，一整天，在智识上我的脑子空空如也。我把弄着给 E. R. M. 的包裹，心里想着萨维尔，我想给他看弗雷泽的信。

星期三，28 日

昨天我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感觉好点了，特别到了下午以后。轻微的头疼——我活动了几下疼痛就减轻了。到晚上已经明显缓和。夜间出了很多汗（？）。我今天再也不喝那么多水了，保持这种饮食。

昨天的事：早上我处理了一下手中的事情（希金森、奥姆勒）；然后，见到马奥尼夫人和萨维尔，给马奥尼夫人看了些照片，她很感兴趣，答应尽全力帮助我。萨维尔称赞了一番我的照片，我也恭维了他的，有些昧着良心。但毫无疑问的是，他拥有上乘的独木舟。午饭过后，小睡。泰迪告诉我装载船货的事。同金吉尔、伯尼盖（Bonegai）一起，我从海关将我的东西装上船。登船后泰迪分发了白棉布。然后我又把从 B. P. 波顿那里带来的东西和托运单上的东西搬上船。我翻出了我的（？）野炊烤箱。我找到了那些之前以为丢失的亚麻布，或许还找到了桌腿。优比有比（Ubi'ubi）[马林诺夫斯基第一次去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时带的一个当地厨师]。同萨维尔夫妇去了科瓦头，并和萨维尔制定了在迈鲁开展工作的计划。我很高兴能再航行到多布；同时让我雀跃的还有它的荒诞色彩。午饭前我读了会儿彭伯顿（Pemberton），做了会儿体操。晚饭过后（所罗门现身了）去找史密斯；“Sail'o”的错误警报；我们绘制了图样，他显然有所进展，而且思如泉涌。回来已经很困很乏了。对 L……

的淫念。尽管窗外醉汉在高声喊叫，不过我还是顺利入睡了。泰迪和侯普讨论着上帝的存在以及“短吻鳄崇拜”。

今天早上我感觉明显好转，心口还有点紧。清晨惬意凉爽，刮着西北风。昨天下午我试着理清自己的情绪并在自己烦躁情绪发作时分析自己的心理状态；自然而然有些空虚和慵懒，对周遭的敏感程度也降低了；肤浅的联想或干脆头脑空空；形而上学思考能力完全缺失。

星期四，11 月 29 日

我想，只要注意身体，我会感觉良好；显然我的身体需要持续稳定地吸收砷化物！清晨空气中有丝凉意，刮着西风，天气不错。船已经靠岸等待出发了，我今天早上听到它排放蒸汽的声音。不过从走廊上看不到，因为被一棵树挡住了。我走到中国码头后，看见了“马斯那”号，灰色，庞大；上面的船舱我在 30 个月之前住过，联想起 N. S.。泰迪将我们出发的时间改到今天晚上 12 点。

昨天的事情。我将在 gahana 写的笔记抄了一份。10 点见到史密斯。然后和高夫顿夫人闲聊了一阵，她请我喝了一杯。11 点见到萨维尔；我们将关于 bara’u（男性巫师）的那段仔细看了一遍。这次他表现很大方，告诉了我不少有趣的细节。1 点，吃午饭。酷热，倦怠；我躺了一会儿。3 点给格雷汉姆送去一个量杯。一个叫玛丽的混血女孩儿在洗澡，我盯着看了一阵。同比利 · 普利斯特（Billy Priest）谈论了一会儿坎贝尔。我走到楼下的露台上，画了几幅草图。去找史密斯；没找到，愤怒，抱怨“愚蠢的英国佬”没有钢丝锯或任何有用的工具。晚饭过后同高夫顿夫人闲聊了一阵，她谈论

任何事情都很情绪化，但我挺喜欢她，将她看作是一个“美化版的马尔尼·曼森”。7点半去找萨维尔。他满腔怒气地问我关于“脏抹布”的事。给我看他的笔记。他觉得那是对他的冒犯。我们聊了会儿战争；他说话技巧很笨拙：“其实你还不算真正被困在这里。”我很尖锐地回击了他。而她，一如往常优雅，没那么笨拙。——我抱着一点怒意回到住处。我意识到，他是一个粗人，一脱去伪装，就可能会激怒我，而且我也无法将他作为一个纯粹而简单的工具对待。作为一个能力有限的跟班，他会和我对热带的印象和幻觉联系在一起，也因此唤起了我的一点友谊。但是作为一个人，他是令人厌烦且卑劣的：一个可怜的菜贩，因为自视甚高，膨胀成一个可怜且可笑的君王。我想到了E. R. M.，她的气质与我如此自然地投合，就像我的乐土一样。——倾盆的大雨，寒冷的西北风横扫过走廊。我睡得很香。

星期一，12月3日

西纳克塔（Sinaketa）[博雅瓦（Boyawa）岛上的一个村子，属于特罗布里恩德]。乔治[1]的露台。左边有一些棕榈树，香蕉树和木瓜树。土著的房子，椰树叶盖的屋顶，红树木搭成的墙。几件破烂的家具，一堆sapisapi（干草）。至少有200只猫或狗。今天早上被狗吠和土著聊天的噪声吵醒。

1 乔治·奥尔巴赫（George Auerbach），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的一个商人，马林诺夫斯基的朋友，在很多方面给予过他帮助。显然泰迪·奥尔巴赫（Ted Auerbach）是他的一个亲戚。

过去几天的事：

星期四，11 月 29 日

船到了。早饭过后写信给 E. R. M.，不知说些什么；试着给她翻译一些笔记。描述自己在性上的不检点有些困难。去看了几次是否有来信。大概 11 点收到信：保罗；电话激怒了我；因为想念 E. R. M. 陷入痛苦；(米姆 · W. 的信有些随意)。E. R. M.——我读得很快，不是很专注。N. S.——不知该写些什么。悉尼的来信中有些“暗示”，我却没感到不快。——午饭过后，我写信给 N. S.，给保罗（草草几句），然后和各种人聊了一会儿。快到晚上的时候，我将自己的东西收拾齐整，将它们送到“伊塔卡”上去。9 点泰迪说他准备好了。我写完给 E. R. M. 的信，然后坐小船赶上泰迪。港口浸润在一片月光之中。“马斯那”号的身躯显得灰色而庞大。我走到［轮船］前端，躺在一张船帆上；中国海峡；我睡着了。

星期五，11 月 30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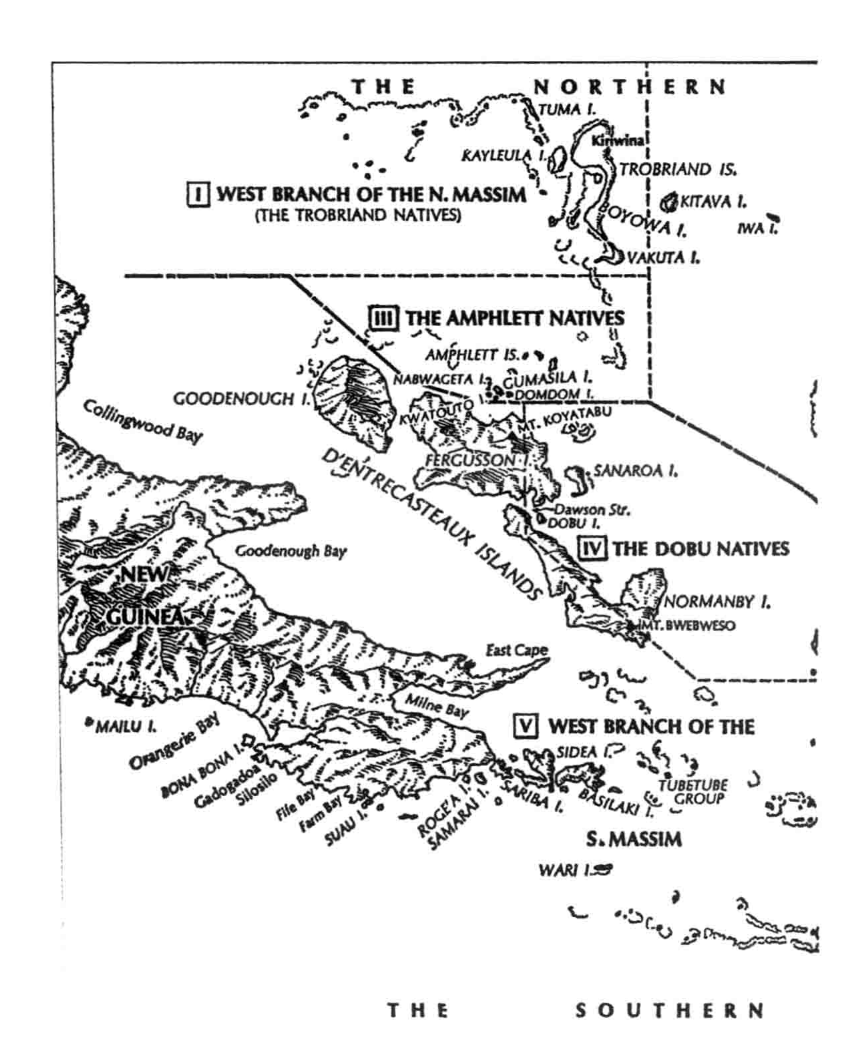
黎明时分在靠近东峡（East Cape）[1] 的地方附近醒来。岸上的棕榈树和岩石在水面的倒影。［……］大自然和它真实的气息给人奇妙的感受。比维比维斯（Bwebwes）山像一顶帽子，扣在诺曼比［岛］

1 马林诺夫斯基在他对“库拉”地区的粗略调查中写到了这个村子，参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38—51 页。

(Normanby) 顶上。船上脏得难以形容。睡觉。神清气爽的醒来时，船已驶近 [优比 (Ubi)]。看了 E. R. M. 上一封来信。开始写作。草草绘下群山和岛屿的轮廓。同男仆们聊了聊诺曼比和多布的民族志。道森海峡(Dawson Straits)。我原先的印象被纠正了。到了那儿，正对着的是弗格森 [岛] (Fergusson) 的陡峭堤岸；近处则是一座小岛，以及一片爬满树木的山丘。我们在岛屿和山丘中航行。地平面很低，上面长着园艺植物和灌木；海峡入口极窄，有点像环礁湖。继续航行，视线逐渐变得开阔：在另外一边，首先看见的是高山构成的陡峭海岸线，然后高山渐次变低，连着一片漫长而宽阔的低地；右面是峭壁和高峰组成的一面 [高] 墙。再转一个弯；就能看到多布，还有死火山；布瓦尤乌 (Bwayo'u) 就在左手边，多布的地平面上方是远处诺曼比的山脉。我爬上舷梯，欣赏着这美妙的地貌。日落；我下来后，洗漱更衣，去找斯科利芬 (Scriven)。——金子在翡翠碗中融化的光彩 (Effect of gold melting in a chalcedony bowl)。我们聊了聊多布的美景，以及民族志。他提到“库拉”时节期间他们放置祭品的两块石头[1]。买了一本语法书。回到船上。拐走了奥吉萨 (Ogisa)[2]。开始朝布瓦尤乌驶去。我再次爬上了舷梯。再次靠岸，金吉尔拿着灯，同其他男仆一起，我们朝着跳舞的人群方向走去。月亮挂在头顶的棕榈树、柠檬树和面包树林间。村庄很不规则，房屋都建在木桩上，但修得很不结实。我仔细检查了几座房屋，被告知

1　按照传说，那两块石头，Atu'a'ine 和 Aturanmo'o，是两个被变成石头的人。

2　一个在这次远征中一直与他同行的土著。


THE NORTHERN
TUMA I.
Kiriwina
KAYLEULA I.
TROBRIAND IS.
I WEST BRANCH OF THE N. MASSIM
(THE TROBRIAND NATIVES)
KITAVA I.
BOYOWA I.
IWA I.
VAKUTA I.
III THE AMPHLETT NATIVES
AMPHLETT IS.
NABWAGETA I.
GUMASILA I.
DOMDOM I.
GOODENOUGH I.
Collingwood Bay
KWATOUTO
MT. KOYATABU
FERGUSSON I.
D'ENTRECASTEAUX ISLANDS
SANAROA I.
Dawson Str.
DOBU I.
IV THE DOBU NATIVES
Goodenough Bay
NEW GUINEA
NORMANBY I.
MT. BWEBWESO
East Cape
Milne Bay
MAILU I.
Orangerie Bay
BONA BONA I.
Gadogadoa
Silosilo
File Bay
Farm Bay
SUAU I.
ROGE'A I.
SAMARAI I.
SARIBA I.
V WEST BRANCH OF THE S. MASSIM
SIDEA I.
BASILAKI I.
TUBETUBE GROUP
WARI I.
THE SOUTHERN

CORAL SEA

MASSIM

库拉地区

比例尺（单位：英里）

0 25 50



SOLOMON

SEA



每次新房建成之后都有一次庆典。独木舟是博雅瓦形制的；但没有kalipoulo[1]。我回到船上睡觉了。

星期六，12 月 1 日

清晨，我们继续航行，经过多布。海峡尽头，两边都耸立着高山，看起来很美。太阳慢慢升起。我和男仆们闲聊，收集了一些古迪纳夫（Goodenough）和弗格森岛的地理信息，我们慢慢朝云层背后的卡亚他普（Koyatabu）[2]靠近。奥菲勒兹（Amphletts），从我们面前的海上升起。我时不时会掌一下舵。写作，读 E. R. M. 的信。吃过午饭。4 点到了古马斯拉（Gumasila）。因为美景而欣喜若狂。陡峭的山崖上铺着一层浓密的植被，其间零星地点缀着几座房屋，这种景象美得让人难以置信。山脚下，棕榈树屈身朝向水面，仿佛在逗弄自己水中的倒影。欣喜：我听到“科瑞维纳（Kiriwina）”这个词[特罗布里恩德的另一个名字；严格地说应该是波优瓦（Boyowa）北边的一个省]。我作好准备；泛着灰粉色的低矮房屋。拍照。感到这里属于我：是我，我会来描述甚至成就它们。岸上；滑稽的栅栏；木桩上破旧的房屋；[……]。女人们跑开了。每座房屋下面都摆着制作罐子的工具，还有做好的黄色赭石罐。——我试着跟他们交谈；他们要么跑开要么说谎。乘独木舟：四到六种木材制成，体型很小，外观类似 kalipoulo，但是他们叫它 kewo'u。我们划到瓦托

1 特罗布里恩德出海捕鱼用的大独木舟。

2 弗格森岛北边的一座大山，即使远在特罗布里恩德都能看到，被视为一座圣山。

布乌（Watobu'u）。卡亚他普清晰可见，壮美的轮廓。瓦末马（Wawima）和瓦托布乌渐渐从视野中消失，躲到了卡亚塔布（Kayatabu）背后。天空一片阴霾，只在卡亚塔布上空有一圈梦幻般的积云，从里到外被点亮了，仿佛中央有一团火焰一般，看上去像是一群女巫正围着一个燃烧着魔鬼之焰的陶罐舞蹈。真实事物有时会给人童话般的印象。这片地区是昆士兰（Queensland）海岸上最美的部分，但这里没有那种蛮荒感——那种毫无规则的魅力。在这里我能感受到明显充斥其间的生命气息。在这里我可以卸下行装和包裹。——我望了一眼西南方向的美景。古马斯拉陡峭的岩壁。然后我望了一眼纳布瓦格塔（Nabwageta）和比利巴罗阿（Bilibaloa），想比较哪一方最美。——到了比利巴罗阿——一面峭壁，海浪拍打其上；我们缓缓驶入，各种景致的轮廓变得愈发清晰，波浪的声音也更大了；下锚。吃饭。我乘了艘小艇上岸；劳累。我们经过一个村庄；开着［……］的玩笑。月亮升起来了。我们回来：岩石，黑暗中树林的轮廓。村庄很荒凉。只有一种木材。破败的房屋，树干看起来跟梯子一样。我观察了一间房屋的内部：两个 lagim[1]。我们穿过水面到达瓦托布乌。在那里我等了一会儿；红树林中有一间被丢弃的房屋。大鼓。我敲了敲。回到船上。

星期天，2 日

我起床时感觉很糟。灰色的天空。瓦托布乌和瓦末马舒展的身形。我画下了各种不同景观的轮廓。纳布瓦格塔。柔和的矮山，沙

---

1 带装饰的隔板，于独木舟两端横隔出两个小仓。

滩上的村庄规模颇大。墙壁也是石头砌成。矮小的房屋零星分布在树林之间。女人们没有躲开。我买了三个小玩意儿。一个老妇在树下做着一个小玩意儿。起风，下雨了。我们离开。远眺——在西边矮山的上方，你可以看到灰色的海面。云从头顶涌过……波优瓦的方向有一朵乌云。兴奋——我的计划正在成形。然后我躺下打了会儿盹儿；下雨了（在展开帆、卷起遮阳棚之后）。金吉尔给我铺好床。我坐在一张捆卷起的帆上。有点累，但并没有丧失斗志——我正在抑制看小说的欲望。奥菲勒兹渐渐远去了。我的骨头疼得很厉害。——我们草草吃了晚饭。泰迪摆弄着发动机，也不想说话。我们抓了一些鱼。——小岛出现了。我渴望到达目的地，虽不甚急迫。海面变成深绿色。之前若隐若现的纤细地平线，变得越来越浓密，就像是一只粗头的铅笔画出的那样。接着那条线渐渐有了立体感，色彩也越发明显——一种明亮的灰绿。男仆们报了一连串地名：纳诺拉（Nanoula），雅布阿奴（Yabuanu）（？），[木瓦（Muwa)]。棕榈和其他不知名的树好像从水中长出一样：瓦库塔（Vakuta），吉瑞布瓦(Giribwa)；我们身处在一片环礁之中。卡亚乐乌拉(Kayleula)宽阔的［航道］；整个岛屿都在我面前了。我和泰迪聊起了很多事情：关于韦特[1]，关于反德，奥斯本，斯戴德的《评论回顾》[2]。我洗漱，穿

---

1 西奥多·韦特（Theodor Waite），德国人类学家，“原始思维”的早期学者（1821—1864），他笃信种族平等及环境的负面影响。他最主要的著作是 *Anthropologie der Naturvolker*。

2 指威廉·托马斯·斯戴德（William Thomas Stead）的 *Review of Reviews*（创刊于1890年）。

好衣服，准备好见乔治。坎贝尔的捕鲸船。我们欣赏了一番木瓦浓密的植被。——沙滩上有三间房屋。我们划着小船靠岸。乔治穿着黄色的衬衫和卡其色的裤子。房子就建在水边上。土著和妇女们穿着印花棉布衣服，站在正面的露台里。屋子背面的露台（看不到大海！）是乔治自己用的。乔治对我很和善，在我面前无情地训斥了泰迪：因为他把船弄丢失，还没能在萨玛赖买到需要的东西，等等。他跟我讲了布鲁多[1]的故事，这个人怎样低估了自己的损失云云。我读了会儿《公报》。嗜睡。

星期一，3日

果玛亚（Gomaya）[2]，我给了他一些香烟；他还向我讨要更多。消息：吉类维亚卡（Gilayviyaka）[3]和姆塔巴鲁（M'tabalu）[4]死了；托乌鲁瓦（To'uluwa）[5]和巴吉多乌（Bagido'u）[6]还活着。对瓦库塔一无所知。脸有点像狗的果玛亚，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对他很感兴趣。他对于我的好感出于功利目的，而非发自内心。午饭过后我们乘着

1　拉斐尔·布鲁多（Raffael Brudo）夫妇，特罗布里恩德的法国珍珠商，和马林诺夫斯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2　一个西纳克塔人（Sinaketan），他是马林诺夫斯基在科瑞维纳的首批报道人之一，在《野蛮人的性生活》中被描述成一个臭名昭著的恶棍。

3　酋长的一个儿子，他和其父亲的一个妻子之间的恋情成为了一个重大丑闻。

4　卡萨纳伊（Kasana'i）的年老的酋长。

5　吉业维纳（Kieiwina）省的酋长，因此是特罗布里恩德的最高一级的酋长，住在欧马拉卡纳，是马林诺夫斯基很看重的一位朋友和信息报道人。

6　托乌鲁瓦的姐姐最年长的儿子，因此是酋长身份的法定继承人。他两年前对酋长最喜爱的儿子戏剧式的驱逐在《野蛮人的性生活》中有所描述。

“伊塔卡”离开。我同乔治聊了一会儿。再一次地，我来到了绿色的环礁之中，满眼都是熟悉的景象——卡亚乐乌拉，环礁及其边沿的沟渠；卡瓦塔瑞阿（Kavataria）；洛苏亚（Losuya）。我们朝岸边驶去；看见了我曾经在上面踱步的码头，满腹的空虚和惆怅，往南望去，是囚犯们工作的船只，槟榔树，“栽种”的果树；[……]。坎贝尔现在看起来不像以前（或者我预期的）那么令人憎恶了。在对威廉（William）的审判中［他充当了法官的角色］；我等待着，紧张又不耐烦。——交谈很融洽，即便他提出的是琐碎的反对意见；不过他最终还是在没有担保人的情况下给签约雇佣了我的男仆们。——我们的船驶向了古萨维塔（Gusaweta）；陷入了淤泥中。从特亚瓦（Teyava）来的独木舟把我的东西载走了。晚上我们在著名的弯道附近航行。比利[1]已经去过吉瑞比［附近地区中汉考克的一个交易栈］。我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回到船上，然后继续朝岸边驶去。

星期二，4日

早上在古萨维塔这里吃早饭。我将自己其余的东西搬下船；计划到罗布阿（Lobu'a）找泰迪；上岸。我穿过特亚瓦。在这几天中（从到达一直到今天[2]，星期五）我的感官都不甚敏锐，并且我对当地居民的第一印象很模糊。这是一种精神上的昏沉；第一天晚上我听到

1 比利·汉考克（Billy Hancock），特罗布里恩德区域的一个商人，马林诺夫斯基的一个密友，在马氏待在古萨维塔（Gusaweta）的时候经常去其住处。在1920年代他在萨玛赖神秘消失了。他的妻子直到1951年还待在西纳克塔。

2 指写下这段日记的当天。——中译者注

了村子里远远地传来一阵 walam（叫喊）的声音。然后我在比利的露台上见到了他们；来自这些村子和内陆村子的熟人们。但我的反应不是很强烈。——在古萨维塔，我搬出行李，开始整理。4 点半左右比利到了。乔治之前告诉我的关于他的那些事情——即便是明显的诋毁——破坏了第一次见面的印象。他说话有鼻音——看起来年轻而健康。我们聊了聊摄影、珍珠、威瑞贝利以及战争。我们晚上坐在一起聊了很久。

星期三，5 日

整天都感觉很虚弱，看垃圾小说。它们也没能让我轻松，我对当地居民也提不起兴趣。甚至不想同比利说话……

星期四，6 日

早上，我同卡梅隆（Cameron）聊了一阵。看了一下他的相机。然后（带着醉意）读完了《酿酒师的百万横财》（*Brewster's Millions*）[George Barr McCutcheon（乔治 · 巴尔 · 麦卡琴）的一本小说]。然后收拾行李。比利去了诺曼·坎贝尔(Norman Campbell)家。晚上我和比尔聊了一会儿。带着一丝勉强，我去了趟图克瓦乌克瓦（Tukwa'ukwa）村。简直不能想象在那儿我能做什么。我同其中一个土著搭上了话，坐下后，有一群人围过来。我边和他们聊，边试图理解他们的语言。然后我提出来谈谈 kukwanebu（神话）。一个老妇就开始说。他们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开始相互交谈——一阵可怕的吵闹声。接着一个男人开始大声说话——几乎是在喊叫了，说着

些不入耳的东西，然后整个村子开始爆笑。笑话不断地被传来传去，所有人都在笑。我觉得有点低俗。回到家中。和比利说话。服用了比往常多的奎宁和甘汞。

星期五，7 日

早上（前一晚瓢泼大雨），船只出海到博马普乌（Boymapo'u）附近捕鱼。我看到了三角形的渔网。接着我听见了 ta'uya（海螺号角）。三条船从瓦库塔回来。我去了趟村子，看了一下 soulava（项链）。觉得这些行为都不像自己了，更像我弟弟。聊了聊库拉。早饭。漫不经心地收拾行李。晚上绕道奥利维列维去图克瓦乌克瓦。锻炼。[奥吉萨] 提着灯；他很害怕。回来。在上面的村子里，土著给我看了渔网，跟我描述了捕鱼。Kukwanebu。荒诞的感觉没那么强烈了。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关于捕鱼的信息极端不足。回到家里，和比尔聊了聊，他指出我文章中的几处错误。

星期六，8 日

起床很晚，感觉虚弱，服了点灌肠剂。大概 11 点的时候出门；我听到了喊叫；[从] 卡普瓦普（Kapwapu）[来的人] 正带着 uri（芋头）抵达特亚瓦。我同土著坐了一会儿，聊天，拍照。回家。比利纠正和补充了我笔记中关于 wasi[1] 的记录。在特亚瓦，一个老男人说了一大堆关于鱼的事情，但是我没有太听懂他说的话。然后我们挪到了

1　沿海村庄与内陆村庄之间植物食物和鱼类的交换。

他的 bwayma[1]，还有 lili'u[2]。他们一直在问我关于战争的事情。——晚上我同警察谈到了 bwayma'u，lili'u 和 yoyova（女巫）。我很讨厌他们的笑声。比利又告诉了我一些有趣的事情。吃了点奎宁和甘汞。

星期天，9 日

睡得很好……我感觉不错。比利说我们最好立即出发去吉瑞比(Kiribi)，当天下午就出发。我飞快地收拾好行李（我对绘画［kens］的兴趣比做民族志更大，对打理行装这种事情更是毫无兴趣）。我列了一张清单，写清楚自己需要的亚麻布以及［流浪］生活必需品。午饭过后我匆匆收拾好东西，3：20 我们出发了。我很累，但是还有一些残存的生活乐趣。我盯着如青草般鲜绿的水面，红树深绿色的婀娜倒影，飞鱼，水底的植物。到达；房屋被棕榈树环绕；红树林枝叶的空隙在树干之间留下斑驳的阴影。房子附近有一个 bwayma；紧邻着一间锡铁皮茅房。一团乱麻。我想给这个景象拍照。伊鲁梅多（Ilumedoi）忽略了我的存在。我走到一片沙滩上，给 E. R. M. 写了一封信，但语气不是特别热情。我回来吃午饭。然后同比利交谈。晚上和伊鲁梅多及莫里阿斯（Moliasi）[3] 坐了一会儿；后者给我展示了他腿上的可怕脓疮。我们谈论了 bwaga'u[4]，以及 yoyova，

1　特罗布里恩德仓库，有时带一个有屋檐的坐处，或平台。详细描述见《珊瑚花园》。

2　科瑞维利安人（Kiriwinian）真正的或重要的神话。

3　一个第二等级的酋长，提拉淘拉（Tilataula）地区的酋长，传统上是科瑞纳的托乌鲁瓦的大酋长的敌人和最大竞争对手，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把他描述成“一个老流氓”。

4　施展最主流黑巫术的巫师；通常每个村子里有一两个。

还有姆塔巴鲁逃走的老婆们，还有卡萨斯纳伊（Kasana'i）没有统治者的事实；还有挖蘑菇，关于［……］odila[1]。我只能听懂一半莫里阿斯的谈话。闲聊无休无止，我完全无法入睡。

星期一，10日

早上我写完了给 E. R. M. 的信，复核了一下关于 kayasa[2] 的论文和笔记，列了一张现存问题的清单。我跟几个包括来自楼亚（Louya）和布瓦德拉（Bwadela）的土著坐了一会儿，聊了聊 kayasa 以及去欧卡由罗（Okayaulo）的事[3]。但是他们的信息很模糊，而且他们说话的时候也不够专心，将我"撂在一边"。下午我们再次交谈（记不起来说了些什么）。我贪婪地读《驶向无政府状态》（*Wheels of Anarchy*）［马克思·彭伯顿（Max Pemberton）写的一篇小说］，同时感到对这些土著与日俱增的厌恶。和米克[4]谈起这事，英雄所见略同。当他像维斯皮安斯基[5]一幅画中的阿基里斯一样蹲坐着的时候，

---

1 树丛，与耕作地相对。

2 娱乐，包括有女人参加的竞赛性、强迫性的舞蹈、取乐，不在舞蹈季节举行；也指契约事项。

3 这是南波尤瓦（Boyowa）地区的三个村庄，据说那里的女人在除草的季节里会举行 kayasa 的狂欢仪式。因为有这种传说，其他村庄的男人们在那个季节不会冒险去那里。

4 米克·乔治（Mick George），一个常年住在特罗布里恩德的希腊商人。马林诺夫斯基经常住在他家里。

5 斯坦尼斯拉夫·维斯皮安斯基（Stanislaw Wyspianski，1869—1907），波兰剧作家、画家和诗人，同时他还是室内装饰和家具设计师。他是一位爱国作家，在青年波兰运动中创作了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爱国戏剧。他将现代主义和波兰民间传统及浪漫主义成功地结合在一起。——中译者注

很有“地中海”风情。希腊—土耳其的菜肴。[你可以]“闻到两英里以外那家该死的旅馆的味道”。米克的世界主义式的观点，“该死的德国佬打不完的仗”。米克在我的民族志调查中帮助了我。“kayasa在所有该死的市场上都一样。”当我提到伊鲁梅多和mulukwausi[1]时，他说:“他们不吃内脏，只是闻闻。”总而言之，我们喜欢米克。——蓝灰色的大海，热风，海洋的温暖气味；裸露的黄色棚屋；岩石上粉色的房屋，房顶上褪色的瓦片。——星期一晚上我看完了小说；和比利聊天；同伊鲁梅多和一个喋喋不休的女人谈起了——？我仔细听了他们的谈话，但是我没法很清晰地辨识出他们的语言。(吃了三克甘汞和一点泻盐)

星期二，11日

[吉尤佩罗(giyopeulo)] 来了。我看了一下并画了一幅pwata'i[2]的画。同图博瓦达(Tubowada)[来的土著] 聊了一会儿。极好的人们——我能立马感受到他们的信息在质量上的不同。早饭过后和一群来自瓦库塔的土著聊了聊milamala[3]——在[吉尤佩罗]背诵他关于图达瓦[4]的lili'u之前。但资料收集不甚顺利[……]。下午我坐在露台上写玛利安的故事，5点，我划船出去逛了一圈。晚

1 会飞的女巫。

2 大的棱形食物容器，装着小型kuvi(大甜薯)，上面摆着槟榔果仁和甘蔗。

3 年度节日，灵魂此时回归，这段时期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民享受繁荣的巅峰；也指矶莎蚕，会在某次月圆之时会出现，以此用来确定节日的日期；虫的出现有时和灵魂的抵达相联系。

4 图达瓦(Tudava)是《珊瑚岛花园和巫术》第二卷中记述和分析的一组故事中的英雄。

饭过后我同［吉尤佩罗的］儿子们交谈了一阵，被他们提供的信息的高质量震惊了。他们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且逻辑分明地为我解释了 kayasa 的特性以及集体劳作的情况，还顺便纠正了我的语法。然后他们其中一个人背诵了一遍多科尼坎[1]的 lili'u，比之前的任何人做得都好。从奥菲勒兹回来之后，我立即决定要去图博瓦达。我同比利闲聊了一阵然后就睡觉了。——比利告诉我的事：布鲁多没有 kaloma[2]；他去了萨玛赖，花高价买了一串廉价的珍珠项链。诺曼·坎贝尔彻底"破产"了，甚至他的船都被合伙人奎恩（Quinn）没收了。比尔是中间人：布鲁多不敢离开卡瓦塔瑞阿，又不能在 Boymap'ou 躺着傻等。坎贝尔甚至不知道怎样买烟草。比利给他送去了一些［vidu］；但他没有把它们缝在一根皮带上，而是直接送给了他。N. C. 态度很好，没有敌意，满足于得到的那点萎叶。他在走廊上拖着身子［……］来回走动。他的老婆则尽其所能地偷窃。人们都记得他曾经是一个魁梧的年轻人，强壮而且有活力，却很温柔。我被彻底震撼了。想起 E. R. M. 曾提过的［……］：就像一条大苏格兰犬。我想了一下他所有的可能结局。我心中总是惦记着比尔的基本问题：他和玛丽安娜的婚姻；他对自己孩子们的宠爱。他将玛丽安娜作为土著来对待，总爱强调她古铜色的肌肤。今天我意识到，这种作好最坏准备的做法对他而言，可能再明智不过了。有时我试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有一种［倾向］，从他身上寻找我对文明

---

1 多科尼坎（Dokonikan）是科瑞维纳民间故事中最为人熟知的怪物。

2 海菊蛤制成的、穿着小孔的小圆片，穿在一起作库拉中的项链；在库拉范围内，几乎所有有价值的物件或艺术作品都用 kaloma 装饰。

世界和白种女人那种向往的映射。我一直想弄明白是什么造就了今日的他。他曾经在铁路服务系统中工作过；裁员；曾经和两个维多利亚人在矿场上共事过；接触了一下又离开了；到了布罗肯希尔锌矿（Broken Hill）[在澳大利亚西南方] 或者查尔斯塔地区（Charles and Towers）；从 C. T. 到 N. G. 又到金矿区，在南尤达（Yodda）地区损失了 1600 磅，花了 460 磅。回来的时候还剩 140 磅。建起了这个地方。B. H. 说了乔治 · 奥尔巴赫的一些坏话。提到了 G. A. 拒绝还给他的 60 磅，还推测 W. H. 遇到了经济困难。同样，据说 G. A. 曾经说过自己要在特亚瓦和图克瓦乌克瓦开一个法参站，以此来报复米克在西纳克塔买椰子核的行为。比利威胁他说要迁往卡奴布梅克瓦（Kanubumekwa）。

星期三，12 日

很晚才起床，正要开始写日记，比利来叫我。我们出门。我一直都感觉很累。相机也显得很重。我责备自己没能掌控民族志调查中的各种状况，比尔的在场有点阻碍我。毕竟，他不像我那样有志于此，实际上他觉得这一切都很傻。我贪图欣赏美景（有时候是想象的美景）的癖好再次跟我开了一个玩笑。——在如此遥远的距离，E. R. M. 对我调查的协助起不到作用。相反，我感到自己正在扮演一个错误的角色，我必须要写信给 E. R. M. 告诉她我对自己很失望。下午我给她写了一封信，休息了一会儿，然后自己划小船出去。在奥布拉库（Oburaku）：我们去了 [头人的] 屋子（托瓦凯斯 [Towakayse] 地区的）。在那里，我们坐在 bwayma 中，烤活猪。错综复杂的感觉——

感到这种行为很残忍，心中有些愤怒。切开猪肉，听到了一些解剖学上的词汇。然后我们给一群戴着鼻骨（nose-sticks）的人以及养着猪的 baku[1] 拍了一些照片。我抢拍了几张男人们切猪肉的照片。然后我们坐下来享用美食。我在村子里逛了一圈，想找一个地方搭帐篷。我们吃了香蕉，喝了椰奶。然后是 sagali[2] obukubaku[3]。瓦诺伊吉瑞维纳（Vanoikiriwina）。我碰到几个熟人，一个从库多卡比利阿（Kudokabilia）来的男人，曾经给我带过鸡蛋，他穿着女士睡衣。没人从欧马拉卡纳或卡萨纳伊来。Sagali，所有的村子都涉及了。在这个仪式中，能感受到社会的纽带联系：整座岛是一个整体：卡亚乐乌拉和别的岛没被涉及，除了卡塔瓦（Kitava）和瓦库塔。——然后开始下雨了。我们坐在［头人的］bwayma 中。我给村庄照了一张全景照。两艘独木舟。比利离开了。我坐下画了一张［……］。同托古古阿（Togugua）一起坐他的船回来。坐在独木舟中，我很享受独处的感觉。然后一股对民族志调查的强烈失望情绪又回来了。我划船时想到了 E. R. M.，想到了她对亚拉（Yarra）［墨尔本的一条河］上船只的热爱。——回到家中，和米克一起吃晚饭，他重复声明科瑞维纳从未有过这种 sagali，然后找了各种借口为没有给我找来香烟开脱。在走廊上的一张躺椅上打了会儿瞌睡。8 点上床睡觉。我睡得很好；梦中我远离特罗布里恩德以及民族志调查——但是去了

1 特罗布里恩德村庄中心的宽敞空地，外围是一圈用于居住的茅屋、内围是一圈芋薯仓库；酋长的房子在 baku 中，一部分用来作跳舞的场所，另一部分原本用作墓地。

2 仪式性食物分配。

3 显然是指 baku 的某个部分。

哪里？——对了。两天前我开始读《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这将我拉到 E. R. M. 身边。“青春不再”。想到了我对她有多大责任。我将她看作我未来的妻子，带着某种坚定和自信，但是缺乏激情。我会经常想起 N. S.。我给比尔看她的照片。很可悲，我像一个孩子那样爱她，但我没有什么错觉，而且我相信她如果和我在一起不会快乐；反之亦然。一首《萨姆森和黛莉拉》(Samson and Delilah)里的曲子让我想起了她。那句“不要走”的歌词跃入我的脑海，我顿时有些恍惚和惆怅。我经常渴望文化的氛围——保罗和赫蒂 [库勒夫妇] 以及他们的家 (想到这里几乎让我落泪)；E. R. M. 和 M. H. W.，以及那种气氛。这些在莫尔文 (Malvern) [1] 的快乐日子会回来吗？——贝多芬的曲子。我无比想念 P. 和 H.。

星期四，13 日

7 点左右起床，喝了早茶；和米克聊天，告诉他我们 11 点要离开；在椰树下写过去几天的日记，然后回来。布鲁多回来了，没有拿到 vaygu'a[2]。Br. 是一头猪。以前这里有很多商人，他们会晚上聚在一起“吃喝嫖赌”。他告诉我他有多疲惫；给我看他的身体有多瘦削和虚弱。他甚至不能走去上茅房。然后是关于大茅房之必要性的讨论。他给了我一艘划艇。我收拾好东西，同玛丽安娜处理好事情。身体感觉棒极了。土著的独木舟，浸满了水。我们换到划艇上。到达。

1　英国城镇。——中译者注

2　当地的贵重物品，用来显示及维持地位。

我找了个地方搭帐篷。波蒙恩（Bomeran），一个警察，和几个男仆帮了我一把。我端详了一番帐篷，然后审视了一下村子。亲眼看着帐篷被搭起来，带给了我一种满足感。就像野餐带给我的快乐那样。伊鲁梅多和他的兄弟也在那儿，他把我介绍给他们。我给了他们三根香烟。吃了点香蕉。然后我给村子画了一张平面图，伊鲁梅多的一个兄弟帮了不少忙。我回来后，检查了一下帐篷，指挥他们卸下包裹。然后散步，想到 E. R. M.；走到水边做了一会儿瑞典式体操。感觉很好；即便空气就像土耳其浴一样，我也没感到压抑或者灰心。第一次在科瑞维纳漫步［……］。E. R. M. 的影像出现在我的眼前。我想给 N. S. 写信中断所有的联系。我回到住处——拖着身子回来的。喝了晚餐。然后去观看一次晚间聚会。就在我身边——大概 6 米之外——是 iwalamsi[1]。我听到的主要是，“Latugo，gedugedo bigadaigu”——一种类似音乐的单调合唱——对他们肯定有催眠的效果。然后去了托瓦凯斯。在那里，他们要在我的逼问下才愿意开口说话。我谈到了 poulo（出海捕鱼）；然后两个人的 kukwanebu。我极度想睡觉。回来，喝咖啡。上床睡觉，但是一闭眼就看见玳瑁梳子，以至一直不能入睡。那天晚上下雨了。bulukwas（猪）在我的帐篷四周闲逛。

星期五，14 日

下雨。6 点半起床。我在村中逛了一圈，观察了几群土著。回

1 他们叫喊（walam 的动词形式）。

来;喝下早饭;在走廊上和警察及几个土著闲聊。然后回到我的帐篷:几件具体的事:修改村庄的平面图，抄写民族志笔记;我只做了一部分，虽然感到体力很好，但很反感做这些事情:这种工作不能提起我的兴趣。还有，下了一场倾盆大雨;雨水渗进了帐篷，成了几条小河。Pilapala（雷电或霹雳）还没停止，所有这一切让我神经紧张。12 点有几个土著从维雷利玛 (Vilaylima) 和奥萨婆拉 (Osapola) 来。我们聊了聊螃蟹，等等。这次见面让我感到很无聊，进行得也不顺利。2 点我点了午饭——鸡蛋和可可。我想到了保罗以及 E. R. M.。我带着痛苦思念着文明世界;一边在亚拉河上划船，一边看报纸，关于墨尔本的细节。莫尔文的房子现在想起来就像人间天堂一样。那段日子中和他们朝夕相处，我无疑是快乐的（除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心情和生病之外)，特别是那段时间快结束时，我尤其渴望在墨尔本待到 4 月再走。战争肯定会结束，墨尔本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也会被打破;懊恼和悔恨。——我休息了一下午;在村中散步。——做 mona（芋头布丁）的准备工作。4 点半时观看了烹饪芋头。扔下面团;兴奋;buoysila urgowa。我从［一口锅］走到［另一口锅］。这种兴奋的气氛和 buoysila urgowa 让我痴醉。四处走动和长时间站立让我很疲倦，“我被疲惫击溃了”。[凯塔布（Kaytabu）的] Sagali。我坐在一个来自西纳克塔的年轻女人的 bwayma 中。——回到了［雅思提尼（Yasitine)］。黄昏。灰蒙蒙的天。深蓝色湿润的雾气从棕榈树丛中升起，给灰色、棕色或赭色的房屋披上一层温暖的基调。村庄被包裹在黑暗之中，显得更小巧而紧凑，在空旷的天地中若隐若现。我在自己的帐篷中躺了一会儿。划着小艇，我并非

没有畏惧：可能找不到村子，可能搁浅，还有一些“东西”可能从黑暗中爬出来。E. R. M. 会喜欢看到我现在这样。当我看到女人们时，我以 E. R. M. 为标准来衡量她们的胸部和身材。回来，吃了顿很简单的晚餐，躺在床上同一个从瓦库塔来的警察及一个穿着 lava lava[1] 的当地人聊了各种事情（poulo, tova'u[2]），以及关于多科塔（Doketa）和噶贝纳（Gabena）的事。他知道［吉布仑（Giblen）］，苏贝塔（Subeta）和［阿斯（Arse）］。我睡得很好，虽然害怕会感觉虚弱（下午过度兴奋的反应？）。吃了点复合泻药。

星期六，15 日

早上 6 点左右，两声震耳欲聋的 walamsi（叫喊）的喊叫（金吉尔说他们在沙里巴并不像这样持续地号叫）。我起身。6 点半船开走了。我在红树林中大便；这是我唯一真正同大自然的交流！……树木高大，枝叶坚硬闪亮，树荫浓密，投在覆盖着腐叶的土地上。我身体感觉很好，而且这种感觉持续了一天。早饭过后（茶和饼干），9 点到 11 点进行［村庄］人口调查，然后回来重新画了一张村庄平面图。人口调查：我坐在一张椅子上，由 gwadi[3] 抬着在村中走。gwadi 们还提供了当地居民的名字。有一些名字，即便是在哀悼期，他们也能叫，但如果这些名字是 kala koulo kwaiwa'u[4]，他们就不能

1　波利尼西亚—斐济的外来语：围腰带。

2　意同 tauva'u，来自南方岛屿的邪恶人形怪物，会招来瘟疫。

3　成人之前的男女孩童的通称。

4　逝者亲属的哀悼行为（比如一个寡妇的兄弟；哀悼期间，此兄弟不会说出逝者或此寡妇的名字）。

叫了。12点我坐着划艇出去了：帐篷里面很冷，但外面有太阳，很热。我划到红树林附近。感觉强壮而健康。12：45，吃米克送来的[Galuluva] 和面包。我（吼叫和咒骂着）教金吉尔怎样油炸食物。我吃了一个猪油炸的煎蛋卷。躺下（没看小说）。3点半我开始［在人口调查的基础上］着手梳理宗谱。托乌鲁瓦来了，N. G.[1] 比他先到。给了他一些香烟。我问起他的朋友。吉类维亚卡死了。另一些来了——卡鲁马维沃（Kalumawaywo）[2]［米才戴利（Micaidaili），奥瑞卡帕（Oricapa）］。最后提到的这个人是最有“人”样的。在任何情况下，他都非常令人舒服。他很会说话，眼神明亮，总带着谦逊的表情。他是科瑞维纳的第一绅士。托乌鲁瓦来了。我们像老朋友一样打了招呼。他恭维了我一番，但其中带着一丝同情。他站在我面前，带着一半嘲讽、一半迁就的态度，谈论着我的成就。开着我们的库拉之行[3]的玩笑。然后，在帐篷中，同迪帕帕（Dipapa）、肯诺瑞阿（Kenoria）[4]交谈。我独自去了瓦维拉（Wawela）。天气闷热，但是我感到精力充沛。大自然吸引着我。[……]；giyovila（酋长的妻子们）；肯诺瑞阿很美，有一副好身材。有一股“拍她肚子”的冲动，但是克制住了。晚上划了一会儿船，睡得很早。

---

1 诺姆瓦纳·古亚乌（Nomwana Guya'u），托乌鲁瓦最年长和最喜爱的儿子，欧马拉卡纳的领袖人物。虽然他被驱逐到了另一个村子，他还是经常回来探望自己的父亲。

2 在《珊瑚岛》一书中被描述为一个强健、高效的园丁。

3 在其之前的特罗布里恩德调查中，马林诺夫斯基曾经说服托乌鲁瓦带着他参加一次到卡塔瓦（Kitava）岛的库拉远征。在航程行驶到一半的时候风向变了，所以独木舟不得不返回。马林诺夫斯基感到托乌鲁瓦认为是他的存在带来了坏运气。

4 托乌鲁瓦的儿子和女儿。

星期天，16日

睡到很晚。Taparoro[(tapwaropo)？[1]](很短)，在我的帐篷附近，托姆瓦亚·拉克瓦布洛[2]和另外几个土著。收集的关于poulo的信息很不错。午饭之前划了一会儿船。午饭过后2点，村子的人口调查。5点左右，精疲力尽（神经衰弱）——几乎动弹不得。我去了科瑞不瓦（Kiribwa）（tomakava[3]和yamataulobwala[4]）。米克抱怨了一番，非常悲观。一间荒废的房子，一艘孤独的小船——景象相当悲凉。E. R. M. 的书，我读了几篇斯蒂文森（Stevenson）的文章。划船回去。同一个人聊了聊poulo，以及这儿附近做mona的计划。我划得很卖力，感觉很好（我在科瑞不瓦吃了一个巨型的猪里脊）。8点左右喝了一点柠檬汁，去了科瓦尤提利（Kway［utili］）。巫师（Bwaga'u）划船。我坐下来，男人们告诉我关于katoulo[5]，silami(疾病)等等的事。村里的警察是很好的信息报道人。10回到我的帐篷，洗头发。睡得很香。

---

1 祷告，特指传教士方式的祷告。

2 托姆瓦亚·拉克瓦布洛（Tomwaya Lakwabulo），"预言者"，是马林诺夫斯基的主要信息报道人之一。(参见《野蛮人的性生活》)

3 外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通常讲到父亲和其家庭间的关系时使用。

4 意思不确定；yamata指关心，照顾；tau是一个指男人的词、或前缀；bwala是一种房子或某种架构。

5 自然原因造成的小病痛，或者说在当地人观念里这是自然原因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施展巫术的绝佳对象。

1917年12月17日

6点半起床。在村中闲逛。我坐下来听了一曲walam，同一个来自［瓦凯斯（Wakayse)］的老年男人聊了一会儿。然后经过奥吉乃（Okinai)，奥卢朗（Oloolam）回到帐篷（我试图买两个lagim)。瓦尤洛（Vayoulo）被带来了。托姆瓦亚·拉克瓦布洛被车载来了。T. L.给了我一本图玛(Tuma)[1]语的词汇书。这些词语喉音很重。然后是baloma[2]。接着纳姆瓦纳·古亚乌（Namwana Guya'u）回来了。我像往常一样将小船拖出去划了一圈。午饭过后我［带了］一点黄色棉布，提起了baloma。我做了一个小sagali，那瓦维勒(Navavile)[3]。我受够这帮黑鬼们（nigger）[4]了，也受够了自己的工作。我独自徒步穿过raybwag[5]。满是水。我感到很强壮，很有活力。我涉水前进，但淤泥迫使我停了下来。在行走过程中体力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所以我并没有思考太多事情。热带，对我而言已经完全失去了它奇异又陌生的特性；我不信自己能在其他地方感觉这么好。划小船；我感觉精力相当充沛，以至于刚划回来我又把它划出去了。然后炖了点香蕉（绝妙的发明)。走路去找那瓦维勒。那时候我已经很累了。

1　波尤瓦西北部的一个岛屿，也叫幽灵岛，死者的灵魂住在那里。

2　人的精神或灵魂，在死后离开肉体。

3　来自奥布拉库（Oburaku）的一个信息报道人。

4　《韦氏新国际词典》，第二版，第二个释义为："不规则或不严格地指代任何一个肤色较黑的种族的一位成员，例如东印度人、菲律宾人、埃及人。"这个词是欧洲人常用的口头语，马林诺夫斯基写作时用于指称当地土著，他们其中的很多人，与美拉尼西亚人一样，显然并非黑人。

5　岛屿四处的珊瑚脊；上面有被森林覆盖的小块沃土。

晚上，暴风雨，但很快又睡着了。——膝关节的风湿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有时我都觉得自己的腿完好无损。

1918 年 12 月 18 日 [原文如此]

7 点起床。冷风——我多穿了件衬衣衬裤（温度 =24.5° [大概 76 华氏度]）。翡翠色的天上钉着月季色的斑块；海天一色，反射着青色的光芒。——早上我重读了这本日记中的几页，然后开始想念 E. R. M.，P. & H.，以及米姆。我决定：笔记要更有规则，要改善方法。昨天散步的时候我想到了自己书的“序”：简 · 库班瑞[1]从实在的方法论者的角度，米克洛霍-马克雷[2]从新类型民族志的角度，马雷特[3]作为早期民族志的探索者对比的角度。我想到了自己现在对于民族志工作和土著们的态度。我对他们的厌恶，我对文明的渴望。——早饭过后，我浏览了一遍笔记，加了点注解并调整了一下。不太顺利，疲惫不堪并且有点不清醒。在此期间有好几次速度慢下来。想象中的 P. J. Black（由格林伍德 [Greenwood] 模仿的？）板着一副石头般漠然而迟钝的面孔。12 点，太阳出来了，我乘船出去。我的头疼和困倦因运动一扫而空。有一些关于社会学以及里弗斯等等的泛泛想法（将它们草草记在书后）。午饭过后（炸鱼——我的烹饪

---

1 简 · 库班瑞（Jan Kubary）是 *Ethnographische Beitrage zur Kenntnis des Karolinen Archipels* 的作者。

2 尼古拉 · 米克洛霍-马克雷男爵（Baron Nicolai Mikluho-Maclay），俄国探险家和民族学家，曾在 1870 年到 1880 年数十年间几次远征到新几内亚，马来半岛，以及菲律宾。

3 马雷特（R.R. Marett，1866—1943），英国人类学家。

发明）将它们简略地写下来，大概 3 点去了［图布瓦巴（Tubwaba）］并作了人口谱系调查（一点也不好玩！），然后和那个警察一起去了卢布沃拉（Lubwoila）（sapi[1]）——我很累，但脚步轻快并且感觉很好。然后把船划出去。在半途中，我停下来，仔细一听，听见船底沙沙作响——恐惧。天黑下来，我想起了 N. S. 以及我必须[2]给她写的那封信。天色很暗——云层反射着搀着杂质的棕色，海面上飘着一层雨雾。西边 pilapala 发出隆隆巨响，伴随着 kavikavila[3] 的闪烁。悲从中来。我想到了 E. R. M.——如果她在这里，我能从渴望中解脱，能不再忧郁吗？精疲力尽。躺下。土著们来了，卡弟拉库拉（Kadilakula）和纳尤瓦（Nayowa），还有其他几个人。我说起了 poulo，wasi，gimwali[4] 等等。很晚才睡觉；读了几封斯蒂文森的信。

1917 年 12 月 19 日

7 点起床。昨天，躺在蚊帐里，淫秽的想法：[H. P.] 夫人，C. 夫人，甚至 W. 夫人……我想即使 E. R. M. 在这儿也不能满足我。关于 C. R. 的淫秽念头：这个男人［色瑞安（Ceran）］的信条是，让一个女人失贞实际是在帮她的忙。所罗门·何士邦（Solomon Hirschband）。我甚至想到了勾引 M.。然后把这些淫欲释放掉……今天 7 点起床——懒散；我躺在蚊帐中，渴望看书而不是工作。起

1　花园的除草、清理。
2　原文有下划线。
3　可能指闪电。
4　以物易物，与礼物交换相区别。

床巡游了村子一圈。早饭。gimwali。我决心彻底杜绝所有的淫荡念想，专心工作，今天之内完成人口调查，如果可能的话。9点我去了凯塔布，在那里我和一个长胡子的老年男人一起作了人口调查。单调乏味，愚蠢的工作，却必不可少。快要结束时我已经累坏了，喘着粗气。然后划小船离开。午饭——螃蟹和黄瓜。现在我每天吃的东西是：早上，椰子；中午相对丰富，还总有新鲜食物。晚上吃得很少，香蕉拼盘，momyapu（木瓜）；有一次我吃了很多鱼，却没感觉身体不适。有点便秘（碘或砷化物？）。下午（吃螃蟹花了我两个小时！），3点，在obukubaku作人口调查。5点和一个凯塔布（木瓦鲁萨［Mwanusa］）的年轻人以及莫洛瓦托（Morovato）[1]去了瓦维拉。我感觉身体不太轻便，害怕走路会让我劳累。但结果恰好相反；当我看见大海时快乐地喊出声来：透明的海水一直向远方延伸，在天边染上了钢铁一般的光泽，海面上有一串黑白夹杂的碎浪——波浪拱起变成黑色，然后变成白色的泡沫——这个景象营造了一种节日的气氛，而这正是我在这片环礁湖上所怀念的。一片椰树林，微微弯曲的海湾，加上绿油油的植被，看上去就像沙滩上耸起的圆形露天剧场。海岸线朝着瓦库塔的方向一直延伸到远方，露兜树枝叶宽阔，沿着岸边生长。我们坐船去的。我想起了E. R. M.，感到这种景色和她之间有一种神秘的联系，特别是看到了那串细碎的波浪之后。想到还要在这里生活，我感到很高兴。

---

1 《野蛮人的性生活》中提到的一个可靠的信息报道人。

瓦维拉的街道很宽敞。克瓦拉山（Kovala Koya[1]）就在我的正前方。穿过街道，我给帐篷选好位置——就在村子的一端，棕榈树下。我需要 babayva 一块 odila。有两三个被遗弃的 obukubaki。这个荒凉的村子呈现出一派凄凉的景象。一个卡塔瓦式的小屋。纳古阿鲁瓦（Naguayluva），住在一座独立的小屋中。晚上有点累，但不至于筋疲力尽，我将一首瓦格纳的曲子改成了一曲小调，歌词是“亲我屁股”，这赶走了 mulukwausi。我试图摆脱我的随从们，但是他们显然很紧张，再说道路状况确实也不好。托马卡普（Tomakapu）马不停蹄地直接去了村庄。赶走萤火虫的小伎俩。（raybwag 的萤火虫颇为壮观）。差点掉进水里，但是一个黑人拉了我一把。暴风雨正在酝酿。远方传来风雨声，不可思议的雨帘像一片幕布一样悬在海面上，渐渐逼近。（昨天在划船的时候我想到了 E. R. M. 和我们的社会学计划；我想到我其实没有权利强迫她和我在一起，因为我们的角色颠倒了：我的牺牲通常是女人所做的，而她的则是男人所做，因为是她而不是我，置自身于危险的境地。）昨天，从瓦维拉回来之后我有一些民族学的想法，但是我记不清它们具体是什么了[2]。这些想法会对普通理论的“味道”有些影响，而我的具体观察就能拌在其中了。大概 9 点，我放下蚊帐，同尼尤瓦（Niyova）[3] 闲聊了一会儿。入睡有些困难。

---

1 Koya 指的是山丘或高山。

2 Naturmyhtus，Naturkontakt，Naturcolker［自然宗教，同自然交流，原始人］［马林诺夫斯基的脚注］。

3 奥布拉库的土著，被马林诺夫斯基视为一个优秀的信息报道人。

星期四，12月20日

我6点起床（5点半就醒了）。感觉不是很有活力。在村子里巡视了一阵。托马卡普向我解释了关于他房子附近的神圣小树林的事。下了一整晚的雨，到处泥泞。每个人都待在村子里。警官9点来找我，我们开始工作。10点半他们决定去参加一个poulo，我也跟着去了。在尤萨拉·嘎瓦（Yosala Gawa）房中正在进行megwa[1]。我再次感到与真正的大自然同在的喜悦。坐在一条船中，我观察到了很多，学到了很多。在平常的气氛、风格中，我观察了他们的禁忌。还有狩猎的技术，这通常需要数周的研究。宽阔的视野带给我喜悦。我们绕着环礁的这个部分巡游了一圈——一直行驶到了吉瑞比，还有博马普乌。海鱼冲出海面，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然后跳到网中，这种景象非常奇妙。我同他们一道划桨。我脱去上衣，享受了一次日光浴。海水诱人，我想洗澡，却没这么做——为什么？因为我缺乏活力和冲劲，这点让我受累不少。想到这里我开始感到有点疲倦，饥饿。这片广阔视野带来的魅力被绝对的空虚感所取代。我们［借道凯图维（Kaytuvi）和可瓦布洛（Kwabulo）］回来；［托沃玛·卡塔贝鲁维（Towoma Katabayluve）］在waga停靠的河口处。——比利那儿的一艘小船，上面有［我的鞋和烧水铁罐］。我回来，吃了午饭（已经3点或4点了！）。然后，大约5点，我去了图达噶（Tudaga），在那儿作了一会儿人口调查。回来；落日的余晖就像烧红的砖块。几

---

1 巫术的统称、巫术程序。

个土著发现了图玛达瓦（Tumadawa）鱼，划了十二三条船去捕捉。我想追上他们，但是感觉有点累。我放下桨，想到了N. S.，以及南澳大利亚，对我而言，它是世界上最富有魅力的地区之一。上次在那里所拥有的强烈感觉向我袭来，我同N. S.的爱情故事是那块天堂的精髓。现在，失去了N. S.，天堂也失落了。我再也不想回到那里。我想到这些，在脑中给她写了一封信。我不想失去和她之间的友谊。——毫无疑问，我对她的爱是我生命中最为纯真、最为浪漫的东西。和她的友谊？如果她尚健康而且强壮呢？不[1]——她对待生活的方式对我而言是不可思议的。绝对不可思议。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但我仍感到悔意。如果我可以放弃所有这些，放弃占有她的灵魂呢？这是一种想要从根本上绝对地掌控其精神的致命欲望。我无疑对她犯下了罪孽，我无情地牺牲了她而去追求一段更为稳定的感情。——回到住处时我感觉很糟糕。只喝了一点茶。聊了一会儿天，但毫无内容。灌肠剂……睡得不错。

星期五，12月21日

起床晚了，7点。梦中的S. I. W.［斯坦斯洛 · 伊南斯 · 维茨维斯］和老W.［斯坦斯的父亲］有点混淆不清。还有赫伯特法官和别的一些人。——下雨天；在墓穴旁拉了好大一堆大便。我决定再也不吃复合导泻剂了！——慵懒：我想打破单调的生活，去“放松

1　原文有下划线。

一天”。这是我最坏的癖好之一！但我应该反其道行之：完成一些例行的任务，“民族志笔记”，重写我的人口调查笔记和昨天的感想。今天早上我感觉很糟糕；我的手是麻木的（= 过度劳累的心脏）；晕乎乎的；整体感觉很虚弱，“进入了生命的低潮”。——我想到了 E. R. M.，想到给她写信。——早饭过后，托姆瓦亚·拉克瓦布洛来了，带来了他关于另一个世界的一些小故事。巴拉马（Balama）语。我每问他一个问题，他在回答之前都会停顿片刻，接着在眼中闪过一丝诡诈。他这样有点像奥利弗·罗吉爵士。——然后我写下了昨天航行的感想。接着去了瓦拉斯（Walasi），在那儿我做了一下人口调查……非常累；午饭过后（鱼和芋头）睡了一觉。大约 4 点起来，还是很累。我想到了斯蒂文森信中的一段，其中他写道如何一次同病痛及疲劳的英勇斗争。——然后乘船去了可瓦布洛。我问了一些关于树木和环礁名称的问题，同时决定系统地学习语言，编辑一本词典。瓦格·可瓦布洛——一涓穿梭在红树林中的狭窄溪流。在可瓦布洛——傍晚的气息——薄暮笼罩在黑色的土地上，闪烁着金绿色的微光。[……]。观看了伊鲁维拉乌（Inuvayla'u）的 kwila[1]。买了一些香蕉、木瓜、一块石头。回来。西边强烈的光线——橘红色，包裹在一色的浅蓝大海和天空中。我计划为 E. R. M. 画一幅云彩的图画，还有别的一些景色——除了我在“伊塔卡”船上草绘的远山轮廓之外。我再次独自一人了——在今晚这环礁湖上的空旷月色中。我卖力地划船，想到了——？回来时很累。喝了点茶就睡觉了，一

1 和伊鲁维拉乌的传说有关的石头地标，在《野蛮人的性生活》中有所记述。

点东西没吃，睡前同莫洛瓦托和卡瑞瓦布（Kariwabu）聊了一会儿捕鱼、树的名字等等。——一整天都在怀念文明世界。我想念着墨尔本的友人们。晚上在划艇中，愉快地构想未来：我确信我是一位“杰出的波兰裔学者”。这次将是我最后一次民族学探索。在这以后，我要致力于建设性的社会学：神话学、政治经济学，等等，在波兰我可以比在任何地方更好地实现自己的野心。——我梦想中的文明生活，和在这里跟野蛮人在一起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我决心消灭现在生活中的懒惰和拖沓的因素（成分）。除非有必要，绝不再读小说。努力防止[1]忘记有创意的点子。

星期六，12 月 22 日

起床颇晚（昨晚睡得不好，晚间睡前吃了三克甘汞）。躺在蚊帐中我想到了历史学的视角（[……] 重大、孤立事件的起因）和社会学的视角（事件的一般规律，类似于物理、化学法则的社会中的法则）之间的关系。里弗斯式的“历史主义”= 地质学调查和地理的“历史”，忽视了物理和化学的法则。历史学和民族志的物理、化学式法则 = 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式的机械学和化学 = 个体灵魂和集体创造之间的关系。——早上我走到 sopi[2]，想到了语言是一种集体心理的造物，是一个“社会思想的系统”。语言是一种客观的创造，它因此对应着下面等式的构架（institution）：社会想象力 = 制度 +

1　原文有下划线。

2　水，也可能指泉眼。

个人思想。另一方面，语言是一个工具，一个个体表达的载体，正因如此，当我在研究这个等式的其他因子时，要首先考虑语言。然后我研究了一会儿捕鱼术语（主要［同毛洛卡托（Maorocato），尤萨拉·嘎瓦（Yosala Gawa），卡瑞瓦布和托尤达拉（Toyodala）一起］）。我彻头彻尾地检查了一遍我随手写下的草稿。结果令人满意。午饭后睡了一会儿。午饭之前也睡了一会儿——总体来说我感觉还不是很强健，但比周五要好点了。周五我有一种斯蒂文森式的反应。周六，吃了十克奎宁、三克甘汞和泻盐，之后我感很好，但是筋疲力尽。4点决定去科瑞不瓦；我拉上了莫洛瓦托和［维洛维（Weirove）］；在奥卢朗简单做了一下人口统计；我们5点出发，很长一段路都是我在划船。米克好多了，我们聊了聊他的近况，吃了点［kwabu］酱汤。太阳在一片鲜红和赭色中落山。我们顶着月光回来。同莫洛瓦托讨论了一下环礁的地理情况。我奋力地划船。狂吃了一顿香蕉和米饭。昏昏欲睡，爬到蚊帐中。“破坏性”念头——我决心控制它们。但是［控制］过头了。睡得很差。孱弱的心脏，麻木的双手。

星期天，12月23日

一天都用来写圣诞祝福信。早上腹泻。然后直接回到帐篷中。看了一会儿斯蒂文森。在蚊帐中写最容易和最不值一提的信——蒂姆蒂姆，布鲁诺，等等。——12点左右在村子里观看saipwana的制作。然后回来，睡觉，写了更多的信。非常累，我躺下打了一会儿盹儿，醒来时虽然还是很累，但感觉精神多了。螃蟹和黄瓜。休息了一会儿。黑鬼们很吵——因为星期天的缘故，每个人都无所事事。我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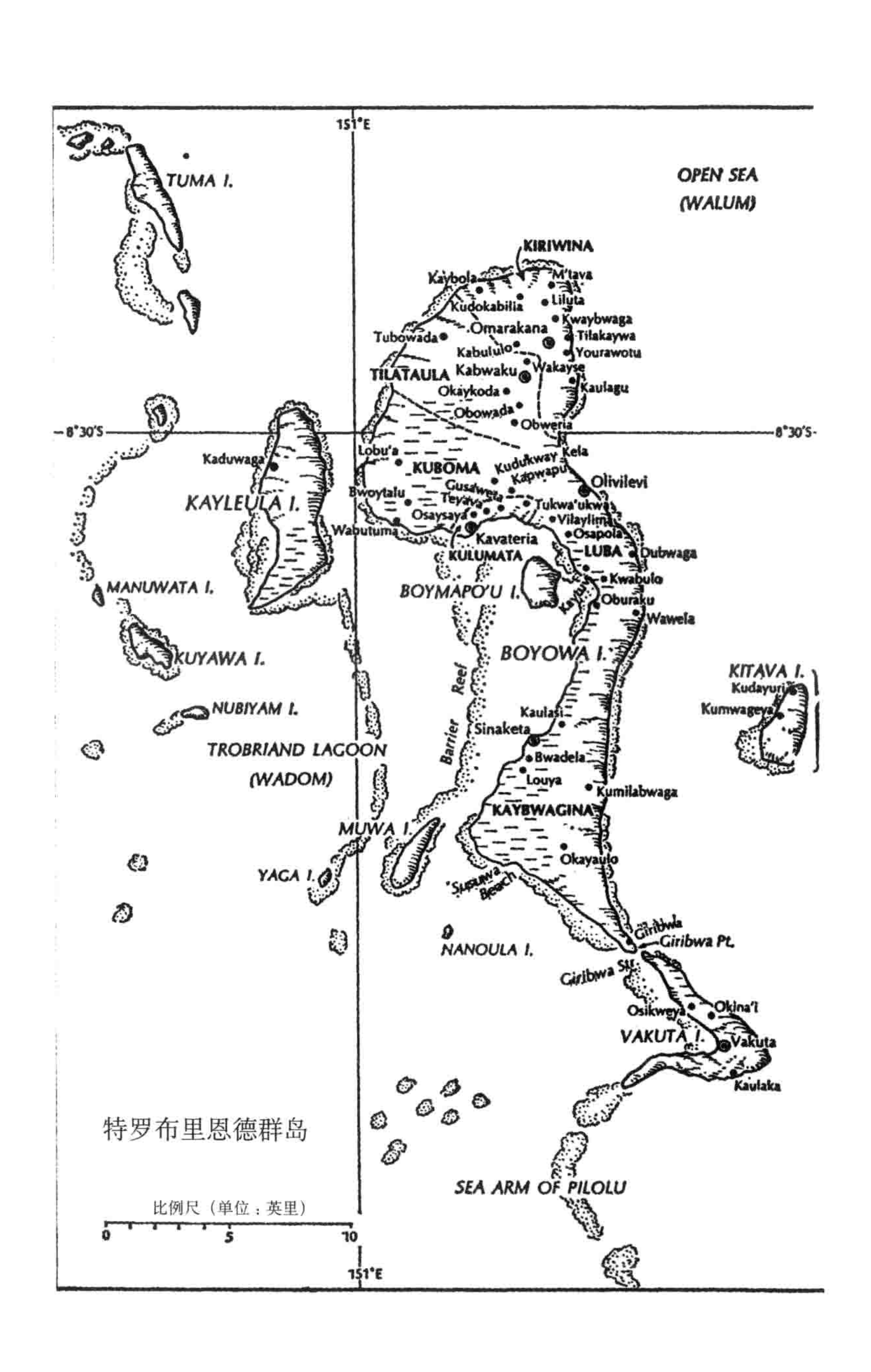
完给 P. & H. 的信，给 E. R. M. 的信开了个头，计划了下给 N. S. 的信——大约 6 点，在环礁湖上。奇妙清透的夜色。孩子们在划船唱歌。我心中充满着怀念，想着墨尔本（？）。有一些对 E. R. M. 的担忧——当意识到什么在威胁她时我出了一身冷汗。我想到了她所经历的苦难，等待着 C. E. M. 的消息。——我常常看不见她。在肉欲上，她没有成功征服我。我划船出去，远到凯图维，在月光下回来；在幻想、云雾和海水中迷失了方向。对黑鬼很厌恶，对这种单调乏味很厌恶——感觉就像是坐牢。[一想到]明天要走路去找比利，还要拜访古萨维塔让我心生不快。晚上是 kayaku[1] 和一些语言学的术语——四周都是唱歌的声音。(奥凯克达［Okaykoda］里的下流歌曲)。大概 10 点时，就很快入睡了，

星期一，24 日

7 点起床，在村子中逛了一圈。Kumaidona tomuota bilousi wapoulo [每个人都出去捕鱼了]。这点让我有些气恼。我决定去拍照。相机上出了差错，大约 10 点的时候——弄坏了一点东西，毁了一卷胶卷。恼羞成怒。*对抗命运，却最终难以逃脱它的掌心*。给女人们拍了一些照片。带着一点怒意回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写信给 E. R. M.。我希望能够收到她的来信。渐渐地，她回到了我脑海中。我再次开始“感觉”到她。午饭（仍然带着怒意，告诉金吉尔午饭吃什么时都带着哭腔）。然后我写了更多信，或者说试图写更多的信，

1　讨论事务或纯粹社交的集会、开垦新花园之前的村庄大会。

但我感到有许多事情应该告诉她。4 点半,威尔克斯和伊兆特(Izod)从地平线上出现。我非常不乐意,他俩打扰了我。事实上,他们毁了我的午后散步。我给他们看了可瓦布洛的伊鲁维拉乌的 kwila。更糟糕的是我无法适应身边有陌生的身体存在:他们的存在既无科学价值,又毁掉了我散步的私人愉悦。科瑞维纳村庄的单调乏味在我眼前暴露无遗;我从他们的视角看到了这座村庄的无聊(这不是一件坏事),却忘记用自己的目光来审视这座村庄。——交谈:批评政府,特别是默里。穿越红树林的诗意旅程被闲聊毁掉了。威尔克斯喜欢讲故事。这个迟钝的自我主义者真是虚有其表。伊兆特要好得多。普利斯特还没到;或许在同奥尔巴赫们喝酒。——同比利聊到照片,喝了一杯威士忌。——米克说起了他的同胞。10 点上床。涌起了对 E. R. M. 强烈、深切、动情的思念(最文雅的欲望)。一边是感情上想让她成为我的妻子,一边是同其他女人有肉体之欢的念头,让我难以抉择(quelque chose de funeste)。我想到了我们在一起的时刻,以及我为何从未得到那份必要的奖励——真正地拥有她。我想念她——我想让她再次在我身边。眼前浮现了她的头发放下来的样子。强烈的思念总会走向极端吗?或许只是在蚊帐中才会这样吧。——晚上醒来,满脑子都是淫荡的想法,同所有能够想到的人,甚至我房东的老婆!这个必须停止!——我甚至不确定自己能做到朋友之妻不可欺,这种事在心潮澎湃地想念 E. R. M. 后极可能会发生,这种念头必须停止!——这太过火了(c'est un peu trop)!这个必须要彻彻底底地停止。——昨天一整天感觉还好。完全忘记了这是圣诞前夜。但是就在刚才,今天凌晨,当我不能入睡的时候,



151°E
TUMA I.
OPEN SEA
(WALUM)
KIRIWINA
Kaybola
M'tava
Kudokabilia
Liluta
Kwaybwaga
Omarakana
Tubowada
Tilakaywa
Kabululo
Yourawotu
TILATAULA
Kabwaku
Wakayse
Kaulagu
Okaykoda
Obowada
Obweria
8°30'S
Kaduwaga
Lobu'a
Kela
KUBOMA
Kudukway
Kapwapu
Olivilevi
Bwoytalu
Gusaweta
Teyava
Tukwa'ukwa
KAYLEULA I.
Osaysaya
Vilaylima
Wabutuma
Kavateria
Osapola
KULUMATA
LUBA
Dubwaga
Kwabulo
MANUWATA I.
BOYMAPO'U I.
Oburaku
Wawela
KUYAWA I.
BOYOWA I.
KITAVA I.
Kudayuri
Kumwageya
Reef
NUBIYAM I.
Kaulasi
Barrier
Sinaketa
TROBRIAND LAGOON
Bwadela
(WADOM)
Louya
Kumilabwaga
KAYBWAGINA
MUWA I.
Okayaulo
YAGA I.
Supuwa Beach
Giribwa
Giribwa Pt.
NANOULA I.
Giribwa Str.
Osikweya
Okina'I
VAKUTA I.
Vakuta
Kaulaka
特罗布里恩德群岛
SEA ARM OF PILOLU
比例尺（单位：英里）
0
5
10
151°E

我想到母亲在想着我思念着我。我的天，我的天，持续地生活在道德的冲突中，是多么可怕的事情。我没有认真地为母亲、斯坦斯、波兰考虑过——考虑他们在那儿的痛苦和波兰的浩劫——这样的疏忽真是太令人恶心！

星期二，25日

太阳出来之前我就从蚊帐中爬出来了。看见比利，洗澡，谈论泰迪：泰迪找到吉尔莫尔[1]，对他说："我得了淋病。""什么是淋病？""该死的麻子。"吉尔莫尔给了他一些药。——泰迪将墨菲（Murphy）借给乔治的80英镑全部用来喝酒，还对乔治撒谎说他会偿还这笔钱。泰迪阴茎上长了脓包。比尔问他在哪儿——"在该死的鸟上。"——早饭过后我坐在树下写信给E. R. M.。奥吉萨不停驱赶苍蝇。我觉得和她无比亲近；信很快就写好了。完全不同的感受。然后我挪到屋子附近继续写作。和米克吃午饭。傻瓜们和比尔一起回来。3点我接着写我的信。5点穿戴整齐，途经图克瓦乌克瓦去奥利维列维。我感觉很不错，但是出了很多汗，晚饭。同金吉尔和郭梅拉乌（Gomera'u）同乘一艘小艇。后者给了我一些关于bwaga'u和Ta'ukuripokapoka[2]的很有价值的信息。——强烈地反感听他说话；我心里暗暗抵触着所有那些他告诉我的奇妙事情。民族

---

1 信息报道人吉尔莫尔（Rev. M. K. Gilmour），其时身处奥阿比阿（Oiabia）的卫理公会传教站（Methodist Mission）附近。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马林诺夫斯基称他"非常熟悉库拉的情况"。

2 一个神话人物，擅长妖术。据说女巫们会在晚上见他，舞蹈和狂欢。

志的主要困难就在于克服这种情绪。我喝着红葡萄酒，同比利·普利斯特说着话，他刚对着自己的老板大喊大叫。我缩回到我的蚊帐中，将思绪再次转到 E. R. M. 身上。

12 月 26 日

早上疯狂地将信翻得一团乱。给 N. S. 写申请延迟离开的公文信有些困难。午饭过后，和威尔克斯聊天，他原来是有色人种女人的“玩家”，他说尼日利亚的一些地区“很坏”。他对康拉德的赞赏让我感到羞耻。他们走了过后我盯着战争图片看了半个小时，接着开始翻阅自己的东西。将食材拆开，在金吉尔的帮助下把它们挑选出来。这能帮我弄清楚自己应该吃什么和怎么吃，等等。然后同 E. R. M. 的灵魂一同坐着小船穿过一条小溪。我很有活力，感觉神清气爽（我的心态已经放松了——我的民族志工作确实[1]很难）。晚上和比尔聊了聊珍珠。他告诉我斯通（Stone）和［格雷汉姆］之间的交易，还有关于威瑞贝利的事，因为乔治·奥尔巴赫知道了 V. 在原价的基础上偷偷加到了 100 英镑，结果 V. 有点恼羞成怒。

12 月 27 日

起床很晚。本计划浏览一下自己的论文然后开始工作。但收拾东西花了很多时间。午饭过后我又翻箱倒柜地整理自己的东西。大约 4 点我同比尔去了一趟传教站。在那儿，泰勒（Taylor）——年

1 原文有下划线。

轻、英俊、讨人喜欢——还有布鲁多，非常友好和礼貌。同比尔一道回来。因在洛苏亚的所见而感到沮丧：堕落的人和生活［……］。想到他们眼中生活会是什么样的，我就不寒而栗。坎贝尔，西蒙斯［……］ 1.1 英镑……愚蠢，拿我的奥地利国籍开玩笑，让人不快——令人憎恶，令人沮丧。这帮人有如此绝佳的机遇——大海，船只，丛林，对于土著的主宰——但是他们一无所成！晚饭和比尔一起吃。给西蒙斯写了封谄媚的信。8 点半去了奥布拉库。刚开始我觉得不太适应，但如果我起初不确信散步会对我的健康有益的话，我紧张不安的状态或许早已经让我崩溃了。在奥利维列维和维雷利玛之间，我精神很好；然后又变得有些疲倦，但也不严重。一条狭窄的环礁湖；一个来自奥赛萨亚（Osaysaya）的有趣家伙载了我一程，漆黑的裸露土地，红树的根趴在上面，看上去就像植物切片。鱼群在周围跳跃。思想、感觉和情绪：此刻都与民族学毫不相关。早上收拾完毕，在古萨维塔闲逛时，我一刻不停地思念着 E. R. M.（前一天晚上，看着她的照片，思念如潮般汹涌）。对她的人格有强烈的感觉；她就是我的妻子，而且我也应该这么想。至于民族学：在我眼中，土著的生活完全缺乏趣味和重要性，这里的东西和我的差距就像一条狗和我的差距一样。散步时，我将自己在这里所做的事看成一项殊荣——收集大量资料的必要性。我对他们的生活有大致的了解，对他们的语言还算熟悉，而且如果能在某种程度上“记录”下所有这些，我将拥有珍贵的资料。——必须牢记自己的雄心，朝着固定的目标努力工作。必须要整理语言学资料和搜集材料，找到更

好的研究妇女生活的办法，gugu'a[1]，以及“社会表征”系统。强大的精神动力。我将自己的书看了一遍，抓起里弗斯的书、德语书、诗；工作之余，我必须要过一种智识上充实的生活，一种隐居的生活，只有E. R. M.相伴。我想象着拥有她带来的幸福，这种幸福如此热烈，以至于我被一阵五味杂陈的恐惧抓住，转而担心这么完美的事情是否真的会实现。——尽管如此，想到她爱着我，想着我，我对她的所有感觉都是有回应的，我就知足了。

12月28日

当我回到自己的帐篷时，已经12点半了，我发现奥吉萨、托马卡普和男仆们都睡了。金吉尔给我铺了床，我喝了两杯bwaybway[2]，很累，上床睡了。睡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0点半才起床。无比想念E. R. M.——我看了她的信。工作没有头绪。不想做任何事情。我决定回顾我的人口调查并开始研究语言，将每天二分之一的时间用来学习语言。所有的准备工作在12点半结束了。将村庄人口调查的笔记分类整理好（结果很不好）。2点吃午饭。读斯文伯恩（坐立不安）。然后再次村庄人口调查。（我觉得很虚弱、疲倦，我的大脑不能很好地工作）。然后是杂乱无章；我读了斯文伯恩，《维莱特》（*Villette*）。给E. R. M.写信（无比思念）。（对金吉尔很生气）。强烈地感到我和E. R. M.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划小船出去。我没想多

1 日常用具，家庭物品。

2 指出于某个生长阶段的椰子，此时的椰肉是带甜味呈果冻状。

少事情，但还是试着将头脑冷静下来准备工作。回来。晚饭过后，郭梅拉乌和金吉尔。——对那天的评价：我在前一天肯定是被散步累坏了。懒惰，呆滞。划船出去的时候没有力气。是因为戒烟和喝了点酒的缘故？悲观主义的心情，但对 E. R. M. 的关切尤其清晰。除了工作效率不高之外，我对自己没什么好责备的。

12 月 29 日

一觉睡到 9 点。眼睛疲劳（眼前的物体就像从屏幕中看到的那样）。立即起床。阴冷，灰暗的天空，天空和大海泛着灰蓝。滴了点眼药水。习惯性地想起 E. R. M.，渴望写信给她，以及重读她的来信。郭梅拉乌在等我——我之前安排同他一块儿工作。上午，漫长的会面；托尤达拉（Toyodala）[1] 描述了一个 lili'u。下午继续；5 点同郭梅拉乌去了吉瑞比，路上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划船。比利，米克，明天离开的“卡友那”号。给 E. R. M.、史密斯、高夫顿夫人以及奥穆勒写信。——我很疲倦（眼睛以及神经），上床睡了。整天不停地想 E. R. M.，同她分享着我的计划，满怀柔情、友情和激情地想念着她。

12 月 30 号

6 点起床。还是黎明时分（前一天晚上吃了甘汞），写完了给 E. R. M. 的信（以一种全然不同的心情读完她的来信，感觉比以前更

1　奥布拉库的一位重要信息报道人（参见《野蛮人的性生活》）。

为强烈)；9点我将金吉尔支出去(这个独腿的［梅多乌(Medo'u)］)将萨玛赖搅得臭气熏天)。编辑整理了我之前一天(雨天)记录的lili'u。午饭过后去poulo，拍了点照片；然后沿着小溪去了凯图维——红树林，给人愉悦、欢快的感觉(对比：红树林在低潮时期就是一片可怕的沼泽；在高潮期，则充满生机)。晚上见到尤萨拉·嘎瓦；聊了聊库拉，还有库代尤瑞[1](一个老人，但他背诵了一段lili'u)。——这个故事让我犯困。回到家，被奥吉萨的愚蠢惹得心烦。躺在蚊帐中，我充满爱意和激情地想念着E. R. M.。

1917年12月31日

今年的最后一天——如果E. R. M.成为了我的妻子，今年在我的一生中将变得无比重要。早上，躺在蚊帐中，非常强烈地想念着E. R. M.——8点半时所有人都去poulo了。我在村中闲逛，将信息报道人召集起来。这是一群很糟糕的人(纳如布塔乌［Narubutau］，尼尤瓦(Niyova)，［塔布拉比(Taburabi)，波包(Bobau)］)，最后两个人稍微好点——绝望且不耐烦。但我耐着性子竭力继续和他们交谈。午饭过后——大概1点，大家都回去了。尤萨拉·嘎瓦和托尤达拉；我抄下megwa并着手开始翻译。5点时感觉有点累，学了一点语言学；对E. R. M.的强烈思念不断侵袭着我。1917年的最后一天。海面上有轻微的波澜，神秘，躁动，随波荡漾的光影不停

---

1 卡塔瓦岛上的一个村庄，关于库代尤瑞(Kudayuri)飞行独木舟的传说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有记述。

地变换着方向，忽近忽远。头顶上的天空干净明亮，海平面上洒着金色光芒的落日余晖，嵌在层层叠叠的薄云之间；墨色的红树林如腰带一般环绕在海天之间。刚开始，想起了鲍德温，并筹划报复他(我要将收集到的资料展示在他面前，责备他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接着我想到了 E. R. M.，“她在做什么？——万一她不在的话——怎么办？”可怕的感觉，我想到她和 C. E. M.。还想了想战争。我还对语法有一些建设性的想法。回来。那瓦维勒给了我 megwa(很好)。给 E. R. M. 写信。但当我盯着一张白纸时，所有的感觉和想说的话都消失了。环礁湖像镜面一般平静，浸润在正在上升的月光之中；棕榈树俯在水面上，我生理上感觉很好，仿佛热带水土对我完全没有影响。我渴望文明，但更加渴望 E. R. M.。

1918 年 1 月 1 日

7 点起床。空气清新，天空稍稍晕着粉色的基调［……］。红树林的轮廓清晰，一丛丛柔软的绿色植物夹杂在斑驳的阴影间。我被土著们启程去［……］奥阿比阿（Oiabia）[洛苏亚附近的传教地区]的喊叫声吵醒。起身，脑中想着新的一年——我的心口紧了一下——17，象征着一段时期，象征着数字如何无情地将其凌驾于生活本身。想着 E. R. M.，写日记。我对写作日记以及生活得更为深刻有一些深入的想法……一些关于日记历史价值的想法。我专心致志，感觉不错。研究了一番语言学，成果颇丰。然后是 balomas。疲倦——从差一刻 1 点钟——小睡了半个小时，接着监督了烧制印戳（真他妈的硬），然后是 kayaku，聊了聊 balomas。5 点百无聊赖地离开；

刮胡子，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然后划船到比利家，星光闪烁（在光芒万丈的落日之后）——我拼命划船，想着语言学，还有星空，向星空述说对 E. R. M. 的思念——到比利处，喝茶。他告诉我奥阿比阿的事；布鲁多同老婆孩子在一起，周四岛居民（Thursday Islanders）后来载歌载舞。他告诉我乔治·奥尔巴赫想要买下哈里森在瓦库塔的贸易点。他提到了“抢占金矿”及“铁皮鼓”（tin-drumming）。随后我问了他一些民族志资料的问题——关于月经、怀孕、生育。我们闲坐了一会儿，我 12 点上床睡觉。米克咳嗽得很厉害；接着是一个小孩的尖叫——一夜就这么被毁掉了。

1918 年 1 月 2 日

尽管如此，感觉很好。7 点从 tainamo（蚊帐）下钻出来。比尔的房子中特有的氛围。去了趟小房子。我在一张被比尔的孩子们搞得脏乱不堪的桌子上喝了茶。然后开始拍照片。从欧马拉卡纳来的人们。比尔和我去了特亚瓦，回来吃了午饭。然后又去了一趟。用光了六卷胶卷。尽管天气炎热，但我精力充沛。而且回来的路上要不是时间不够充裕，我兴许还能再学点儿语言。整理了一下照片。晚饭过后，收拾自己的东西（注射链球菌）；吃了太多，但一路上我一直在划船，所以只花了 1 小时 45 分钟就回来了。在茶饮中加了点白兰地，同几个野蛮人聊了一会儿——11 点上床，脑中想着 E. R. M.

反思：我再次意识到自己感官的反应有多么物质化：我对于一瓶生姜啤酒的渴望竟然如此令自己揪心；用一杯白兰地平复这种隐

藏的欲望，同时等待着来自萨玛赖的酒；最终，我再次屈服于吸烟的诱惑。其实这一切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对世界的感官享受不过是审美体验的一种低级形式而已。关键在于自己脑中对它要有清醒认识，并避免让它影响到更为重要的事（记住你和库勒夫妇在一起时怎样过度放纵自己）。另一方面，我完全可以过一种几近禁欲的生活，最主要的是，过这种生活应当毫不费力。

1918 年 1 月 3 日

早上。——环礁湖的情调一如既往。蓝色的天空衬着温暖的粉色基调，点缀着几朵紫罗兰色的云朵。平静的湖面偶尔被云朵变化的倒影打破。一如往常，躺在蚊帐中，我试着调整状态准备工作。我正尝试“深化”我的日记，几乎每天都这么做，但至今为止我的日记也未见得有多么深刻！——7 点从蚊帐中出来，日记，早饭，翻阅自己的笔记。T. L. ［托姆瓦亚 · 拉卡瓦布拉（Tomwaya Lakawabula）］在我的帐篷附近。10 点开始工作（balomas，转世传说，怀孕）。大概 12 点半，非常累，小睡了一会儿。1 点半起床，指挥制作 bulukwa（猪肉），非常美味。3 点回到工作上来，但是很累，而且慵懒。4 点到勒乌码（Reuma），库拉的准备工作，以及检测 mwasila[1]（的［样品］）。到 5 点时已经精疲力尽了（意识的底线，思维已经干涸）；躺下；读斯温伯恩写的提瑞西阿斯（Tiresias）[2]。给

1 到达库拉目的地后施行的巫术，目的是使东道主们变得大方慷慨。

2 古希腊城邦的一位盲人先知。——中译者注

E. R. M. 写信。——6 点划独木舟出去，赤裸着上身；断断续续地联想：想到了和 E. R. M. 的婚姻，斯宾塞对她的态度也很冷淡——他会同她分手吗？斯宾塞小姐——她会采取什么态度？我满怀愤慨地思考她的反奥地利—波兰立场——想出了一长段说辞，指责这种态度之无耻。我任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一阵愤怒的情绪中。然后我提醒自己，她所在乎的仅仅是民意，"Wahn, alles Wahn" [全是扯淡]。我想到了瓦格纳——如今他会是一个激进的仇英者吗？一首俄国的舞曲进入脑海：朱丽叶和奥尔加在莫尔文工作室的景象。怀念过去，想到了伊万诺瓦。然后星星出来了，我辨认出了不同的星座。轻轻地，我问自己：我在何种程度上生活在灿烂星空下的黑暗中——像斯温伯恩笔下的提瑞西阿斯那样？ E. R. M. 一直与我如影随形。我花了很长时间去思考自己计划乘船出游的那次旅行。我决定装好相机拍几张照片，并想好了拍摄的对象（然后我居然忘了装底片！）晚上 8 点到 9 点我一直在喝茶，接着聊起了各种各样的话题，10 点半到 11 点给 E. R. M. 写信。然后躺在蚊帐中想念她。我还能回到凯恩斯，还能在海滨散步吗？我还能再见到 E. R. M. 吗？死亡，这个眼神没有模糊的访客，我已经准备好会见他了。——坐在独木舟中，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有个家，想同 E. R. M. 结婚，想安定下来。

1918 年 1 月 4 日

同往常一样，7 点起床，从 tainamo 下爬出来。同样的平静水面，云朵——头顶的天空飘浮着深紫色的积云。海平面上的云层又变成毛绒绒的白色。一阵强风 [rualimina] 带来一场阵雨。——海是透

明的绿，些微有点杂质。红树林那深沉的绿影穿过逐渐稀薄的雨雾隐隐透出来。紧接着，太阳出来了。天气转晴。一团团小朵的白云悬在天空，浮在水面。——但是我要回头写民族志！——9点开始工作，但很快就疲倦了。我同水平比较次的报道人一起工作，在两个人的协助下“彻底检查更新”了我的资料。毕竟波巴乌（Boba'u）作为信息报道人还算称职。——11点停下来，精疲力尽，我给E. R. M.写信（讨厌的雨，我将论文收了起来）；划独木舟出去，但没什么力气，“没活力”——回来，吃了芋头。大概3点重新开始工作。[提巴巴伊拉（Tibabayila）] 是很糟糕的信息报道人。接着再一次写信给E. R. M.……我想起了Jozej Koscieki，以及该怎样描述他；一个贵族院议员的儿子，凯撒（Kaiser）的朋友，布洛赫（Bloch）的孙子——我还记得自己同他在柏林的谈话（我通过Jan Wlodek认识了Morszlyn，Koscielski）。我接着想到了 [Weissenhof] 小姐，以及现在我是否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我想象着同形形色色的波兰男人和女人的会面。如果和E. R. M.结婚，我的波兰特质将逐渐淡化。当我幻想迎娶E. R. M.时，这点让我尤其气馁。——那么她会怎样呢？然后我眺望着大海和天空，思绪又回到了E. R. M.身上，想到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时，心中一阵悲凉。——回到住处；晚饭，读《苔丝》，从中我开始看出点头绪，关于性别错乱（false sexual [appropriation]）的主题非常强烈，但怎样治疗呢？简短地同土著交谈了会儿，但没有什么满意的结果。在tainamo之下，我想念着E. R. M.，非常深切和炽烈地渴望着她，但我的思绪并没有偏离进入任何淫荡的死胡同。离开时我在双手上涂了点凡士林；这个同文明世

界的微小联系在我心中激起了一阵感官上的渴望,深切而敏感。——我想到了自己的归去;我们之间炽热的对视,她身体的绝对价值。

1918 年 1 月 5 日

潮湿,风雨交加的天气。早上天空和环礁湖就像通了电似的(bien electrique)。10 点开始工作,托卡拜利萨(Tokabaylisa)完成了他的 lili'u。10 点左右我放慢节奏;吃了一个槟榔,在 12:45 划船出去了一下(感觉需要运动)。午饭过后同尤萨拉·嘎瓦一块儿重新开始工作,用了两个小时翻译他的 megwa"为我而做"。4 点半时我去了水洞(water hole),还快跑了四分钟。6 点回来,然后划船最远行至了波马坡乌(Bomapo'u),返回。晚饭过后,那瓦维勒谈到了[库姆(Kum')];我按照了他的说法记录下了传统做法,给 E. R. M. 写了几句话,在蚊帐中很快睡着了。

生活暗流涌动。早上做了一些工作,也写了一点日记,等等,做这些不需要特别的刺激。在某种程度上我是自觉做这些的,就像依循着轨道一样。工作本身进展并不顺利,或许我的身体没有达到最佳的状态(周四时我多多少少有点抑郁)。最重要的应该是排除那些工作中的顾虑,而拥有那种掌控一切的自信。写下一些信息。我有(1)一种假学究的倾向,即我必须进行某种计量(三页纸,两个小时,将章节 X 或 Y 中的空白填满),(2)尽一切可能偷懒的愿望太过强烈。

今天的工作即将结束时,隐藏的感受浮出水面,随之而来的还有幻象:昨天我看到了艾伯特大街(Albert Street)的西端,在那里宽阔的林荫大道将它截断,朝朗宁大街(Longing Street)的方向延

伸。紧接着开始想念 E. R. M.。在我去 sopi 的途中我感觉自己需要逃离这些黑鬼，但我记不起来具体想了些什么。坐在船上：对琼·威格尔（Joan Weigall）的回味，以及对优雅、穿戴高雅的女人的渴望。有几秒 E. R. M. 被遮蔽了，也有几秒我强烈地想再去一次南方。如果 E. R. M. 由于某种原因没有在那儿等我，我会有什么感受？完全不敢去想——纷扰混乱的联想：我同 E. R. M. 的未来——在波兰[……]？我想起了莫利，还有我应该怎样给她写一封新年的问候信！无疑她还是会理睬我的。这是我的性格特点之一，对于那些对我有敌意的人，我惦记他们比那些对我友好的人更多，即是说，我挂念那些我需要去说服、蹂躏、征服的人（琼、斯宾塞小姐、博迪、默里），而非库勒夫妇、米姆、贝克夫妇、斯特灵（Stirling）夫妇——今天早上（1918 年 1 月 6 日）我突然想到，坚持写日记及时刻都想掌控生活和思想的目的，肯定是为了巩固生活，完善自己的思考，避免芜杂的主题。——同时也有机会进行反思，就如同我对那些不喜欢我的人的观察一样。

从博马普乌回来的路上，海面上奇妙的磷光将水中的鱼都照亮了。看着金星，想到了 E. R. M.，以及我的工作，还计划着手处理那些文件，等等。

1918 年 1 月 6 日，星期日

8 点起床，bapopu[1]。10 点开始工作——因为是周日，身边有很

---

1 动词 popu 的一种形式，指排泄。

多人。领袖般的那瓦维勒。大多数时间都在谈论 bwaga'u 及类似的东西。1 点我划船出门，发现一支橹上有一条裂缝，很心烦。研究了一会儿语言学。接着下了场瓢泼大雨。有两个人躲在我的帐篷中。暴雨的拍打过去之后，天色很暗，阅读或写字根本不可能。我将桌子挪到帐篷的另一端，把［木瓦鲁萨］叫过来；他给我施了 megwa（哦，对了，在路上我朝小棚屋里瞅了瞅，看见了［维洛维的］老婆，她几乎还是个孩子，正在哭泣，因为他刚打过她。我想到 E. R. M.，联想：婚姻和精神上的宁静）。阴暗，多雨的天气，我记得圣维京斯（St. Vigeans）的类似天气，突然开始怀念 N. S.——渐渐地我有些把持不住了；旁边屋子里的女人们开始号叫（walam）。我到了那瓦维勒家里，结果他出去了。我就问尼尤瓦，但结果证明在［bugwaywo］的问题上他不是一个好信息报道人。核对了一下表达关系的术语，然后（因为那支有裂缝的橹有点扫兴，我没划船）去了 sopi。剧烈运动。我一直在沉思，整天都想着日记以及怎样完善生活，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四五点钟，然后我不得不努力压抑一阵突然袭来的低落感。5 点出门，试着控制并审视自己的想法。总体而言，我很有条理，并且全神贯注于体能锻炼。计划清理出一片空地，我可以在上面做体操。在路的分叉上有一丛较低的 odila，我在做了一点瑞典式体操：——这样视野更宽敞也更舒服。我在这里跑了跑，运动了一会儿。接着走到池塘边休息。一片棕榈树叶挡住了我的 unu'unu。我想着为何她的头发总是挡住视线。深深的渴望。想起 N. S.，并［在脑中］写好了一封绝交信（a final letter）。这一次我再也不拖延了。这点很难——我讨厌伤害她，但我必须写，一劳永逸。也想到了保

罗和赫蒂——昨天和今天我在拍照时遇到点困难；典型的无助感，我工作的最大难题之一。晚上，我回到住处，在火边烘干全身——在剧烈运动后我对露营的观点完全改变了，以前认为很痛苦，现在看来颇有趣味。炸芋头，给 C. G. S.［塞利格曼］和 P. & H. 写信，然后在［苏哥瓦乌沃（Sugwauwo）］短暂的 kayaku。年轻的女人们，涂黑了全身，脑袋剃过，其中一个 nakubukwabuya（青春期的女孩）有一张像动物一样但又极其肉欲的面孔。想到同她交媾，我不寒而栗。想到 E. R. M.——散步时我想到如果 E. R. M. 因为某个帅气但肤浅的人离我而去，应该是唯一可能让我重新捡起 N. S. 式的单纯爱恋的情况了吧。但这不会发生。

1918 年 1 月 7 日

5：45 起床，绕村子逛了一圈。一切如常，几乎所有人都在 bagula（花园、园圃）。几个 nakaka'u（寡妇）和 tobwabwa'u[1] 们将身体涂成了黑色。一些人在吃冷的 kaulo[2]。我去 bapopu，然后散了一会儿步。我试着调整好状态，还想拍些照片，同时惦记着日记。今天早上，一起床就想到了 E. R. M.，接着就在村中走了一圈。——联系？——哦，对了，在去 bapopu 的路上我注意到自己走路时脚趾朝外——像 E. R. M. 长冻疮时那样。然后，从 8 点到 12 点同马洛瓦图（Marovato）和 kariuabu 从头至尾检查了一遍问卷。当我看

1 男性哀悼者，涂着显示哀悼的烟灰。

2 泛指蔬菜或植物类食物。

着那些问题和计划时，有一阵对 E. R. M. 突如其来的思念。这些问题和计划是在她的帮助下一起完成的。——12 点半做了一会儿瑞典式体操。简单但有效（早上男仆们划走了米克的独木舟）。一整天我都在问是否有人看到了吉尔莫尔的小船——但毫无结果。上午还有一段小插曲，一条蛇在村子附近游动——tauva'u[1]。下午独自研究了一会儿语言学——效果不错。5 点和金吉尔一道穿过 raybwag 去了［……］。我感觉强健，步伐轻快，体力的消耗丝毫没有困扰我。我还跑了几步。坐在海边，将自己浸在温暖的海水中，海水清澈，底部布满礁石。提着一盏油灯回到住处。我在吃芋头时，邮件送来了。与其说感到幸福，不如说这令我神经紧张。我将信件分类，母亲第一，然后是那些没那么重要的人——莉拉、米姆、保罗、梅奥夫妇——然后是 E. R. M.。信中有几段关于查尔斯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郁闷，甚至让我寒心。有一瞬间渴望见到 N. S.。我最后读她的信，实际上我害怕读到我以前一直都会寻找的有深意的段落。——一直坐到 12 点。睡得很差（因为在海中洗澡或是因为信件而兴奋？）总之，我被搅得心烦意乱——hors des gonds［心凉了一半］。有一些要写给 E. R. M. 的很重要的事。然后给了 N. S. 一点虽不甚残酷但确凿无疑的暗示——N. S. 让我良心不安——我觉得对不住她，但并不渴望拥有她。——给 E. R. M. 的信则要主观得多。借着酒精带来的恍惚，我将自己全身心地放逐到无人之地——没有黑鬼的地方。我甚至不想吃东西或喝水。

1　来自南方岛屿的邪恶人形怪物，会招来瘟疫。

1918年1月8日

7点起床，写了几封不太重要的信（给保罗和赫蒂，还有梅奥夫妇）。接着动笔给E. R. M.写信（不想写日记）。我从上午10点一直写到下午5点；中途吃午饭时歇了一会儿，等等。吃饭时我又读了一遍她的来信，想起了她。有一阵感情非常强烈。有几刻当我写到女权主义者和吉尔布雷斯一家（Gilbraith）并触及到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时，我感觉自己有些装腔作势。写完信后感到精疲力尽，急需四处走走放松。总体而言，无论是读她的来信还是给她写信，我的感觉都没那么强烈。——我不能确定她在信中表现的真正自我，比她的双面性更吸引我。总会存在一个适应的过程——双面性就是结果。但是她的来信，她的简短故事，她阅读报纸的精神几乎将我的心独占。对她的疯狂思念（无休无止）。面对双面的她时，我丝毫感觉不到这种思念，只有当我失去平衡，情绪消极时才会有这种情绪——晚上，航行到了度布瓦嘎（Dubwaga），从可瓦布洛到度布瓦嘎的途中一直想着她，想着查尔斯，想着那些终极的问题：爱一个不在世的人比爱一个尚活着的人更容易。我在给她的信中添了几笔。然后上床睡了。

1918年1月9日

早上，日记等等。然后读短篇小说。刚开始不太喜欢，后来就渐入佳境了。有几个片段还真的打动了我；总的来说，非常不错——只是我投入了太多的个人感情，以至过于激动到有些羞怯。11点，那瓦维勒来了——想她想得眼泪横流。不完整的感觉，萦绕的情愫。

午饭过后，看报看到3点半；然后翻译了那瓦维勒的megua。随后同金吉尔一起去了环礁湖。

“赤红的落日刚刚隐匿在漆黑的乌云中，向天边延伸的红树林，倒影在水面上，矗立在水天之间的一片黑暗中。油脂般浓郁的红色光芒看上去像是从西边天空那些斑驳的云彩中分泌出来一样。它伴随着波浪的缓慢移动而荡漾，包裹在云朵和海岸线的黑色边框中，看上去像是正在同一股潮湿而慵懒的温暖气流缠绵。我觉得与其说这股气流吹拂着我，不如说它抚摩着我的裸露肌肤”——然后做了一会儿瑞典式体操。读短篇小说。英雄主义的困扰。有一种很强的挫败感。查尔斯和我。不时感到悲伤，因为我没能让自己经历一场考验。我回忆起自己曾有过的迷信，即如果E. R. M.爱上了我，我会在N. G.［新几内亚］有mala sombra。——有一瞬间感到在他的盛名之下，我在她心中是没有任何位置的。我希望他能够凯旋归来，还希望自己从未遇见过她。然后我想到了自己，有一种很强的宿命式的感觉“nolentem fata trahunt，volentem ducunt”［命运对无志者是一种拖累，对有志者是一种引导（fate drags the unwilling，leads the willing）］。脑中冒出了一首打油诗。我想到E. R. M.的神秘主义，她相信是命运牺牲了她，来给查尔斯幸福。“神秘主义并非宿命主义”。有一瞬间我直视了命运。我知道，过去如果参加了战争，我会更为冷静，内心也会更为波澜不惊。现在：将我的日常生活置于英雄般的光芒中；无情地抑制着自己的欲望和懦弱；不让自己屈服于痛苦的情绪以及拍不好照片之类的沮丧。摆脱掉笨拙，以及心慈手软的情绪化。我对E. R. M.的爱可以是，也必须是，建立在她对

我英雄主义的膜拜之上。如果被征入伍，我会坚持到底。还有，我必须相信自己，否则什么也做不成。奋斗，持续前进，时刻准备着，不带丝毫沮丧和不安！——哲学式的幸福："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影响到我。"感到一条直路通向坟墓，在那儿我不会有任何悲伤或欢愉，期望或恐惧，在那里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是将来，也是过去。

1918年1月10日

非常糟糕的一夜，神经上，心脏上。（抽烟过量？）想念着E. R. M.，想到自己无法经受考验的事实，感到清楚、绝对的懊恼（已经不是第一次？）（在脑中）给N. S.写了一封信——起床，写日记，收拾自己的东西，好在10点之前动身。11点左右，在一阵猛烈的yavata[1]刮得最强时，一切准备就绪；非常愤怒，但我必须提防下雨和刮风。阅读及订正给E. R. M.的信。大约12点时天气转好，海面平静。我吃了点momyapu，乘了一艘小waga到了可瓦布洛，并从那儿出发，绕道维雷利玛走到了古萨维塔。比利买了一颗大珍珠，然后我们聊了聊。阅读公报，稍微轻松了一点。比利给了我一些民族志资料。晚饭过后我去了洛苏亚——一路上都无比想念E. R. M.——在洛苏亚，同坎贝尔老友般地交谈，在奥阿比阿同吉尔莫尔也是。后者非常温和。我们讨论了一些正事，还闲聊了一阵。我有些紧张，其实毫无必要，接着为自己再次独处而感到舒适。因为我可以在脑海中回到E. R. M.身边。但一阵疲惫夹杂着一种对"热爱

1 西北季候风时节的风及天气。

远距离恋爱”（telesentimental monomania）的抵触情绪袭来。我试着正常思考。我迷路了，走路到卡普瓦普；远方的海平面上正刮着风暴。我回到住处，睡得很差。在此期间：困扰于如何在内心维持和她的纯洁关系，虽然我清楚地知道这点可以做到。我意识到行为的纯洁其实依赖于思想的纯洁，我决心从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本能中来审视自己。同时，我对她那种深沉而温柔、热烈的爱恋幻化成为对她这个人的价值的强烈情感，并且，我感到我只渴望她一个人。我能够控制偶尔的放荡和冲动，提醒自己这么做毫无益处，因为即使我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女人，我也仅仅是在一堆泥浆中玩耍而已。最关键的是要养成对在泥浆中玩耍（滥交、放荡，等等）的强烈反感，并且尽可能地去寻找一切建立在这种反感上的事物。想起尼采的一句箴言：Ihr hochstes Gluck ist bei einem Weibe zu［最大的幸福莫过于和一个女人躺在一起（Your greatest happiness is to lie with a woman）］。我对 E. R. M. 的感情绝对是另一回事：mein Leib und Seele mit der ihrigen zu verschem［将我们彼此的身体和灵魂交织（To fuse my body and soul with hers）］。——另一方面，我却在试着抵抗情绪的宣泄和虚无主义式的妥协，等等。在脑海中，我回到了自己最为专注的时刻——在那个时刻中我渴望过英雄般的生活，那一刻我“直视了命运”：一种穿过荒野到达幸福、再通过幸福抵达悲哀和绝望的生活。我深深地爱着她，我觉得她是唯一注定成为我妻子的女人。命运会再次同我们开玩笑吗？无论发生什么——“nolentem fata trahunt，volentem ducunt”！

1918年1月11日

昨晚睡眠很差，起床时脖子僵硬。我浏览了一下公报，留意着关于E. R. M.或她家族的消息——还有政治派遣。不停地想着她。公民复决是一个败笔；为查尔斯感到难过。接着我读了N. S.的来信，也写了封信给她，进展艰难；尽管有噪音干扰，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并因感到自己现在强大到不会“神经紧张”而欢喜。写作被午饭打断。但在写完之后（我没有自己预想的那么情绪化）感到极大的放松。尽管目前来讲，自己冤枉了她以及可能伤害到她的恐惧依然存在，但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些必须要做的事。第一步，也可能我的这些事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对N. S.的伤害。

午饭过后，我继续写给E. R. M.的信。我读了写给她的那些信，也读了她的来信。又开始写，充满了柔情蜜意。我痛楚地想念着她，还有一种最糟的预感，想到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这让我绝望透顶。晚上：比利给我讲了几个故事，然后我们冲洗出照片——故事：性爱之王被怀疑在他的树眼镜蛇上有一个婴儿（copulating king is suspected to have a baby on his mamba）。比利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她在前臂纹了“比利”的字样）。C. K.来到店里，用流利的英语同她谈论如何回归上帝，等等，还邀请她搬下来住进传教站中。这话被比利听见，他将之翻译成“他让你同他一起住进传教站中”。“你告诉他，他是混蛋”。C. K.转身气冲冲地走了……沃什阁下（Hon. X. Y. Wash）总是醉醺醺的。额尔尼·奥茨（Ermie Oates）和比利，比利同一个女人约好一起到波基（Bogi）来。一个月后他们都来到海边，

尤达的入海处。警察就在那里扎营。拉塞尔（J. St. Russal）给出命令不让警察拘留这个女人。有传言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扣留了她，还展开了追捕，沃尔什（诺斯克特［Northcote］小姐的兄弟）喝醉了，跌倒了。抓到两个女孩和下士。法庭上：R. 吊着双腿，因为睾丸患了淋病。W. 醉得不省人事。额尔尼将疑问句翻译成了祈使句，那个女孩默认自己是为了比利而被买来的。（比利说每次她都偏向警察）。下士被沃尔什抽了几鞭。女孩们被锁在仓库里，但晚上 11 点时她们已经同额尔尼和比利在一起了。——与尤达和女人有关的麻烦。仅50英里之外的地方，蒙克顿[1]来到科科达（Kokoda），矿工们［骂］他“操蛋”。B. L.（G. 的皮条客）把这话说给蒙克顿听了。M. 昂首挺胸地走进来，踱着方步，“右，左，右，左”，矿工们嘲笑他，然后 B. H. 给一个小伙子写了封信，这个小伙子在半路上找到 M.，对 M. 说了几句好话，M. 自此没再追究这事。

1918 年 1 月 12 日

早上，我让比利及夫人协助我工作，夫人没告诉我什么有意思的信息。然后我看了一遍笔记中的语法。下午，疲惫，阵雨过后的闷热，读了点洛克[2]，又学了一下语法，没什么成果。晚上出去锻炼了一会儿，回来，给 E. R. M. 写信。几天以来，无比强烈、无限深切地热爱和渴

1　查尔斯·蒙克顿（Charles A. W. Monckton），一个新西兰人，1895 年到新几内亚，分别在 1897 和 1903 年成为萨玛赖和科科达（Kokoda）的地方行政官，他领导了 Waria-Lakekamu 巡游，这是一次重要的探险旅行。

2　威廉·洛克（William J. Locke），当时英格兰的热门小说家。

望着 E. R. M.，决心净化心灵。我不能对任何女人有任何淫念或肉欲，“女人”=E. R. M.，随手翻了几页富特（Foote），我感到一阵对所有淫念的反感，上面的那个等式为我存在。

1918 年 1 月 13 日

5 点醒来……思考着——带着幸福的感觉——E. R. M. 的存在。喜欢音乐。很晚才起床，虚弱，读洛克写的故事，想念 E. R. M.——一边等着吉尔莫尔。4 点左右，读完故事，开始收拾。吉尔莫尔来了；交谈，然后他走了。我同他聊了聊语法，为可能的合作计划了一番。我们聊了会儿布罗米洛[1]。我将自己刚写给 E. R. M. 的信交给他，在此之前我和比尔一起写好了我的遗嘱——晚饭过后准备就绪，坐在颇不平稳的船中感到非常恐惧。星空。想起语法——全程都在想着 E. R. M.——在蚊帐之下，一阵突如其来对 E. R. M. 身体的渴望渐渐弥散成一种混沌的淫欲……除了周六下午，这几天的天气都相当美妙。刮着东风，还有平静、干净的天空，除了这些就是有点热。

1918 年 1 月 14 日

今天早上我在 tainamo 中躺了很久，小小地奖励了自己一下；但接着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睡着——在古萨维塔我从来都睡不

1　信息报道人布罗米洛（Rev. W. E. Bromilow），多布的传教士，他对一些土著习俗的观察记录，被收录在澳大利亚科学进步协会（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记录中，显然是在马氏写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时仅有的关于多布人的书面记录。

好。我必须继续工作。我在语言学上的努力渐有起色,抓住这个感觉,趁热打铁!又一个明朗的好天气。我研究了一下园艺上的术语;那瓦维勒来了,提供了一点帮助。12:45 时非常疲惫,睡了一小会儿。午饭过后研究了术语学,waga,然后在信息报道人的协助下写下了 waga 的要点。在高度紧张的状态下工作,脑子很累。5 点,金吉尔,我,和托伊舍内吉拉(Toysenegila)去了[鲁姆(Lum'))]。神经上太过疲惫,以至我甚至没对她动太多邪念。对托伊舍内吉拉提了几个问题后我垮掉了,走路像机器人一样。通往大海的路途平坦。洗澡,我渐渐习惯海水的味道,虽然它仍然让我紧张。接着,在回来的路上,因为 E. R. M. 感到失落。在玻璃般透明的绿色大海上,东方天空的夜色正在沉降,头顶上却是粉色的云彩。我凝视着南方以及通往吉瑞布瓦的通道,却对这幅景象有些兴趣索然。我在脑中构想[出]她的肖像——但不知为何对此毫无反应,这同我在墨尔本"丧失爱意"时的感觉一模一样。她突然消失在海平线上。景色失去了所有意义。绝对的空虚,整个世界都尽收眼底,真实,但对我毫无意义,这是精疲力尽的结果。做了一些运动,晚上,泰勒来了(要不是因为这个混账,我 9 点就能上床了)。在他走了过后,突然很想念 E. R. M.,躺在 tainamo 下一阵生理上野兽般的欲望。

1918 年 1 月 15 日

明媚而清透的天空。对 E. R. M. 强烈而深切的渴望。我实际上以及情感上的"妻子"("My Wife" de facto and de sentimento)。我想我们结婚后能告诉莫利我们目前的关系。我想到了 N. S.——仅仅

因为我思考着该怎样告诉她这个消息。她很吸引我，我对她的健康状况很关心。但我没将她看作一个女人。早上我翻了一会儿字典，独木舟——昨天和别的信息报道人也在谈论这个话题——知道了一些关于建造 kalipoulo 极其有趣的细节。工作进行得虽不甚顺利，但我毫无压力继续前进，厚积薄发。我感到了海盐在骨骼和肌肉上的效果。11 点做体操，接着在午饭前打了一会儿瞌睡。我没抽烟，感觉也好得多。午饭后继续同一个主题。5 点过后同金吉尔一起去了 raybwag。从尼尤瓦那儿收集了一点信息。累。在水中泡了太久；回来时精疲力尽，心脏狂跳；但我慢下脚步，频繁地停下来休息，希望心跳会减缓。想着 E. R. M.，想象着如果她在这里会怎样，越来越清晰地感到这会是“最完美的幸福”（我想象着询问塞利格曼和他妻子在热带是怎样生活的）——回来，我听着他们的闲聊，吃东西，给 E. R. M. 写了几句，然后睡觉了……

1918 年 1 月 16 日

7：15 起床，做了一会儿体操；空中堆积着大片的云彩，缝隙之间是湛蓝的天穹。棕榈树和其他树的树荫浓密，形状奇特，色彩斑斓。我走进一片椰树林。在那儿思考着日记的意义：生命轨迹中的变化，生活态度的不断调整——道德的完善——以引入平和心态为基准。对自己肉欲的驯服，淫念的消除，专注于 E. R. M. 给我一种幸福的感觉。这比单纯的随缘给我带来更多的满足。实用主义式的享乐，我们如果记住其他的本能（社会本能）是唯一有效的系统：

个人的幸福和集体的幸福之统一（这肯定是人类本能的 Grundton[1] [基调]，从“社会动物”（homo animal socialis）这种说法就可以首先推导出来。）——我思考着日记的价值（与 E. R. M. 直接有关：把握深层的暗涌，而不仅是表层的波澜：同自己对话，审视生活的本质——很显然这需要牺牲一些东西——你不可能不劳而获，但问题在于选择——计划就这些想法给 E. R. M. 写封信；需要真正的寂寞——回到住处时满腔高调：生活若要深刻，那就要放慢步调。要么是那些飞速流逝闪烁的微光在涟漪荡漾的表面上的倒影，要么是深渊拥有的无限深邃——这取决于个人的视角。一个人应当迫使自己看清表层的虚无而不带一点幻想。感觉那些虽然单调但有系统且目标明确的工作对我而言已经足够。我感受到了对于生存状态涅槃一般的满足（“什么都没有发生”），盯着那些潮湿的树叶和澳洲灌木丛中的阴影——公理：我们无法感知幸福的丰富内涵，直接导致了我们对变化的持续渴求；如果我们能够抓住幸福那转瞬即逝的本质，我们将不需要任何变化。

回到帐篷中；浸泡在海里的感觉深入到我的骨髓中；无法集中精力；思想的阻滞。我抗拒着它，但收效甚微。11 点半时我停下来，出去锻炼，回来，写信给 E. R. M.——然后吃午饭；看《苔丝》。从圣诞节以来我对 E. R. M. 思念的强度丝毫没有减弱——然后尤萨拉 · 嘎瓦聊了一会儿 bwaga'u。5 点时已经很累了；学了半个小时语言学。天色暗下来，我去了卢布沃拉（Lubwoyla）。在雨中做了

1 德语音乐名词，主音，根音。——中译者注

一会儿体操。控制着神经，召唤着英雄的激情。月亮和星星藏匿在小块的云朵中；这让我想到调节精力来和体操锻炼协调是多么必要；体操本质上是一种独处和集中精神的形式。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能忽略一天三次的体操锻炼。在回来的路上我感觉很好，还参与到黑鬼们的交谈中，我还感到精神很平和，但对 E. R. M. 的渴望丝毫未减（我对 kadumilaguwa valu 做了观察记录）。给她写了几句就上床了。怀着激情想念着她。

1918 年 1 月 17 日

7 点半起床，写完日记后去 sopi 做体操，在棕榈树下，红树林边。跑步，接着是非常剧烈的运动。还有，为一天做好规划，卯足精神，体操将懈怠驱除，却导致了神经的紧张，神经敏感，失眠，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了。早上工作了两个小时；坎贝尔来了；这让我气愤和沮丧——就像海关边境检查一样；有点担心他会让我不愉快；然后麻烦又来了，浪费时间，我不喜欢这个人。谈话过程中我滔滔不绝。然后给 E. R. M. 写了一封信。体操；我试着集中精力，端正自己对保加利亚的态度[1]，“对我而言，他至今尚不存在”。体操平复了我的神经紧张，让我恢复了平和，心情也随之转好。——只要坚持锻炼，保持规律的生活，我应该能保持健康，完成自己的科学计划。唯一的危险是心脏负担过重。因此：应对脑力活动、每

1　这里可能是在影射萧伯纳的戏剧《军队和男人》（*Arms and the Man*）中描绘的英勇的保加利亚战士。

天遇到的困难时，量力而行，“不要将它放在心上”。完全排除个人的怨气和激动的情绪，等等。培养幽默感（不是英式的幽默感，而是我自己的，B. M. + E. R. M.）。

然后和一个人一起吃午饭，聊了一会儿——关于什么？——下午：我躺了一刻钟，然后开始工作——bwaga'u 的事。5 点左右停下来，受够了。兴奋，不可能集中精力，吃菠萝，喝茶，写信给 E. R. M.，散步；剧烈运动。做体操应该是一种集中精神和享受孤独的时刻；它给了我逃离黑鬼和自身焦虑的机会，晚饭和一个人一起吃，他给我讲了一些关于科瑞维纳民族学的愚蠢轶事，毫无趣味。我边听边打瞌睡：畜生一个。给 E. R. M. 写了一封短信。我再次强烈思念她：我唯一的女人，一个女人能给我的所有东西的化身。晚上有人在唱歌，这让我烦心，我睡不着觉，辗转反侧。

1918 年 1 月 18 日

起床晚了。7 点半，在红树林旁的一片空地上做体操。力量，强度，暴躁而非［多愁善感］。想念着 E. R. M.，对我而言她更多是一位旅途的伴侣而非指引命运的星辰。但她总和我在一起，有几个瞬间我以为自己对她的渴望没那么强烈，但又立即被这种渴望控制。我想着 N. S.，还有阿德莱德，那座城市，那个国家将成为我永远的失乐园（paradise lost）：老斯特灵，非常忠诚，那位母亲，以及整个［军营］。然后我回到住处；被那瓦维勒和瓦维拉等人的厚颜无耻惹怒(他们吃了太多槟榔）。决定今天用来回顾笔记及罗列问题。刚开始进行得很慢，出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午饭过后，［塔皮 · 波包（Tapi

Bobau)]。风很大；我关上帐篷，然后我们开始背诵 silami，这时比利到了。我有些兴味索然，对他的打搅有些生气，但我还是以礼相待（bonne mine à mauvais jeu），然后我们聊了一会儿（我喜欢他这个人）。接着我们就去了吉瑞比。坎贝尔宣称自己在雅嘎（Yaga）[岛] 上有种植园，在去的路上，他用光了四桶汽油，只能将卡瓦塔瑞阿独木舟拖在后面，米克和比利为此大发雷霆。比利还告诉我一桩轶事，关于坎贝尔怎样显摆 [beku[1]] 的，这个 beku 原为他老婆的父亲和祖父所拥有，我在吉瑞比没感觉到特别好，也没同莫里阿斯（Moliasi）[去] kayaka。回来的路上，waga 漏了点水，美丽的月光。我坐在独木舟前端，托亚达拉（Toyadala）撑篙，金吉尔舀水。在夜色中我给托瓦凯斯的生殖器换了药。然后读了一会儿 E. R. M. 从格兰登（Grandon）写来的信。我理解她对 C. E. M. 的感情，她参照自己对我的感情来审视那段悲惨的过去。就像隔岸观火一样。她的来信我永远读不厌，我看着她的照片，想把它们给妈妈寄去。

1918 年 1 月 19 日

第一个真正让人恶心的天气。晚上，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大地仿佛在震颤。还有一阵突然刮起的狂风。我醒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睡着。自然而然，我想到了 E. R. M.，8 点半起床，承受着压力写完日记，因为我得知有个人在可瓦布洛死了。同托姆瓦亚 · 拉克瓦布洛和 [瓦耶斯（Wayesi)] 坐了一艘船到那里，和他

---

1 斧头的刃，大而长，光亮平滑，用于库拉交换。

们聊到了死亡和葬礼，但没什么收获。到了可瓦布洛；遍地泥泞，人们刚从葬礼回来。我走到了死者家里：不断有哭号声。我走到坟墓，聊到了人死后砍树和推倒房子的事。——我坐在 baku 上，买了 momyapu 和 wayuo。开始感觉疲倦和低迷，于是就回来了。1 点吃午饭，然后看了一会儿《苔丝》，想念着 E. R. M.，虽然我看苔丝更像 N. S.，而不是 E. R. M.——将想寄给埃希的段落标记出来。小说吸引了我［我开始梦游了］。我坐在海边，有几个瞬间几乎无法忍受地想念着 E. R. M.——或许这是因为渴望文明世界？——我在村中漫无目的地走，感到身体发热就回来了。没心情写信，试着读点《苔丝》，但眼皮沉重——我觉得她在这儿的话，她会感到很舒服。我回忆着一年之前我都做了些什么？——晚上刮风如此强劲，我担心它会掀翻我的帐篷。晚上吃了点甘汞＋［当地蔬菜］＋奎宁＋阿司匹林，大概凌晨 2 点［起夜］——回来时驱逐了下淫欲。E. R. M.，是我事实上的妻子。前天夜里我想到如果我们现在见面，我们互换誓言，并将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这就像我们已经缔结了一个秘密的婚约——无时无刻，对她无限而隐隐的渴望，以及与她在情感上交融的需要。

1918 年 1 月 20 日

恶心的一天。8 点半起床。开始工作时已经很晚了。记下从维洛维听来的歌谣。然后看了一会儿《苔丝》，金吉尔来告诉我托亚达拉的妻子病了。我过去；看到一幅有意思的景象。我联想到自己和 E. R. M.——我们两人之间谁会先过世？“当你缔结了新的契约

时，你已经接受了新的责任”。但我不会牺牲爱情带来的所有关怀而去追求那种沉闷严谨的自我主义——然后简单地吃了点午饭（芋头）。（在这之前我拍下了一队人搬运［vayewo[1]］的照片）——再次读《苔丝》，读完了。它给了我一种虽不甚愉悦但非常强烈的印象：令人绝望的戏剧化结局并不合理。然后在村中漫步；土著在［vayewo］时吃 towamoto[2]，先是男人们吃，然后轮到女人。接着，我坐在纳鲁亚（Naruya）的屋子旁边；聊到了 mulukwausi 和 kayga'u[3]。喝了点茶（没吃东西），还把 ula'ula[4] 带到 baloma，听了会儿他的 megwa。10 点上床。

1918 年 1 月 21 日（星期一）

第三个糟糕的天气，在床上躺到 9 点。做了许多奇怪的梦。梦到了观察战争的态势。德国人的基建被英国人掌管。某种怪兽一样肥大的猪脸般的面具。一个德国人［……］或类似的东西——梦到了 E. R. M.——我梦到自己同一个背叛自己的女人订婚了，醋意大发。我想起自己已经同 E. R. M. 订婚了——早上，典型的愤怒，黑鬼们惹恼了我。——之前有两晚狂风大作。昨晚还算平静，我睡得也好。今天，天空阴沉，雨断断续续地下，无风，非常闷热——11 点左右开始工作，大多是前几天事情的书面记录。下午，同几个人

1 可能是一种食物，或鱼。
2 胡椒调味的辣蔬菜。
3 关于雾的巫术，确保海上安全。
4 作为巫术报酬的食物。

讨论这些记录，中午开始感觉有所好转，下午工作进展顺利，中午开始给 M. H. W. 写信，但没写完。工作完后躺在床上休息，外面下着雨。月亮微弱的银色光芒。我去了传教站［……］。在棕榈树丛中，烟状的水雾就像在一口大锅中蒸腾，空气跟桑拿浴一样。散了一小会儿步。心里想着 E. R. M.，半梦半醒的恍惚心情。在这蒸腾着的可怕桑拿浴气流中，我在欧马拉卡纳时有过的关于病态情绪的回忆飞速闪现。接着我感觉到一种轻松：开始审视这些——审视这一切——从外部开始：Ende gut, alles gut［结果好就一切都好（All's well that ends well)］。但如果这就是终点——感觉我正在窒息，死神的魔爪正在活活将我掐死——轻微运动之后，在这厚实的浓雾中，感觉无比好转和轻松。晚饭过后，绕着村子走了一圈（我责怪他们没将 baloma 仪式的 ula'ula 给我送回来)。提笔给 E. R. M. 写信。但因为眼睛不适停止了；然后在海边坐了一会儿，满足于这种停滞和孤寂。这时我听说伊妮科亚（Ineykoya)［托尤达拉的妻子］的病情恶化了——她大声地呻吟着，我去看望时她正在大出血。令人恐惧地呻吟着，显然就要死了。我想到了大出血的痛苦，还有 N. S.，突然发现是我遗弃了她。我还感到自己想不惜一切代价同她在一起，减轻她的苦痛。反应很强烈，我也想到了 E. R. M.，在精神的混乱中，我告诉自己："死亡的阴影夹在我们之间，终将我们分散。"我对 N. S. 的背叛赤裸裸地摆在我面前——在灯光摇曳的棚屋上方，高大的棕榈树，厚实的云层，月光穿过其中照射下来。卡布瓦库（Kabwaku）悠扬而清晰地唱着歌谣——死亡——所有这一切都像一阵潮汐退去，退入到空无一物的虚无中。在整个过程中，黑鬼们残酷的习

俗——他们在再次清洗她，帮她作好死亡的准备——大半天中我都沮丧无比，几乎不相信还有健康这回事。然后我振作起来，鼓起希望，计划着写信给斯托厄尔博士（Stowell）和斯宾塞。接着开始思考我的宗教理论，并和我的波兰语书做了比较。

1918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二

很糟的一晚；在蚊帐下醒来时感到窒息（暴饮暴食了很多鱼）。起床晚了；没做运动。感觉无比舒服。开始干活儿。我决定弄一下 kayga'u，我同托卡巴维未拉（Tokabawivila）和莫里拉卡瓦（Molilakwa）关于这个话题有一次非常有趣的讨论，那天我同后者一起工作（从 9 点到 12 点半）（金吉尔和奥吉萨同梅多乌一道去捡木头了）。我同莫里拉卡瓦和两个小女孩（他的女儿和卡瓦拉（Kavala），7 岁）坐了一会儿，纯粹的父亲般的感觉。然后这种感觉消失了，随即我将思绪引向 E. R. M. 以摆脱淫念。午饭（芋头和鱼）。我写信给 E. R. M.，休息，然后拍了点照片，又和莫里拉卡瓦待了一会儿。疲倦，我坐在平静的海边，没有一丁点[1]欲念。然后在月光下做体操，哼着歌，有一股作曲的冲动——有灵感后用自己的曲调表现出来。如果我有一台乐器——即便是一架钢琴——我可能都能笨拙地谱个像我的诗一样毫无新意的曲子？想到了 E. R. M.——还有我想将那些她在贝尔格雷夫沟（Belgrave Gully）告诉我的话“唱”给她听。然后做运动；精神有点激动，感觉“雀跃”。但我控制住

1 原文有下划线。

了，锻炼得不错。考虑着摄影的事。回到住处时情绪平静，几近"冷酷"——从纳鲁不塔乌（Narubuta'u）叫了一艘 waga。然后吃晚饭；我想记录下自己的民族学观察。同卡瑞古度（Karigudu）的争吵毫无必要。原则：永远不要情绪失控。如果某人做得太过分，冷静地将他打发走，再不要和他有任何瓜葛。同样，如果从来没给过考克维达（Kaukweda）什么，没鼓励过在我的帐篷中进行 kayaku 的话，该多好——但是随后，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行为之愚蠢，以及生气之无益，还有钻牛角尖之无用。我试图尽快控制自己，片刻之后就成功了。去了维塔布（Vitabu）的一个屋子里进行的一场 kayaku，然后观察了一场在 abukubaku 的房屋前举行的委任仪式。伊妮科亚被带到这儿来。回到住处，喝茶。上床睡觉。想着伊妮科亚和 N. S.。从未有过的强烈懊恼（仅次于看到伊妮科亚大出血时的同情）。如果她的身体真正垮掉了怎么办？（斯特拉［Stella］，玛琪［Madge］，他们都不会离开雷格［Graig］）。有时我真的觉得我应该回到她的身边。另一方面，在生理上前所未有地被 N. S. 强烈吸引着，我惦记着她的身体（我很猥亵吗？）——想象着她身体的每一个细节，如在眼前。

1918 年 1 月 23 日，星期三

起床很晚；出门锻炼。我想要专心思考自己的研究，但不知为何收效甚微。因为 N. S. 我依然有些伤感，同时 E. R. M. 依然在逐渐黯淡。即便如此，仍坚持不让一时的情绪波动毁掉真正重要的事。如果不是突发的情绪引发头脑发热的草率和鲁莽，我在特里斯

坦与伊索尔德事件中发的脾气会明显小得多，而且我也会更快乐一点。我对 E. R. M. 的感情非常深刻，并且建立在一种明确的约定之上。我应该就事论事地对待生活表层的起伏，尽管也没有理由将它们完全忽略。它们至少意味着生活的丰富多彩，可以将生活的这个层面［视为］试验性思考。例如，性生理学——这是试验性的想法，但当它们落实到肌体并且成为“生理上”的反应时，就应该被阻止了。E. R. M. 是我的妻子，至于 N. S.，我没做什么错事，因为在那段关键时期（1916 年 3 月到 5 月），我没有其他感觉或想法——午饭过后我开始刮胡子，正要同尼尤瓦开始工作，邮件来了。——情绪一阵激动。我飞速刮完胡子。C. G. S. 寄来的信——欧内斯特——米姆。接下来是 E. R. M. 寄来的长信和日记。我慢慢读着她的信，此时真正的 E. R. M.，比她的双重性要好得多。但不知为何她的信让我苦恼。在我看来，她信中我的形象没有同情心，我不喜欢她描述的这个家伙，也感到她并不爱我。同样给我的感觉是，所她描述的那段时光，正在变得愈发苍白和灰暗。——还有，［戴尔瑞恩（Deiring）］和吉姆的道歉，这两个我非常喜欢，却让我有些生气。这给我的感觉是事情原本可以不这样的。事实上危机来得太快，我们毫无准备。我处理得太粗暴。太过自由导致的差错——走到海边坐了一会儿。N. S. 带给我可怕的负罪感，我划了一艘独木舟出去，悲哀地感到所有的一切都毁掉了。这个根本性的错误给我的人生蒙上了一层阴影，也让我和 E. R. M. 的关系蒙上一层阴影。在没有同 N. S. 完全一刀两断之前，我原本不应该同她开始任何感情的。晚上，每次来信时都有的不满情绪和躁动——渴望被深刻而复杂的感情触动，需要与

那些不在身边的人联系。他们突然闯进我在这里的生活，我感到自己很需要他们的陪伴。——我重读了那些 N. S. 的来信，它们全都别样地优美动人，并且散发着绝望的味道。接着我穿过村庄，去看望了伊妮科亚。“在敌人面前逃跑”。或许是离开澳大利亚以来第一次清醒地感到，如果 N. S. 的健康或生活仰赖于此，那我必须牺牲 E. R. M.——我自己——然后回到 N. S. 身边——我前所未有地清楚感觉到我爱她们两个人——只有 N. S. 的病——目前为止——已是最牢固的一环。从审美上讲，我应该永远不回澳大利亚。死亡，现实的低潮，不再像几天之前看上去那么可怕——枯坐到很晚，又读了一遍来信。带着非常沮丧的心情上床，很快就睡着了，将我的痛苦睡过去。我梦到了 C. R.。

星期四，1 月 24 日

早上，心情复杂地做运动，莫里拉卡瓦和托卡毕塔姆 (Tokabitam)[1] 的 lili'u[2]。午饭过后拍了点男人们在村中烤鱼和雕刻一艘独木船头的照片。然后工作了一会儿，向古萨维塔出发。途中。读 E. R. M. 日记的开头部分；这让我烦恼，心情愉快地看着红树林和湖水；我“独处”着，并且没有回去的欲望。过去的几天，直到信件来之前，土著生活和土著社会似乎对我而言已经足够。在比利家，做了一点运动，冲洗了照片，效果不好，感到很丢脸，12 点上床（精疲力尽）。

1　指有技巧；或指能工巧匠的传统；或指雕刻专家。

2　与前面的词合起来，意思就是关于一个技艺高超的雕刻匠的神话。

我思考着，或者说在精神的混乱中，惦记着那些信。我不想在信中告诉 E. R. M. 这事。这不公平。最坏的情况是，若为 N. S. 的健康状况着想，我想 E. R. M. 能够接受这件无法避免的事实。

对历史的一个层面的理解：一个承载着记忆的事件必须从它的历史中去理解。物理学（Geschlossene system［封闭的系统］）。生物学（遗传）。个体心理学。社会学——我们必须以接受集体精神的存在为前提，来真正严肃地面对历史吗？

1918 年 1 月 25 日，星期五

古萨维塔。我无法写日记。消遣，开始看小说。洗胶卷，同时思考着一些事情。对 E. R. M. 的剧烈渴望。——理智和情感的混沌减弱了。疲惫，头痛。回奥布拉库的冲动，回到住处，出门划船。埃希，米姆。保罗，赫蒂，布朗尼［布朗尼罗维斯基］的音容笑貌。在脑海中离 E. R. M. 更近了，但我依然“独处”……去看望托亚达拉。他显然更有信心了。我坐下来打瞌睡，读了几段 E. R. M. 的日记，吉姆和［戴尔瑞恩］的信再次惹恼了我。我感到被排挤了。我在她生活中的影响太弱了。上床；有几刻因为太生气而无法思考。基本的反应：“我想一个人静静”。但我知道这实际上只是片刻的，还有一种愉快的感觉一直存在于所有这些之中——现在她爱上了我。

夜里，伊妮科亚死了，3 点半起床去那里。深刻的印象，我变得胆怯。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所有人带给我的全部绝望，全部飘浮在这间悲惨的美拉尼西亚棚屋上。我想着 E. R. M.，吉姆和查尔斯。然后回去。躺在蚊帐中却无法入睡，想了很多关于 E. R. M. 的事。

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疑虑。怀疑她是否依然是那个为我而存在的“完整的女人”——我决定对此缄口不言。

1918年1月26日，星期六

8点半起床时头痛，去看望托亚达拉。和夜里一样的困难，因为个人关系所致。带着手帕过去，假装正在伤心痛哭。然后给了他一根香烟。女人们在［o］bukubaku上跳舞。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1/27；	28；	29；	30；	31；	1；	2。

在古萨维塔写下，1918年2月5日

午饭后，短暂的休息，同一个下人一起工作，他告诉我收集采购waywo（当地芒果）。照片。被棕榈树割伤。按摩，晚饭过后，yawali[1]。非常累，坐下打瞌睡。睡得很沉。

1月27日，星期天

起床时很不舒服。头骨很痛，感觉有些“不对劲”。诊断：肺结核（伊妮科亚）；黑尿病；腔；牙齿。主观上我毫不在乎，我不相信存在发生危险的可能性，但如果我死了，这将成为摆脱困惑的绝佳方法。对E. R. M.有某种怨气——下午读了点她的日记。在黑鬼们面前摆架子。

1 指的是守灵、守丧。

1月28日，星期一

我感觉更糟了。下午彻底崩溃。浑身发抖。吃了点奎宁和阿司匹林。开始相信我会死掉的猜测。我不在乎。发热，乏力；生理上疲惫不堪的状态。不想活了，我对任何损失都不在乎。觉得这是一个死去的绝好时机。孤独，平静，末日的氛围，晚上伊莱缇阿（Elaitia）来了。

1918年1月29日，星期二

奎宁很有效：头痛，虚弱。我没有感到好转很多。下午完全垮掉了。给比利写信，服了点灌肠剂——立即让我轻松很多，然后是甘汞和普通的泻剂。一杯冒泡的盐水，结果成为了我的救星。这几天甚至不能读E. R. M.的日记。

1月30日，星期三

感觉稍微好点了，下午，玛丽安。从比利那儿拿到牛奶。

1月31日，星期四

好多了，相信我会痊愈。主观上的空虚，绝望。E. R. M.：某种怨恨，这很不合理。和N. S.的复杂关系让我压力很大——金吉尔偷香烟，让我丧失了对他的喜爱。比尔的来信，吉瑞比来的包裹，不确定是否“卡友那”号带来了信件。

1918年2月1日，星期五

好多了，但仍然无法阅读。下午，比利，信件，卡拉（Cara），

卡西（Cathie）——E. R. M.。强烈的感情：情书；然后苦恼。鲍德温的诋毁。被后者惹恼。主要因为他卑劣的窥视——散步，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荒凉而死气沉沉。错综复杂的感觉，像是一阵阵同时从各个方向吹来的风，它们没有合成一股，而是将我扯得东倒西歪，心情跌宕起伏；半梦半醒之间，感到生存毫不重要。

1918年2月2日，星期六

给N. S. 和E. R. M. 写信，缓慢而艰难。一天过得很慢，懒散而空虚。脚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

1918年2月3日，星期天

整个早上都在读康拉德，4点去了古萨维塔。因为生存的单调乏味而感到绝望；在奥布拉库和古萨维塔之间来来回回。尽管如此，大海那潮湿、微咸的气息，划船的锻炼，还有美妙水彩画般的地貌让我满心欢喜，或更准确地说，是给了我愉快的冲击。计划新的远足和探险，计划乘“卡友那”号去奥菲勒兹[1]，如果它能停留十天的话。

---

1 在随后的几周中，马林诺夫斯基见证了西纳克塔和多布之间的数次活动，它们都是一次uvulaku（大规模的竞争性库拉）的一部分。前一个秋季西纳克塔人对多布做了一次uvulaku。现在轮到多布人做他们的。他们的独木舟要在3月底之前出发，参与奥菲勒兹的一个库拉，在此之后奥菲勒兹会加入他们，远航到瓦库塔（Vakuta）。并最后达到西纳克塔，预计应该4月上旬到达。为了准备这次航行，瓦库塔人要航行到科瑞维纳参加一次库拉，带回臂镯并开启交换关系。科瑞维纳的托乌鲁瓦也要为了得到臂镯远航到卡塔瓦，随后西纳克塔人会向欧马拉卡纳发起一次内陆库拉，以便在交换中得到臂镯。由此，瓦库塔和西纳克塔的主人们会储备齐全合适的礼物，以应对他们从多布来的客人，这些交易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有细致入微的描述。

我们在古萨维塔交谈了一会儿，我刮了胡子，9点上床。

2月4日，星期一

托亚达拉的胶卷，读《克莱门蒂娜·温的荣耀》（*The Glory of Clementina Wing*，很差劲）。潜意识中的E. R. M.浮出水面。感到精神上需要她，晚上我们冲洗出胶卷。9点半上床。夜里醒来，深切而热烈地想念着E. R. M.

2月5日，星期二

早上阅读。然后朝着卡普瓦普的方向散步。先是试图集中精力，然后写了点日记。午饭过后读E. R. M.的来信，并写信给她。晚上还是做这些事，这段时间真是名副其实的“日复一日”（lived literally from day to day）。读垃圾小说的冲动。夹杂在这些之中的，是对E. R. M.难以言表的强烈渴望。现在我真正能够说她是为我而存在的唯一的女人。

2月6日，星期三

早上读《神秘间谍》（*Secret Agent*）。带着厌恶的感觉读完：乏味，做作，拖沓。然后在我的房中来回踱步，就像笼子里的熊一样。重读《混血儿》（*Half-Caste*）。主要的评论：故事不够有戏剧性。“情节”，我真想给她能营造点情节。我不写她，即便我想着她，还设想着将我们的秘密告诉莫利后会带来的问题。奥卢阿（Ornu'a）。4点开始收拾。6点动身，却不知目标是什么——我的工作和奥布拉库都无

法吸引我，我开始划桨——颠簸，在泥浆和乱石中将小船向前推进；可能夜里会在湖中度过，能有一张床就算幸运。尽管面对所有这些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表现出了一些坚韧，若不是我，金吉尔恐怕已经放弃，9点到达，倒头就睡。

2月7日，星期四

在奥布拉库感到无比好转。立即没有了阅读的欲望。

写于星期一，1918年2月11日

星期四，2月7日

早上做了一点运动——但感觉不太积极。然后开始工作。下午，非常暴躁——4点时不得不停下来，6点上床。一次性吃了大量甘汞。第二天(或者可能是同一天夜里)哆嗦不止。然后发烧——105度——被吓到了——“尿黑水”。害怕得上黑尿病，那天坐在海边我想到了E. R. M.——随后感到疲倦，想到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一阵剧痛。

星期五，2月8日

如上所述——一整天，感到疲惫不堪。在阿司匹林和奎宁的帮助下体温下降。头疼，整天都躺在床上：没有疼痛。体温减低了我的活力。死亡（我认为可能性最大的结果——黑尿病）吓不倒我。

星期六，2月9日

早上我感觉好点了。下午读了会儿《维莱特》［夏洛蒂·勃朗

特（Charlotte Brontë）写的小说]，让我很着迷。走到海滩上；凉爽；继续阅读。哆嗦；同伊莱缇阿在火边取暖。回来，没有食欲。再次发烧。体温慢慢升到了103度。金吉尔以腹痛为由拒绝工作。胸口感觉很紧（据说是肺部的影响，因为体温突然升高）——患上败血症的可能；之前吃过混着［……］不新鲜的汤，长蛆和发霉的米饭。一夜无眠，头痛得像要裂开。用盐水清理了一下肠道，灌肠剂。稍微好点了：早上吃了奎宁。

2月10日，星期天

早上吃了点奎宁；没喝一口水或吃一点东西。感觉好点了。奎宁没让我感觉过于情绪低落。读《维莱特》。想念着E. R. M.，但不是太热烈。再一次几乎一夜无眠，或更准确地说，我1点醒来，直到6点才又睡着。得知小查尔斯死了；沮丧。写信给比利。想着斯宾塞爵士，以及我应该采取的各种行动。还想到了我对N. S.和E. R. M的所作所为，感觉极其不正当。关系到E. R. M.时，我的行为更显蛮横无理。但由于我喜欢黏着她，负罪感减轻了。

2月11日

有所好转，午饭吃了一片烤面包。读《维莱特》；对我而言，它的魅力和《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那种安静的吸引力相当。女性的触觉，直觉，对内心世界的把握以及对生活的热爱。想了E. R. M.很多事，有时无甚激情，有时又心潮澎湃。康复阶段的情绪波动，就像浮云被湍流吹得七零八碎一样。没有坚实的

基础。早上清新的西北风，好天气。海洋美妙的气息；我感到生活又有起色了；感受到了疾病的束缚，不确定诺言能否实现。起床。在村中走了一小圈，我极饥饿；眼前浮现满桌盛宴（vol-auvents de volaille）的幻觉。苏荷（Soho）的法国餐厅，等等，它们对我的吸引力超出了哪怕最崇高的精神愉悦。有时有一种骇人的渴望，想要逃离这腐烂的深渊。

写于1918年2月13日，星期三

日渐感觉好转，即便还是很虚弱；夜里出汗，需要奎宁，脚上的脓肿让我无法确信自己是否能够痊愈，生理和智力上的虚弱更让我的感官变得迟钝。我没有明显的生命“轨迹”。直到昨天为止，整天都在看《维莱特》。吃东西，在我目前的计划中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星期二早上大家去了一场 polou。倾盆大雨，起床后心情自然糟糕透顶；整张床上都被汗水浸透了，晚上几乎没睡觉，担忧。我买了很多鱼，中午将它们煮熟。贪婪地喝下鱼汤。晚上，散了一会儿步，划了会儿船。比利的来信：乔治病了，去了萨玛赖。利他主义式的担忧；自我主义式的苦恼。写完给 E. R. M. 的信（我的脑子非常疲倦，写作困难）。男仆们去了吉瑞比，我坐下同尼尤瓦和其他人闲聊。——睡得很好，但出了大量汗。——今天早上，下雨，潮湿。又有几个小时没有睡着。尽管天气很冷，心情很糟，还是不得不起床，同那瓦维勒开始工作。但我还是无法写作，脑子运转不正常。读了一会儿《维莱特》，下午继续工作，划船。

情绪阴郁。连 E. R. M. 都想得少了，但仍算非常频繁。我开始

工作的那一刻，焦虑和乡愁消失了。我的体温在周六晚上是103，周日101，周一和周二是99.2，今天早上刚到98.6，下午5点时，又肿又疼的淋巴结炎又折磨了我一阵，计划在一周左右搬到凯波拉（Kaybola）的海岸。

1918年2月14日

昨天晚上听莫里拉卡瓦的故事。9点半感到困意，躺下。11点半醒来；腹股沟处感到灼热发紧，灌肠剂，然后是关于拉普斯丁（Rasputin）系统的淫荡想法；我掂量着我该怎样同A. M. B.讨论这件事。糟糕的精神状况……睡得很差，再次出汗。8点半起床；感觉不太好，既不能感性也不能有逻辑地思考，但是我感到自己可以开始工作，并且这是我冲出这情绪牢笼的唯一希望，写下bwaga'u。然后是莫里拉卡瓦和库伊高(Kuigau)。写下了粗略的流程，然后，晚饭过后，誊写了一遍，绝妙的体系！下午从3点工作到5点，首先是抄写，然后同那瓦维勒和尼尤瓦一起再次研究mukwausi，5点半去了吉瑞比，沉郁的情感，只有koya（山）的剪影，隐藏在灰白的云层和铅灰的水面之间，能够让我振奋：通往南方的道路。对白天的工作很满意。划了一会儿船。在吉瑞比，伊鲁梅多，米克。得知比利至少要在两周后才回来后很郁闷——他把商店和房子都关了。回来——仰躺在长凳上，消沉带来的困倦。

今天想了很久N. S.。做了一个梦：我们在小广场（Little Square）。母亲。我回去看见N. S.在那儿。母亲很吃惊，责备我没娶N. S.。“她只有两周好活了”。我，也同样非常悲伤。这种悲伤从梦境延伸到

清醒的状态。醒来后的自责；悲伤。《维莱特》对我的影响，让我觉得自己非常邪恶。

1918年2月15日

早上散了一会儿步，非常疲倦和暴躁。需要奎宁（？）。吃了五克。仆人们带来了鱼，找不到合适的信息报道人。开始动笔写下bwaga'u，并开始写“疾病和死亡”的大纲。感觉精疲力尽。再次散步。然后那些同我一起编写字典的人来了。午饭后躺了一会儿，但没睡着。读完了《维莱特》，结尾比开头和中间无味。亮点：她抗争命运的方式以及她对幸福的渴望。午饭过后去看望托尤达拉，并研究瓦瑞布（Waribu）[1]的问题。回来，读斯温伯恩，划船出去，卖力的划；感觉好些了。整天我都感情冷淡。将N. S.看作失乐园。没有太多想念E. R. M.，虽然我确信，如果她过去是失乐园，我会非常不高兴。晚饭过后去看nakaka'u，在那儿我对瓦瑞布有新的发现。接着莫凯勒帕（Mokaylepa）讲了一段很长的kukwanebu，讲到中间的时候，我觉得无比困倦。上床睡觉。又醒了，因为之前吃了点导泻复合剂，自此后无法入睡。热烈地想念着E. R. M.。做梦：我在德国，两个跛脚的骑兵军官；在某个汽车旅馆中碰见他们。和他们一起在某个德国城市中散步。和他们称兄道弟。我表达了自己对德国及德国文化的同情，还告诉他们我是英国的一个Kiegsgefangener［战俘（Prisoner of war）］。

---

1 一块地，被分为三十块，一半由布拉亚玛（Burayama）家族拥有，一半由塔巴鲁（Tabalu）家族（即托乌鲁瓦的家族）拥有。

1918年2月16日，星期六

总体而言，我强壮了很多。睡得好点了，虽然夜里还是在出汗（但比之前少）。我也能连续划一个多小时的船了。我习惯于工作，工作吸引着我，清醒时，我就做着计划，走路和坐船也是。感情上颇为淡漠，并被一种沉重的忧郁压抑着。感觉E. R. M.在等待着我，感到我可以将工作交给她——她会和我一起分享——帮助我，给我所有爱情能给的——这种对幸福的渴望——如金子一般纯粹，如水晶一般清澈，它摆在我面前，就被恶魔诅咒的宝物一般；我能看见它，但它却不能让我的双眼感到欣喜。——不过这些都会过去，而真理和深层的价值会永远留存下来。——早上起床很晚，9点以后，写日记，在我的论文中一气乱扒（写了谈话内容和观察）。然后散步到11点半。莫洛瓦托和卡瑞瓦布，我开始着手处理sagali和服丧的问题。午饭过后，和同一批报道人继续这个问题。5点去看望托尤达拉，并得到了更多的资料。划船，一个小时；深刻的忧郁，还有那些我已记不清的阴暗想法。——对文明世界的乡愁这几天没有折磨我。晚饭颇丰，然后是那瓦维勒，然后观看了托姆瓦亚·拉克瓦布洛[1]。11点上床，黎明之前醒来（出着汗），想念着E. R. M.。梦到了她：她、米姆和我坐在一起；她正在写信；温柔的感受——还有，晚上躺在蚊帐中时，对L. P.的丑陋而冷酷的淫念。我告诉自己："我对自己过去的罪恶不感到后悔，我希望自己犯过更多错！"

1 这个先知可能正处在一次入定中，这在《野蛮人的性生活》中有所记述。

2月17日，星期二

在短暂但良好的睡眠之后。7点半起床。晚上仍然在出汗——在我的身体器官中肯定在发生着什么。一起床我就走着去了 sopi；仍然想工作，我做了计划，拟定了几个问题。白天我数次想到了 E. R. M.，但更多是理智层面而非不由自主的。但依然，那种对她之于我的意义的清醒认识显然唤起了一股情感的高潮。晚上我想象着如果 C. E. M. 回来了会发生什么——一想到这里我就开始渴望她，感到她对我有多重要。我这恶心的性格——即对任何确定无疑拥有的东西立即失去兴趣——是我最根本的不幸之一。坐在船中，在一段长时间深重、沉闷的忧郁后，我想到了在 [沃洛布勒克（Wolobrook）] 谋一个教授职位的可能性！还计划了讲座、招待会等等，E. R. M. 作为我的妻子出场。——晚上，从船上回来，单调但心满意足的劳累；我躺下，任凭思绪游荡。

做的事：在散步之后，早饭，等等，开始写作。那瓦维勒做了几根 dayma[1]。我观察着他；然后他在一个 dayma 上做了 megwa。然后和莫洛瓦托一起参观了一个园圃。午饭过后（3点半！）我写下 sagali 和 waribu。然后划船出去；斯温伯恩的诗。上述的想法，晚上；我吃饭，休息，挣扎着走到一个 bwayma，在那儿同波乌萨瑞（Bo'usari）[2]，纳姆尤贝伊（Namyobe'i）[3] 和托姆瓦亚·拉克瓦布洛交谈。

---

1 挖掘用的木棍，主要的花园用具。

2 一个迷人的土著女孩，来自奥布拉库，结过两次婚，正在寻找第三任丈夫。

3 一个居住在图玛（特罗布里恩德的死者魂灵居住的世界）的灵媒，托姆瓦亚·拉克瓦布洛在他拜访那里的时候娶的（在他灵魂出游到那里的时候）。

然后是尤萨拉·嘎瓦。在门外听 T. L.。回来。

2月18日，星期一

在睡得很好的一夜之后（出汗但不多），起床时略感身体虚弱，精神疲乏。村子中正在准备 ula'ula。我兴致勃勃地开始工作——散了会儿步，然后观察 [soba[1]]。早饭。我去了托瓦凯斯家，他准备了一个小 sagali（vila vila），我耐心地看着他们拖沓、缓慢且笨拙地做这些。回来。和卡瑞瓦布一起记下 ula' ula 的关键点。12点左右，彻底的疲惫。我像死人一样躺在床上，然后开始感觉好些，起身读《吉普斯》（*Kipps*）[赫伯特·乔治·威尔斯[2]写的一本小说]。然后写作，阅览我的论文；4点半时再次精疲力尽。那时天正在下雨，我无法到湖上去。坐了一会儿，躺了一会儿，再次感到无聊，生理和心理状态的彻底低潮。然后散了一小会儿步，琐碎的想法。计算着自由时刻到来之前还有多少个月。奇怪的神经紧张：像马一样敏感，每一片阴影和灌木丛的每一次响动都让我一阵紧张。回到住处，思想和情感上想着安妮；想着如果我绕道南澳大利亚回去时可能跟

1 在脸上绘图。

2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英国著名小说家，尤以科幻小说创作闻名于世。毕业于英国皇家理学院，任教于伦敦大学，曾在赫胥黎的实验室工作，后转入新闻工作，从事科学和文学的研究，是英国费边社的成员和代表人物。1895年出版《时间机器》一举成名，随后又发表了《莫洛博士岛》、《隐身人》、《星际战争》、《当睡着的人醒来时》、《不灭的火焰》等多部科幻小说。——中译者注

她住在一起。不[1]——情感上的；实际上我已经结婚了，根本不该动这种念头。在回来之后，吃了大量芋头，读《吉普斯》。9 点太过疲惫，躺进蚊帐中休息。

2 月 19 日

在床上躺到 8 点半。昨天没有服用奎宁，晚上也没有出汗。但今天早上身体极度虚弱，头脑也不甚清醒。几乎爬不起来。没有精力工作，没有精力做任何事。充满爱意地想到 E. R. M.，但还是一样无精打采，一切想法都是如此。——这天和前两天一样，多云；细雨不断，不时再来阵瓢泼大雨。读了点《吉普斯》才去工作，开始时已经迟了。11 点开始询问莫洛瓦托。想起我的脓疮，包扎了一下，然后刮胡子——已经 12：35 了，不过休息了一会儿后，感觉有了点工作的欲望。我冒雨到“小树丛”去；然后去找尼尤瓦，处理“小事儿”——一些麻烦和问题。4 点半划艇——划得太猛了。我试图调整状态，摆脱乏力忧郁的状态。读斯文伯恩；想到 E. R. M.，想到为了维持自尊，我必须努力工作。我告诉自己，虽然我的工作不有趣也不光鲜，但并非毫无意义。回去；休息；晚餐——精疲力尽。即便如此我还是去见了 nakaka'u，给她［……］，研究了一下 saipwana 和 lisala dabu[2]。经过莫里拉卡瓦家，差点在他那里睡着，回家。

1　原文有下划线。

2　女性死者的一系列丧葬仪式之一，她的女性近亲会将裙子和裙子的衣料分给鳏夫的女性亲属，这些人会帮他负责哀悼仪式。

2月20日

很早醒来。很肉欲地思念E. R. M.；思绪飘向L. P.，但我控制住了。天气晴朗，轻微刮着西北风。在床上待到8点半。起床时又有一种被放到绞扭机里绞过的感觉。以后晚上我必须吃少点、或者早点吃。早上：莫洛瓦托来了，我和他研究sagali，完成；但很多地方还是空白。12:45，很累，躺在床上，读《吉普斯》——有点长——午餐时和午餐后都在读（试了试牡蛎罐头）。收拾我的论文，去找那个叫瑞布（Ribu）的nakaka'u和托布阿卡（Tobuaka'u），在那里我有一些新发现，关于关系用语及正式友谊用语，即veyola（家族的）。然后回去。暴风雨使行船尤其困难。读《吉普斯》。沿着karikeda[1]［……］到吉瑞比。再一次想到了鲍德温·斯宾塞和塞利格曼的事，拟订要写的信，想好该有的态度。然后省悟到这是个禁忌话题。回去吃晚饭。经过托姆瓦亚·拉克瓦布洛家，他回图玛了；到勒乌码的bwayma，在那里聊了一会儿。穆阿尤洛（Muayoulo）说薪酬不够，惹火了我。傍晚——茶喝多了——睡不着。想着E. R. M.和我的反英（Anti-B）情绪：想要把我凉鞋上的盎格鲁—撒克逊尘埃通通扫除。对德国文化有些倾慕。傍晚——或许是晚上——又想到E. R. M.，充满柔情蜜意；思绪又一次偏离，再一次克制自己。“知道的越多，专注的越少。”这句话刺激到我。——晚上做了淫秽的梦，梦到极其粗俗、性感到几乎令人恶心的酒吧女郎——两个——我摸遍她们全身。

1 花园之间由篱笆围起的小径。

2月21日

醒得很早,无法再睡。强烈的西北风。打定主意不[1]去古萨维塔,留下来写几封信。感觉还不错[……]。早餐后出去寻找信息报道人。莫里拉卡瓦出去散步了，我本想问问他关于kabitam[2]的事情。约了莫凯勒帕和莫斯布阿达瑞布（Mosibuadaribu)。首先浏览一遍我的文件，抄下零散的注解。然后和穆阿尤洛及上述两人一起去poulo。感觉不错，但M又一次惹火了我。然后在强风中划了一小会儿独木舟。午餐之后感觉很糟糕，开始写信，中间几次停下来休息——会不会是罐头食物又影响了我？黑鬼们和思乡病让我上火。给塞利格曼、米姆、P. & H.，还有E. R. M.写信，像往常一样，给她写信让我沉醉。写到6点，然后划独木舟。血色的夕阳，风，浪。感到虚弱，不能划远。朝吉瑞比划了一小段距离。思考着理论问题而不是感情——是什么理论来着？对了，我曾告诉斯特朗——E. R. M.当时也在场——说英国就是个志得意满的典型，满足现状，以为全世界都在他们掌心。缺乏激情、理想和目标。德国人有目标，可能是个差劲或者受挫的目标，但是他们有激情（élan)，有使命感。保守派［试图说服］“民主派”，民主派与普鲁士派［联合］——整个一个观念大混淆。与柏德文等人的这段经历毫无疑问让我成为一个盎格鲁—撒克逊的——不至于是“厌恶者”，但至少抹去了我“热爱者”的那部分。——回来后我倒在床上，精疲力尽;然后晚餐，给E.

1 原文有下划线。
2 技术、专门技巧、手艺。

R. M. 写信。9 点左右实在太疲倦，我爬进蚊帐；睡得还行。梦到喜欢现代音乐的华莱士先生（Wallace）；梦里回忆起 R. 斯特劳斯（R. Strauss）的某些主题。——早上我［……］。思绪飘回托斯卡；接着是有关美科伦巴格（Mecklen［burgh］）广场的致命思绪；以 E. R. M. 的名义将之挥去。我得“排出”其他事物。

2 月 22 日

寒冷，多云。西北风稍为减弱，但仍然在刮。决定去古萨维塔。在船上——波谲云诡——只有远端的地平线稍微清晰——觉得一定要换个地方住才行。狂风；和金吉尔一起划。古萨维塔很荒凉，忧郁；没有邮件。米克说“马斯那”号将不再航行，吓了我一跳。写信，读《飞艇之夜》（*Zeppelin Nights*）［维尔利特·汉特（Violet Hunter）和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的小说］。风雨交加。8 点上床但无法入眠。糟糕的夜晚。

2 月 23 日

星期六。古萨维塔。写信，读小说。4 点离开。泰迪。“30%”。心情太低落，以至那些家伙的陪伴都让我感到舒服。得知“马斯那”号没有停航，而且我们会有一艘每月航行的［……］。米西马。和泰迪一起回古萨维塔。半瓶红酒。泰迪又发展了他的人类学理论。12 点上床。睡得很差。

2月24日

星期天。起得晚了。走廊上积满了水。天气很冷，像昨天一样多云。阅读——读完了《飞艇之夜》。对英国好感激增，后悔我没有参加战争。也想起了E. R. M.，多写了一封信给她。——新想法：得知她爱我这件事使我焦虑，因为我自觉配不上她。如果我穿着军服参与战争，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她对我的爱对她而言是一种屈就。然后我被这种爱冲昏了头、失去了价值判断，把这当成一次普通的爱情经历。—— 一整天我都感觉糟透了。——4点回到奥布拉库。没有心情去追求隐居的乐趣。开始读《只为寸纸》（*All for a Scrap of Paper*）[副标题《当代战争罗曼史》（*A Romance of the Present War*），作者霍金（J. Hocking）] ——10点读完。劣质的小说，但它那爱国的笔调使我感动。想到E. R. M.；隐约感到是我欠缺英雄气概而导致了她的降格。和C. E. M.相比，我更爱她，并且我相信她永远忠诚。假设我和他不相上下……

2月25日，星期一

睡到8点半，感觉糟透了。11点左右开始工作，得知比利在古萨维塔，有一封信要给我。和莫洛瓦托赶到那里。比利：疾病，萨玛赖——他情绪还不是太低落。看了几本《生活》(*Life*)。回来；狂风；得不断往waga外舀水。下午3点半到6点，虽然极疲倦，还是做了村落人口普查。然后到海滩去呆坐，疲倦。傍晚，吃过晚饭之后，起风。棕榈树摇晃着，树叶像手臂一样疯狂地甩动，又像凌乱的发辫激烈地摇晃。黑鬼们坐在他们的小屋前；伊鲁瓦卡伊（Iluwaka'i）

唱着 megwa；村子的一部分人将移居到［波瓦莱（Borwanai)］。卡弟拉库拉英武地坐着，表演 megwa。我坐在他旁边。我们谈论了 megwa，以及风和雨。然后关于 vilamalia[1]——还有打猎。——我用碘酒涂抹我的水泡，然后上床去——迫不及待地等着明天的信。E. R. M. 来信带来的喜悦，消弭在对 N. S. 的懊恼中。

2月26日

清新寒凉的西北风；感觉比前一天好，不过狼吞虎咽地吃了很多 kaimagi。棕榈树和［库姆］一大清早就被砍下。观摩了一番，想吃卷心菜。金吉尔 10 点才出现。我研究了一番棕榈树，召集信息报道人，集中询问 kabitam 的问题。金吉尔［取信回］来了。我很兴奋，不过仍然工作到 1 点。然后是午餐，我拆开了那些信。首先，［不那么私密的］那些，C. G. S.、哈德利小姐（Hadley）的问候；库勒夫妇的信言辞恳切。E. R. M. 又在说斯宾塞的事情。被打击了。接着读。——我去了 odila。我决定给 N. S. 写最后一封信，还有写给爱德华爵士[2]，还有英国。接着我将 E. R. M. 的信读完；虽然我不相信斯宾塞的承诺，但我最终感到了彻底的平静与快乐。我又和 E. R. M. 有联系了，这使我十分快乐。毫无疑问：我们订婚了，我会尽快和她结婚。读她的信读到 5 点，然后去划船。我想着她，感到愉悦，想从她身边逃跑的冲动结束了——显然我感觉更健康了些。回去，

1　祈求食物丰盛的巫术或仪式。

2　可能指爱德华·博内特·泰勒爵士（Sir Edward Burnett Tylor）（1832—1917），英国人类学的创始人。如果是他的话，那么他过世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马林诺夫斯基那里。

眼睛刺痛，但我很放松。晚餐后准备椰子［沙拉］，忘了忧愁，走到海边，与那瓦维勒交谈。然后到村子里去，莫里拉卡瓦，尤萨拉·嘎瓦。12 点回来。写好给 N. S. 最后的信。

2 月 27 日

基调：平静、欢乐而满足——想了很多关于斯宾塞的事以及自我辩护的方式，关于 C. G. S. ［塞利格曼］，R. M.[1] 和 E. C. S.[2]——很高兴我和 E. R. M. 的关系前所未有地更加明确，与她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而且我相当确定没有比她更理想的妻子人选了。但我没有持续或十分热烈地想念她。我老想着 N. S.——我不断草拟给她的信，希望能做一个了断。或许斯宾塞的干涉也是原因之一，促使我迈出了果敢的步子，某种程度上成全了我。——起床时仍然很困，感觉不大好。日记；读了信，和小说的一部分。然后是女人们，人口普查。然后是卡弟拉库拉的 megwa。午餐后，休息，还是卡弟拉库拉和翻译。疲倦得头都要爆炸了——最终还是有几个词句没有处理完。划着独木舟到吉瑞比，拼命地划。看到米克坐在那里，看着灰色的内湖发呆，这幅景象相当忧郁；翻卷的云［遮蔽］了西南方——这是他看外部世界的窗户。空屋。蹲在破败的露台边，手里拽着毛巾。绝佳的小说场景。但情节呢？我得将布鲁多描述成想成为百万富翁的工作狂；

---

1 罗伯特·蒙德（Robert Mond），科学家、慈善家，通过伦敦大学设立罗伯特·蒙德旅行基金，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工作受此基金资助——每年 250 英镑，共五年。

2 阿德莱德（澳大利亚港市）的斯特灵（E. C. Stirling）教授，与马林诺夫斯基有紧密的工作关系，也是他迈鲁研究的编辑。

比利的形象也要改，还有乔治和爱德华·奥尔巴赫？在政府到来之前的米克·乔治。与黑人战斗，成为绝对的领主。仁慈的独裁统治。然后“政府”来了——莫尔顿，按照德莫林斯的方式——一个醉醺醺、本性善良、不负责任的篡位者。用死刑吓唬米克。半蒙半骗乱七八糟的财产契约；饮酒作乐；爱德华·奥尔巴赫这时出场。——然后，阴谋。布鲁多想摆脱米克。——描写米克的命运跌宕，接着突然时来运转。然后不受控制。癫狂；被拖进监狱；死了。

我往回走。还是划船。没有思考什么，那会儿精力已经耗尽。月亮升起。回来。晚餐（还是卷心菜）。在莫里拉卡瓦的房子前kayaku——只有女人。看到托瓦凯斯。谈论了古马斯拉和多姆多姆（Domdom）[皆为奥菲勒兹的岛屿]。疲倦地回来，倒头就睡。

2月28日，星期四

早上——大清早就被土著的大喊大叫吵醒，所以没有睡够。除此之外，感觉还不错，晨练（散步），没有感到疲倦。自豪而满足地写日记。早餐后读了几封E. R. M.的信——我很爱她，并且心情平静而愉悦。我的健康也是现在状态良好的原因之一。但这一刻我没有在恋爱。无论如何我现在没有平时那些形而上的忧伤、厌世、悲观感。空闲的时候我给爱德华爵士，詹姆斯爵士，C. G. S.和阿特利·汉特写信（傍晚，在独木舟上）。这一切都没有伴随着愤怒和悲观的情绪。我想这些事比想E. R. M.的时间还多，但这并没有影响我对民族志工作的兴趣，没有影响我对E. R. M.的感情，也没有影响我的乐观态度。健康！健康！

一整天工作得很顺利，直到疲倦不堪。完成了几件无趣的任务——绘制海洋与陆地的地图。今天我必须完成地图(即3月1号)，并且尽可能多做宗谱梳理工作。早上我和莫洛瓦托、波包、穆阿尤洛待在一起，还谈论了各类鱼的习性。午餐后写作，在尼尤瓦的协助下绘图。极度疲倦。吃了菠萝。——5点半出去摘卷心菜。6点划独木舟，深红色的海洋。7点回来，[切] 卷心菜，8点吃芋头，争吵谁烧糊了锅（马口铁罐）。大伙讲了下流的kukwanebu。迪达维纳(Didawina)[1]，苏格鲁玛(Sugeluma)，[凯拉瓦斯(Kailavasi)]。——11点去睡觉……

1918年3月1日

那些家伙8点就把我弄醒，不过那会儿我也该起来做其他事情了。现在我睡觉不盖毯子或其他保暖的东西，这样会好受些。散步时，在脑中拟好了写给N. S.和E. S.的言辞坚定的信，之后找莫斯布阿达瑞布工作，他解释了［……］，但我感觉很糟糕，而且他关于L. T.的信息让人不大满意。试图打盹儿但没睡着，午餐，尤萨拉·嘎瓦和莫洛瓦托；很累，几乎没力气说话。5点，停止工作，躺下。毫无疑问无法给E. R. M.写信了，连阅读都不行——(午餐后我读了E. R. M.的信，也读了一些《卡多瑞斯》[*Cadoresse*])。在独木舟上我想着E. R. M.，想着我们结婚的计划。我们很快会结婚这个念头让我欢喜。——回来，吃了很多，吃撑了。观察了一会儿白蚁洞。10点

1 可能是指迪噶维纳（Digawina），《野蛮人的性生活》里一个故事的女主人公。

上床。伊鲁瓦卡伊的 kukwanebu。(整晚上都十分气恼，因为我每次试图说服波乌瑞厄斯［Bo'uriosi］就必定掀起一番争吵。）——下午决定要去西纳克塔。——倾向于工作到筋疲力尽，失眠的困扰；高压下工作。平静地爱着 E. R. M.，我像读《圣经》一样读她的信。

3月2日

到西纳克塔的短程旅行。早上，风雨交加。但还是决定要去。再一次感到出海的快乐。西纳克塔被玻璃般透明的绿浪围绕着。画了 waga 的素描，除了此刻，心中了无牵挂。当然也想了 E. R. M.——有她在身边该多美好。——两个小时。乔治 · 奥尔巴赫一开始似乎不太情愿。给 E. R. M. 写信——这似乎让他情绪稍微好转。午后龙卷风狂吹，下雨；我担心帐篷，我想象着它被吹翻，我的文件四散，我的手稿被毁坏。——完成了给 E. R. M. 的信，写给 C. G. S. 和 P. & H. 4 点半去见布鲁多一家。拉斐尔（Raffael），年轻，神情紧张、聪慧、长着一张讨人喜欢的脸。友好，诚恳，而且直率。讨论了政治和战争。他的观点和我十分相似。热情地邀请我去拜访他们，甚至在他们那里过夜。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唯一一个能使我嗅到文明气息的人。我觉得他非常善解人意，观点平和，举止温文尔雅。——回到乔治住处；西纳克塔的众多村庄漂浮在绿色的海洋上；在西边透明的橙色天空对比下，紫色的茅屋剪影色调冷峻。在西边透明的橙色天空对比下，光线看上去是凝固的，悬浮在半空中。乔治给我看他的珍珠。然后我们聊到拉斐尔。……在此之前我们谈论了政治，我批评了休斯（Hughes），适度表达了反德的观点。——傍晚，吃

过饭后（丰盛——猪肉、土豆、卡斯达蛋奶布丁），我问乔治是不是和泰迪有什么过节，如果有，我可以做［调解人］。遭到礼貌而友好的抗议。9 点半时 waga 准备好了，差不多 10 点离开。想 E. R. M.（离开布鲁多后一直在想着她）。打瞌睡。在奥布拉库和金吉尔一起划船。这破坏了我的夜晚、破坏了我的情绪，我意识到我错了。

3 月 3 日，星期天

夜间和早上都风雨交加。起得晚（8 点半），灰暗，潮湿。写日记；男仆们和我之间的气氛紧张。我很暴躁，神经紧绷；再加上严重的胃痛，消化不良——什么也吃不下。11 点到 1 点工作了一会儿，和穆阿尤洛、［瓦业伊（Wayei）］、［瓦吉拉（vagila），库纳（kuna），多德沃（dodewo）］。1 点左右我很累，觉得工作得还不够努力。1 点，写信给 E. R. M.——无疑我是累了。午餐后——或者说午餐的时候——我去找卡波夫人（Cambol）［……］，在莫洛瓦托家 sagali（螃蟹和鱼，没有蔬菜）。然后坐下观赏［……］saipwana。狂风大作，我们竖起席子挡风。开着去图玛和所有［幽灵］结婚的玩笑。想到 E. R. M.，想告诉她这个笑话。纳纳波（Nanabo）的下流 kukwanebu。我们大约 4 点离开。阴暗，下雨，刮风。眼睛疼，不可能在帐篷里写作或阅读。到托马卡普的房子里，聊天——感觉身体坏掉了，而且很困。回到帐篷中，8 点半上床。金吉尔的 kukwanebu 让我心烦意乱。睡得还不错（多弗粉（Dover powder）），想念 E. R. M. 的身体，再次感到她是我唯一的女人和妻子。——我想写信告诉她我们得赶快结婚。

3月4日，星期一

6点半被他们的叫喊吵醒。金吉尔再次让我心烦（Tropenkoller？[热带的狂躁]）。起床——决定摆脱那种眩晕感。走到 sopi 去。身体上强壮了些——思考着民族志研究。同时，我对自己的工作感到骄傲：比 Sp. & G［斯宾塞和吉伦[1]］好，比其他所有人都好。是不是应该写信给弗雷泽和塞利格曼？我冷静了一下：最重要的是我现在做的事情。早餐：和白蚁斗争；姆瓦格瓦亚（Mwagwaya）和梅多乌；谈话；日记。无时无刻不在想 E. R. M.；与她恋爱中。

与 M. 和 M. 两人工作到 11 点，不，到 12 点。然后到村里去，寻觅信息报道人，但运气不好。约 1 点，去散步放松。想念 E. R. M.，还想到波斯人信札，一个中国人的信札。计划“乌托邦的历史”以及斯威夫特（Swift）式尖刻的批判主义。想着在给 E. R. M. 的一封信中完善这个想法——午饭后极度疲倦，甚至无法给 E. R. M. 写信。试图打瞌睡，没睡着；断断续续地读《卡多瑞斯》。后来［莫贝莫尼（Mobaymoni）］来了，我和他，还有尼尤瓦一起，缓慢而无精打采地讨论一些杂七杂八的问题。5 点半在村子里逛了一圈。6：15 到 7 点半，乘船出去。没有胃口。比利的书被偷，我很气恼。左拉（Zola）的《帕斯卡医生》（*Dr. Pascal*）也被偷了，我昨天就没看到这本书。把斯戴德[2]的书当催眠读物。很晚上床，10 点半；被这群猪气得不行。

---

1 吉伦（F. J. Gillen），此时他已与斯宾塞共同发表了数部重要著作。

2 威廉·托马斯·斯戴德（William Thomas Stead）是前文提过的著名英国记者、作家，《评论回顾》（*Review of Reviews*）（1890）的创办人。

3月5日

两年前的今天从莫尔斯比港出发去悉尼。早上6点独木舟不见了。懊恼无力——14英镑。莫洛瓦托找到［……］。然后去散步，并写了一封信给弗雷泽。（昨天写了几封信给汉特。）记恨着斯宾塞的指控——控制了自己，转而去想民族志方法：除了“社会纬度”，宗教形象和信仰等问题，还有一个涉及到如何“明确定义”习俗约定的问题。约定是存在的，以某种形式；一个固有的约定——所有信息报道人都同意确实如此，没有异议。这个约定需要证实。另外，以神话方式描述某些现象，例如，飓风、船只损毁等：有一种把事件“系统化”的倾向。然后，两个层次的解释：观察的结果，加上巫术的因果关系。Luya（椰树）倒了：是因为mulukwausi坐在上面。一个男人在钓鱼，pilapala击中了他：tauva'u的报复，瓦维拉的[mini]杀死了他。Silami则是疾病的原因。同样还有伤口。kariyala[1]——和自然的解释并行。今天必须完成人口普查；誊写所有的［……］，浏览我的笔记，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完成。——早上我看了一会儿斯戴德的杂志和《巴布亚时报》（*Papuan Times*），还有一本小说。11点开始工作。之后一整天不记得做了什么了！如常，划独木舟出去；想起今天是从莫尔斯比港到悉尼的纪念日。傍晚写信给E. R. M.——我以一种热切的感情爱她。我应该把她当成妻子来想的。

1 每种巫术特定的兆头。

3月6日

在凯图维研究Sagali。去那里的途中，我用脑子记下了一些重要而生动的细节，想着如何与E. R. M.分享这些材料。在凯图维认真工作了三小时，用相机和笔记本记录，收获不少，得到许多具体细节。新的理论思考：(1) 黑人们自己主动给某个仪式下的定义；(2) 黑人们在引导性问题的“提示”下作出的定义；(3) 通过阐释具体细节而得到的定义。——回帐篷时很累，但尚未精疲力尽。阅读《卡多瑞斯》一小时；4点半到6点与莫洛瓦托和卡弟拉库拉讨论sagali。疲劳：想不起词汇，讲话很慢；后一刻不知道前一刻在说什么。然后在独木舟里——我想了什么？无论如何，想的肯定不是那些写给大人物们和N. S.的信，因为我一想起就生气。回来。太累了，连迪噶维纳（Digawina）[的故事] 都没有写下来。和他们谈了些一般性的事情。莫洛瓦托和伊鲁瓦卡伊他们几个。读了一会儿《卡多瑞斯》。然后上床。晚上被狗吠吵醒。服用了多弗粉。早上刮风。想念E. R. M.。强烈而纯粹的情感……

3月7日，星期四

起晚了；雨天；潮湿。早餐后读了《卡多瑞斯》。想起E. R. M.。一阵热烈的失恋：只想再一次看到她光亮、柔软的身躯。我时不时会因对英国和英国人的强烈憎恶扫了兴致。11点半开始工作，直到1点，进展不错，记录了我对sagali的一些想法。午餐后感觉差了些。和穆阿尤洛及伊鲁瓦卡伊一起（写下kukwanebu）。阅读《公告》上的时事。5点在村子里走了几圈。6点到吉瑞比，感到有些累。玛

丽安娜给了我 gulukwa。回去的途中我的脚在 waga 上擦破了，敷上苦拉尔液（Goulard）做的膏药；在椅子上打瞌睡。读了 E. R. M. 的信和《卡多瑞斯》。11 点上床。睡得不错。

3月8日

8 点起床。好天气，水面泛起透明的绿色涟漪。感觉不错，对周围和工作感到还挺满意。在村子里逛了一圈。玛丽安娜的 saipwana。走到 sopi。有个想法，可以把我的照片加上注解出版成图集。早餐吃得很晚。决定拍一些质量上乘的照片。把相机都组装起来，发现了四分之一的感官光底片起雾的可能原因。照了 saipwana 的照片；还有一艘小船的照片。我“情绪不高”，干活儿的时候懒洋洋的。午餐后，采访了玛丽安娜：“卡友那”号下星期起航。我开始做一些在奥布拉库的收尾工作。翻译了图玛的歌。天黑了；在船上拟订了收拾计划：

留下：(1) 纸张，手稿和信。只带走一般的文件

(2) [Bulunakao] 包

带走：200 张文件及工作上需要的其他东西

相机。12 卷及三打底片，以及洗胶卷的设备

六个星期的食物

药：更多的阿司匹林以及我这里所有的药!

待办：给比利的说明，还有我的遗嘱。

写信给 (1) C. G. S. (2) 蒙德 (3) 詹姆斯·弗雷泽 (4) 阿特利 · 汉特 (5) N. S. 和 E. S.

回来的路上观察了一番星空（在船上我仰望着星空，心想在它们消失前，要仔细观察它们），主要是和莫洛瓦托，莫贝莫尼和瓦业伊也有参与。11 点半上床。服用五克阿司匹林之后睡得很好。

3 月 9 日，星期六

早上散步、早餐等等之后，脑子里草拟了给 E. R. M. 的信——或者说发现我有许多想和她说的事。但我开始工作：莫洛瓦托放我鸽子，卡瑞古度根本没出现。我怀着愤怒的心情去了村里（凯图维来了一帮人在打板球。[伊波德姆（Ibodem）：] saipwana。然后莫洛瓦托终于来了，帮助我完成了 saipwana 和翻译。午饭后，读了《那个村子认为地球是平的》（*The Village that Voted the Earth Flat*），我明白了 E. R. M. 对它的看法。和一位盲女、姆瓦格瓦亚一起做了人口普查。M 是个很好的信息报道人。工作到精力耗尽。6 点离开。草拟了给汉特的信，但是我很累；极度低落，就连未来的古马斯拉之旅都无法让我宽慰。生命的程序："和她交配，生孩子，写书，死亡"——这和天地般广阔的壮志相比算什么呢？成为大海、星辰、宇宙的主宰——或者至少胸怀它们？要表达那种吸引力，那种驱使我把我的精神投入现实世界的力量，比好奇心更伟大，比思想更接近本质。——我感到需要用一首诗来表述，然后寄给埃希。——回去。晚餐后还是人口普查，做到 10 点。10 点半上床。

3 月 10 日，星期天

觉得去瓦维拉是我的任务，于是摆脱惰性下决心前往。散了一

小会儿步，期间计划着搬到古萨维塔去。昨天以来一直因比利的态度气恼：他的信都是寥寥数言，也不邀请我去古萨维塔或者去“卡友那”号。9 点半穿过 raybwag 到瓦维拉。一开始很累；大汗淋漓，阳光强烈。我询问了树木的名称；莫洛瓦托不情不愿地回答，黑鬼的一贯作风。——虽然疲乏，但是大海的景色令人愉悦。在瓦维拉我下令不要移动［……］，并和格雷弗雷科斯（Graflex）照了相。然后下雨了。和科瓦拉卡尤（Kwalakayu）交谈（不错的人，挺温和）。观看了 waga 的制造。在海滩上吃午饭，烤［tanimewa］和煮甘薯，椰子；我鼓起勇气尝了 towamoto（很美味）。在沙滩上对着空旷的大海，野餐一般的心情，一直想着 E. R. M.——此情此景，比在奥布拉库自由轻松得多。比起在奥布拉库，我更希望她在这里陪着我。有点困，瞌睡了一下。回到吉瑞比。巨大而深邃的森林，越过波莫坡乌（Boymopo'u）之后则是广阔的海景。在海上，有种地中海式的情绪。米克一个人在家，他看上去好些了。翻阅了数本配插图的《迈鲁》。和他道别，搭他的 waga 到奥布拉库。莫洛瓦托很沉默，有些不太高兴。开始写信给 E. R. M.——日落。独木舟。我想我必须先完成那些公事：N. S.、E. S.、安特妮 · 汉特（阿特利 · 汉特），等等。晚饭（黑鬼们来了，态度友好——讨论了一些禁忌）之后我草拟了给 N. S. 的信——真困难！睡觉（烦躁）。

3 月 11 日，星期一

收拾——一切在 12 点之前完成。对这段时间我可没有什么怀恋的感情——我很高兴再也不用和奥布拉库的黑鬼们打交道了，我

再也不会住这个村子了。要在村里找一艘 waga 真让人闹心。莫洛瓦托忠实地帮我到最后。在高温下航行；我划了很久；不确定比利的态度。到了古萨维塔，比利，完全没有问题。我们一起洗了照片。有一大堆给我的信，我不甚热切地翻了翻，因为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没多大兴趣，满脑子都被自己该做的事塞满了。E. R. M. 的信没给我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C. G. S. 和S太太的信非常热诚。写信给N. S. 的事让我沉吟良久，甚至无法阅读她的来信。

3 月 12 日，星期二

收拾。精神充沛，井井有条。午餐后接着收拾。傍晚累了。点灯弄完。9 点和比利坐着聊天。没有去理会遗嘱和信件。比尔洗了三卷照片，都很好。只有一张我俩的合照效果不好。我想不起这两天我有哪些主要的想法和感受了。对于即将离去也没有多大的喜悦（不[1]；我很高兴不用在奥布拉库接着过这种愚蠢单调的生活，很高兴只要在科瑞维纳再待五个月，很高兴我将住到那些小岛的奇妙世界中去）。

3 月 13 日，星期三

6 点。最后的收拾。有一点担心"30%"，他可能遭到了一些困难。走到洛苏亚去。在波沃塔鲁（Bwoytalu）买了四把梳子。"30%"看起来不错：将《公告》借给我。在"卡友那"号上的一小隔间；放

---

1 原文有下划线。

了我的东西。"今晚我会在古马斯拉[1]。"在洛苏亚和奥比阿奥比阿之间航行。卡瓦塔瑞阿西边的红树林。过了海道。海上波涛汹涌。——躺在船舱里，有点晕船。博马普乌和波优瓦躲在薄雾中；奥布拉库所在的海岸呈锯齿状。喝了咖啡，小睡一会儿——思绪杂乱。"自由，以及对空间的掌控。"哈哈！醒来——已经可以看到卡亚他普、多姆多姆和古马斯拉。粉色和绿色粉笔一样的颜色。夜幕降临。我们经过一个小珊瑚岛，海浪击打着它。很黑——古马斯拉就是一个墨点。找地方抛锚。有人的帽子掉在甲板上。航行。被叫喊声吵醒。尖叫。一张帆裂了。我意识到情况严重。害怕——我害怕到浑身颤抖！迷信浮出水面：今天是 13 号；前往奥菲勒兹的前兆。我想到 E. R. M.——她正安宁地熟睡，而我再也见不到她了。典型的因迷信而自欺欺人的悲观想法：我不敢想得太乐观，因为这将带来厄运。

3 月 14 日，星期四

约 11 点，在萨纳洛阿（Sanaroa）和嘎热阿（Garea）之间醒来。晕船使我萎靡不振，对是否终能抵达纳布瓦格塔失去了希望。南风。我们在萨纳洛阿附近行驶。这里洋流强劲，风大，海浪翻滚及其特有声响。我们绕着沙岸航行，驶入了一个平静的海湾。我疲倦地坐着，不觉得饿，只觉得渴。我从沉思中 ["醒来"]。莫劳亚（Monauya）的情绪有点悲观。（严肃、凝重的脸。让我想起阿休亚。）睡到 5 点。驶向吉里吉里(Giligili)。[斯托奇船长]我告诉他我过去几天的经历，

1　奥菲勒兹群岛之一，是从多布开始的库拉旅程的目的地之一。

他告诉我他的经历。他带我参观船只。说了第二遍他是怎么瘫痪的，还告诉我他的症状。一个金发男人；长着濒死的高卢人一般的脸——下垂的麻绳色小胡子；瘦削，没有小肚子。简单，不会装模作样或言不由衷（像乔治·奥尔巴赫、布鲁多等人），讨人喜欢。我们表达了一些政治意见。接着是留声机。我喝了茶，蘸着黑葡萄酱吃了 ×× [……]。回去。S.+ 和 Gr. Bear［南十字星（Southern Cross）和大熊星座（Great Bear)］。E. R. M.。南半球有一种北半球无法企及的美。

3 月 15 日

早起。写信给 E. R. M.。上岸。他们把 waga 系在岸边。午餐后去了一个大村庄，爬上一座矮山。猪笼草和兰花。宜人的景色。整齐的红树林带向前蜿蜒，消失在港湾和小岛的迷宫中。看不到卡亚他普。冷风。回去。晚上和莫劳亚谈了谈。——淫秽的念头（试着通过想 E. R. M. 来控制，但未能成功）……

星期六，16 日

上午，外出：我想去萨纳洛阿。但刚到村庄里我就觉得非常虚弱。制作西米粉。回去。读了 E. R. M. 的信和 2 月 4 号到 19 号的报纸。然后和奥吉萨坐在独木舟里。景色壮观。可以望见卡亚他普。就像红树林上空的马特宏峰和维特霍恩峰[1]。晚上又和莫劳亚在一起。然后上床，很累很困。

---

1 均为阿尔卑斯山脉的高峰。——中译者注

星期天，17 日

起来。决心进行道德整顿：在身心健康的状况下做到洁身自好并不难。只有当你缺乏毅力并遭受下流念头的攻击——这才是道德韧度接受考验的时候。——早餐后，和奥吉萨一起沿着小河溯流而上。浓密的绿色上面是一排高大的白色树桩。接着是森林；右边有[白茅]草，椰子树。我看上了一片椰树沼泽和临时落脚处。回去。写信给 E. R. M.。阅读。吃了午饭，继续阅读，直到天黑——虽然读的是[Rev. C. W.]阿贝尔和[珀斯(Poch)]，但还是读得太久了！——傍晚划独木舟。在北边（萨纳洛阿之上），南边（比维比维斯山之上），还有东边，白色的积雨云翻滚着，层层叠叠，背后是厚厚的层云。划船一直划到了萨纳洛阿的西南角。我担心猛烈的西北风会把我从海岸边吹跑。还有洋流。能听到湍流翻卷着的声音。比维比维斯上空一直是雷鸣电闪。恐惧笼罩着我。试着“让我的神经更坚强”，但只成功了一半。坐了很久，在那里看着乌云及乌云之间飞逝的闪电。思考了一会儿工作——但思考了什么呢？回来后和莫劳亚讨论库拉。9 点上床。睡得很香。

星期一，18 号

6 点醒来。躺在那里想 E. R. M.。之前一天在独木舟中想她时，我想到必须保持精神上的专一。这个早晨，可能背叛她的念头让我不寒而栗。也想到科瑞维纳及我的工作。我必须抓紧时间，保证工作完成！昨天十分萎靡——我将其归咎于极度闷热的天气。今天感觉眼睛胀痛；慵懒无力，嘴里冒出某种难闻的气息，和我在安德鲁

(Andrew) 治疗前常有的一样。是肝脏的问题？在古马斯拉吐了；血的味道 [……]。喉咙和鼻子也有点塞。——7点左右我们把我的帐篷折起，搬上船，起航。仍然萎靡，无法享受旅程。萨纳洛阿慢慢展现在眼前，广阔无垠的平原——像一条绿色丝带——右面是低矮而错杂（因此，[宽阔]）的山脉。卡亚他普在云层里。弗格森[岛] 的绿色山坡越来越近；看得见一棵棵树的轮廓。风基本上停了。我走进船舱，读《英国人》([*The*] *Englishman*) [一本英国文学杂志]，一口气读完。没有让我联想到 E. R. M.；却激起了我的仇英情绪。思考了这个问题，它或许让我对 E. R. M. 的感情有些复杂。两艘汽船经过。强风。感觉不适。我躺在船舱的顶上欣赏风景。看到噶热阿湾，南边卡亚他普也出现在视野里。后方平滑的海岸线直接延伸至比嘎斯 (Begasi) 和德伊德伊 (Deidei)。[沉睡的] 小火山排列成一条宽阔的山脊。高大的树木上挂满白花。我远远地观望着这番景象，它们如此遥不可及。墨绿的水面，铜色的礁石，白色的泡沫，绿色树林——仙境一般，但并不生动、引人入胜，反而寂静而充满威胁。——从其中一艘汽船上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邀请我上船去。我刮好胡子，朗读了“莫德·代弗”(Maud Diver)[1] 的一小段作品。骇人的暴雨。我高谈论阔。多诺万 (Donovan) 惹火了我，他说：“德国战壕里更有尊严。”我回去，然后划独木舟到村子里去。改变了抛锚的位置，因为我们几乎已经划到珊瑚礁上。夜幕降临；雷鸣；乌云滚滚。——我来到“村子”中。这里仅有一间可怜的小屋，

1 印度裔英国作家，作品多关于印度或在亚洲的英国人。——中译者注

和几个侏儒一般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兜售。他们不停地挠着自己，几乎每个人都有［sepuma］。柱子撑起的小房子非常原始；地板和墙壁是椰树枝及树皮搭成的；奥菲勒兹的锅子是其中最贵重的财产。——另一个村子：几间小屋；男人还算高。脸庞宽阔。女人的脸都挺顺眼，没有科瑞维纳女人那种千年不变的淫荡表情。有些居民出去进行制造椰子之行（sago-making expedition）了。他们之前住在山上(因为害怕多布人？)。我们杀了一条蛇。我回去，睡得不错。

星期二，3 月 19 日

母亲的命名日。早上开始一直想着母亲，决定写信。我还认为这一天抵达奥菲勒兹是一个好兆头。上午，莫劳亚和我去了村子。天气晴朗。树从铜黄色岩石的空隙中长出来，离水面很近。几棵棕榈树就长在水边，那种无法企及的感觉又回来了。我走了几百码。巨型的黑色树影。花园的数量和大小都令人吃惊。在那些柱子支撑着的房子旁边，［有些］房子的屋顶就架在地上，朝一面打开，无疑十分原始。居民看到我们既没有逃跑，也没有表现得很粗野。强风。多姆多姆比我想得更近——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就能到那里！我坐下，这回是在卡亚他普脚下欣赏美妙的风景。有一大串岛屿；左边，薄雾缭绕的高山，陡峭的身影一直延伸到水中；海面在山脚被水平切断，山顶上则悬着一大片（平整的房顶似的）云层，让我想起金丝雀群岛。(啊母亲，母亲，我们究竟还有机会再次穿越从塔

克隆特［Tacoronte］到艾克德罗斯维诺斯［Icod de los Vinos］[1]的carretera［高速公路］呢？）——那天上午有深刻的反思：需要做智识性的工作，并且要持之以恒。做了研究奥菲勒兹的计划——语言方面，技术方面，等等。——我的思维被风景带来的错觉搅乱；风减弱了，我们的船就跟停泊了一样静止下来，这时我们离小岛尚有几百米或一公里的距离，那小岛上布满了白茅和灌木丛，但无人居住。我感觉很好，时刻抑制着内心的空虚感。风景壮美：金字塔状的多姆多姆，山脚四面扩散的横向山脊簇拥着中央的圆顶；古马斯拉有两座山峰。纳布瓦格塔的三座圆顶在科瓦头托（Kwatouto）和雅布瓦亚（Yabwaya）郁郁葱葱的山坡后隐隐若现——弗格森的海岸则是一切的背景。——寂寥的海，静止的风，这一切让我疲倦（无法写日记，别说给M.和E. R. M.写信了）。——拿出《一个中国人的来信》（*Letters of a Chinaman*），这时起风了，经过［博瑞马纳（Boremana）］我们驶向古马斯拉。两艘masawa[2]消失在一座小岛后方。——我们的船航行在翻着白沫的海面上，渐渐接近古马斯拉，却无法登陆。我们绕道航行：找到一处平静的海湾，一座小巧迷人的村庄。看上去没有人在。约一小时后上岸，把东西放在沙滩上，夹在waga和［猪］之间。狗嗅来嗅去。我的朋友基佩拉（Kipela）出现了，搭了把手。和他交谈：这个人无疑是说谎高手，而且有些捉摸不透，但他能说流利的洋泾浜英语。我睡在一间小房子外面，

1 Tacoronte和Icod de los Vinos均在西班牙。——中译者注

2 指大型航海独木舟。

东西放到小屋里。几乎没地方支帐篷。

星期三，3月20日

爬出笼子之后（tainamo挤在担架床和低矮的屋顶之间），我在村子里逛荡，寻找可扎营的地方。认识了一位老先生，把他拉到还在搭建的帐篷那里去。2点之前，我一边同他交谈，一边监督搭建帐篷（不顺心的事时有发生）。然后是可可和饼干（我没吃早餐）；和另一人（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研究了一下字典。雨不停地下，我们划独木舟出行。我感到能在这里生活，一切麻烦都值得了：一面陡峭岩壁上的裂缝垂直着冲向天空，裂缝之间各种各样的植物茂盛生长，千丝万缕的小瀑布的水流声汇成了一股嗡嗡的混响。暴雨下了，十分钟后山涧哗哗作响，帐篷边上浑浊冒泡的水混入海湾的碧色深渊。——我们驾驶独木舟出去；南边，我们身边的海岸静静地躺在长满白茅草的山坡脚下；往北，山坡逐渐高耸到一片山峰，那里有两块巨岩将沙滩切断。巨石上方是一面陡峭的悬崖，上面布满裂缝；接着又是弧形的海滩，上面是小村庄的花园。我们在海中间一连串岩石中穿梭（狂风暴雨）。村庄没人住。一线金字塔型的山峰，景色如画；多姆多姆被灰色的雨雾蒙上一层轻纱。岩石层叠成一片梯田，在湿气中闪闪发光。有一个片刻，我竟有种奢华的错觉（“不同境遇中的自我认知错乱”）——灰色的大海，远端海岛云雾缭绕的绿意，还有绵延的石头梯田，这一切有一丝北方渔村的意味。[一团] 黑色的岛屿从背后升起，创造出一种奇特的心境，似曾相识。村庄里小小的房子吸引了我，并引起我民族学式的好奇心。

在这种情况下搞研究有不少困难。那些家伙不太友好，回答我的问题时明显不情不愿。如果没有科瑞维纳的那些财物，我在这里什么事都做不成！——我视察了房子：其中一家人在治丧；这些房子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它们很老、很“根深蒂固”（deep-rooted），和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那些房子不一样，那里的房子以及格局都很新。——我们回去，我吃了芋头；很累，9点上床，睡着了。在那之前我呆坐了一会儿，看了看风景。——［……］。

星期四，21日

睡久了——“补足觉了”——真的很想睡啊。有些累，还好没有生病。下雨，凉（76° F=24.5℃），风向变来变去。我的帐篷隔海不远，左边有堆岩石，绕着一圈树木，右边是一艘残留的 waga 船头，景色真是好极了。写日记，离开萨纳洛阿起就忘了写。一定要拟出个系统的奥菲勒兹调查计划来。早上我从民族志开始写，写了很久。很晚了。刚开始，和阿乃布图纳（Anaibutuna）以及托瓦萨那（Tovasana）一起工作，他们还不错，但不是一流的向导。午饭后，和基佩拉还有个老头一起做，这老头真让人生气，我把他赶走了。有那么一会儿，我真的害怕这会搞砸我的调查，幸好基佩拉帮忙解决了难题。6点，和金吉尔坐小艇去白茅半岛。行进在这幽深碧绿的海面上，总让我感觉很棒，这座岛上的树木，也是繁茂葱郁，整个岛都被绿色盖住了。海湾地势较低这面，排布着红黑色的小岩石（深棕色中夹杂着血红色），如同被包裹在青翠的羽毛之中。丰茂的草木从石缝长出，铺满光秃秃的岩石，又爬上突兀的石壁，这景致

真是充满独特的热带风情。小岛的圆顶上，盖满了白茅草。很明显，土质的区别，划定了白茅草和丛林的分界线，因为纳布瓦格塔的矮山上丛林密布，而在这低矮的半岛上却（满是）白茅草。身体状况感觉良好，真想来次远足。穿过一个小山窝——这里的岩石是角砾岩，是一种集块岩，一团团岩块都是颗粒粗糙、紧密，呈锈红色。岩石和树木一直往下伸进水里，我们的小艇没能过去，只能划回岬口，重新沿着沙滩划到灌木丛那边。这里长满了禁忌（taboo）棕榈树，透过层层倒落的棕榈树，海滩依稀可见。我划艇回去。能去探险，能与热带地区亲密接触，真是让人兴奋。想念 E. R. M.，想告诉她这一切。回来后，金吉尔跟我谈到沙里巴的哥拉弓琴，我们商量着明年去做个民族志调查——实际上四个月应该就足够了。跟托巴沃纳（Tobawona）和基佩拉简单聊了一会儿，megwa 异质性的重要发现——一个让民族志学者感到高兴的时刻。晚饭后做的语言研究工作很出色。我最好的信息报道人托巴沃纳上床睡了，我又想起多诺万对我的羞辱，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更重要的教训是，对这个人渣我应该更小心些。

生活中最紧要的是：心平气和地生活，不被小人的冒犯困扰，和当地人无比轻松地相处。金吉尔比以前更顺服，没那么蛮横了，但是不好好工作。新环境、新事业、不同的工作，带来了愉悦和满足（昨天，因为我感觉身体好很多）。帐篷离海很近，总能听到哗哗潮声，听到较高的绿色山岗上嘈杂溪流的湍湍声。情绪方面，有些牵挂 E. R. M.，有点想母亲，昨晚身体上和情绪上都对 N. S. 充满渴望。因为那个多诺万，有些反英情绪，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反

民族主义情绪。智识方面，想对这群伙伴境况作一对比分析（有关美拉尼西亚的历史）。昨天，我领略到了里弗斯式调查研究的魅力，也就是将一片广泛区域视作一个整体。但将空间投射到时间（二维甚至多维整体）的做法问题重重。

星期五，22日

生活纪要：民族志工作进展顺利，这要感谢托巴沃纳。9点起床［……！］，雨天，看来去多姆多姆远足的计划要落空了。早上认真写日记，然后去村里逛了逛。所有 sinesine 都在屋子里。托巴沃纳来了。研究图玛的死亡观和信仰，进展顺利。下午（大雨瓢泼，雨水汇成小溪，冲向大海），还是和托巴沃纳以及其他人待在一块。这种工作——不深入、不关注细节——比在科瑞维纳的工作轻松愉快多了。6点，我们出发去古玛瓦纳（Gumawana）。向北望，乌云密布。小艇上，我勾勒了一幅村庄平面图。托巴沃纳不愿上岸。同去的人，闷声不响地坐在石头上，相互离得远远的，个个都满脸不快，显得极不友善——真正的岛民。我上了海滩，在房子中间晃悠，我又被这村庄的如画景致迷住了。灯光微黄，云后月光泛出银色光晕，却都被多姆多姆的阴影遮挡。多姆多姆，一个巨大的斜金字塔，在它左边有两个、右边有一个相同的形状，连成一串一模一样的几何形状，却充满韵律感，让人印象深刻。回来很晚，乌云渐近。海里到处都是暗礁。左边是古马斯拉黢黑、杂乱、层层叠叠的崖壁，在右边，奥么阿（Omea）（也就是多姆多姆）的（顶上）黑云盘绕。还能看见卡亚他普，它的最顶上被一圈白云挡住。船绕着一方大石

前行。远远能看见纳布瓦格塔和一堆小岛的清晰轮廓。海岬角看过去，是一朵雨云。我突然生出个奇怪的愿望，希望在毫无防护的情况下，困在大雨中。我开始吼瓦格纳的曲子。雨云，其实就是雨，更近了，像白色大床单一样罩在我们头上。简直就像在洗淋冷水浴。风也很大，小艇里满是水。轮到我警戒时，生怕小船会沉没。回到家，把自己弄干。整理字典。半天睡不着。脑子里满是针对E. R. M.的肮脏念头，拼命不去想——最可怕的是那些对N. S.的脏念头，都快到了让我想放弃E. R. M.的程度，不过我发现这根本不可能。担心有些感冒，吃了多弗粉，奎宁和阿司匹林。睡得很香。

星期六，23日

春分。9点开始工作，心里总有些不静。爱普生泻盐（Epsom salts），茶。和托巴沃纳一起干活，他对我有些烦了，中途溜去钓鱼。基佩拉倒一直都在，他还不算太糟。午饭后（读了吉普林写的一个无聊故事），出发去古玛瓦纳，一船纳布（纳布瓦格塔当地人？）划船先去了那儿，好像要举行一场mwadare。（早上许多船都出去打渔了）基佩拉、阿乃布图纳和我，跟往常一样，兴高采烈。我望着海底，盘算着照相的事。快到古玛瓦纳了。我突然发现，我“忘了那些窍门”——真泄气，但我没表现出来。调查人口。周遭环境仍然让我愉快，卡亚他普的景致让人开心。画了多姆多姆的素描。他们给了我西米吃。去了萨拉克伊克伊勒（Sarakeikeine）。回望古玛瓦纳，轮廓巨大、美妙无比。草木中耸立着两块岩石，就像一堆废墟中的两根断柱。海水涌荡，形成一排排细长的波纹，我划的船。

好些个时候，我都不知道往哪边看，是看外廓优美的古马斯拉呢，还是充满动感与和谐的多姆多姆，还是萨拉克伊克伊勒岛的远山上交杂的五颜六色呢？云中翻飞的鸟群看着像一颗颗铅弹。我们惊起了一群又一群的 dawata 和鸽子（bunebune）。悬崖的东南边有一团红色的砾岩，西北边则空出一个拱顶——一个山洞，另一边却十分陡峭。——我们回去。我想起有一天晚上我和吉尔莫尔在此抛锚。他[说]，只是侧影阴暗且轮廓清晰的“只有岩石而已”。我曾认为这些是黑色陡峭的火山崖——村庄看起来就像是被粘在了陡峭接近水面的一侧。这也是我迷恋这些海岛的原因。——我想着把此情此景写进给 E. R. M. 的信里（前一天，和托巴沃纳一起回来、还没有下雨的时候，光线如梦似幻，给 E. R. M. 写道：这就像一场交响乐。）我想起辛博斯基(Szymberski)和他的岛。我们离多姆多姆很近。——往回走。大岛消失在黑暗中。岛屿间交杂着黄昏的余晖和初升的月光。我划船。回声。安排民族志工作。——晚饭，字典。我到处走了走，观察着星空。火星在云层的空隙间闪着红光。明月当头。

星期天，3 月 24 日

第一个晴朗的早晨。卡亚他普清晰可见。我能看到它山顶上长满的白茅草。西边来的[风]吹到它的最顶端，在中间吹出一道阴影。陡峭的绿色山坡像一堵倾斜的墙直线向下，中间有一条条深而细的沟（像深色的细长丝带），沿着左边有一条深深的凹陷：那是一条瀑布。昨天，当整个天空都布满厚实又阴暗的层云时，太阳照着的卡亚他普在远处的晴空下历历可见。第一次明白了磷光的效果：和

月光一样：光线集中在中间[1]一小块小区域，而不是周围[2]。（思考如何向E. R. M.描述。）今天8点起床，散步，视野清晰，远至尖尖的山顶（有点像卡亚他普）和古迪纳夫的群山都能看见。我担心所有人都出去poulo了，因为水面平静，无风无雨。——对周围仍然感到喜悦。我想就这样，不要来新消息，因为我并不无聊。气味（昨天是青苔、海草、花的气味，风从岛上吹来；今天是海滩上晚香玉花的香气），溪流的哗哗声，丛林，阴暗的陡坡长满热带树木。——上午所有人都出去poulo了。我和基佩拉还有那个老头一起工作——速度很慢。大约1点，卡杜瓦嘎(Kaduwaga)男人和库亚瓦(Kuyawa)男人——库拉[3]。他们昨天到纳布[瓦格塔])。乘着小独木舟[而来]：两桶芋头，一桶甜薯。默默到来；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坐到独木舟上。谈话：买卖soulava时，玩笑般地讨价还价和扯谎。然后成交。后来他们到独木舟另一端，[taloi]那些男人。（我瞅着空当吃我的米饭和腌鱼，读我的吉普林。）我坐在他们身旁，聆听他们的对话，搜寻信息。——然后划独木舟出去（画地图），检查花园：整地、排水、除草等工作完成了一部分。在月光下继续进行。月亮从山丘后面升起，格外明亮。沿着海岸。想着该如何用文字表述"古玛瓦纳那柔和而清晰的样子"和多姆多姆那尖锐而催眠的节奏。"柔和而饱满的形状上光影交错，似乎各自拥有密度和重量，

1　原文有下划线。

2　原文有下划线。

3　从波尤瓦西边两个岛上开始的旅程，详细的描述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269—272页。

挤压着对方。阴影在茂密的树丛上飘浮，时而下沉，时而撕裂出巨大的缺口。”——遇到一个男人，他给了我 monikiniki[1] 的样本（在波优瓦），并且向我说［明］了明天的库拉。在石头那里转回头，（我划船）沿着村庄回到我们的地方。晚上（10 点到 11 点），托巴沃纳等人。库拉、星星和一些神话的解释。——夜里一直在做梦，克拉考市。对 E. R. M. 的思念，温柔而热烈。

星期一，3 月 25 日

今天古马斯拉和卢阿嘎斯（Nu'agasi）的男人们离开这里到波优瓦[2] 库拉去了。不知道是因为要保密还是因为迷信，他们总是向我隐瞒要离去的事情（迈鲁，欧马拉卡纳，这里）。——9 点起床，像平常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前一天基佩拉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的——是为了最后一次见他的未婚妻？还是说这是库拉的一个程序？）。去古玛瓦纳（虽然气恼，但没有［灰心丧气］。）女人们一如既往藏了起来。我远远看到几个。倒没有什么混乱场面。我去了［bwayma］仓库，观察他们包装陶器！只有锅、西米和椰子。我没法劝他们把 bogana sago[3] 弄出来。照了几张相。第一次在上午看到古玛瓦纳。没有巫术仪式或告别仪式的迹象。男孩子们都去了，连两三岁的小孩子也去了。船被撑到了海角去，并在那里打开了船帆（我没看到）。12 点半回来。卢阿嘎斯人刚刚离开。——我没能给他

1　南波尤瓦的 mwasila 系统；其中一大部分也在科瑞维纳使用。
2　奥菲勒兹的独木舟在 4 月初西纳克塔的库拉航程中伴随多布来的独木舟。
3　一种西米，可食用淀粉，太平洋群岛的主要食物，从 boga 树的中央凹陷处提取。

们照相。疲倦。躺下——什么都不想，忽有启发：精神清净。“心怀善意地看待他人的灵魂，但别丧失自己于其间。如果这些灵魂是纯净的，它们会折射出世界永恒的美，既然可以面对面地观察世界，那么又何必只看其影像？如果这些灵魂充满阴暗诡秘，不知道则是最好。”这种启示（十分熟悉），憎恶、阴谋、探问等构成的无穷无尽的肮脏细线，从这个人指向那个人。午饭后仍然疲倦；读吉普林；休息。4点开始和玛陶拉（Mataora）一起工作——在花园。他们撒谎，隐瞒，激怒了我。在这里，我在一直处于谎言的世界中。——6点我得知他们回来了。船只和阿乃布图纳。绝妙的晚上。船只在海角那里。在我的船上，从欣赏了古马斯拉的这一面，卡亚他普和其他的山。然后我绕着海角划船，月亮躲在花边状的云朵后面。我想我是在格林威治8° 纬度和149° 经度（大概如此）的海面上。奇特的感觉，真正的大洋就在旁边，每天都在变幻，被云、雨、风覆盖着，就像情绪多样变幻的灵魂——在这后面有个“绝对的大洋”，地图上对它的标示大概准确，但它存在于所有地图之外，存在于［观察］所能及的世界之外。——柏拉图式思想的情绪起源。——回来，坐在海滩上。有月光的夜晚。白色沙子，黑影笼罩其上，远方是无垠的大海以及憧憧的山影。心情复杂：拜阿·迪·拿波里（Baia di Napoli）和古玛瓦纳“从中而来”。想着如何向E. R. M.描述这一切。此时的月，此时的海，和此时的心情。月亮带来一种特殊、明晰的心境，我哼着“［娜拉斯布瑞（Laraisebrue）］，以及美丽、苍白、善良的苏珊娜（Suzanna）。”这样的感受，与之相应的社会环境，意向。突然跌回现实的环境中。我与这里也相互联系着。周围的一切

突然间再次失去内在的真实性，我把其视为一种不连贯、但艺术和[野蛮的] 外在 = 不真实且无法触及，浮于事实的表象，像昏暗墙面上一幅绚丽的画。我返回，阿乃布图纳在和男仆们赛跑。在“男仆”的簇拥下，现在我是这个村庄唯一的主人，这是一种愉快的感觉。——山上的月亮在摇曳的树叶间反射出微弱的光芒。晚饭；我慢慢地、懒懒地吃，因为很累。思考？——晚饭后取出独木舟。凝视着星星：南十字星——E. R. M.，斯坦斯，阿特伍德（Atwood）（小麦布丁）；天狼星，老人星——两颗最大的星星“显得难看”！回来，上床。

星期二，26 日

计划到多姆多姆的旅程。托巴沃纳抓到了一条鱼，把我叫醒。起床，匆忙出发去多姆多姆。——然后发现他们一点都没有要去的意思。托巴沃纳幽默感极差，但是有礼貌——极佳的信息报道人。工作到午饭时间。无聊地读了 R & B，看完了吉普林的一个故事。疲倦。下午 poulo，但工作进展很慢。6 点结束；绕着岛划独木舟。很累。观察与分析：(1) 思考他们的保密作风，他们都不愿意说明自己的打算（迈鲁，波优瓦，这里）。我发现我自己也在这么做，我在试图达到“智识不介入。”(2) 思考——当我看到山（Koya）的时候？——土语字典的价值，萨玛赖监狱，萨玛赖的姆维纳巴尤（Muvinabayo）——巴布亚的最后描述——告别萨［玛赖］和巴布亚——我会后悔吗？所有的“联想”都建立在明确的兴趣、欲望、感官之上。“生活促成思考，而非思考促成生活。”或者说，思想就

如漂浮物或浮标一样，标示出下面的水流，但它们并不引导水流，而是被水流引导。——（第二天早上我又想了一遍这个问题。认为阿芬那留斯[1]笔下的Vitalreihe[生活的连续]比科尼利厄斯(Cornelius)的 Erinnerung von Komplexen ［对心理活动的记录］要好。）空间、时间、相似性带来联想，这种原则只是最外层的分类方法，根本不能提供什么线索。——我们绕过海角朝东边去。不需要指南针，因为初升的月亮和夕阳指明了[方向……]。注意力只集中在岛上。“另一边”的心情。海岸东西延伸，从一个海角到另一个海角，中间有一个个锯齿状的缺口（海滩）。山坡要平缓许多，上下都被白茅草覆盖着，一直延伸到近海的山脚，第二个海滩尤其如此。到处都是层层叠叠的茂密丛林。两座半岛像两只手臂伸向大海，上面长满白茅草。岸边长满白茅草的山坡脚下，一小撮一小撮浓密的植物长满了缝隙，迷人且有趣。熟悉的感觉让我感到愉悦。这座岛虽然不是我发现的，但我是第一个从美的角度来体味它、并用智识来认知它的人。月亮和微弱的夕阳灰光作斗争，这时我们绕过了第二个海角，瞥见了多姆多姆。大浪，我又累又有些反胃，思绪停滞了。我发现，古玛瓦纳和我的村子之间这一段目前来说是最美妙的。晚上：晚饭后我坐在海边的椅子上，哼着华尔兹。有一瞬间有些担忧：我是否已失去对音乐的品味？想着 E. R. M.，我必须庄重地告诉她我是把她视为我妻子的。“婚床，神圣中的神圣。”

1　理查德·阿芬那留斯（Richard Avenarius，1843—1896），德国哲学家。

星期三，27 日

休息日。托巴沃纳和斯乐沃（Silevo）都到别处去了，好的信息报道人都不在。头昏脑涨的，因为整个星期以来我都很努力在工作。必须决定到底是选纳布瓦格塔还是多姆多姆。不选定，什么也做不了！——上午读了莫德·代弗。照相，颇成功。那小说是垃圾；不断发现其中可怕的错误。但我还是读了下去。“情节的呆板；事件前后矛盾，等等。”——午饭后（中间有一段插曲，相片照坏了，不过后来好些），继续阅读。一直想着要开始给 E. R. M. 写信，但还是不知不觉做了较容易做的事。4 点左右给村子照相，去了大村子里。布鲁多决定要去。还是有些疲懒，头也昏，情绪差。欣赏风景，休息（“休息是工作最重要的一种形式”）。和布鲁多聊天。我发现他自顾自说，根本没有听我说（他告诉我在这里应该做些什么，给我讲他的故事，但是听我讲话时心不在焉，等等）；我默默地听他说。待太久了。戴月而归。多姆多姆的形状比古马斯拉更吸引我。回来；喝茶；读莫德·代弗，很晚睡觉。（晚上没吃东西）。

星期四，28 日

起晚了。躺在床上休息。昨天，在蚊帐里，非常热烈、非常虔敬地想念 E. R. M.。读莫德·代弗时不停地想她。决定今天把这事解决：如果纳布［瓦格塔斯人］去波优瓦，那我就立即去［纳布瓦格塔］；如果不是，那我先去多姆多姆两天，最后去纳布长住（pour tout de bon）。还要把计划、地图、人口普查等一切都弄好，并给托瓦萨那及周围环境照相。——早饭后我作好准备，11 点出发。途中

阳光灿烂。我在脑子里回顾关于奥菲勒兹的材料；然后展开一系列联想，开始在脑子里撰写“民族志研究对行政的价值”的回忆录。我希望回去后能写一本这样的回忆录。要旨：土地使用期；雇佣；健康和改善环境（比如让他们从山上搬下来）；最重要一点，了解当地习俗，使［人］能将心比心，想他们所想。政府现在的这种观点：又疯又瞎，朝着未知的方向使蛮力。一会儿演出闹剧，一会儿演出悲剧——政府从未被当成部落生活的组成部分。如果政府能接受我的观点，很好。但它不能。——最后的请求：纯粹从科学价值方面着手；这些古迹比埃及莎草纸更脆弱，比露天的廊柱更显眼，比世上所有的发掘更有助于我们了解真正的历史。我划了一会儿船；观看他们 poulo。我得知他们要带着 bagi 到波优瓦去；生气；既恨那些黑鬼，同时对我的工作总体上也有些挫败感；我甚至想过干脆就离开奥菲勒兹，或到科贝托（Kobayto）住下来。——抵达后印象完全不同：并不是海岸上孤零零的一个小村庄，也没有被与世隔绝、空空荡荡的无边大海弄得毫无生气——而是一个大村庄，生机勃勃，是个重要的聚落，有许多树和整列整列的房子，阳光灿烂。一群人刚刚出海回来。我去了托布瓦伊纳（Tobwaina）。他们大概在这周结束前不会离开。我还试着谈了谈民族志的事，但没什么结果。吃了 kamokuki 和饼干、椰子。然后坐在另一端，与托洛克巴(Tolokouba)讨论库拉和陶罐。找地方搭好帐篷，然后回托布瓦伊纳。我们往回驶去；我依依不舍地看着可爱的古马斯拉。决定写信给 E. R. M.，心里打着草稿。烤了鸽子和鱼。计划纳布瓦格塔之旅。晚饭后开始写信。我读了之前写给她的信（算不上是情书）。尔后我实在太困，

便上床去睡觉——11点。

星期五，29日

这天从卢阿嘎斯搬到纳布瓦格塔[1]。上午，可能是夜里，或者是傍晚，在蚊帐里，想着N. S.，有点后悔，想着她会如何爱我，把她和E. R. M.作了比较。但我再次意识到E. R. M.才是我唯一的终生伴侣，她会比其他所有人更加爱我，因为我们实在合得来。——纳布的麻风病人让我印象深刻，但感觉不爽。假如我得了这种病我就得远离E. R. M.，把自己流放到某个热带海岛中。我意识到失去她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当场就想给她写信。——早饭后，男仆们收拾东西，我写信。对这次搬家有一点点惆怅。但我写的信可不惆怅；一板一眼，就事论事而已。——12点准备出发（有某种预感，总有某个人会在最后一刻离开我，让我孤立无援）；风在变大，我们只能等着。小伙子们吃了米饭；确认他们对房屋和其他建筑的叫法，以便完成我的字典。——然后我吃东西、休息——意外发现科瓦头托和多姆多姆有食人习俗。（老人问我："你吃狗吗？""当然吃啦，有些人会吃狗。""我们不吃的，不过多姆多姆和科瓦头托人会吃。"）——4点半我们启程；担心他们会偷东西。我在脑海里给E. R. M.描述了这里壮丽的日落。到达纳布瓦格塔。到处空荡荡的，看着十分陌生；想到他们几天内会离开去波优瓦，不禁有些恼怒。——

1 奥菲勒兹人在男女关系方面对其他男人十分有戒心，古马斯拉（Gumasila）的男人因为马林诺夫斯基留在岛上而不愿意出发去波尤瓦。因此马林诺夫斯基答应远征队离开后搬到附近纳布瓦格塔（Nabwageta）岛上去。

写信给 E. R. M.。盘算着开始工作，又总有些不想动。在一个房子旁边睡的觉，但没睡好（茶）。非常想念 E. R. M.，美梦中突然钻出麻风病人的脸。——有时，包括现在，我怀念墨尔本，怀念 E. R. M.，怀念文明世界。今天无意中打开了这本日记发现一张 N. 的房间的照片——哭了。

星期六，3 月 30 日

昨天我被一个土著黑人小孩吵醒，还有鸡群和小女孩的吵闹声："Taubada raibaku."[1] 这片海滩被高大茂盛的树木覆盖，能看到广阔的大海，颇有情调。——余下一整天都在做民族志工作，但进展并不顺利。我着手做"kabitam"——抄了一些 lagim 和 tabuyo[2]，然后问他们怎么个叫法：但他们也不知道。我问及 megwa——他们没有 megwa，在制造 waga 或整理园圃时，既没有个人的 kabitam，也没有 megwa。我很恼火，去找汤姆和托坡拉（Topola）干活儿，也不顺利。我真想停下来读小说去。午饭；读了点吉普林（很差劲）；收集了些不能外传的 poulo 和 waila 的信息——每次涉及魔法或私人问题时，我都觉得他们在撒谎；这让我很愤怒。6 点往南走了一会儿。很累很沮丧。连墨尔本都不想了。想到 E. R. M.——她在这儿的话我会快乐吗？活动了下，凝视着夜空，对南十字星有一种奇特的感觉。回去时，读了莫德·代弗，不理会那些黑鬼们。

1　taubada（莫图语意思是警察），对白人男性的称呼；raibaku，可能是个儿童用语，指躺在床上；整句话似乎是叫人起床。

2　装饰性的船头板。

星期天，1918 年 3 月 31 日

本月的最后一天——完全崩溃。上午什么事都没做。下午，mina-Dobu［从多布来的远征队］抵达此地；我给船只照相，和萨纳洛阿的警察交谈。主观上讲：我需要麻醉剂，但我恨这些东西。如同往常一样，我的麻醉剂是一本垃圾小说。上午（被海螺壳号角［conch shell］吵醒，这是一艘新来的索要礼物的船）去了海滩上；早餐后读了莫德·代弗。12 点左右读完，感觉又乏又困（真想来点砷化物，躺下小睡到 3 点。午饭后，一艘艘船——整个海滩塞满了人，坐着，相互聊着天，不过倒还显得比较安静。天黑时分我出门了——南极星仍让我心绪不宁——看见古马斯拉和多姆多姆在一边，卡亚他普、亚布瓦嘎（Yabwaga）和科瓦头托在另一边，它们背后是紫色的云朵。太美了，想 E. R. M.，想着我们是否能够一起探究美的秘密。我渴望她（阵阵渴望打醒了我那昏沉抑郁的冥思）我觉得我渴望她就如同孩童渴望母亲一般。我想到我母亲，我真希望能同时见到她们两个。我也想起 N.[1]，她一直对我十分好，也十分忠诚。回去的路上我在岸边检查了多布来的船。晚饭时和晚饭后我和警察讨论库拉，并做了笔记。

星期一，1918 年 4 月 1 日

“卡友那”号到了；4 月 1 号“厄运”——在奥菲勒兹的第十三天？——写信给比利，给 E. R. M. 写了两封信，封进信封；看着剩

---

1 在手稿中，这是个小写的 n 字，用圆圈圈起，这个符号在第一部分中用过，显然是表示某个他在波兰认识的女子。

下的船驶走。后悔我没把锁、木架子和桶带来，后悔没有去科瑞维纳。（今天，4月2日，再一次感到后悔——或许我留在这里真的太傻了？）然后我碰到一个人——托亚瑞玛（Toyarima）；他想看我的牙齿，而我发现他是个极佳的信息报道人。午饭后我读吉普林（有点读太久了）。然后是一小时的谈话，挺杂乱的。观察一位老妇准备食物。船和水的声音令我生畏，我退缩了（有点不光彩吧？）。——然后，我努力［试着］观察当地人，我还想到我们对神秘事物的喜好（与吉普林有关，也与我自己的警惕心有关）：我重整了我的宗教理论——至少其中一部分——以及社会心理学的理论——“某种既定心理现象的最小因子。”——回来之后，我想到如果E. R. M.在这里，我会就可以向她阐发我的理论，还能觉得因此干劲十足，想到这我就开始给她写信。其后，我又一次碰到了老人亚瑞巴（Yariba），并与他交谈了一下——10点结束。——太累了没法给她写信，但我琢磨了自己的毛病。——脑子里邪念不少（麦克［……］小姐的引诱——）但我还是忍住没多想。——什么时候、如何才能见到埃希呢？在站台上？在库勒家？还是哪里？我不想想了，等着，忍着，静随时间飞逝。

星期二，1918年4月2日

早上，对于没搭乘“卡友那”号离开这件事有些不安；“伊塔卡”号[1]来了。我准备好了；后悔没照照片，也没能研究下陶器。快乐：

---

1 这艘船并没打算到这里，但船长知道马林诺夫斯基在这里，就过来想看看他是否准备离开。否则，马氏可能就在西纳克塔错过到来的多布人了。

我将再次身处各种事物之中，并有许多的材料。——我没浪费太多时间和白人们客套。我一开始有些晕船，当我们一路驶离奥菲勒兹时，对沿途风景也没什么热情。——卡亚他普和奥菲勒兹的浪漫感完全消失了。——我在缆绳上面坐了坐；然后走下甲板，阅读卡西迪（Cassidy）。对战争深有感触，对英国有好感，特别是看到法国传来的坏消息时。想 E. R. M.——在这毫无英雄气概可言的群岛中，她会爱我吗？想到她会给我写信，十分欢喜。夜晚到来。下锚后仰望星空。

星期三，1918 年 4 月 3 日

在木瓦和雅嘎之间航行，驶入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我看着环礁湖中的绿波，看着那些黑点似乎在清透的水中游泳、闪烁（？）。有一会儿，看上去仿佛翡翠和深紫色水晶混在一起，黑云在上面投下阴影。在乔治的屋子里和白人们一起。然后长途跋涉去古萨维塔。紧张又兴奋；又是奥布拉库的环礁湖；构思给 E. R. M. 的信；构思在古萨维塔要做的事。抵达。信很少。只有一封是 E. R. M. 写来的。——N. 寄来的信和礼物。——像一把刀刺进我的心。我没有读她的信。——睡得不错，但星期四感觉糟透了。为什么古萨维塔对我有这种不好的影响？冒雨到吉瑞比去。我去了西纳克塔，读信；M. H. W. 的信“唤醒了我”（在心中拟了回信）；E. R. M. 的信，虽不带什么情感，但很珍贵。（这个表述真［糟糕］！）采访了乔治，他在挑拣珍珠；还采访了坎贝尔先生，和拉斐尔（对他兴趣不大，但他是个好人）。观察比利的房子。回来，和乔治吃晚饭，去拜访拉斐尔，讨论了“石器形制的一致性”。（计划写一篇文章：与珍珠商

在圣日耳曼（St. Germain）博物馆。“beku.”我们是否从同一个起点进化而来？这些东西是传播过来的吗？还是“相同的条件形成了相同的需要”？）——回家，写信给 M. H. W.。糟糕的夜晚：那些动物，狗，猫，等等。

4 月 4 日，星期四（与前一篇合并）

4 月 5 日，星期五

上午，写了几封信，并和乔治一起吃早餐。12 点左右去库鲁巴鲁克瓦（Kunubanukwa）。午饭后到村庄里去，吃了 paku[1]，和小伙子们谈话，这时多布人来了[2]。我赶紧跑出去（匆忙中忘了多带几卷胶卷！）。库拉带来的震撼（再次体会到做民族志的快乐！）。坐在托瓦萨那的船上观看库拉仪式。拉斐尔在岸上观看。西纳克塔简直就像夏日度假区，挤满了这些古玛鲁玛（Gumanuma）[3] 人。——我——作为一个民族志工作者——全神贯注于所有活动中。同时，星期五和星期六早上我也构思必须写的那些信。还有拉斐尔，我很喜欢他，他给我创造了社交的氛围，也是我“适应环境”的一个助力。晚上我去见他们一家，他们热诚地招待了我；还邀请我每天晚上都去。回来时已经十分疲累；没能打起精神给 N. S. 写信。

1 指可入药的树叶。
2 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第 16 章中有详尽描述。
3 外地人，有时指白人。

4月6日，星期六

上午读了 N. S. 的来信并给她回信，写的内容还算乐观，虽然在这件事情上乐观几乎等于幻想。乔治·奥尔巴赫从我眼皮下溜走了。我们派了一艘独木舟跟着“卡友那”号，拉斐尔也在。然后去照相，沉迷于相片中。晚上和一个多姆多姆来的人交谈。

4月7日，星期天

我的生日。继续拿着相机拍照；日落时我已经精疲力尽了。晚上在拉斐尔家；讨论，从物理开始，谈到人类起源的理论、特罗布里恩德的图腾制。——多么神奇啊，和白人的交往（有共鸣的白人，像拉斐尔一家）竟然使我无心写日记了。我迷迷糊糊就掉进了那里的生活[方式]中。一切都不明朗；我的思想再也不是自成一体的了，而是受那些和拉斐尔的对话影响形成。因此，星期天早上我到处闲逛，直到10点才离开去找托乌达瓦达（To’udawada）；拍了几艘船的照片——如此闲逛到12点（绘了 lagim 和 tabuyo 的图，这项工作十分累人）。午饭。4点左右还是在岸上拍照，在一艘船上也照了几张。检视了船只。傍晚极度疲倦，几乎晕过去。与乔治在露台上坐了坐。到拉斐尔家时已经很晚了。

4月8日

早上，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多布人的船只走了。在家里向几个人询问库拉的情况。午饭时读了斯戴德。闪过关于 E. R. M. 的念头。（思考奥地利和波兰的政治问题；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讲到

可怜的托米 [Tommy]；看拉斐尔和他妻子，看《巴黎人的生活》[*Vie Parisienne*] 那些俏皮的讽刺画——越来越觉得她对我来说才是唯一的女人。）然后，4 点左右又开始工作；5 点到村里去，看到托乌拉 (Toula)，他在这里库拉。然后和拉斐尔。讨论原子、电力、灵魂的存在、竞技；和奥尔巴赫一起翻阅《巴黎人的生活》；他给我讲卢尔德（Lourdes）[1] 的逸闻等等。晚上，在床上，非常非常想 E. R. M.。

星期二，4 月 10 日 [原文如此]

一整天都很想念 E. R. M.。晚上我极端想她。想象着我如何见到她、把她紧紧抱在胸前；想象再次和她在一起亲密相处的喜悦。昨天我在想，不知道她这种完全一对一的爱是否更令她满足；我无法想象 [我以前的其他女人]。要把它根除，像根除一些不快、耻辱的记忆一样。我每天的生活中满是 E. R. M.。想到我的婚姻，马尔尼将如何接受，雷拉，贝克一家（小说般不间断的幻想）。上床时仍然在想这些，半夜醒来。这种感情与孩子对母亲的感情一致（见弗洛伊德的理论）。

早上起迟了；计划着我该带上什么，等等。写日记，收拾，把所有东西都带到房子那儿去，但忘了检查独木舟！开始下雨。托乌拉搬到了我的露台上，乞求待在那儿。我去见拉斐尔。与他有某种亲近感，这种亲近有些突然，还有些过了，这是我们互有共鸣的结果，但我们之前并不熟。他们邀请我吃午饭。1 点离开。毫无准备，所

---

1 法国西南部城市。——中译者注

以有些紧张[……]。同时想要想出如何向E. R. M.描述库拉；读小说，欣赏风景。一阵接一阵对墨尔本、P. & H.、E. R. M.的Sensucht[思念]。觉得在古萨维塔的房子里没有太多时间留给难以忍受的渴望（拉斐尔一家帮了大忙）。我开始洗照片，精力充沛，干劲十足。——聊天，过程中我努力不对拉斐尔太显热情。晚上洗了24版照片。夜里，风暴；两个版坏了；三个被昆虫给毁了。伤心。

星期三，4月11日[原文如此]

上半天在古萨维塔；惯例：糟糕的一夜之后起得很晚，和比尔谈论了照相的事等等。检视底片（早饭后），清洁相机，洗好底片。洗澡，洗头发。1点准备离开；下雨；给E. R. M.写信。整个上午我都十分有精神，感觉不错，爱着E. R. M.——下午，我没有读小说或放松闲逛，而是读了我之前的日记。自省：质问自己，在我的健康和精神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现在的生活是否穷尽了最大的可能性？*没有*[1]：我把“*劳逸结合*”这个教诲当成了“偷工减料”，就是*怎么容易怎么来*。对S. I. W.［斯坦斯洛·伊南斯·维茨维斯］的怀疑——弃绝那些有可能开花结果的灵感（每个思想家、艺术家，当他走障碍最少的那条路时都会升起这些灵感），这值得吗？但弃绝一种灵感会得到另一种，这是事实；而且弃绝障碍最少的那条路，其主要意义在于不再浪费时间（读小说，和其他人闲坐，等等。）就像我现在的生活状态：睡得太晚，起床时间不定。观察和与当地

1 原文有下划线。

人相处的时间太少，收集资料的无谓时间太多。休息得太频繁，总是喜欢“自挫锐气”（比如说在纳布瓦格塔）。我也思考了坚持写日记的问题。在生命的洪流中把无尽的事物理出一个头绪来是多么困难。将日记视作心理分析的一个命题：分辨出关键元素，将其分类（以什么为标准？），然后在描述它们的时候，或多或少明白地表述其在当下的重要性及所占比例；记录我主观的反应，等等。比如昨天下午：版本一：“我搭拉斐尔的 waga 到西纳克塔去。”（我可以举出几百个这种版本的例子。）版本二：(a) 外部观感；景观、颜色、情绪、艺术的合成；(b) 自身的主要情感，针对我爱的人、我的朋友及各种事物而发；(c) 思想的各种形式；当时的某种思考、[规划]、泛泛的联想、挥之不去的念头；(d) 生理的活力状况；专注的程度；高层次领悟的程度；[因此而得的] 规划。——具体来说：(a) 离开古萨维塔后（我的座位很舒适，waga 很平稳），灰色和深蓝色的云。描述洛苏亚、卡瓦塔瑞阿平坦的海岸线带来的心情：“假日午后休闲的心情”（微笑着放松，确信会有变化）；平直的海岸线，一个个凹凸的浅滩；今天，远处发光的云朵下面带着墨黑色，深蓝色晴朗的天空呈现一种特殊的空旷——像一位名家笔下那种深色的天空。然后景观消失了；我读了日记，在红树林中航行。然后看到奥布拉库的绿色环礁湖。啊，对了，还有波亚坡乌（Boyapo'u）的 manche 海峡：水是黑灰色，清晰地倒映出紫罗兰色（由云朵的深蓝色和水色混合而成）。奥布拉库环礁湖：一团，淡绿色，像一颗绿宝石，面上是浓烈的紫色；上方，深蓝色的云朵和浓密的金绿色红树林及其他树木。(b) 对 E. R. M. 的感情，一直默默地想着她，但无论如

何我还是孤单一人。我沉醉在创造性的思考中，专心致志。(c) 一些明确的想法：心理的性质、以及自省的分析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心灵的状态；并且，自省的分析会因为改变了心灵的状态而变得不可信吗？历史性的问题（？）——联想：对萨玛赖生活的回忆；对保罗和赫蒂的回忆不知从何处无端跑了出来。(d) 我在一种活力十足的专注状态中；下定决心不去读小说，准时睡觉起床，写信给 N. S.，有规律地每天写信给 E. R. M.；对她保持内心的绝对忠诚，努力磨练"坚强意志"，像我之前定义的那样。

天黑后把船取出，划了 45 分钟。然后坐着看水中发磷光的鱼，从船上取出两条鱼。计划去瓦库塔[1]并在那儿工作。抵达：泰迪离开了。和拉斐尔吃晚饭。阅读［《缪塞》(*Musset*)］。我的态度比之前客观：我没有太搭理他，而是更具批判性地观察了拉斐尔，不过仍然带有感情。结果：我清楚地看到我们见解的不同之处——我不接受他的观点，这种观点是 ein uberwundener Standpunkt［我曾有过而现在放弃的观点］——但我按捺下讨论的冲动。

星期四，4 月 12 日［原文如此］

一整天我都专心致志。写完日记后，我和雷瑟塔[2]做事。午饭后，读了《阵亡将士纪念书》(*Memorial for Fallen Soldiers*) 中的一些澳大利亚诗歌，在露台上和另外一人一起工作。两次都是讨论库

1 多布人将再次到瓦库塔来，这是他们回家前的最后一站。

2 雷瑟塔（Layseta）是西纳克塔的酋长；他的魔法知识丰富，在奥菲勒兹和多布都住过。

拉的事。5点,去看科塔乌亚[1];花了一小时抄写他的karayta'u清单。然后去拉斐尔家；和当地人交谈；变戏法。道德规条：永远不该让自己想到其他女人也有躯体，也会性交。我还下决心，就算要看小说，也不能挑那些最容易的看。我很满意我并没有捡起抽烟的老毛病。现在我必须同样戒掉看闲书了。我可以读诗歌或严肃的东西，但绝对要避开垃圾小说。我必须[2]阅读民族志。

4月13日

我们计划一起吃午饭，照相，草地曲棍球。这天早上我决定：10点之前给E. R. M.写几句话。然后做两小时基本的民族志调查。向E. R. M.描述库拉，并列举了关于库拉的一系列疑问。——10点到12：45我翻阅关于库拉的笔记，把它们抄下来给E. R. M.。午饭在拉斐尔那里吃，照相；我检查了珍珠。3点回来，仍然忙于库拉的问题，然后卡塔瓦的男仆们来了。去见科塔乌亚，进展还算不错，虽然这些人懒懒散散的。然后在海滩上和卡塔瓦来的几个人交谈。我在想值不值得和他们一起去瓦库塔。最终决定去。——傍晚在拉斐尔家。我们聊到了德国人——他们是否在科学上比较先进？我们谈论吉里吉里和莱特（Wright）、所罗门以及萨玛赖的其他人。当他讲到"看透"一个人时,我感到极强烈的共鸣。他问我是否会如此做，我说我当然会，就像你一样。然后我调好了柠檬水，我们喝［……］。

1　科塔乌亚（Kouta'uya）是西纳克塔的二把手，在西纳克塔和多布之间的库拉旅行中扮演重要角色，详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他有116个karayta'u［库拉伙伴］。

2　原文有下划线。

对了，还有一段非常私密的谈话，关于山姆（Sam）的婚姻和艾玛（Emma）的影响。——回去，写信给 E. R. M.。夜里被风暴和恐怖的雷鸣吵醒。非常害怕；有一会儿想着可能再也见不到 E. R. M. 了，这个念头让我更加恐惧。我想到 C. E. M.，他的死亡该是多么可怕。我珍贵又了不起的埃希。

4 月 14 日，星期六［原文如此］

早上天空阴霾，有雨。起迟了；在蚊帐下有种冲动想放任自己，像往常一样；但我控制住了。计划到卡塔瓦之行的细节，想着要完整记录库拉。——作好准备。写下谈话内容；寄信到萨玛赖；写完了给 E. R. M. 的信。12 点半到村里去；和科维维（Kwayway）[1]、托达瓦达（Toudawada）和其他人交谈。他们不肯带我去瓦库塔。午饭在拉斐尔那里；他给我看他的水泡［水泡珍珠］。回来；4 点半出去，画那些船画到 6 点半。然后去拉斐尔那里。我们谈论了当地土著：他们的"特殊负担"；他们是如何解释自然现象的原因——他不知道 kariyala。晚上我们讨论了借助 tuva[2] 方式进行的自杀，心碎（chagrin d'amour）等。当地人之间的妒忌（被丈夫背叛的已婚女子服下 tuva——这是为爱而自杀？）。然后我们读了《费德拉》(*Phèdre*)。

1 卡塔瓦岛的酋长。

2 一种蔓生植物，根的毒液用于捕鱼。

星期天，4 月 15 日［原文如此］

被瓦库塔来的人吵醒；waga 在等我。原则上一个地方最好去两次，因此我决定在瓦库塔待上一个星期。——我收拾了一下（因白蚁的问题和金吉尔之间有不愉快的争执；我被激怒了，在他的下巴上打了一两拳，但我一直很害怕，担心这事会恶化成一场斗殴）。午饭在拉斐尔那里。他给我看他的珍珠。我告诉他我计划做一本字典。到了船上；但感觉不佳。和瓦库塔人聊了一会儿；但是下雨了。然后说话说累了，开始读《波斯人信札》，但没有任何受启发的地方，只有关于哈林后宫的淫秽描写……夜幕降临，在木瓦后面。9 点左右到达吉瑞布瓦。在一间新房子里睡觉。还是读《波斯人信札》……

Landschaftlich［地貌描述］：离开西纳克塔之后我们一直沿着海岸附近航行。有些地方，高大的树木长在一小片海滩上。而另一些地方，则长满参差不齐的干枯灌木，绿色间夹杂着小树枝的白色枝丫——应该用“无序的混杂”来形容。有些地方是低矮的红树林和较高的树木。远方，卡亚乐乌拉浸在水里；北岸有环礁湖。海平线上是库尤维沃（Kuyuwaywo）、雅嘎。远远地，我们看到［手稿上画着海岸线］，仿佛悬挂在海天之间的古马斯拉和多姆多姆。阴沉的灰色天空像一席帘幕一样垂在平坦的海岸上，遮蔽着它们，把它们变成一种阴郁的荒野。木瓦和海岸之间有一条长而窄的 karikeda。木瓦的高树长在长窄的土地上（毫无重量的样子，仿佛在漂浮而非生长在根基之上），让我想起维斯瓦河的氛围；在 Susuwa［海滩］把船推过沙滩——这一系列的浅滩和海岸都有着同样的叫法。晚上；

我虽看得不清楚，但显然离 raybwag 很近。水花拍打着岩石，阴影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高，蟋蟀的初鸣代替了青蛙的大合唱。越来越有下雨的意思，最后终于下下来了。壮观的点点磷光浮到海面上。吉瑞布瓦和瓦库塔仙境般的海角。一座岛屿或一块大陆的沿岸就像人的脸一般，隐藏着也象征着他的个性。第一印象永远不可能准确，但［要］探索全部的话，却又太鲁莽而令人生厌。

星期一，4 月 16 日［其实是 4 月 15 日］

早上，下大雨。有趣的效果：黄色（明亮）的沙子。从卡塔瓦来了一群船，这边的沙滩上，船只的旁支起了一张张草垫，弓着身子的人们在垫子底下睡觉或做饭。灰色的天穹下，翠绿的海面泛着蓝光，和这些垫子和身体的暗红色彩相映成趣。我沿着这个小村庄散步——11 个茅屋和几个 bwayma 杂乱无章地散落在沙滩上。［我走］向海（我的眼睛和头都在痛）；看到卡塔瓦；两股浪涌冲向地峡，化成小小的泡沫状波浪。卡塔瓦在下雨。看着对岸一丛丛的树和岩石的侧影相辉映，这是典型的热带景象。——他们跟我讲柏柏鱼（Baibai fish）的一个 lili'u。然后一起去了瓦库塔；海底清澈透明。他们指着那些神话中的石头给我看。头痛（晕船）；我躺着小睡了一会儿。浅而浑浊的水，红树林。我们驶入 waya［海湾入口的咸水溪］，在红树林的空隙中漂流。waga 驶过一棵棵树。源头处的池子；从卡塔瓦来的几艘 waga。头疼加剧。走路；我将这里的房屋位置标识清楚，睡到 6 点。朝考拉卡（Kaulaka）走去。在这里计划工作。十分怀念墨尔本。回去：村庄被温柔的月光照着；人声；烟雾像云

一样环绕着房子，遮蔽了树干。棕榈树的树冠仿佛悬停在空中。感觉回到了人境中，回到了平和的村子里。想着 E. R. M.，想着回墨尔本。[……] F. T. G.。紧凑生活的种种神秘；人为的紧凑和怪诞的灯光。——晚上我和科利嘎嘎（Kouligaga）和培泰（Petai）坐着聊天，周围是一群看热闹的人，油灯的光线照在 lisiga（酋长的茅屋）那宽阔的有装饰的正面，K. 和他的妻子高高地坐在那边。一群人在 buneyana 里。——夜里下雨，失眠；想 N.［字母被圈起］和托斯卡，怅然若失，为了那些再也不会重来的事。想波兰，"波兰女人"；第一次惆怅于 E. R. M. 不是波兰人。但同样我也抵触那种怀疑我们的订婚并不确凿的心态。我会回波兰，我的孩子会是波兰人。

星期二，4 月 17 日［原文如此］

总体心情：一方面非常紧张而兴奋，时时想着学术，另一方面又无法专心，极度焦躁不安、极度敏感易怒，总觉得无时无刻不暴露在人群的注视下：无法达到内心的平静。我和我的男仆们（比如金吉尔）处于冷战中，而瓦库塔人傲慢无礼，总把我惹火，虽说他们对我的工作还算挺有帮助。还在盘算怎么驯服金吉尔，一直在生他的气。而埃希，我时时想着她，有一种安定下来的感觉。我看着村中小女孩们修长敏捷的身体，渴望——不是她们，而是她。

事件：早上观看了卡塔瓦人的告别。早饭后，这里太吵了；我到村子里去，和萨姆森、科利嘎嘎还有其他人交谈。下雨。午饭后（期间我也在谈话）kabitam，我去找那些船只，临摹了它们的设计；雨势减弱。回来，写了一点，然后去考拉卡。组织了一些问题，特别

是关于 kabitam 的。——考拉卡是个诗意的村庄，位于棕榈树林之间的一块狭长地带。那片棕榈树似乎是某种神圣树林。——新事物带来的愉悦感——意识起伏波动，各具特色的新事物一波一波地从四面八方涌来，互相分解、融合、消失。像是听到某个新曲子，或经历一场新的恋爱：新鲜的保证。坐在 lauriu，喝椰子奶；他们跟我讲普瓦瑞（Puwari）。——和奥吉萨一起回去；乌云密布；我疾步走着，没有清醒地想什么具体的事。晚餐有四个蛋；然后又去了村里；和培泰讨论库拉。无眠的夜晚；无休无止的雨，紧张兴奋，大拇指发痒（一种新的精神方面的强迫症）……想了很多 E. R. M. 的事情——我们会如何光芒万丈地进入大堂（"荣耀勋"章的丝带）。

星期三，4 月 18 日［原文如此］

糟糕的夜晚之后，被 kovelava 的喊叫声吵醒。出海捕鱼的船只。懒洋洋地起床。仍旧处于紧张的情绪中。他们给了我一堆［不能吃的东西］和两个不错的 utakemas。决定选取一两个瓦库塔的重要问题并彻底弄清楚。从 kabitam 开始。然后是当地神话。然后细细对比瓦库塔和科瑞维纳之间一系列的相似与不同之处。我按照这个想法执行，进展不错，选择了几个最重要的疑问（上午和培泰讨论传统，下午 L. T.［托卡毕塔姆的 lili'u？］和［……］）。几个一流的信息报道人。一整天都在下雨，只有 11 点时暂停了一个小时。午饭（吃螃蟹）的时候没有阅读。吃完后立即和姆布瓦斯斯（M'bwasisi）[1] 和

1 瓦库塔的园圃巫师。

其他几个人探讨。6 点左右，还在下雨，但我觉得必须出去；贝多芬的旋律在我脑海中飞驰（“费德勒”［Fedelio］序曲），渴望 E. R. M.。托卡毕塔姆给我一把梳子，我欣喜若狂。冒着雨踩着泥泞走到考拉卡；联想起在扎克帕内［在波兰，克拉考市附近］也走过类似的路。昨天和前天可怕的闷热，如同奥布拉库最糟糕的那些天，一切都是烟雾熬成的浓汤。精神上很激动，我加以抑制。打算设计新式样的梳子。思考我的民族志工作。计划着给 N. S. 的绝笔。在考拉卡买了石头。回来的路上想着写一篇文章“新人文主义”,其中 (1) 人文思想，僵化的思想的反义，十分深刻且重要；(2) 将人文思想等同于“古典主义”是个致命错误；(3) 我将分析人文主义的要素，并拟定一个新纲要。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语言、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事实才是核心，而霉菌、铜锈、尘埃不该像圣人头上的光圈般，将残破、腐朽、死亡的东西作为偶像，被整个知识阶层奉为圭臬，而这个阶层恰恰是思想的垄断者。有才的人固然能够赋予这些东西生命，但为何他不直接受生命本身启发，为何他不将生命当成第一要务将其剖析分明，然后用其所得去探求其他事物的答案？——用两个亚述学家的笑话开篇。——进而推论，如果我们想将这一类东西从我们的学术思想中剔除，我们必须先将其从成熟的思想中移除。——傍晚回去；对这种生活感到强烈的满足：孤独，能够专注，工作，重要的思想；真实的存在。——躺在床上，我想着这些问题。吃晚饭，然后写信给 E. R. M.。我期望能保持某种“节奏”，工作时精神不要过分紧绷。又是无眠之夜……梦到斯坦斯和 N. S.。感到对不起她、欺骗了她。

星期四，4 月 19 日［原文如此］

天气不错；斑驳的阳光，飘雨。8 点起床，本想写写日记、誊写一些散乱的笔记，但我的几个信息报道人来了，于是放下誊写，先收集新资料。工作顺利，没有急匆匆地赶工。1 点休息，虽然不是很累。装好相机。3 点又开始工作。古玛乌布瓦（Guma’ubwa）的 libagwo。——5 点去考拉卡。一个身材姣好的漂亮女孩儿走在我前面。我观赏她背上的肌肉线条，她的形体、双腿，对我们白人而言，人类的躯体总是遮遮掩掩，而这种躯体的美感让我如此着迷。可能就算是我的妻子，我也永远不会有机会观察她背后肌肉线条这么久，像我观察这个小家伙一样。突然有些懊恼我不是野蛮人，不能拥有这个美貌的女孩。在考拉卡我到处逛逛，记录要拍摄的事物。然后走去海滩，欣赏走在我前面的一个非常英俊的少年的躯体。纵容着人类天性中某些同性恋倾向的残余，对人体之美的膜拜符合司汤达（Stendhal）的定义。——卡塔瓦的景色：低矮的岩石上，覆盖着繁茂的植物，混杂在碎石中，沿着窄长的浅水蜿蜒，一直融入到后面深邃的大海。远处的卡塔瓦是灰色地平线上的一个黑点。浅水处是暗绿色，水下有粉红的石头。慢慢地，云朵染上了颜色，水面上紫红色的倒影盖过了底部的斑斓，一切都染上了海面的颜色，和谐地融合成一片深红色。早前我观察了石块间嬉戏的鱼，并看到芦苇外面某些猎食鱼群在追捕海豚。他们指着岸边某个［地方］说他们在这里捕捉 milamala。我们讨论了这个话题，然后往回走。在村子里我在 pilapabile 上坐了一会儿，还在 lauriu 对一个漂亮女孩动手动脚。在考拉卡我们坐在一起，又讲起捕捉 milamala 的事，还谈到了庆祝

yoba balomas[1]。乘着月光走回去，在脑海里构思一篇库拉的文章，并询问了身边伙伴。——在帐篷里（8点半，鸡蛋和茶）蚊子猖獗；到村子里去了一会儿；10点半回来；11点上床。

概述：工作，甚佳。但对E. R. M.的内心态度，很不好。那个可恶的女孩［……］——其他都可以，但我不应该摸她。然后（4月20日早上）我想到莉拉·贝克（Lila Peck）。同时我想了很多关于N. S.的事，强烈的负疚感。决定：绝对不再碰任何科瑞维纳的婊子一下。要做到除了E. R. M.谁都无法进入脑子里。事实上，虽然有过失，但我没有屈服于诱惑，控制住了，每次都在最后一刻。

星期五，4月20日［原文如此］

又一天的高强度工作，没有疲倦或surchauffage［过火］，身体舒适，满足。早上独自写作，不管怎么说，那些黑鬼们不在还是让我稍感寂寞。——如常起床。从房子的灰色内壁看出去，两侧矗立着绿墙——东边是绿意盎然的odila野草，西边是几株粉红色棕榈树，将视野的上半部分垂直地割断：路上排列着［……］，远处odila丛中的植物层层叠叠。房子内部：腐朽的树枝上面盖着一堆废物，好几处都被修补过；中间是萨姆森的席子；我的床耸在那里，桌子，我的一叠东西，等等。——好吧，在很多方面我还是有组织的；12点左右黑鬼们协助我完成了kaloma、翻译了文句。午饭后，

1　Milamala节日最后对祖先鬼魂的驱赶。

萨姆森回来了：Yaboaina[1]，kaloma libagwo——我很累，无法流畅思考。去散步……沿着布满沙石的海滩，然后走回来。篝火在四周棕榈树的柔美阴影上投下了跳跃的火光，夜幕降临，卡塔瓦在消失在远处的海中。在如此美妙的（就是这样！）景色中自由自在、敞开心胸，在这异域的环境中（现在看来新几内亚是多么平淡无奇！），以工作为名义的真正郊游，让内心再一次涌出一阵喜悦。创造性工作、克服困难、开拓眼界也给我带来真正的愉悦。迷雾中轮廓显现，就在我的面前我看到道路通向前方和上方。在欧马拉卡纳我也体会过同样的欣喜涌动——那会儿更有理由高兴，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成功，而且那时的困难更大。这也可能是在卢阿嘎斯时感到欢喜的原因，当时一层隔纱瞬间被撕开，我开始收集资料。——在海边，关于“幽默感，仪态和道德”的灵感。回来后很累了，躺下。萨姆森把他的手杖借给我。我和他一起去，他给了我［……］资料。还有sawapu。回来已经晚了，睡得很好——对了，回来的路上我去了池塘那里，看到树、水、船在月光下，心情很好。真可惜我将永远离开这些。我想把这一切写给 E. R. M.，并提醒她我们的分别不过是半年前的事。

星期六，4 月 21 日［原文如此］

调了时钟后的第一天。比平时早了一个小时起床，有些困，有些低沉，不过身体状况甚佳，所以工作很有效率，走了长长一段

1　可能是 Yabowaine，多布的超自然存在。

路到奥吉纳伊（Okina'i），一整天的思考都紧凑而富有创意。情绪上倒是处于低潮，晚上在蚊帐里，又一次堕入了老毛病：回忆［纳尤瑞（Nayore）］和 G. D. 等人。早上我转移到房子前面的草地上，记录下一些对话。然后和我的两个最好的信息报道人（托梅纳瓦［Tomeynava］和索阿帕［Soapa］）一再地探讨 libagwo。然后，在 bwayma 下，吃午饭并休息了两小时——没读任何东西，也不记得当时想了些什么。然后到村子里去，还是和托梅纳瓦、索阿帕一起，研究［GDN］，兴致不高；被新仪式的复杂性吓到，需要换个角度。6 点（新时间）去奥吉纳伊。这条路没什么意思，从左边能不时看到野地，不小的 odila，粗糙泥泞的小路。不过新的路、新的目标还是让我兴致勃勃。环礁湖的美景：夕阳将落，西边密布着小团云朵。南边的山隐而不显，高耸的身影躲在棉花般层层堆积的白云中，那些云看上去就像横躺在山脊上。raybwag 的方向是深色的红树林带——每棵树的轮廓都清晰可见——在流淌的水面上深沉而坚定地立着，水面斑斓的倒影忽明忽灭。细白沙滩，就在环礁湖黏滑的底部。我沿着海滩走向奥吉纳伊，走在黑鬼前面；我想自己一个人思考：一开始想了很多——因为并没有什么明确的主题——奥吉纳伊和奥斯克维亚（Osikweya）在沙滩上——环礁湖平滑的水流过灰色的房子和棕榈树，让我想起在迈鲁和南海岸（South Coast）时的心情。我独自走过奥斯克维亚。计划了下五个月的工作：瓦库塔必须放在第一位。重温、找出基本的缺漏：mwasila 巫术；waga 巫术（waga megwa）；瓦库塔的 tauva'u，等等，然后把这些都系统地整理发展

出来。在西纳克塔和古萨维塔的卡普亚[1]式的那段日子就放在一旁不用理会了。不管怎样我都得赶紧。以我现在的速度应能完成（？），并无论如何都要满载而归，像骆驼一样。——顶着月光回去，路上我想到曾打算给卡内基学院（Carnegie Institute）写的信，思绪转到斯宾塞和 C. G. S. 身上——“有创意的想法和下流的想法”——避免后者！开始觉得思想变得不那么有创意了，于是不再思考——剩下一段路上我只是四处观望，有些微不足道的联想。在房子前面喝茶，男仆们和黑鬼们在厨房里。脑子里回忆起的意大利歌曲将我淹没。想象 E. R. M.、P. & H. 、M. H. W. 是我的听众。“玛丽（Marie）”，“索罗（Sole）”，等等。——皮达（Pida）检查了我买的那条船，我有两个重要发现：船只的模型是 kayasa 的一种物件；以及（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打劫某些亲属或其他人的房子）的 Kwaykwaya（习俗）。走到村里去；那些狗很是烦人。——在蚊帐下，“我过度亢奋（I burns at two ends)”——关于和奥尔加·伊万诺瓦（Olga Ivanova）共作一曲探戈的想法。然后是可怕的思绪——E. R. M. 的魔力被一阵肮脏的思潮冲走。很晚才睡着。愉快有趣的梦。——简单来说，健康是最重要的，生命的喜悦，身处这些环境中的喜悦——完全忘掉了我在这里的生理状况要低于正常水平。我完全被热带的咒语迷住，被这种生活和我的工作迷住。什么东西都不能再使我读垃圾小说，我怜悯那些整天使用药物的人！健康！！

1 卡普亚（Capua）是古罗马的城市，以奢侈闻名。

星期天，4月22日［原文如此］

6点起床，睡了六个小时。星期天，我去了塔普（Tap）。——另一种民族志调查经验。干燥而寒凉的风——laurabada[1]。想E. R. M.——给她写了信。然后还是写信——我写了一整天，早上因为太阳待在小屋里，下午待在bwayma下。6点我去考拉卡，然后走到沙滩上，许多waga排列在那里。我感到一种神经的绷紧和兴奋：我刻意停止了头脑里的思考，虽然它们不断闪现，但缺乏深度。和黑鬼们谈论性交时的“姿势”。美妙的小海湾；两片岩石中间的沙地，周围环绕着一丛pandanus[2]；翻卷着泡沫的海浪，朦胧的月亮。回来时又困又累。在家里，很生气，因为怀疑卡伦尼亚（Kaluenia）偷了东西。——这一天是持续工作后的一个休整。给E. R. M.的信甚为干瘪，不加润色地写了写我的想法——日记的复制品，而不是在所爱之人面前表达的思想和感情。——一闪而过的洞察：与另一个人类肉体亲密的结果是人格的丧失，所以应该只和真正所爱的那个女人结合。

星期一，4月23日［原文如此］

感觉糟糕——精力无法集中，有点发烧。7点起床，没有[3]立刻开始写日记或工作。没有自发的想法或计划。读了一会儿法语报纸；然后坐下翻看我的文件，和黑鬼们聊了一会儿。12点躺下小睡。1

1 莫图语，指做东南方向贸易的季风时节。

2 一种树，树叶在当地有多种用途——比如说用来做盘子。

3 原文有下划线。

点后，和萨姆森吃午饭；在他的房子里 kayaku；研究了园圃问题。傍晚划船弄到环礁湖去：享受在一个封闭的半圆形当中的感觉；思绪万千。有些慵懒的满足感；连我的那些渴望都没以什么特别的形式出现过。穿过浸满月光的林间路回去，想着 E. R. M.，希望她在这里；某些时刻，怀疑她是否也能像 N. S. 一样让一切都变得令人陶醉。然后我想到我与 N. S. 的分离（“湖”），等等，又想到 1914 年 8 月期间，她的陪伴给予我的欢乐其实少得可怜，于是我又开始坚信我唯一真爱的女人是 E. R. M.——晚上，感官的诱惑：我看到女人的躯体，摆着某种姿势，带着某种味道，妖娆着——在感官的享受上，N. S. 比 E. R. M. 更符合我感情上的渴望。——睡得很好，虽然蚊帐里有五只蚊子。

星期二，4 月 24 日 [原文如此]

昨晚和今早为了我的船到处找人，徒劳无功。这让我处于一种震怒的状态，我憎恶这些铜色皮肤的人，加上心情沮丧，真想“坐下来大哭”，强烈渴望“摆脱这些”。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控制情绪，今天——“照常工作”。上午，写了日记和一封信之后，我去村子里，采访了警察，然后到奥吉纳伊，和金吉尔及其他人碰头。[哈艾(Hiai)] 主动提起带我去西纳克塔。仍然怒火中烧。午饭后到考拉卡去照相。然后去沙滩；晴朗的午后，一朵巨大的白云在海面上投下浓重的阴影，pandanus 顶上灌木和乱石交错。我没有想那些黑鬼们也没有想工作，还在为发生的事感到沮丧。明天要来信的事情从脑中闪过，我想它们应该在西纳克塔等着我。很早就上床了。

星期三，4 月 25 日［原文如此］

依然愤怒。为了追踪那些家伙需要姆布瓦斯斯的帮助。终于，一阵纷扰之后，我得到了 waga 上的东西，但我气到根本不想看那些黑鬼们一眼。读了《波斯人信札》，除了一些哲学的警句和社会学的建议，没有给我带来什么思想的灵感。看着风景：水一开始很浑浊；在奥吉纳伊和奥斯克维亚沙滩的海岸背后：一条条细长沙滩上有小块的岩石，岩石顶上长满植物。吉瑞布瓦附近水很清澈，耀眼夺目的沙滩四周长着一丛丛芦苇上是一块块圆圆的礁石（露出地面的 vatu[1]）。吉瑞布瓦后面，海岸线不像我想象中那样岩石密布，也没有很高；平坦的 raybwag 隆起在海岸上，其中的某些地方被沙子铺满了。然后是红树林；木瓦总是让我想起萨斯卡·科姆帕(Saska Kempa)[2]。疲倦；头痛；觉得还没准备好收那些信。——没有信；下午待在拉斐尔家，他们邀请我住在那里，因为比利的房子太挤了。探望奥尔巴赫。晚上在拉斐尔那里，看谜语精选，不过我们很早睡了。

4 月 26 日

6 点起床——我和拉斐尔计划研究语法。他给我看他那巨大的水泡［水泡珍珠］，我们聊天，做计划。然后，我们情绪高涨地研究了两小时语法。午饭时我们讨论了拿破仑，等等。然后又弄了一

1　岩床上的大石头。

2　华沙附近著名的郊区。

个半小时语法。6 点我已完全厌倦了谈话。跑到考拉斯（Kaulasi），任由夜晚的湿气和灰暗将我笼罩。我情绪亢奋。在脑海里我一直在讲话，解释，劝说——但不是关于工作，而是关于鸡毛蒜皮的小事。尝试着去控制联想的方向，但不成功。最好的办法是根本不要去想。（联想的内容：乔治和拉斐尔之间的情况。我记得和拉斐尔之间的所有对话，等等。）晚上我们谈话，阅读一些夏多布里昂（Chateaubriand）、维克多 · 雨果（Victor Hugo）等人的段落——睡得很差。

星期五，4 月 27 日［原文如此］

早上下雨，潮湿，天气湿润。搬到乔治那里去。无法工作：不舒服的处境，既被男仆们激怒，又被蚊子骚扰。2 点半吃午饭。然后讨论——？（讨论：早上讨论谋杀仪式，傍晚讨论共济会；关于后者，我认为十分可信。）下午没什么效率地工作到 5 点；然后去乔治那里；和他的交谈也使我紧张疲惫。走去布瓦德拉。总体而言，这些天除了法语和法国文学给我新鲜的愉悦之外，精神十分贫瘠。

星期六，4 月 27 日（日期错误——应该是 4 月 8 日—10 日）

早上整理语法，有时和拉斐尔一起，有时自己弄。下午（午饭很迟；然后 3 点到 4 点，奥布拉库的男仆们带来珍珠），4 点半见到乔治 · 奥尔巴赫，他收到一大堆的槟榔果（betel nuts）。然在一种兴奋紧张的状态中去了布瓦德拉。在那里照了几张相，回来时很疲倦。记录了村庄晚上的地貌。晚上阅读了一小会儿，提早睡了。

星期天，4 月 28 日

上午工作。下午基本没做什么；和拉斐尔交谈，看着那些狗和那些土著。走一小段路到村子里去，和莫塔郭伊[1]（一流的信息报道人）交谈。然后——

星期一，4 月 29 日

上午给 E. R. M. 写信，和拉斐尔一起工作。马奥尼夫人来了。自此一件事都没做成。去见奥尔巴赫。交谈：赫顿杀死了哈斯医生的狗；医生起诉他。萨玛赖的人同情赫顿。H. 医生不是省油的灯。马哈尼夫人不想做任何交易；她负有债务，希望能结束这一切，但做不到。他爱上了 L. 小姐——问题是：她未来该怎么办呢？——她告诉我们她介入当地人的争端中。这个 63 岁的女人，高大，强壮，长着一张精力无比充沛的盎格鲁—撒克逊脸庞，说话夹杂着粗话（可恶的、该死的），十分讨人喜欢。回去。R. 很沮丧。山姆从卡瓦塔瑞阿的男仆们那里得知，R. 把他们赶出走廊，于是他们到乔治那里去了。在一封信里和 R. 争论，R. 记了仇，翻了一大堆旧账：例如 S. 拆开他的信，不给他足够的 vaygu'a，经常找他麻烦——除此之外，还有艾玛的事。我试着用哲人的态度安慰他——但是生起气来的时候肯定是很难做一个哲学家的。我们为了等待信件很晚才睡。

总结反思：星期四以来我一直处于极度不专心的状态中。绝对

1　莫塔郭伊（Motago'i），马林诺夫斯基最好且最重要的资讯人之一，在“珊瑚岛花园”（Coral Gardens）和“性生活”（Sexual Life）中都有引述。

不能这样下去。这是因为和他人过于亲密和热情的接触，以及心灵之间毫无必要的交融导致的。无疑，这样一个睿智的人，在巴黎居住过，对我来说十分重要并充满吸引力。但我不该把这当成我的主要对象。我们可以在晚上聊天，但白天应该沉默。和乔治也是如此：我不应该表现出睿智，不应该帮他分析他的智慧和野心。如果我让他说话而自己只是聆听，我们两个都会感觉好些。

对狗的生物本能及感情的观察：拉顿（Raton）爱上了“维尔纳（Vilna）”，跟着她，蹭她，猛烈地攻击她，对着空气自慰；她不断咆哮，寸步不让。但拉顿却丝毫没有注意到另外还有一只母狗。换句话说，动物有自己的肉欲感情，[桑德（Shand）] 称之为“情欲”。

民族志问题丝毫没让我全神贯注。基本上我在科瑞维纳的边上生活，不过还是非常憎恶黑鬼们。

身体上的舒适：极佳——住在他们的露台上，完美的食物，感觉良好，除了有一点点紧张。

晚上我们阅读法语——对拉辛（Racine）的《费德拉》没什么感觉；相比之下夏多布里昂的散文和雨果的诗要好得多。我的法语讲得还算流利；和拉斐尔阐述语言学上的观点对我来说没有难度。

没有经常想到 E. R. M.，但我的欲望集中在她身上。同时也不时很想念 N. S.。

道德：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必须完全避免像这样孤立的状态，这令我十分烦躁。

星期二，4 月 30 日

上午做了一点工作。12 点，写信：艾薇（Ivy），然后读 N. S. 的信和她转寄来的罗伯森（Robertson）的信；然后是米姆、保罗等人的信。最后是 E. R. M.——N. S. 的那些信剑剑穿心；我决定给她写一封绝对没有回头余地的信。E. R. M. 的信则让我完全沉浸其中，但如同以往，读完这些信有点受刺激。这种烦躁持续到今天（这些是在 5 月 2 号早晨写的）。她谈到为了我抛弃斯宾塞一家、里尔(Lil.)等等，让我有些不舒服；她对查尔斯的评价也让我生气。——晚上轻快地走去库米拉不哇嘎(Kumilabwaga),草拟给 N. S. 的信。晚上，与约翰逊和威尔斯（Wills）闲聊，然后给 C. G. S. 和 A. H. G.[1] 写信。

星期三，5 月 1 日

上午完成了给 A. H. G. 的信。给母亲写信：授权让她以我的名义行事。然后开始写信给 N. S.，但没有写完。午饭后接着写，但还是无法完成，甚至无法作最后决定。下午 6 左右去见奥尔巴赫；和他交谈时，我尽量试着避免争论和 surchauffage [过火]。友好地道别。8 点半离开。和 R. 交谈，他告诉我他的计划。然后读 E. R. M. 的信；她的人格总是让我感到愉悦。我对她的政治兴趣既感到有些骄傲，也有些嫉妒。

---

1 可能指加德纳博士（Dr. A. H. Gardiner），考古学家，在第一部分有提到。

星期四，5月2日

几乎一整天都花在写信给N. S.上，下笔非常困难。没有办法自然流畅地书写。我将其视为必须解决的难题。上次的分析是，我必须告诉她我和E. R. M.订婚了。而现在我必须告诉她我可能会在近期订婚。——她的信充满了深切、诚挚的爱；简妮（Jeannie）和玛丽（Mary）的信，她们急着帮我找一份职位，显然是希望我的事业更进一步——这些都让我很难过、痛苦。我和她羁绊极深，一想到她将遭受的痛苦，我的心都碎了。我下笔十分委婉。事实上，我确实想保留和她的情谊，以及信任，如果可能的话。——我4点写完信。然后给E. R. M.写了几句话。5点我把信件都寄出，然后心情愉快地去散步，决心回到工作上，准备园圃的问题。在村子里有些人跟我聊了园圃的事。我本打算晚上工作，结果变成和拉斐尔聊天、看闲书。之后读E. R. M.的信到12点。

星期五，5月3日

上午研究语言，进展不错。下午也是如此：完成了语法，至少就我手头所有的材料来说。应该计划更进一步的工作了。工作热情很高。我必须分析一下瓦库塔和奥布拉库的材料，回顾一下一般性问题，尤其要着重于语言学方面。5点到村子里，忙乎了一阵，但没做什么重要的事。和乔治说了些废话。然后又和拉斐尔交谈；11点上床。

注：R.的孩子病了，孩子母亲担忧悲伤的样子十分美丽。对R.的友谊愈发深厚；她对我也是。我就像在家里一样。同时我也想念比尔。

——加德纳和罗伯森的信令我振奋。我计划着回到英国后成立一个协会或学会，会员都是如加德纳和我一般有同样想法的人。有些像人文 R. S. [皇家协会 (Royal Society)]，对申请入会者颇为挑剔、纯科学性、国际化的协会。(M. S. H. = 人文学家协会成员 [Member Society of Humanists]) (现代人文协会 [Society of Modern Humanism])

星期六，1918 年 5 月 4 日

今天我又作了一些田野调查。上午，到花园去观察了 tapopu (芋头园)；晴天有云。抓拍了几张照片；和纳比吉多乌 (Nabigido'u) 交谈，收集了几句不错的 [谚语]，独自工作，有一些观察但没有写下来。——回来后写了一些。和拉斐尔吃过午饭(从 3 点到 5 点！)，我们和教会的一个人做了些语言学笔记。然后去见约翰森和威尔斯，又到村子去，在那里和莫塔郭伊交谈——他是一流的信息报道人。晚饭后，和拉斐尔一家闲坐；聊天，哼唱现代华尔兹，读了几段《约瑟兰》(*Jocelyn*) [法国浪漫诗人拉马丁 (Alphonse de Lamartine) 的作品]。然后我看了点 E. R. M. 的信，那些一开始让我恼怒的段落现在看起来很美妙。晚上在蚊帐下热切地思念她，早上也是。

星期天，1918 年 5 月 5 日

起得挺晚；夜里下雨。今天我得记录昨天做的事情，然后和莫塔郭伊好好工作上一天。上午工作缓慢。男仆们让我愤怒，孩子又病了，体温 105.3°，让我很担忧。上午开始读《女人们的信》(*Lettres*

de Femmes）。其中一封非常下流，使我心绪不宁……午饭后到村里去。莫塔郭伊不在那里。和吉吉乌里（Gigiuri）一起回来。在房子附近工作；之后和莫塔郭伊谈话。傍晚散了一小会儿步，找到一个搭帐篷的地方。然后，在乔治那里听留声机；我对加布洛纳（Jabulona）毛手毛脚，有些愧疚。——回到拉斐尔处，晚饭后我们聊了聊罗斯丹（Rostand）。——对 E. R. M. 的强烈思念，在讲罗斯丹的时候我一直想她……完全缺乏"高尚道德的人格"是灾难性的。比如我在乔治那里的行为：我抚摩加布（Jab），和她跳舞，等等，主要是因为我想给其他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得详细订下一套正式禁令：不可抽烟，不可带着半点色情目的去碰别的女人，不可在心中背叛 E. R. M.，也就是说不可回想过去和其他女人的交往，也不可幻想未来的……在一切困难和变动中保持本质的内在自我：永远不要因为装模作样、为了哗众取宠而牺牲道德原则或重要的工作。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工作。因此：工作！

星期一，1918 年 5 月 6 日

一整天都在下雨。我本该去找比利的，但他没有为我派 waga 过来。上午我记录下前一天的对话，这工作挺花时间。我顶着压力慢慢工作。午饭后，4 点到 6 点，和莫塔郭伊谈话。傍晚，走去考拉斯，然后我们阅读了阿方斯 · 卡尔（Alphonse Karr）[法国记者、作家，1808—1890] 和拉马丁的选段。——我履行了昨天的决心：工作了一整天，虽然浪费了不少时间和 R. 聊天（关于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的道德价值等）。在我和男仆们的关系中，我还是很容易被

琐事激怒，我真该把他们当狗来对待。晚上的散步中我试着集中注意力，专注于“精神的实体”、“灵魂的力量”，试着不被外界干扰，无论是黑暗、人群，还是周遭环境。做到在喧嚣环绕中仍能在露台上工作。不慌不忙地工作，不带紧张“压力”，同时保证思绪的流畅。做手头工作时一分钟都不可浪费。既然已经找出一套取得语言材料及民族志材料的方法，那么我必须选定两三个点——瓦维拉、图博瓦达、西纳克塔——不再想其他。犹疑不决没有好结果。计划：不要急着去卡杜瓦嘎，而是回科瑞维纳去。最好是去图博瓦达。途中：两天在欧马拉卡纳，两天在李鲁塔（尽你所能从纳姆瓦纳·古亚乌［Namwana Guya'u］得到最多的东西），两天在卡布瓦库。从科瑞维纳回来之后、6月中旬以前，一个星期在波沃塔鲁，最后几天在卡塔瓦或卡杜瓦嘎。

晚上的散步：控制自己对黑暗的恐惧。反光的枝叶在黑暗中形成一条隧道，我从中穿过，感觉那些阴影向我伸来，几近触碰到我。我发现在某些状况下，臣服于“情感上的信仰”要比抵御它们容易得多。这就是那条障碍最少的路。我把它们当成真实而无害的精灵，而不是当成“刺激我神经的真实事物（物质的）”。

星期二，5月7日

上午把对话草草记下，比前一天顺利得多。11点就结束了，而不是弄到2点。和莫塔郭伊一起走到 tapopu 去。我觉得精力充沛，工作极佳，虽有困难（相机、太阳、边走边写笔记，等等）但仍然很有效率。对热带大自然的喜爱，对终将离开感到惆怅，同时又希

望 E. R. M. 在这里。——回家后我快速而精神满满地收拾好行李，没有头痛等不适。回去的路上去了一趟乔治家。心情很好。船上，我做了计划并写了下来。日落后，河岸的轮廓看不见了，整个世界退隐沉没在黑暗中。小船在浪中飘荡。我凝视着西方苍白的天空。我在计划——我精力集中，但无法系统地思考。——在古萨维塔和比利聊天，整理我的草稿，感到很困。蚊帐里 E. R. M. 是我唯一的欲望对象。我渴望得快要昏厥了。疯狂地爱她。

星期三，5 月 8 日

凉爽的一天，待在了比利的露台上。大海泛着微波，深沉的颜色；天空浅蓝，飘着毫无重量的白色云朵。视野有些雾蒙蒙。——上午我写材料，并誊写草稿。不错的上午：我把在科瑞维纳的这五个月视作一次悠长、美好、愉快、有趣的郊游，真希望我还是在欧马拉卡纳等地。——工作的时候我刻意尝试保持一种平静、轻松愉快的节奏，努力做到在嘈杂之中、困难面前也能工作、睡觉，等等。想到 E. R. M.，再次集中精力保持对她的忠诚、念着她的独一无二。——誊写的工作进展不顺，翻阅并整理草稿花了我不少时间。11 点半和比利去特亚瓦，照相，看 wasi（再也不要和别人同去了）。给正在晒 noku[1] 的女人照相。我对比利的陪同有些气恼。——午饭后继续誊写，并准备下一个课题：孩子的嬉闹和游戏。和“茶壶”（Teapot）一起去村里。寻找信息报道人方面遇到了些困难。试着控制自己的

1 当地人认为营养价值比较低的植物，只在饥荒时才会吃。

不耐烦和怒火。最终找到一两个好的信息报道人。坐在一棵树下，研究游戏。快速地走到卡普瓦普。跑了两三分钟（半边身子刺痛）。回去，吃饭，誊写笔记，和比利一起洗相片；严重的腹痛。上床——在蚊帐下渴望 E. R. M.。不管病痛还是健康，我希望她一直在身边。

星期四，5月9日

决心。清早起来抄写昨天的内容。浏览了瓦库塔的材料，叫人把瓦库塔的男仆们找来：milamala，kayasa。装好相机，去特亚瓦。特别厌恶小乔治，他一点都不可爱，又脏又任性，看到东西就抓，而他父亲也不惩罚他。现在他正在那里傲气十足、难看至极。我真想给他做一次尿检。——一整天工作尚算顺利。上午誊写笔记装备相机；11 点感觉有点不好，闲荡了一会儿，很想坐下阅读（感觉真的很差）。但是还是做了 kukwanebu 并得到了不错的结果。午饭后，研究完 kukwanebu，3 点半去特亚瓦，仍旧忙着研究游戏，收获颇丰。（我应该随着工作的进展制作一张游戏的列表，观看其中每一个，并照相。）5 点回去，和比利一起吃火腿鸡蛋。晚饭后，和一个瓦库塔来的人谈论小船和 waypulu[1]。——写 kukwanebu。经常想到 E. R. M.——辛勤的工作让我觉得自己与她更加亲密。想她的时候，成功抵挡了好几次诱惑。蚊帐下，热切地思念。

1　装饰头发的庆典。

星期五，5 月 10 日

晚上，狂风（我睡得很香）；早上，瓢泼大雨持续不断。灰暗的天空，在海面投出了银色的倒影，看起来皱皱的，还带点紫色。我感到“很虚弱”：眼睛疼痛，感觉浑身轻飘飘的，血压也高，心脏的位置似乎空无一物。没有什么清晰的念头或可名状的情绪。我想做一些瑞典健身操，或多散会儿步。决定：如果雨不停，你必须做一些健身操。你必须把剩下的所有事都做完：字典，瓦库塔，游戏。一整天都在下雨。早上，在男仆的协助下，抄完了一些段落。下午又开始书写；一整天的状态都不是一级棒。尽管如此还是坚持工作。4 点停工；走去卡普瓦普。疲倦，我的新格言：“工作的最重要形式之一是休息。”于是我放松了下来。晚上，和比利一起做拍照计划。——一直在想 E. R. M.：她出现在我一切的想法、计划、和感觉中。但没有强烈地渴望她。想了一下我在有关斯宾塞一事中的一系列反应，想了好一会儿。同时，我对自己的工作也抱有希望和雄心。拟定了给戈达德教授（Goddard）、弗雷泽、麦克米伦（Macmillan）的信。

星期六，5 月 11 日

明媚的早晨。起来是有点累，疼痛（风湿还是健身操造成的？），今天计划全天用来拍照。——上午，派金吉尔去拉斐尔那里（我忘了送去船货和帐篷垫），之后我把牙齿磕断了。惊慌失措，接着是一种豁达的平静感：毕竟，曾经有两个月没法用牙齿时，我也活得好好的——或许时间更长，因为我的牙齿在 10 月中旬之后才好。冷静地吃早餐，和比利说要写信给牙医。不过还是有些紧张。10 点

我去了特亚瓦，在那里拍了几张房子的照片，看到一群女孩，还有wasi，并研究了建造新房子的过程。这时我开了一两个粗鄙的玩笑，有个该死的黑鬼唱了几句反调，我心中暗自咒骂他们，很想发火，但当场控制住了自己，却极度恼火这个黑鬼竟然敢用这样的态度对我说话。午饭后，2点半开始，我从语言学方面研究kukwanebu。4点散步。试着放松，没有联想。记住：工作最重要的要素之一是能够休息！没有休息，就没有稳定、多产的工作。现在我很健康，精神焕发，不觉得有必要用小说来打断工作。我甚至没有期待信件，也不希望时间过得太快；我沉浸在工作中，为工作而活。不能因没有足够努力、没有明确目标而自我责备。——散步中我想着我的游戏课题、想着该如何向E. R. M.表述，我试着提炼几点概括性的看法。我给自己唯一的休息是长时间的散步，期间我可以再次专注于组织概括性的观点：(1) 教条，正统的版本，神学；(2) 变异的词句，注释，等等；(3) 规则和现实，即，理解黑鬼们是如何阐释形成某个给定规则的，我们如何理解这个规则，最后给出具体资料，用这些具体资料来对照这个规则，等等。

还是记事：我在泉水旁遇到一群女人，观察她们汲水。其中一个非常迷人，让我感官上兴奋起来。我想到与她发生关系是多么容易的事。对于这种互斥能存在有些遗憾：身体上的吸引和性情上的反感。而性情上的吸引没有伴随着强烈的身体上的引力。回去时我跟在她后面，欣赏着人类躯体的美。傍晚和夕阳的诗意渗透在每一件事物当中。我想着E. R. M.会对此将有多么赞赏，并意识到我和身边人之间的鸿沟。我走回家。晚餐，突然的振奋和喜悦。然后接

着工作，和玛利亚及凯科巴（Kaykoba）。10 点半上床。奥吉萨、玛丽安娜、黑鬼们一直在聊天，让我很恼火。我对政府一点儿都不在乎，但我意识到这些想法是多么无用且愚蠢。

星期天，1918 年 5 月 12 日

还是下雨刮风。之前一天我没有做运动，感觉不太好：紧张但不暴躁，完全做不到真正的精神集中。而且头痛，像两年前在纳尤瑞病倒时一样感到眼睛后面有压力。——尽管如此还是坚持工作了一整天，但并没有做很多事情，也没有感到内心的满足。我对小乔治的感情在极度的憎恶和友善的爱怜间来回摇摆。但他父亲宠他宠得太厉害了。上午，写完日记之后，我誊写了一些文句，做了语言研究的计划，等等。然后补写了 tapopu 的相关研究。进展缓慢、精力不集中。晚上吃饭后，独自坐在露台凉爽的那一面，想着 E. R. M.；平静、愉悦的思念。几阵不愉快的回忆：我断掉的牙齿，斯宾塞爵士等等——“思想的联系”——多么没用的原则！

星期一，1918 年 5 月 13 日

我无疑很迷信：今天是 13 号，我不敢计划任何重要的事情，打心底里我相信无论今天我开始做什么事，都注定会受到诅咒并夭折。起来很早，想 E. R. M.。认识到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在真正的精神结合之下，身体的接触和狂热的自我奉献才是有价值的。E. R. M. 是唯一让我有这种感觉的女人。——下流的想法将玷污、破坏这种真正的融合。——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时你就拥有了高尚

品德，这虽然并不是完全的真理，但如果否认知识＝品德，并宣称 video proboque meliora[1] 等等也是不对的，或至少只对了一半。——胡混了一会儿（刮胡子，洗头发，抄文句），11 点我们去了村子里。我给一栋房子拍了照；接着又拍摄了游戏和渔网。1 点回去；邮包来了。我读了 N. 和［Lady St.］的信（匆匆浏览一遍，看到其中没有什么让人震惊的内容）。然后是赫蒂、保罗、米姆、安娜的信。保罗一如既往给我一种宁静的满足感——仅仅是他的存在就能给我带来这种感觉。米姆的信很温馨很个人化。——然后是 E. R. M. 的信——她信中的某些东西让我一如既往有些生气烦躁（这次是对吉尔布雷斯夫人的赞颂）。读了两三遍以后我才恢复平静——阴影消失，我感受到她人格的魅力。没有从 4 月 1 日到 4 月 14 日之间的信件，这让我郁郁寡欢。读完信以后我去了洛苏亚；感觉健康有力，疾步而行，流了不少汗，可能还给心脏造成了一定负担。“30%”还算有礼，但仍旧是个蠢驴。走回去——这次我没有放弃任何个人的坚持，而且一旦转过身去，我就把他抛诸脑后。草拟了给 E. R. M.、米姆、保罗的信。夜幕降临，我走得很快，但没有把自己弄得很累。晚上我们洗相片，感觉不太好。

5 月 14 日

早上读 N. S. 的那些信，再次感到对她的愧疚，真希望我能把

1 Video meliora，proboque; deteriora sequor：对于好事我欣赏并认同，对于坏事我也不加否定。

生命奉献于她，抚慰她，减轻她的病痛。但这种感情不是“真心的”，因为我很了解自己，我知道我做不到奉献自己等等，而且“刷得雪白的小房子里的喜悦”不是我想要的。但我仍然很歉疚，N. 的那些美好感情因我而发却浪费在了我的身上。早饭后我耗费了一些时间检查比尔的新相机，又翻阅了战争的新闻、杂志等。然后开始写信。一整天都感觉很差——眼睛干涩胀痛，缺乏精力和干劲，被面前的障碍压倒了。每项工作中的困难、障碍、停顿都使我气恼。没有太多地想 E. R. M.。我说服自己她不可能生病，也没发生什么不好的事。下午我给她写了一封信，但说起来，当中没夹杂个人感情。非常奇怪的是，我对她比对任何人都更难表达私人的情感。可能是因为给她写信比给其他人写信需要更多更强大的专注力吧。晚上我写信给罗伯森、汉特。重读写给埃希的信，装进信封。10 点半上床。

5 月 15 日

今天明显比昨天好些，虽然睡眠不佳，又起得很早。冷风，不是很强，美妙的东南风。情调。一大早就开始做计划、动手工作，自信而愉快。E. R. M. 的形象仍旧有些模糊。得写信给 N. S.，帕特夫人，米姆。早上开始收拾、彻底检查一切东西，以便晚上可以写信给 B. P. [伯恩斯 · 菲尔普] 并收好东西去欧马拉卡纳。整个上午都在收拾，午饭后翻东西、东摸西摸。(3 点把金吉尔遣去欧马拉卡纳。) 然后和比利一起去村子里（还是自己去的？）。晚上写信给 N.，还有些公务信函。很累。

5月16日，星期四

起来时喉咙痛，还有恶心的绿痰。上午，写完了信，比利去了吉瑞比；我走去村里，照了几张相。午饭后坐下阅读。3点比利突然回来了。我翻阅了一下资料，然后我们一起去了村里。我们拍了游戏的照片。然后我去了一个园圃，和特亚瓦人讨论园艺和园圃巫术。日落时分回来，身上有点发热。我想吃点药，就吃了止痛药(Chlorodyne)。和比利相谈甚欢，上床。玛丽安一惊一乍。我替比利难过。热切想念E. R. M.。

1918年5月21日

前几天停止了日记。病情越来越糟糕。两天的下午都发烧（星期五和星期六）；星期天病得很厉害。星期一（昨天）感觉好些，但还是很虚弱，神经大受摧残。在这满是小孩和黑鬼的地狱中饱受煎熬；尤其是我的男仆们，简直气死我了，玛丽安娜也是。不过昨天我一感到好些后，就立刻从懒惰中振作起来。但今天一定不能再那么拼命了。

17日，星期五。上午，okwala[1]；下午，照相。低烧。

18日，星期六。图玛。早上感觉糟透了。下午在村里。发烧。

---

1 促进小甜薯生长的仪式。

19 日，星期天。病得挺严重。读了 E. R. M. 的信。晚上写作。

20 日，星期一

比利去了吉瑞比。我先读了小说，然后工作。

健康：脑袋发冷，嗓子疼痛。寒气没有下降到我的胸部，但“钻进了我的脑袋”。和在纳尤瑞那时一样无精打采的状态。控制饮食，因为我想起埃希曾认为我的肠道可能是个感染源。难受的症状，以前没有过的腰背疼痛。我起来后半个小时一直在疼。

问题：科学兴趣随着身体的虚弱也减弱了。星期天无法专心、无法工作。不由自主地思念 E. R. M.，读了她的信，感觉与她十分接近。

情绪：忧郁沮丧，懒散无力。倒没有害怕得了什么不治之症——对我来说真是够乐观了，但有些担心下腰处的疼痛，会是痨症的开始吗？

决心：最重要的是不能向懒惰投降，不能“慢慢来”。要“慢慢来”的是工作。放松地工作，不要努力过头、逞英雄。工作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过程，一种享受。你应该看着手中的资料而感到高兴，全心投入工作中。不可被其他事物分心，比如扔在那里的小说，或者当你想禁食的时候，则不可被桌上摆放的食物分心。现在的重点是要恢复百分百的工作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必须再试一次饥饿疗法，且一刻不可浪费在小说等事上。

——我在读夏多布里昂。完全没有实质内容。他缺乏科学触觉，缺乏直面事物本质的能力，他只见到我们幻想中的事物面貌，因此丧失了对真理的感悟。

星期四，5 月 23 日

昨天又不行了。早上起来的时候，腰部的痛楚真是酷刑。起来几分钟后（几乎不能一直躺着，这痛楚使我精疲力尽，它通常在我起来后半个小时后才会消失），有一会儿几乎昏厥。感觉眩晕，不得不坐在椅子上。让我十分害怕、灰心。没有工作或写信，开始读小说。读了格里姆肖小姐的《红色诸神召唤之时》（*When the Red Gods Call*），还有一本威廉 · 洛克（[William J.] Locke）的小说。必须记录一个进步：今天读了这些之后，虽然还是虚弱疲倦，但小说吸引着我，为我开启了“生命中的一扇窗”。昨天，除了泛泛的罪恶感之外，我对 E. R. M. 还有一种具体的罪恶感：我在浪费时间，尽管为了她以及我们的“孩子”，我有义务尽最大努力工作，以取得一个“地位”，对自己而言——成为真正取得某种成就的人；给后世留下我的印迹。上午感觉如此糟糕的时候，一阵低沉的绝望：如果我成了一个没用的残废，我会自杀，就算不自杀，也无论如何都不会娶她。——我一直想给她写信。读小说的时候不断想到 E. R. M.。比任何时候更深、更真、更热切地爱她。所有傻气的妒忌和随之而来的感觉（比如因为 C. E. M. 而感到的遗憾和羞辱，还有吉尔布雷斯带来的烦恼等）都消失了。

星期二，21 日

这一天从中午开始工作还算顺利。但 5 点开始读《扑克的拇指》（*Poker's Thumb*），晚上熬夜读完。

星期三，22 日

早上，痛楚，绝望，疑虑。感觉糟糕。早上，碧翠丝·格里姆肖（Beatrice Grimshaw）。下午，洛克的《美好的一年》（*The Wonderful Year*）。

星期六，5 月 25 日

昨天和前天身体好多了。除了在需要休息时，其他时间我并没有读小说或浪费掉。但还不至于感觉强壮，所以无意出门散步。腰部不痛了，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变暖，还是因为我白天又戴上了疝气带。前天和昨天我虽有工作，但兴致不高。对 E. R. M. 和墨尔本的渴望还是很强烈。我一直重读她的信，想着我的回归。我还回想起我在格瑞大街（Grey St.）的小房间、图书馆，等等。我真切地感到和她之间的羁绊和爱。有些时候我会对她与姑妈和玛利亚（Maria C.）的相似感到害怕，想起了去年 7 月、8 月和 9 月那段最糟糕的日子里她的样子。她并非“做女人做到极致”，但我不该想这些。昨晚对 C. 夫人，L. P. 和 G. D. 有些色情的想法，但我克服了欲望，这些绮念自己消失了。奎宁在昨天必不可少，今早服用了十克奎宁之后，却感觉有些虚弱，于是上午没有专心写日记，而是阅读了最新的公报。但之后药效上来了。我得努力、持续地工作。而且，我得对我的工作保持兴趣，“把工作当成娱乐”（faire travailler mon sommeil）。土著仍然让我愤怒，特别是金吉尔，真想把他宰了。我现在理解了德国和比利时殖民的一切暴行。——比尔夫人和一个来自图克瓦乌克瓦（Mukwadeya）的英俊黑鬼的关系也让我沮丧。天

知道 supeponi[1] 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不耐烦地期待着下一批的信件。E. R. M. 已经有两个星期没给我写信了。昨天我浏览了她的信，发现其实它们也不过如此（à sa hauteur）。她也应该写日记。

星期四，23 日

早上写信给 E. R. M.。11 点半左右去了特亚瓦，在一株树下研究游戏。下午（又浪费了一些时间）去图克瓦乌克瓦，想从托古古阿夫人那里拿到一些［koukwa］的副本，但没什么特别的结果。晚上和托古古阿夫人一起抄写文句。

星期五，24 日

早上写完了给 E. R. M. 的信，诺曼·坎贝尔（Norman Campbell）会把信带去萨玛赖。然后帮比利做事。12 点去 sopiteyava[2]。[……]；然后观察、记录游戏。和比利吃午饭。下午拍摄房子的内部。然后逛到图克瓦乌克瓦去。傍晚观察游戏。

星期五，24 日

感觉好多了，开始工作。但早上写完日记后感到有些懒散和迟钝。同托古古阿一起干事，不过在那之前读了里弗斯，当作预热。这本书现在看起来没那么古怪了，并且知道作者自己对这本书也有

---

1 特罗布里恩德人的类似于捉迷藏的游戏。

2 可能是特亚瓦（Teyava）的小溪或泉眼。

所保留后，他的书看起来并不差。读书刺激了我，关于理论的念头喷涌而出。在我这里，目前来说，最大的麻烦在于我无法保持缄默。——和托古古阿做完工作后，感觉很糟。躺下小睡。然后戴维斯来了。我给他描述科瑞维纳的土著，试图给他打好预防针，帮助他，给他塞利格曼的书，等等，甚至答应借给他范罗士（[Rev. S. B.] Fellowes）[第一个到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传教士]。虽然我没刮胡子，还穿着不整洁的睡衣，但依旧保持了风度。陪他走了几步路。和比利［谈到］米克，他抱怨诺曼："那个凯瓦托（Kaiawato）的该死的鸟人（bl. big cunt）！ 你只要有半瓶威士忌，K. 的那个鸟人就黏上来了！"N. 在三个星期中抽完了整盒烟，却不买珍珠。晚上去图克瓦乌克瓦，黑鬼们不肯 mwasawa[1]。然后去特亚瓦，玛丽安娜和她的仰慕者（court）也去了。我和洛普拉（Nopula）搭着手臂走。为了鼓励他们游戏(baku 上没有人)，我开始自己 kasaysuya[2]。我需要运动，而且自己参与能学到更多。比前几天在［洛尤拉（Nyora)］组织的小游戏有趣得多。这里至少有动作、节奏和月光；还有竞争、合作和技巧。我喜欢运动中的赤裸人体，有时他们让我兴奋。不过我成功抵御了一切我会感到羞耻或不敢透露给 E. R. M. 的念头。我想着她，人的身体总是让我想到她……道德就在于持续的挣扎，不断改善境况并让毅力越发坚强。

---

1 取乐，运动；这里指跳舞作乐，与严肃隆重的舞蹈相反。

2 一种游戏，绕着圈子跳舞，得到信号时蹲下，所唱的小曲随着游戏的进行会变得越来越下流。

星期二，5 月 28 日

昨天完全搞砸了。前天，花了半天拍摄图克瓦乌克瓦的 nasasuma[1]。休息之后，下午我和托古古阿探讨，结果不错，其中包括得到 silami 的其中一个版本。晚上，有些消沉懒散；我们洗了照片。比利的照片几乎都不能用；其中三张我无法显影。戴维·詹姆斯(Davy James）来拜访我们；他不怎么有趣。——昨天我处于一种糟糕的情绪中，因此无法集中精力做任何事，什么都做不了。早上，我没有[2]写日记。也没有[3]整理资料。午饭后读了里弗斯，看上去挺有道理，但我没有认真在阅读。然后绕着几个村庄走了一圈。特亚瓦在阳光下空荡荡的；所有人都去图克瓦乌克瓦，于是我也去了。和莫斯尔巴（Mosiryba）坐了一会儿，他这个信息报道人一点价值都没有。回来，午饭后整个下午在读小说，有点愧疚，并一直想念 E. R. M.。读了柯南·道尔的《毒带》（*Poison Belt*）；《维克菲尔德牧师传》（*the Vicar of Wakefield*）：一天读两三本小说多么容易！——晚上我看比利冲洗照片，在露台阴凉的一面做瑞典健身操，去了图克瓦乌克瓦。下意识地一直在渴望 E. R. M.，但我还是可耻地摸了洛普拉……借着月光走回来的路上进行了自我反省，但实在不能再放纵自己做这种事了。——决定今天、明天、后天完成游戏、kokuwa 和 bwaga'u 的相关事情；照几张照片。然后去欧马拉卡纳。——剖析昨天的状况：性方面的歇斯底里，因为运动不足。今天我对 [……] 夫人又有了（不

---

1 第一次怀孕相关的庆祝仪式，照片见《野蛮人的性生活》（英译本），217—231 页。

2 原文有下划线。

3 原文有下划线。

该有的！）下流想法。

星期三，5 月 29 日

昨天终于摆脱了昏昏欲睡的状态。上午在特亚瓦工作了两小时；感觉很差，精神紧张，但我一刻都没有停下，而是冷静地工作，没有躁动，也没理会那些黑鬼们。回古萨维塔时，感觉糟透了，我想下午肯定没法工作了。但是，从库度克维 · 科拉（Kudukway Kela）那里得知一些关于 yagumorobwa 的事情，让我很感兴趣，和他们从 3 点谈到 5 点，然后去了库度克维。难受、发烧——死里求生（我怀疑是肺炎）。去的途中无法思考，能做的只是迟钝地想象着我回墨尔本会是怎样一番情景。觉得连走上百步的力气都没有。但在库度克维 · 科拉我感觉好了些，回来时已经感觉很强壮。晚上很累但感觉还行——出去看星星在灌木上闪烁，想 E. R. M.。有一些雄心勃勃的想法，在伦敦搞些媒体宣传（《威斯敏斯特公报》[*Westminster Gazette*]，《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我试着克制头脑发热，但在做春秋大梦时这种状态无法避免。最重要的是从我未来的所有计划剔除贪婪和从中牟利的想法。不偏不倚应该是我的道德底线，为此，要安贫乐道，避免穷奢极欲。我必须尽可能搭乘二等舱、吃喝节俭、穿着朴素。不能沦落到为五斗米折腰。

星期四，5 月 30 日

昨天工作顺利；感觉好些了，但傍晚的时候又开始犯懒。去特亚瓦的途中做了下瑞典式体操，之后感到好了点。——早上，写日

记、给E. R. M.写信。整理我的资料。10点半开始工作，给波沃塔鲁和图克瓦乌克瓦来的人看Kavilumugo。图克瓦乌克瓦来的人（主要是警察和托卡毕塔姆）一直待到最后。1点半我喝了牛奶，读了几页的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然后去特亚瓦；在那里，曲棍球。回来，在比利家的露台上与凯科巴夫人讨论koukuwa。然后走了一小段路去卡普瓦普泉眼。感到身体强壮——抑制住了关于鲍德温·斯宾塞等人的想法。试着与大自然单独相处。看到一艘船——邮件来了？它会给我带来什么？E. R. M.的消息？我预见到一些坏事、事故、病痛的可能性，像阴影一般。对事物的不确定性有种玄妙的感触。如果她不存在，我该如何自处？是否会一蹶不振？毫无疑问她是我理想的妻子。回来时感到强壮健康，一点都不忧郁。——晚上和比利聊天，聊到小说，等等。——然后我走到厨房和大家待了会儿。棉布下裸体的曲线、岔开的腿、胸部等等，令我兴奋。我身体僵直，在那里颤抖［原文如此］了几分钟，努力将思绪死死集中在E. R. M.上。我常常试着把问题颠倒过来：想知道男人的肉体是否能激起她内心的原始本能。我像被浇了一盆冷水一般，身体真的开始颤抖了。然后我坐到托古古阿夫人身旁，记录Saykeulo[1]的megwa。在通往特亚瓦的路上散了会儿步，还做了健身操。“我追求孤独”：风在吹，棕榈的叶子刷刷作响，满月照亮了树木，光芒划过棕榈叶，留下阴影。做健身操的时候精神紧绷；感觉好像有上百双手臂从斑驳的阴影中朝我伸来——感觉有东西快要碰到我了，从黑暗中朝我

1 孕妇袍，两件斗篷加两条裙子，怀孕及刚刚分娩的女性穿着。

跳出来。我试着达到一种确定、安定、稳健的情绪。我希望感受孤独[1]、同时毫无畏惧。

星期五，5月31日

早上感觉甚佳，精力充沛。写了给E. R. M.的信和日记。浏览了一遍资料，感到压力很大。和库度克维·科拉人一起去特亚瓦。在那里我被几个小女孩气疯了。试着把她们赶走，但她们不肯走。回到路上，在树下站着。黑鬼们老让我心烦，精神无法集中。1点回来。2点半和托古古阿去okida，我们讨论bugwaywo，但他是个平庸的信息报道人，进行得很困难。有点慵懒，想躺下睡觉，但我的肌肉和神经却高度紧绷。为了恢复活力，我去了洛苏亚。——自由的快感，智识上的纯粹，放松。天空中满布小朵云团，到处都是热带植物。我试着告诉E. R. M.每天写日记作为一种自我检讨的重要性。然后想到我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基本上以比较社会学的新方法为目标。一回到墨尔本我就该投入这项工作——先做些初步工作，还要让E. R. M.帮忙和参与。——回去的路上：传教士们给我留下不快的印象：做作，肤浅而平庸的信仰。本色："秘密社团"。在他们的祷词中提到了地方长官和地方议会和法律委员的G.（显然是为了现实的目的）；他们向上帝祈求工作成功、军队打胜仗——总是"我们"、"为了我们"，实用主义。这让我思考起了宗教：团体精神；"神"是人们相互帮助的机制，是将自我与不可知世界还有经济危机隔离

1 原文有下划线。

的一堵墙。涂尔干的基本观点[1]没错，但他的表述让人质疑。而且，他的观点有误，因为他以澳大利亚土著为起点开始论述，那里有无宗教信仰[2]的社会和社区（communities）（金丝雀群岛），也有信宗教的社会和社区。宗教＝形而上优越感带来的凝聚程度。“天选之人”的原则。研究其中的社会心理学机制。——我的波兰语作品关注“神秘思想和行为”。宗教作为一个特殊例子＝神秘主义与凝聚力。做补充！

星期六，1918 年 6 月 1 日

昨天：上午感觉不佳；写完日记、给 E. R. M. 的信之后，记录下和托古古阿夫人探讨的 megwa；进展不顺。午饭后，开始读垃圾小说；5 点读完《反抗命运三女神》(*Revolt [against] the Fates*)。晚上，感到愧疚，紧张（吃了很多螃蟹），什么都没做，焦躁。几乎不能想 E. R. M.——由于愧疚感和苦涩的自我谴责。（我应该开始将每一天记录在当天的日期下，而不是第二天的日期。）

1918 年 6 月 1 日

早上感觉很差，仍在回味昨天的愧疚感。决定下午走一段长路，到库度克维 · 科拉展开工作。上午我看完了自己的资料，正准

1　马林诺夫斯基在《民间知识》（*Folk-Lore*）（1918 年 12 月）上对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评述中，他引用道：“这一团体的神……因此只能是团体本身……”此评述包含在 *Sex, Culture and Myth* 一书中。

2　原文有下划线。

备开始工作，比利建议走去奥利维列维或图克瓦乌克瓦。我们一起去了。比利照相，我在村子里逛了逛。我们观看了 va'otu[1]。——这让我十分兴奋激动。——我读了里弗斯，理论作品很吸引我。惆怅地想：我什么时候才能再次在图书馆里安宁地沉思、冥想哲学问题呢？去库度克维·科拉，决定构思我的理论。期间不断地想到里弗斯对塞利格曼的人身攻击。思考如何给 E. R. M. 讲述，想着想着，想到可以写一本“比较社会学导论”（比较社会学研究的介绍），要和一般教科书的笔法不同，这本书要更加自由、随意，里面要有提示和旁注。没有那种学术式的“冷眼旁观”，而是包含很多实用的关怀（sub beneficio inventarii）。笔锋要有力、又要有趣。如我必须在墨尔本和保罗、E. 及米姆一起再待一年的话，我会写出这本书的大纲，并且每个星期举行一次相关的研讨会。这个介绍和专门性的论文不同，后者我也要写，并且在其中发展我的基本概念（《托诺-邦盖》[Tono-Bungay][2]）：“社会心理学的对应” = 主要研究（社会的）观念和社会机构如何互相作用。对精神（总是个人的、各有不同的）的研究将客观起来，体现在机构中，并再次作用于个人身上。这是个好题材，可以写 100 页文章，发表在 J. A. I. 或其他美国杂志上。在库度克维·科拉，我坐在一群黑鬼当中，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十分尴尬。然后我把他们带到树下，开始聊天。——结果不差。回去的时候我很累，没法集中精神思考。晚上和托古古阿一起工作，

1 “诱导礼”（present of inducement），由村子里的男孩送给另一村子来的拜访者中的女孩；如果女孩接受了，则表示她接受他作为自己晚上的情人。

2 威尔斯（H. G. Wells）的小说（1909）。

她真不省事。读了 E. R. M. 的信。钻到蚊帐下，对 E. E. 等人有了不该有的淫秽想法。

星期天，1918 年 6 月 2 日

感到轻松和健康。早晨走廊上嘈杂无比。我散了一会儿步，努力集中注意力。前几天的坏脾气可以这样形容：焦虑，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平静安稳的心情：继续工作，不要浪费精力也不要无谓地休息；要平稳地做事，没有停顿、也没有 surchauffage［过火］。——回顾资料，誊写。10 点半去图克瓦乌克瓦；我找到凯科巴和我一起做 bwaga'u 的研究。下午本想去库度克维 · 科拉，但后来没有去，而是阅读里弗斯。4 点开始研究 bwaga'u，虽有干扰（小孩和黑鬼们在走廊上叫喊、喧哗），不过我还是完成了。晚上下大雨。我和比利闲坐；开始回顾 bwaga'u 的笔记并誊写。我们讨论了共济会，我试着让他相信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共济会谜团，因为拉斐尔就是一个真正的共济会会员，他已经告诉过我一切关于共济会的事。我表达了对英国 F. M. 的蔑视，讲着讲着有点激动过头。我的权威感被削弱了，因为过于咄咄逼人。人与人必须平等地讨论事情，不能居高临下（ex cathedra）。——10 点上床。一整天感觉都还好。

星期一，6 月 3 日

上午并没有犯困，其实夜里睡得极差，因为昨天没有散步。6 点半起床，想去散步，但只是想法却没有行动。告诉自己：我要同时观察和与人交谈，但必须睁大眼睛，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因此

我必须不断研究我的材料，同时阅读里弗斯，观察黑鬼们，和他们谈话。——上午，下雨，潮湿。我得彻底检修留声机，我要让维特库(Viteku)为我唱歌。必须收拾好东西,天气一转好就要出发。上午，雨势猛烈;研究 bwaga'u 到 12 点,十分专注有效率;啃下了“硬骨头”，做好进一步调查的准备，完成整体框架。——12 点我想去村子里，但是很累很虚弱，决定休息下，散散步。但是雨太大了；回去，千辛万苦地做了健身操。午饭后，还是做 bwaga'u，一直到 4 点。我在图克瓦乌克瓦找不到信息报道人，去了特亚瓦。在露台上待了一个小时——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晚饭后又待了半个小时。然后我给留声机上好了发条，但是白费力气——维特库不肯为我唱歌。——回来，没有再工作（其实还有力气工作），和比利聊天——我们的理论性记忆。然后 9 到 11 点记录 silami。上床。M，她真是个粗俗的婊子,不断在吵嚷。想了下我该如何在墨尔本招待比利,在保罗家,欧内斯特家，还是我的那些岳家的人——对后者还是提不起兴趣。

星期二，6 月 4 日

睡得很差，昨天喝了太多的茶，又服用了双倍的碘（iodine）。被可恶的惊声尖叫吵醒。想到 E. R. M.——她在 4 月 1 日到 4 月 14 日期间那段日子杳无音信——会不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是否背叛了我——一时糊涂——和保罗一起？我会拒绝她吗？不。我没有这个权利。我想我不能、也永远不会想抛弃她。可怕的复杂境况。奇怪的是，这想法增加了她之于我感官的吸引力。对她的渴望狂涌而来。两天以来我一直在想她，她强烈地吸引着我。我把她当成我

的妻子来想。仿佛事实上我已结婚了。——决定：收拾东西，明天出发去欧马拉卡纳。今天天气寒冷，乌云密布，但是目前还没有下雨。——一整天工作还行，没有间断。早上我想完成 bwaga'u。特亚瓦没有信息报道人。我和一群孩子去了花园：得到绝佳的资料。回来之后记录下来。之后十分疲倦。午饭后立刻开始整理文件等东西。然后 4 到 5 点浏览了手稿和奥布拉库的笔记。需要锻炼身体。跑步去奥利维列维。关于方法论的一些粗泛想法。本想在晚饭后翻阅自己的笔记，但图克瓦乌克瓦等人说了一系列有趣的细节。我做了些记录。然后坐着凝视南边的海平线。吹着凉风。我想着——E. R. M.，当然是她，还能想什么？试着放松。

星期三，6 月 5 日

起来时感觉糟透。吃了甘汞和盐，控制饮食。然后感觉好些。发现一本梅雷迪斯的小说。出去散了一小会儿步，试着集中精力。关于方法的想法。对自己的雄心壮志分析了一番。雄心源于我对工作的热爱，我为自己所做的事着迷，我相信科学与艺术的重要性——盯着作品的眼睛看不见艺术家——雄心源自不断的自我审视——自己生命中的浪漫色彩；盯着自我形象的双眼。读了西吉斯蒙德 · 阿尔万（Sigismund Alvan）的描述，立刻得到了继续工作的勇气。世俗的雄心。当我想到我的工作、我做的各种事、我希望带给社会人类学的革新——这是真正有创意的志向。

欧马拉卡纳，1918年6月8日

那天（6月5日）我工作了一上午，回顾之前的笔记、计划未来。1点，哈里森来了。我的粗俗语言和对宗教的藐视把他震惊了。试图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有意思的信息。战争的消息——即使如此滞后——萨玛赖的八卦，唯一的［……］。然后他开始谈论民族志，发表了一些看法；我们谈到库拉。负面印象。他无法理解我的表述方式，老是反驳我，而且他的观点愚蠢且琐碎。——和他谈话令我脑子堵塞。——划出独木舟；这也没能让我放松。晚上，什么都做不了。第二天，没能坚持控制饮食，反而吃了很浓的咖喱，然后收拾东西。12点后结束，但完全累瘫了，下午不得不躺下。感觉就像晕船的状态一样。简直就是大脑淤塞造成的偏头疼。还是那个原则："休息是工作极其重要的一种形式"。

6月5日

上午，工作。中午，哈里森。下午，独木舟，偏头疼。

6月6日

收拾。偏头疼。读了《灾难上尉》（*Capt. Calamity*）。

6月7日

犯懒。准备好了。去欧马拉卡纳。感觉一级棒。

6月8日

早上，明显感觉疲倦虚弱。

——星期五早上［6月7日］下雨。在懒散和解放自己的冲动之间挣扎。最后还是去了，虽然肝火旺盛、兴味索然。1点出发。想到将再次踏上科瑞维纳和欧马拉卡纳，有些兴奋。我定好了计划：在欧马（欧马拉卡纳）该如何控制烟瘾。该做什么，该研究什么，等等。关于田野工作方法的想法。田野工作的主要原则：避免人为的简化。为此，要尽可能收集详细的资料。记录每个信息报道人；和儿童、外来者、特殊职业者一起工作。留心不经意间得到的资料和不同意见。

今天早上起得很早（睡得不好，做了两个可怕的……梦）。第一个，弗洛伊德式的梦，罪过、邪恶、有些厌恶、混杂着欲望——令人厌恶恐惧。它从何而来？这种浮到表面的邪恶感觉。然后有些慵懒，不知道该从何处开始。

（写于）1918年6月25日

6月8日、9日

星期六和星期天感觉糟糕——什么都没有吃。

6月10日、11日

星期一（10号）写信（星期天，古萨维塔来的邮包，狂热地读信）。星期一，读了《大航海家》（*Patrician*）。

星期二早上感觉还行，起床。——［……］两封挂号信[1]。将金吉尔支开——我去看看他有没有偷 yaguma（南瓜）。到树丛里去，放声大哭。被蚊子叮得不得不出来。去提拉凯瓦（Tilakaywa）的途中，一路走一路哭泣。（有一些经历回忆无法触及）。然后坐在帐篷里写信给 E. R. M.，我将自己的感受铭刻在信中——语句像泡沫一样浮在情感上。——经过提拉凯瓦走去 raybwag。托库鲁巴吉吉（Tokulubakiki）[2] 与我同行。

6 月 12 日

写信给斯特灵夫妇，以及 N.。走过卡布瓦库，奥凯克达，奥波瓦达（Obowada）。

6 月 13 日

还是写信。又把金吉尔遣走。独自走去托波瓦达（Tobowada）。

6 月 14 日

读了点陀思妥耶夫斯基——草草地翻阅，无法认真阅读，害怕工作。

6 月 15 日

读《简 · 爱》。白天开始，读完了整本书，读到夜里三四点。

---

1 6 月 26 日的日记表明是这些信让他得知母亲年前去世的消息。

2 重要的信息报道人，马林诺夫斯基在《野蛮人的性生活》称他为“我最好的朋友”。

6月16日

在瓦凯斯—卡布瓦库研究 buritila'ulo[1]——第一天重新工作。

6月17日—24日

专心工作的一段时间。几乎不被悲伤影响。读了小说（《简·爱》的片段）。高强度的工作。充满雄心壮志，想法不断涌现。关于“新人文主义”的想法——在脑海里，不停地回忆在克拉考上学的时光。关于对历史的批判。关于社会学特点的思考。偶尔想起 E. R. M.，但一想到她就感到十分痛苦。生活中只有手头的工作，只有科学研究的不带个人感情的计划。世俗的野心让我如坐针毡。F. R. S.［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C. S. I.［印度之星三等勋爵士（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the Star of India)］——爵士。想到总有一天我会上《名人录》(*Who's Who*)，那会是怎样的光景，等等。说真的，我试着摆脱这些想法；挣扎。我知道当我得到这些头衔和其他的时候，我根本不会稀罕它。我也知道自己内心深处不相信这些，蔑视荣耀，我甚至可能会拒绝。不时地怀念澳大利亚，想保罗和赫蒂，想 E. R. M.。想到 *N.*［打圈的字母］。

6月24日

和奥吉萨走去考拉古（Kaulagu）。抑制不住伤心，哭了起来。深切的悲痛，疲劳。现在身体强壮且健康——可是这些一点用都没

---

1 竞争性的食物展示，在两个村庄之间进行。

有。我知道，如果自己现在失明或者生病，我多半会自杀。

6 月 25 日

早上冷静地工作，没有 surchauffage［过火］，拍了点照片。翻阅我的笔记，增添了点内容。然后绕道卡布瓦库走去奥凯克达。很累。我哭了，非常哀伤。晚上继续工作。美妙的月夜。去了尤拉沃图（Yourawotu）；无边的悲恸和忧伤盖过了一切。哭泣。因为月光，等等，下流的想法。

6 月 26 日

今天早上感到有必要重新提笔写日记。去了尤拉沃图。想着那些世俗的野心。美国的计划。——还在脑子里和鲍德温·斯宾塞辩论。关于母亲的痛苦思念——绝望。早上努力工作，但大而无当地思考让我疲累。11 点半出去散步一会儿。然后和托库鲁巴吉吉［biboduya］探讨 megwa。午饭后疲倦不堪；睡了一会儿，把金吉尔派到古萨维塔去。然后研究 megwa bulubwalata[1]。我可能无法思考，但还能写作。走路穿过卡布鲁洛（Kabululo），库多卡比利阿，［卡尼姆阿尼姆阿拉（Kanimuanimuala）］。乌云，时断时续的雨。——太累了，走路的时候几乎要睡着了。——一直很悲伤——像是被一把小刀插进胸口——绝望。——关于自己工作的胡思乱想。——形而上的念头，

1　一种邪恶的巫术；有时用于给邻居的花园造成损失，有时用于把猪赶到树丛里去，或者用来离间妻子和情人。

无望的悲观。"Warte nur, balde ruhest du auch"[1]——关于死亡的想法带来一些安慰。邪恶，毁灭——早上散步的时候我看到一只蝴蝶，双翼色彩斑斓，它的毁灭该会多么令人悲伤。世界表面的美——无用的玩物而已。母亲再也不在了。我的生活被悲伤刺得千疮百孔——一半的幸福已经毁灭。——每时每刻都感到悲伤和痛心绝望，就像小时候和母亲要分别几天时那样。我用一些肤浅的方法来抵制。我闭上眼睛——但是眼泪不停地流。晚上，我太累，什么事都做不了。刮胡子。吃了一点东西，睡得还行。

6月27日

寒冷，多云。工作到完全精疲力尽，工作技巧卓绝，也就是说完全没有浪费一点儿精力。早上是提拉凯瓦来的托库鲁巴吉吉和托卡卡乌（Tokaka'u）。然后单独和托卡卡乌工作。午饭后，和托维斯伊（Towese'i）稍微谈了一会儿，然后去观察一个大 gugula[2] 的建造，去了克维布瓦嘎（Kwaybwaga），他们在那里烤 bulukwa。然后和托库鲁巴吉吉谈了一会儿。感觉糟糕，想着该勉强走一会儿锻炼锻炼呢还是躺下睡觉比较好。——去了姆塔瓦（M'tava），获益良多。回来时我记录下了 wosi（歌，唱歌）：记录及翻译八个 raybuta 句子用了我两个小时！看了会儿《巴布亚时报》(*Papuan Times*)，被默里的演讲震惊。——感受和想法：悲伤和痛苦浸透了一切。一不小心

1 "等一会儿，很快你就会休息了。"——第一部分提过的歌德－舒伯特的歌的最后一句。
2 一堆、堆起来的食物。

就会想起波兰，以及过去。我知道我的灵魂中有一个深渊，一个空洞，尽管我喜欢胡思乱想，我却总是刻意回避着那个深渊。但我的悲伤无尽而深沉。没有快乐的想法。生存的罪恶感。——不停地思考宗教信仰中那种肤浅的乐观：我宁愿放弃一切换取对灵魂不灭的信仰。至亲之人的死亡被一种可怕的神秘环绕。那些未尽的遗言——解疑之光被掩埋，人生的某些隐秘将永远无法再被知晓。——昨天散步的时候我感到，每当我试图接近生命中那些纯粹和圆满的幸福和喜悦时，它们就会离我而去。——昨天，我特地不去想任何宏图壮志。——散步的时候，我想着某天我可以会会阿纳托尔·法郎士[1]、威尔斯等人——我能做到吗？

6月28日

寒冷，多云。虽然我一直处于体力崩溃的边缘，但由于我又开始服用碘，所以没有那些可恶的疲倦、发烧、麻木、头脑模糊等症状。最近我经常有种处于“意识的最底层”的感觉——精神生活的肉体基础，前者依赖于身体，于是所有看来毫不费力的心理活动都是在肌体内部形成。内心的节制也是我的努力目标。——又在帐篷里待了一整天。早上，玛姆瓦纳·古雅乌（Mamwana Guya'u），我完成

1 阿纳托尔·法郎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主要作品有小说《苔依丝》、《企鹅岛》、《诸神渴了》等。1921年，因为“他辉煌的文学成就，乃在于他高尚的文体、怜悯的人道同情、迷人的魅力，以及一个真正法国性情所形成的特质”而获诺贝尔文学奖。——中译者注

了他的 silam 的翻译；午饭后，莫纳克沃[1]，尤布克瓦乌(Yobukwa'u)，纳布沃苏瓦（Nabwosuwa）；我们吃了糖果，我完成了 guya'u[2] 妻子们的列表。———中间休息时我试着小睡半个小时，不过没有什么效果。——傍晚，走去奥布维瑞阿(Obweria)。再次被悲伤和绝望淹没。独自漫步的时候再也没有任何明亮、温暖、阳光的想法了。我想离开这一切———我又回到想见到母亲的渴望中，但这个愿望再也不能实现了。———出去散步；下毛毛雨，天黑了，潮湿的路在黄昏的余晖中微微发光。

1918年6月29日

早上去了克维布瓦嘎的 ligabe[3]，拍摄了 kalimomyo[4]。——下午在帐篷里工作。傍晚去李鲁塔（Liluta），一个男人死了，他们正在 yawali。我十分疲倦，觉得有可能病倒几天（晚上我服用了奎宁和阿司匹林——今天——7月1日——我感觉还不错）。——在莫纳克沃和雅布吉波吉（Yabugibogi）[5] 搀扶下回去。晚上阅读了一会儿（《简·爱》）；月亮——我走出去，静静哭泣。在蚊帐里也哭了。

---

1 莫纳克沃（Monakewo）是一个重要的信息报道人，马林诺夫斯基把他当作朋友。托布克瓦乌（Tobukwa'u）是托乌鲁瓦的儿子之一。

2 酋长（通称）；高等级。

3 收获时期的花园。

4 由棍子和甜薯藤搭成的花园里的藤架，一家人坐在下面清理甜薯。

5 托乌鲁瓦的另一个儿子，“性生活”一书中说他“可能是整个群体中最邪恶放纵的人”。

1918 年 6 月 30 日，星期天

晴朗的早晨；我们沿着 obukubaku 漫步，数 taytu(甜薯)。午饭后，和托库鲁巴吉吉、托卡卡乌做了一点工作，然后去卡萨纳伊，他们在那里制作一个 bwayma。然后和帕鲁瓦（Paluwa）[1]，莫纳克沃等人工作。傍晚去了［ibubaku］和莫纳克沃讨论性交问题。然后坐下记录并翻译 ragayewo。——然后我去散步，又哭了。——夜里，悲伤、凄切的梦，像小时候的感觉。梦见华沙，梦见我们在寄宿学校的公寓，梦见华沙某个有浴室的公寓（热尼亚和斯坦斯）。到处都有母亲的身影。不时惊醒。——早上被悲伤淹没。出去，在路上流泪。——突然的了悟，过往的幻影。生活被悲伤、罪恶感、不可逆转之事像箭一样刺得千疮百孔。——回忆起一些微小的细节：我离开的时候母亲给我的亚麻衣服。不断的回忆和联想。一阵阵甜蜜而尖利的伤悲——我哭了(情感强烈是一种奢侈)。另一些时候则是真正的哀悼，绝望，悲伤的麻木。——许多事情我不忍再想——回到波兰，最后几天的记忆，浪费了的东西。科学工作和对未来的计划是仅能安慰我的东西——即便如此，我也时常不由自主地陷入悲伤。

1918 年 7 月 1 日

这该死的一年过去了一半！昨晚，我在想如果我失去了全部手稿的话，该怎么办？ E. R. M. 会不会以某种方式从我身边被夺走？

---

1 莫纳克沃的父亲；他的女儿伊塞普纳（Isepuna）嫁给了酋长的一个儿子，“性生活”一书中讲到了他的聘礼问题。

7月16日

两个星期没有写日记。这段期间我的健康良好，工作能力极佳，做了不少事情。早上起来之后，黑鬼们会来gimwali。我和托库鲁巴吉吉研究了许多事情——巫术和语言方面进展极大。工作时，我一贯冷静，有时甚至心情愉快。有时——只有在下午——除了megwa的词句，过去的记忆也会浮现脑中。——意大利，金丝雀群岛，或其他和母亲一起去过的地方。然后我去散步。有些时候我冷静而清醒，有时无边而强烈的悲伤会重新涌上心头。每天我都独自一人去散步，偷偷哭泣。生活的整个基调变成灰色。只有偶尔我会有“活下去”的强烈欲望——和朋友一起，和埃希一起，待在澳大利亚，写作，变得活跃起来。有时一切都那么灰暗，我甚至没什么真正想改变周围环境的欲望。——天气很好。

[摘自“回顾日记”]

1918年7月18日

……关于宗教的理论。与母亲、斯坦斯、E. R. M. 的道德伦理关系（ethical position）。我良心一阵阵痛楚，因为在这些关系中没有互相交融、没有赤诚相见。我的一整套道德观完全建筑在完整人格的基础本能之上。这意味着需要在不同情况下保持一致（对自己的诚实），并无可避免地需要真诚：友谊的全部价值以自我表达为前提，以绝对坦率地做自己为前提。友谊的碎裂离谎言只有一步之遥。（我对母亲、斯坦斯和所有朋友的态度是有些紧张的）——爱并不来自道德，道德来自爱。从我的理论不可能推出基督教的道德。

但基督教的道德从未能将这个真理——爱你的邻人——升华至有可能实现的程度。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你行为处事时，总像是在被上帝监视一样呢?

1918年7月18日

天气极佳——天空总是布满云朵。7月1号开始就再也没下过雨；天气寒冷，我穿着暖和的衣服。——每一个细节都让我想起母亲——我的套装、我的亚麻衬衫，她都做了记号。我回顾了从1月29号以来的日子。记忆：克拉考，寄宿学校，华沙。我想——但[……]——回到波兰，见阿姨，波罗斯卡夫人（Boronska），维特卡韦斯卡夫人（Witkowska）。我在健身房中的日子；我想起索罗维斯基（Szarlowsky）和其他老师，但Sz的形象最鲜活。[克拉考的公共花园]有好多，早晨的心情，回家的心情。有时我看到母亲还活着时的情景，她戴着柔软的灰色帽子，穿着灰色裙子，或是居家服，或是黑色裙子，戴着圆形的黑帽子。——可怕的念头：死亡，骷髅，现实的想法和心痛纠结在一起。我自己的死亡变得无比真实。——很想——去找母亲，不顾一切地和她留在虚无中。我回想母亲以前说过的关于死亡的话。我回想起自己无数次故意从母亲身边逃开，好让自己独处、独立——不愿意认为自己是某个整体的一部分——强烈的悔恨和愧疚。——我们在伦敦最后的相聚——我们最后的晚上被那个婊子毁掉了！——我想如果我当时已经娶了E. R. M.，我的表现会十分不同。——母亲的最后遗言，她会和我说哪些感受、恐惧和希望呢。我对她从来不坦白，从来没有把一切告诉她。现在，

如果不是这场该死的战争，我可以在信中给她讲更多面对面时没能说的东西。有时我感到死去的只是我内心的“什么东西”而已——我的雄心和渴望支撑着我，维系着我的生命。我会从工作中得到快乐、喜悦（？）、成功和满足——但这一切都没有意义了。世界失去了色彩。——童年的温暖和柔情都回来了：感觉就像我刚离开母亲几天，和父亲从兹维日涅茨回来。——我在脑子里想到安娜（Anna Br.）—— 一切都从我的生命中消失得那么彻底！——斯坦斯的背叛，还有N. S.。的确，我缺乏真正的个性。

当地术语索引

Mario Bick

这本日记跨越了马林诺夫斯基生命中的多个时期，包括在莫尔斯比港、迈鲁地区、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日子，以及在伍德拉克岛和奥菲勒兹几次较短暂的停留。他似乎在田野中用了四种语言：莫图（用于莫尔斯比港和迈鲁地区）、迈鲁、科瑞维纳语和洋泾浜英语（pidgin）。我的研究表明，其他岛屿的语言，特别是多布土话也出现在了日记当中。

日记用波兰语写作，经常使用英语，还有德语、法语、希腊语、西班牙语、拉丁语的字句，当然还有当地语言。准备这个索引期间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厘清这种语言的混杂，而马林诺夫斯基潦草的字迹使这一任务更添困难。那些模糊不清的词经常不知道是用哪一种语言写成的。如果将来能够辨认出更多的词，它们将会在以后的印刷版本中出现。

我本人并不熟悉日记中使用的当地语言，由此产生了第二个问

题。我们必须将表示地方和人名的本地话词条和那些一般性的词汇区别开来。于是我编辑了三个条目：地名（那些澳大利亚和欧洲地名使情况更加复杂，因为有些并非一看就知道不是美拉尼西亚的地名）；人名（日记中提到的许多人都是欧洲人，而马林诺夫斯基用昵称或缩写来指代他们）；以及当地话。

辨认地名方面我借助了以下出版物：

Bronisław Malinowski, The Natives of Mailu,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South Australia*, 39: 494-706, 1915 (plate 26).

——,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1922 (pages xxxii, 30, 50, 82).

——,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in North-Western Melanesia*, New York, Halcyon House, 1929 (page xxix).

——,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2 vols.,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5 (figure 1).

National Mapping Office, "map of the Territory of Papua and New Guinea," compiled and drawn for the Department of Territories by the National Mapping Office, Department of the Interior, Canberra, Australia, 1954.

H. A. Powell, "Competitive Leadership in Trobri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90: 118-

145, 1960 (page 124).

W. J. V. Saville, *In Unknown New Guinea*, London, Seeley Service, 1926 (end map).

C.G.Seligman, *The Melanesians of British New Guine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0 (end map).

许多人名是借由标准参考著作辨认出来的，其中有马林诺夫斯基自己的作品，也有上述萨维尔和塞利格曼的作品，也包括下列著作：

Raymond Firth(ed.), *Man and Culture: An Evaluation of the Work of Bronisław Malinowski*,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57.

Gavin Souter, *New Guinea: The Last Unknown*, New York, Taplinger, 1966.

不常见的书名、杂志名、作者名都使这项任务更为艰巨。许多名称都是通过标准参考指南等查到的。马林诺夫斯基热衷于玩文字游戏（Firth，op.cit., 10—11 页），更使一些词句的指认有冒险之虞，也让一些猜测尚存疑问。最后，日记本身是一种粗略的记叙，这种特点使我们也很难根据上文下理来判断词汇。

关于日记中使用的当地语言的字典和语法书数量很少，而且我都无法得见（最近的语言学资料文献整理，请见 H. R. Klieneberger, *Bibliography of Oceanic Linguistics*, London Oriental Bibliographies, Vol. 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不过我得以在马林

诺夫斯基的迈鲁报告中选取一些当地词汇，这些词汇在报告中随处可见。这个词汇表、前述萨维尔的作品和以下作品构成了辨认迈鲁词汇的基础：

Peter A. Lanyon-Orgill, *A Dictionary of the Mailu Language: Edited and Enlarged from the Researches of the Rev. W. J. V. Saville and the Comte d'Argigny*, London, Luzac, 1944

W.J.V.Saville, "A Grammar of the Mailu Language, Papua,"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42: 397-436

莫图词句则借助下列作品得到辨认：

B. Baldwin, *English to Motuan and Kiriwinan Vocabulary*, typescript.

W. G. Lawes, *Grammar and Vocabulary of Language Spoken by the Motu Tribe (New Guinea)*, 2nd edn. Rev., Sydney, Charles Potter, 1888.

科瑞维纳语词汇方面，我主要借助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报告（前述作品及 *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London,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Method, 1926），前述鲍威尔（Dr. H. A. Powell）作品，鲍德温先生未出版的词汇表，我在工作快结束时才收到它，以及含有科瑞维纳语词汇的其他有关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作品：

L. Austen, "Procreation among the Trobriand Islanders," *Oceania*,

5: 102-113, 1934.

——, "The Seasonal Gardening Calendar of Kiriwina, Trobriand Islands," *Oceania*, 9: 237-253.

——, "Megalithic Structures in the Trobriand Islands," *Oceania*, 10: 30-53.

——, "Native Handicrafts in the Trobriand Islands," *Mankind*, 3: 193-198.

B. Baldwin, "Usituma！ Song of Heaven," *Oceania*, 15:201-238.

——, "Kadaguwai: Songs of the Trobriand Sunset Isles," *Oceania*, 20: 263-285.

Bronisław Malinowski, "Classificatory Particles in the Language of Kiriwin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 33-78.

——, "The Primitive Economics of the Trobriand Islanders," *The Economic Journal*, 3: 1-16.

——, "Lunar and Seasonal Calendar in the Trobriands,"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57: 203-215.

——,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 and Other Essays*, Glencoe, The Free Press, 1948.

鲍威尔博士在辨认一些我无法翻译的科瑞维纳语词汇上提供了难以估量的帮助，他还订正了我的一些翻译（通过我与鲍威尔的私下沟通）。塞利格曼的经典作品（前述）和福沁（Fortune）的（Reo

Franklin Fortunes, *Sorcerers of Dobu*, New York, E.P. Dutton, 1932）也提供了一些多布及邻近地区使用词汇的讯息。

由于准备这个索引用到了如此之多的资料，拼写的不同在所难免。另一个问题则是，马林诺夫斯基写作日记的时候，他也还正在从当地信息报道人那里学习这些语言，报道人当然只能告诉他发音，而他自己用英语字母拼写出来。他发现整个地区的土著事实上不区分 r 和 l，以及 s 和 t；他们一般使用介乎于中间的发音，即 y 和 ts（斯拉夫语系的 c）——如果要求他们认真发音，他们可能会一时发 r，一时发 l。马林诺夫斯基在用波兰语写作的时候，自己也经常 w 和 v 混用，i, j, y 混用。我的做法是，如这些词汇能在马林诺夫斯基其他已出版的作品中加以对照，那么这些词便以他最终决定的拼写方式来显示；如果词汇无法辨认，或属猜测所得，那么我们尽量按照手稿中的原样拼写，希望这样对这一领域熟悉的读者能够加以辨认。

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迈鲁报告之外，关于迈鲁人的另一有趣报告可见萨维尔的 *In Unknown New Guinea*（前述）。而马林诺夫斯基关于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主要作品包括：*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The Sexual Life of Savages, Coral Gardens and Their Magic, Magic, Science and Religion*（前述），以及以下作品：

Bronisław Malinowski, *Myth in Primitive Psychology*, London, Psyche Miniatures, gen. ser., no.6, 1926.

——, *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 London, International

Library of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Scientific Method, 1927.

这一领域的其他著作包括鲍德温（Baldwin）和奥斯丁（Austen）之前引用的作品，以及下列著作：

L. Austen, "'Botabalu' : A Trobriand Chieftainess," *Mankind,* 2:270-273.

——, "Cultural Changes in Kiriwina," *Oceania,* 16:15-60

鲍威尔对特罗布里恩德的研究，是继马林诺夫斯基之后的第一项人类学再研究。他自己的研究报告可见之前引述的作品及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 *An Analysis of Present-Day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Trobriand Islands*。关于多布的主要论著有上述的福沁（Reo Fortune）。莫图地区的近期研究的概述可见 Murray Groves, "Western Motu Descent Groups," *Ethnology*, 2：15-30, 1963. 关于马林诺夫斯基进行调查的那个时期的新几内亚历史，最出色的研究可见索特尔（Souter）前面引用的作品。

最后，马林诺夫斯基作品的评述和其最完整的作品罗列可见弗斯（Firth）编辑的著作。其他评述包括：

George H. Fathauer, "Trobriand," in David M. Schneider and Kathleen Gough (eds.), *Matrilineal Kinship*, Berkeley,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pages 234-269.

Max Gluckman, "Malinowski-Fieldworker and Theorist," in Gluckman, *Order and Rebellion in Tribal Africa*,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3, pages 244-252.

E.R.Leach, "Concerning Trobriand Clans and the Kinship Category 'Tabu'" in Jack Goody(ed.), *The Developmental Cycle in Domestic Groups*, Cambridge Paper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No.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Marguerite S. Robinson, "Complementary Filiation and Marriage in the Trobriand Islands: A Re-examination of Malinowski's Material," in Meyer Fortes(ed.), *Marriage in Tribal Societies*, Cambridge Papers in Social Anthropology No.3, Cambridge, published for the Dept.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ages 121-155.

其他关于马林诺夫斯基的评论和生平相关的探讨可见：

H. R. Hays, *From Ape to Angel: An Informal History of Soci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58, pages 313-328.

Abram Kardiner and Edward Preble, *They Studied Man*, Cleveland, World, 1962, pages 160-186.

Obert H. Lowie, *The History of Ethnological Theory*, New York, Rinehart, 1937, pages 230-242.

J. P. Singh Uberoi, *Politics of the Kula Ring: An Analysis of the Findings of Bronisław Malinowski*,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62.

通过解释这些准备索引中遇到的困难和引用的材料，我希望读者在评价结果的时候多多包涵。

我在这里要感谢 Tasmania, Moonah 的 St. Therese 长老会的 Rev. B. Baldwin 允许我使用他的词汇表。我想特别感谢纽卡斯尔（Newcastle）大学的鲍威尔博士的无私帮助。他对许多科瑞维纳语词汇迅速而深入的辨析，以及他向我提供的鲍德温先生的词汇表手稿，都大大提高了这项索引的质量。在帮助的过程中，他无法看到日记，只能全部依赖与我的通信。索引的任何错误都由我个人的负责；而索引的任何可靠性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帮助。

amuiuwa：伍德拉克岛居民制造的一种独木舟，在整个米尔湾地区都有使用；也叫 vaga

aura（迈鲁语）：父系氏族；和 dubu 的第二个意思一样

babalan：当地一种治疗者，或药师，通常也是通灵者

badina（莫图语）：事物的根源或因由

bagi：贝壳底部磨片串起的项链，通常很沉重

bagula：花园

baku：特罗布里恩德村庄中心的宽敞空地，外围是一圈用于居住的茅屋、内围是一圈芋薯仓库；酋长的房子在 baku 中，一部分用来作跳舞的场所；另一部分原本用作墓地

baloma：在人死后离开肉体的精神或灵魂

bapopu：动词 popu 的一种形式，指排泄

bara：迈鲁地区的一种舞蹈，起源于胡迪湾（Hood Bay）的卡

瑞普鲁（Kerepunu），当时流行于巴布亚；也是从西边传入迈鲁的几种舞蹈的统称

bara'u：男性巫师

beku：斧头的刃，大而长，光亮平滑，用于库拉交换

bobore：迈鲁地区的有外延支撑物（outrigger）的独木舟；每艘都属于一个家族

bogana sago：一种西米，可食用淀粉，太平洋群岛的主要食物，从 boga 树的中央凹陷处提取

bora'a：猪

boroma（莫图语）：猪

bulubwalata：一种邪恶的巫术；有时用于给邻居的花园造成损失，有时用于把猪赶到树丛里去，或者用来离间妻子和情人

bulukwa Miki：一种来自欧洲的被称为米克猪的猪，首先由希腊商人米克·乔治（Mick George）引入群岛；这种猪的价值甚高——一头可以换五到十头本地猪

buritila'ulo：竞争性的食物展示，在两个村庄之间进行

bwaga'u：施展最主流黑巫术的巫师；通常每个村子里有一两个

bwaybwaya：指出于某个生长阶段的椰子，此时的椰肉是带甜味呈果冻状

bwayma：特罗布里恩德仓库，有时带一个有屋檐的坐处，或平台。详细描述见《珊瑚花园》（*Coral Gardens*）

dadoya：洪水，或水塘

damorea：南米尔恩湾地区最流行的一种女性舞蹈；在 maduna

庆典时会跳，也是一种频繁的娱乐活动

dayma：挖掘用的木棍，主要的花园用具

dogeta：医生

dubu（迈鲁语）：氏族聚会的场所（clan clubhouse）；或泛指氏族、或分支氏族本身

eba：露兜树制成的席子

gagaia（莫图语）：性交

gaigai（莫图语）：蛇

gedugedo：可能指 geguda，未熟的谷物；或指 gedageda，疼痛

gimwali：以物易物，与礼物交换相区别

giyovila：酋长的妻子们

gora：泛指禁忌；也指地方或物品上的警告标志，告诉人们什么是禁忌

guba（莫图语）：一阵阵风；（迈鲁语）雨

gugu'a：日常用具和家庭物品

gugula：一堆；堆起来的食物

gumanuma：外地人；有时指白人

gunika（莫图语）：内陆

guya'u：酋长（通称）；高等级

gwadi：成人之前的男女孩童的通称

haine（莫图语）：女人，女性的

hiri：莫尔斯比港地区的莫图人和巴布亚湾（Papuan Gulf）的诸部落之间的贸易航行

iduhu（莫图语）：部落或家庭

ilimo（莫图语）：可用来做独木舟的一种树

ivita：可能指 iviati，温暖

iwalamsi：他们叫喊（walam 的动词形式）

kabitam：技术，专门技巧，手艺

kadumilagala valu：道路通向村庄的岔口

kaiona：指再见、告别（非本地话，可能由莫图的警察创造）

kala koulo kwaiwa'u：逝者亲属的哀悼行为（比如一个寡妇的兄弟；哀悼期间，此兄弟不会说出逝者或此寡妇的名字）

kalimomyo：由棍子和甜薯藤搭成的花园里的藤架，一家人坐在下面清理甜薯

kalipoulo：特罗布里恩德出海捕鱼用的大独木舟

kaloma：海菊蛤制成的、穿着小孔的小圆片，穿在一起后就成了库拉中使用的项链；在库拉范围内，几乎所有有价值的物件或艺术作品都用 kaloma 装饰

kara（莫图语）：德行，风俗，习惯；kara dika，坏风俗

karayta'u：海外库拉伙伴

karikeda：花园之间由篱笆围起的小径

kariyala：每种巫术特定的兆头

kasaysuya：一种游戏，绕着圈子跳舞，得到信号时蹲下，所唱的小曲随着游戏的进行会变得越来越下流

katoulo：自然原因造成的小病痛，或者说在当地人观念里这是自然原因的结果，但同时也是施展巫术的绝佳对象

kaulo：泛指蔬菜或植物类食物

kavikavila：可能指闪电

kayaku：讨论事务或纯粹社交的集会；开垦新花园之前的村庄大会

kayasa：娱乐，包括有女人参加的竞赛性、强迫性的舞蹈、取乐，不在舞蹈季节举行；也指契约事项

kayga'u：关于雾的巫术，确保海上安全

kaylasi：不道德的性交，例如通奸

kaytaria：海上救援的巫术

kekeni（莫图语）：女孩

keroro（莫图语）：一种树

kibi（莫图语）：可当号角吹的海螺

kivi：收集

koya：山丘或高山

kuku（莫图语）：烟草

kukwanebu：神话

kula：美拉尼西亚群体之间著名的贸易圈，详见《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kurukuru（莫图语）：盖屋顶的长草；见白茅（lalang）

kwaykwaya：习俗

kwila：阴茎

lagilu：可能指 lagiala，马上；或 ligabu，倒、洒

lagim：带装饰的隔板，于独木舟两端横隔出两个小仓

lakatoi（莫图语）：船；把三艘以上的独木舟捆绑在一起而成的一种当地的船

lalang：白茅，用来做屋顶和造纸，在原始林被砍伐后的次生林中比较常见

laurabada（莫图语）：做东南方向贸易的季风时节

lava lava（波利尼西亚—斐济的外来语）：围腰带

ligabe：收获时期的花园

lili'u：科瑞维纳人（Kiriwinian）的真正的、或重要的神话

lili'u Dokonikan：关于多科尼坎（Dokonikan）的一则故事，科瑞维纳民间故事中最为人熟知的怪物

lili'u tokabitam：关于一个技艺高超的雕刻匠的神话

lisala dabu：女性死者的一系列丧葬仪式之一，她的女性近亲会将裙子和裙子的衣料分给鳏夫的女性亲属，这些人会帮他负责哀悼仪式

lisiga：酋长的茅屋

loa（莫图语）：到处走

lugumi（莫图语）：见 oro'u

maduna（迈鲁语）：年度庆祝宴会，当地社会生活的主要事件

maire（莫图语）：新月型的贝壳

masawa：大型航海独木舟

megwa：巫术的统称；巫术程序

milamala：年度节日，灵魂此时回归，这段时期特罗布里恩德

群岛民享受繁荣的巅峰；也指矶莎蚕[1]，会在某次月圆之时会出现，以此用来确定节日的日期；虫的出现有时和灵魂的抵达相联系

mirigini（莫图语）：北风

momyapu：木瓜

mona：芋头布丁

monikiniki：南波尤瓦（Boyowa）的 mwasila 系统；其中一大部分也在科瑞维纳使用

mulukwausi：会飞的女巫

mwasawa：取乐，运动；这里指跳舞作乐，与严肃隆重的舞蹈相反

mwasila：到达库拉目的地后施行的巫术，目的是使东道主们变得大方慷慨

nakaka'u：寡妇

nakubukwabuya：青春期的女孩

nanama：哀悼仪式中帮忙的女性

nasasuma：孕妇

noku：当地人认为营养价值比较低的植物，只在饥荒时才会吃

nuya 或 luya：椰子

oba'ua：圆锥状贝类制成的小斧子

obukubaku：显然是指 baku 的某个部分

odila：树丛，与耕作地相对

1 一种食用的海生蠕虫。——中译者注

ogobada’amua：gauma（大网）的名称，由迈鲁的氏族莫埃尔乌（Moar’u）拥有

okwala：促进小甜薯生长的仪式

oro（迈鲁语）：小山

oro’u（迈鲁语）：大的双木舟，有螃蟹爪帆，是当地最好的航海船

paku：可入药的树叶

pandanus：一种树，树叶在当地有多种用途——比如说用来做盘子

pilapala：雷电或霹雳

poulo：出海捕鱼

pwata’i：大的棱形食物容器，装着小型 kuvi（大甜薯），上面摆着槟榔果仁和甘蔗

rami：女人穿的草裙

raua：一种模仿狗的舞蹈，在 maduna 庆典上表演；在这个庆典所表演的舞蹈中算次等重要的

raybwag：岛屿四处的珊瑚脊；上面有被森林覆盖的小块沃土

rei（莫图语）：草

sagali：仪式性食物分配

samarupa：女人使用的贝壳项链的设计

sapi：花园的除草、清理

saykeulo：孕妇袍，两件斗篷加两条裙子，怀孕及刚刚分娩的女性穿着

sihari（莫图语）：情妇（*The Natives of Mailu* 里面是如此解释；而在马林诺夫斯基的莫图语词汇表中，有他手写的旁注："sihari——坐在女孩膝上的习俗。"）

sihi：围腰带，一条遮盖住大腿及附近身躯的带子

silami：疾病的统称

soba：在脸上绘图

so'i：Bona Bona 人举行的庆典宴会，基本上和 maduna 相似

sopi：水；也可能指泉眼；sopiteyava 可能是特亚瓦（Teyava）的小溪或泉眼

soulava：海菊蛤贝壳片做成的项链，库拉交易中的主要物品之一

supeponi：特罗布里恩德人的类似于捉迷藏的游戏

tabekusi：沉没、颠覆

tabuyo：装饰性的船头板

tainamo（莫图语）：蚊帐

tanawagana：酋长或"老板"

tapopu：芋头园

tapwaropo：祷告，特指传教士方式的祷告

taubada raibaku：taubada（莫图警察用语），对白人男性的称呼；raibaku，可能是个儿童用语，指躺在床上；整句话似乎是叫人起床

tauva'u：来自南方岛屿的邪恶人形怪物，会招来瘟疫

ta'uya：像小号一样吹的海螺，在许多庆典上会用到

taytu：甜薯

tobwabwa'u：男性哀悼者，涂着显示哀悼的烟灰

toea（莫图语）：白色的臂环

tokabitam：有技巧；或指能工巧匠的传统；或指雕刻专家

tomakava：外人；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通常讲到父亲和其家庭间的关系时使用（见《野蛮人的性生活》）

ton agora：宴会之前树立的禁忌标志，用来保障充足的椰子供应

tova'u：见 tauva'u

towamoto：胡椒调味的辣蔬菜

towosi：花园巫师

tselo：maduna 庆典上跳的小型舞蹈

Tuma：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民的灵魂家园，波尤瓦西北边的一座岛屿

tuva：一种蔓生植物，根的毒液用于捕鱼

ula'ula：作为巫术报酬的食物

unu'unu：体毛，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民认为体毛十分丑陋，总是剃掉；也指甜薯块茎上、叶子背面的增生物

ura（莫图语）：希望，欲望

uri：芋头

usikela：各种香蕉

vada：巫师

vaga：森林云雀岛的独木舟（见 amuiuwa）；也是 waga 的另一种拼写

vai：婚姻（泛指）

valam：walam 的另一种拼写

va'otu："诱导礼"（present of inducement），由村子里的男孩送给另一村子来的拜访者中的女孩；如果女孩接受了，则表示她接受他作为自己晚上的情人

vatu：岩床上的大石头

vatuni：欧马拉卡纳（Omarakana）花园巫术的主要咒语

vayewo：可能是一种食物或鱼

vaygu'a：当地的贵重物品，用来显示及维持地位

veyola：家族的

vilamalia：祈求食物丰盛的巫术或仪式

waga：泛指特罗布里恩德群岛上一切能航行的船只；也指大型的组合独木舟

walam，walamsi：哭喊或叫喊

Waribu：一块地，被分为三十块，一半由布拉亚玛（Burayama）家族拥有，一半由塔巴鲁（Tabalu）家族（即托乌鲁瓦（To'uluwa）的家族）拥有

wasi：沿海村庄与内陆村庄之间植物食物和鱼类的交换

waya：入口，咸水溪

waypulu：装饰头发的庆典

waywo：当地芒果

wosi：歌，唱歌

Yaboaina：可能是 Yabowaine，多布的超自然存在

yaguma：南瓜

yamataulobwala：意思不确定；yamata 指关心照顾；tau 是一个男人的词或前缀；bwala 是一种房子或某种架构

yavata：西北季候风时节的风及天气

yawali：守灵、守丧

yoba balomas：milamala 节日最后对祖先鬼魂的驱赶

yoyova：女巫

译名对照表

A

阿巴乌 Aba'u

阿包 Abau

阿贝尔 Abel

阿德莱德路 Adelaide Rd.

阿芬那留斯 Avenarius

阿拉密斯 Aramis

阿兰·亨德森·加德纳 Alan Henderson Gardiner

阿里若 Anioro

阿么雷 Ameneu

阿密特 Armit

阿莫那 Amona

阿纳托尔·弗兰斯 Anatole France

阿乃布图纳 Anaibutuna

阿瑞萨 Arysa

阿若玛 Aroma

阿什顿 Ashton

阿斯 Arse

阿特利·亨特 Atlee Hunt

阿特伍德 Atwood

阿休亚，即 阿休亚·欧瓦 Ahuia Ova

埃布玛 Ebuma

埃弗里特 Everett

埃希·曼森 Elsie R. Masson

艾伯特大街 Albert Street

艾尔弗雷德·格里纳韦 Alfred Greenaway

艾尔弗雷德·科特·哈登 Alfred Cort Haddon

艾克德罗斯维诺斯 Icod de los Vinos

艾里斯 Ellis

艾玛 Emma

艾薇 Ivy

爱德华·韦斯特马克 Edward Westermarck

爱米莉亚 Amelia

安·德尔布拉德 Ann Delprat

鲍勃 · 亨特 Bob Hunter
鲍尔 Ball
贝尔 Bell
贝尔格雷夫沟 Belgrave Gully
贝克 Peck
贝勒鲁普 Belerupu
蓓姬 · 夏普 Becky Sharp
比迪 Biddy
比嘎斯 Begasi
比噶 Biga
比利 · 汉考克 Billy Hancock
比维比维斯 Bwebwes
碧翠丝 · 格里姆肖 Beatrice Grimshaw
波巴乌 Boba'u
波包 Bobau
波顿 Burton
波尔 Bor
波基 Bogi
波罗斯卡 Boronska
波罗瓦伊 Borowa'i
波马坡乌 Bomapo'u
波蒙恩 Bomeran
波莫坡乌 Boymopo'u
波纳波纳 Bona Bona
波尼奥 Bonio
波尼斯科尼 Burnesconi
波瓦莱 Borwanai
波沃 Bow
波沃塔鲁 Bwoytalu
波乌瑞厄斯 Bo'uriosi
波乌萨瑞 Bo'usari
波亚坡乌 Boyapo'u
波尤瓦 Boyowa
玻璃坊群山 Glasshouse Mountains
伯恩斯 · 菲尔普 Burns Phelp
伯尼，即 伯尼 · 齐布尔斯基 Bernier Cybulski
伯尼盖 Bonegai
勃洛尼斯拉夫 · 马林诺夫斯基 Bronisław Malinowski
博阿格 Boag
博迪 Baldie
博兰格尔 Boulanger
博罗斯 Burrows
博马普乌 Boymapo'u
博瑞马纳 Boremana
博厅 Bunting
博雅瓦 Boyawa
布 Boo
布尔沃 - 莱顿 Bulwer-Lytton
布坎南 Buchanan
布科维纳 Bukovina
布拉梅尔 Brammell
布拉姆斯 Brahms

多布 Dobu
多德沃 Dodewo
多科尼坎 Dokonikan
多科塔 Doketa
多莉 · 帕金森 Dolly Parkinson
多马拉 Domara
多姆多姆 Domdom
多诺万 Donovan

E
俄瑞斯忒斯 Orestes
额尔尼 · 奥茨 Ermie Oates
厄里瓦拉 Elewara

F
法伊夫湾 Fife Bay
范罗士 Fellowes
菲尔鲍姆 Felbaum
菲尔普 Phelp
菲利克斯 · 格罗斯 Feliks Gross
弗格森岛 Fergusson Island
弗雷泽 Frazer
弗里茨 · 格雷布内尔 Fritz Gräbner
弗里斯 Fries
弗若兰 Vroland
福克斯通 Folkstone
富特 Foote

G
嘎巴嘎巴 Gabagaba
嘎热阿 Garea
噶贝纳 Gabena
噶带休 Gadaisiu
噶瓦 Gawa
盖里 Gaile
高夫顿 Gofton
戈阿巴 Goaba
戈德史密斯 Goldsmith
戈蒂埃 Gautier
戈尔丁 Golding
哥尔斯基 Gorski
格拉斯哥港 Port Glasgow
格雷弗雷科斯 Graflex
格雷汉姆 Graham
格雷旅店路 Gray's Inn Rd.
格里巴里岛 Goaribari
格里姆肖 Grimshaw
格里纳韦 Greenaway
格洛钦斯基 Glowczynski
贡普洛维奇 Gumplowicz
古巴诺噶 Gubanoga
古迪纳夫 Goodenough
古尔哈 Gurha
古马斯拉 Gumasila
古玛鲁玛 Gumanuma

简·库班瑞 Jan Kubary
杰克逊 Jackson
杰纳斯 Janus
金吉尔 Ginger
金丝雀群岛 Canary Islands
橘园湾 Orangerie Bay

K
喀尔巴阡山脉 Carpathian
卡波 Cambol
卡布鲁洛 Kabululo
卡布瓦库 Kabwaku
卡弟拉库拉 Kadilakula
卡杜瓦嘎 Kaduwaga
卡佳 Kazia
卡拉 Cara
卡鲁马维沃 Kalumawaywo
卡伦尼亚 Kaluenia
卡罗卡罗 Kalokalo
卡梅隆 Cameron
卡纳多瓦 Kanadowa
卡尼卡尼 Kanikani
卡尼姆阿尼姆阿拉 Kanimuanimuala
卡奴布梅克瓦 Kanubumekwa
卡帕卡帕 Kapakapa
卡普瓦普 Kapwapu
卡普亚 Capua
卡瑞古度 Karigudu
卡瑞普鲁 Kerepunu
卡瑞瓦布 Kariwabu
卡萨纳伊 Kasana'i
卡塔瓦 Kitava
卡瓦基 Kavaki
卡瓦卡 Kavaka
卡瓦塔瑞阿 Kavataria
卡西 Cathie
卡西迪 Cassidy
卡西亚 Kasia
卡亚乐乌拉 Kayleula
卡亚他普 Koyatabu
卡亚塔布 Kayatabu
“卡友那”号 Kayona
凯波拉 Kaybola
凯恩斯 Cairns
凯科巴 Kaykoba
凯拉瓦斯 Kailavasi
凯撒 Kaiser
凯塔布 Kaytabu
凯图维 Kaytuvi
凯瓦托 Kaiawato
坎贝尔·考利 Cambell Cowley
康拉德 Conrad
康提 Kandy
康沃尔郡 Cornwall

考克维达 Kaukweda
考拉古 Kaulagu
考拉卡 Kaulaka
考拉斯 Kaulasi
考利 Cowley
科贝托 Kobayto
科科达 Kokoda
科利嘎嘎 Kouligaga
科伦坡 Colombo
科尼利厄斯 Cornelius
科皮妮卡 Kopinica
科瑞 Kori
科瑞不瓦 Kiribwa
科瑞维纳 Kiriwina
科塔乌亚 Kouta'uya
科瓦拉卡尤 Kwalakayu
科瓦头 Kwatou
科瓦头托 Kwatouto
科瓦伊 Kiwai
科瓦尤提利 Kwayutili
科维维 Kwayway
科亚 Koya
可瓦布洛 Kwabulo
克拉考大学 University of Cracow
克雷格 Craig
克罗斯菲尔德 Crossfield
克洛韦利 Clovelly
克瓦拉·科亚 Kovala Koya
克维布瓦嘎 Kwaybwaga
肯德勒 Candler
肯德里克 Kendrick
肯尼尼 Keneni
肯诺瑞阿 Kenoria
孔阿瑞 Koiari
库阿瑞莫度布 Kuarimodubu
库贝恩 Kubain
库代尤瑞 Kudayuri
库度克维·科拉 Kudukway Kela
库多卡比利阿 Kudokabilia
库勒 Khnuer
库鲁巴鲁克瓦 Kunubanukwa
库鲁马道 Kulumadau
库米拉不哇嘎 Kumilabwaga
库姆 Kum'
库纳 kuna
库珀 Cooper
库瑞瑞 Kurere
库亚瓦 Kuyawa
库伊高 Kuigau
库尤维沃 Kuyuwaywo
奎恩 Quinn
昆士兰 Queensland

L

拉奥拉 La Oala

拉顿 Raton

拉斐尔，即 拉斐尔 · 布鲁多 Raffael Brudo

拉福德 Lafirynd

拉戈迪加尔达 Lago di Garda

拉卡托斯 Lakatois

拉洛基 Laloki

拉姆 Lamb

拉姆塞 Ramsay

拉姆斯盖特 Ramsgate

拉普斯丁 Rasputin

拉齐 Lach.

拉若罗 Laruoro

拉塞尔 J. S. T. Russal

拉辛 Racine

莱昂斯 Lyons

莱德 · 哈格德 Rider Haggard

莱纳德 Leonard

莱斯利 Leslie

莱特 Wright

莱亚德 Layard

朗宁大街 Longing Street

劳拉 Laura

劳斯山 Mt. Lawes

勒布斯基 Lebowski

勒南 Renan

勒乌码 Reuma

雷布瓦格 Raybwag

雷格 Graig

雷拉 Leila

雷瑟塔 Layseta

李鲁塔 Liluta

李宋 Le Sones

里阿鲁 Rialu

里弗斯 W. H. R. Rivers

里戈 Rigo

里奇 Rich

利特维尼申 Litwiniszyn

莉拉，即 莉拉 · 贝克 Lila Peck

隆比 Lombi

娄蓬 Loupom

楼亚 Louya

卢阿嘎斯 Nu'agasi

卢布沃拉 Lubwoyla

卢尔德 Lourdes

鲁谷密斯 Lugumis

鲁姆 Lum'

露比 Ruby

罗伯森 Robertson

罗伯特 · 蒙德 Robert Mond

罗伯特 · 英格索尔 Robert G. Ingersoll

罗布阿 Lobu'a

罗尔 Laure
罗吉 Lodge
罗吉阿 Roge'a
罗塞尔岛 Rossel Island
罗丝 Rose
罗斯教授 Prof. Los
洛克 Locke
洛普拉 Nopula
洛苏亚 Losuya
洛希亚 Lohia
洛尤拉 Nyora

M

马奥尼 Mahoney
马德拉 Madeira
马尔盖特 Margate
马尔尼 · 曼森 Marnie Masson
马嘎尼美若 Maganimero
马格里 Magori
马格瑞特 Margaret
马基雅维里 Machiavelli
马卡姆博 Makambo
马克尔恩 Mackaren
马克思 · 彭伯顿 Max Pemberton
"马库姆博"号 Makumbo
马雷特 Marett
马洛瓦图 Marovato
马努巴达 Manubada
马瑞特 R. R. Marett
马萨克维斯卡 Marszalkowska
"马斯那号" Marsina
马西姆 Massim
玛丽 Marie
玛利亚 Maria C.
玛姆瓦纳 · 古雅乌 Mamwana Guya'u
玛琪 Madge
玛陶拉 Mataora
玛雅 Maya
迈鲁 Mailu
麦格拉 Mc-Grath
麦克迪恩 McDean
麦克格兰 McCrann
麦克劳 McCrow
毛洛卡托 Maorocato
梅奥 Mayo
梅多乌 Medo'u
梅雷迪斯 Meredith
梅瓦德 Mewad
美科伦巴格 Mecklenburgh
蒙克顿 Monckton
"蒙托罗"号 Montoro
米才戴利 Micaidaili
米尔波特海港 Millport Harbor
米尔恩湾 Milne Bay

米克，即 米克 · 乔治 Mick George
米克洛霍 - 马克雷 Mikluho-Maclay
米弥 · 贝克 Mimi Peck
米姆 Mim
米切尔 Mitchell
米瑞基尼 Mirigini
米西马 Misima
摩斯凯欧 Morskie Oko
莫埃尔乌 Moar'u
莫贝莫尼 Mobaymoni
莫底瓦湾 Modewa Bay
莫尔顿 Moreton
莫尔文 Malvern
莫古柏岬 Mogubo Point
莫凯勒帕 Mokaylepa
莫劳亚 Monauya
莫里阿斯 Moliasi
莫里拉卡瓦 Molilakwa
莫里斯比港 Port Moresby
莫利 Molly
莫洛瓦托 Morovato
“莫鲁度”号 Monudu
“莫伦德”号 Morinder
莫纳克沃 Monakewo
莫斯布阿达瑞布 Mosibuadaribu
莫斯尔巴 Mosiryba
莫塔郭伊 Motago'i
莫图语 Motu
墨菲 Murphy
默里 Murray
姆布瓦斯斯 M'bwasisi
姆如阿 Murua
姆塔巴鲁 M'tabalu
姆塔瓦 M'tava
姆瓦格瓦亚 Mwagwaya
姆维纳巴尤 Muvinabayo
木瓦 Muwa
木瓦鲁萨 Mwanusa
穆阿尤洛 Muayoulo
穆克里希 Mccliesh
穆林斯港 Mullins Harbor

N

那瓦维勒 Navavile
那乌阿布 Nauabu
纳比吉多乌 Nabigido'u
纳布瓦格塔，即 纳布（Nab.）Nabwageta
纳布沃苏瓦 Nabwosuwa
纳古阿鲁瓦 Naguayluva
纳鲁不塔乌 Narubuta'u
纳鲁亚 Naruya
纳姆瓦纳 · 古亚乌 Namwana Guya'u
纳姆尤贝伊 Namyobe'i

钱皮恩 Champion
乔治·奥尔巴赫 George Auerbach
乔治·巴尔·麦卡琴
George Barr McCutcheon
琼·威格尔 Joan Weigall
琼尼 Johnnie

R
热尼亚 Zenia
瑞布 Ribu
瑞恩 Ryan

S
萨克雷 Thackeray
萨拉克伊克伊勒 Sarakeikeine
萨玛赖 Samarai
萨姆度 Samudu
萨姆森 Samson
萨纳洛阿 Sanaroa
萨斯卡·科姆帕 Saska Kempa
萨维尔 即 卡特·萨维尔 Catt. Saville
萨伊克乌洛 Saykeulo
塞里格曼 C. G. Seligman
桑德 Shand
桑盖特 Sandgate
桑亚瓦纳 Sanyawana
色瑞安 Ceran
沙里巴 Sariba
上马里博恩街 Upper Marylebone St.
什瓦斯特 Chwastek
圣基达 St. Kilda
圣潘克勒斯 St. Pancras
圣维京斯 St. Vigeans
司汤达 Stendhal
斯宾塞 即 沃尔特·鲍德温·斯宾塞
Walter Baldwin Spencer
斯伯坦斯基 Szpotanskis
斯戴德 Stead
斯蒂文森 Stevenson
斯科利芬 Scriven
斯乐沃 Silevo
斯勒博津斯基 Slebodzinski
斯洛斯洛 Silosilo
斯密斯 Smith
斯莫尔 Small
斯姆斯姆 Simsim
斯纳乌格豁豁 Sinaugholo
斯皮勒 Spiller
斯皮马特 Spimat
斯坦福·史密斯 Stamford Smith
斯坦利 Stanley
斯坦斯洛·伊南斯·维茨维斯，即 斯坦斯
Stanislaw Ignacy Witkiewicz
斯坦谢夫斯基 Staszewski

图思 Tooth

图沃柏 Toowoomba

托巴沃纳 Tobawona

托包 Tobaw

托波瓦达 Tobowada

托布阿卡 Tobuaka'u

托布克瓦乌 Tobukwa'u

托布瓦伊纳 Tobwaina

托达瓦达 Toudawada

托古古阿 Togugua

托卡巴维未拉 Tokabawivila

托卡拜利萨 Tokabaylisa

托卡毕塔姆 Tokabitam

托卡卡乌 Tokaka'u

托库鲁巴吉吉 Tokulubakiki

托洛克巴 Tolokouba

托马卡普 Tomakapu

托马斯 Thomas

托梅纳瓦 Tomeynava

托米 Tommy

托姆瓦亚·拉卡瓦布拉 Tomwaya Lakawabula

托姆瓦亚·拉克瓦布洛 Tomwaya Lakwabulo

托坡拉 Topola

托热哈 Toreha

托斯卡 Toska

托瓦凯斯 Towakayse

托瓦萨那 Tovasana

托维斯伊 Towese'i

托沃玛·卡塔贝鲁维 Towoma Katabayluve

托乌达瓦达 To'udawada

托乌拉 Toula

托乌鲁瓦 To'uluwa

托亚达拉 Toyadala

托亚瑞玛 Toyarima

托伊舍内吉拉 Toysenegila

托尤达拉 Toyodala

W

瓦布克瑞 Vabukori

瓦尔德斯泰特环礁湖 Lake Waldstadt

瓦格纳 Wagner

瓦哈纳莫纳 Wahanamona

瓦吉拉 Vagila

瓦加纳 Vaigana

瓦凯斯 Wakayse

瓦库塔 Vakuta

瓦拉斯 Walasi

瓦里 Wari

瓦诺伊吉瑞维纳 Vanoikiriwina

瓦瑞布 Waribu

瓦塞尔贝格 Wasserberg

Y

雅布阿奴 Yabuanu

雅布吉波吉 Yabugibogi

雅布瓦亚 Yabwaya

雅嘎 Yaga

雅各布 Jacob

雅思提尼 Yasitine

亚布瓦嘎 Yabwaga

亚拉 Yarra

亚历山大 Alexander

亚历山大宫 Alexandra Palace

亚马孙海湾 Amazon Bay

亚瑞巴 Yariba

杨 Young

耶拉吉里 Yela Gili

伊波德姆 Ibodem

伊古阿 Igua

伊克洛 Ikoro

伊莱 Eli

伊莱缇阿 Elaitia

伊利瓦拉 Elevala

伊鲁梅多 Ilumedoi

伊鲁瓦卡伊 Iluwaka'i

伊鲁维拉乌 Inuvayla'u

伊纳拉 Inara

伊妮科亚 Ineykoya

伊塞普纳 Isepuna

伊莎贝尔 Isabel

伊苏道 Isudau

伊苏勒勒海湾 Isulele Bay

伊苏伊苏 Isuisu

伊塔卡 Itaka

伊瓦 Iwa

因图阿嘎 Imtuaga

英格里希 English

樱草花山 Primrose Hill

优比有比 Ubi'ubi

尤布克瓦乌 Yobukwa'u

尤达 Yodda

尤拉沃图 Yourawotu

尤内维 Unevi

尤萨拉 · 嘎瓦 Yosala Gawa

尤塔塔

由哈迪 Uhadi

约翰逊 Johnson

约瑟夫 · 麦克白 Joseph McCabe

Z

扎克帕内 Zakopane

詹姆斯 James

爪哇 Java

中国海峡 China Straits

朱厄尔 Jewell

桌子岬 Table Point

卓哈瓦 Drohawa

左拉 Zola